武俠世界

帮會風雲（市井英雄故事之三）　馬行空・著

江湖險惡，齊燕歌這一次爲了一個患難之交的妻兒，不惜捲入一場帮會之爭的漩渦中……憑着他的機智與身手，屢屢化險爲夷……



$4.00

1143

編者話　今期介紹給各位的一部巨型小說是：市井英雄故事之〔帮會風雲〕，馬行空作品。本故事描述齊燕歌爲了拯救一個患難之交的妻兒於虎穴，不惜捲入一場帮會大火併的漩渦中，廝鬥連場，奇謀迭出，過程之緊張處令你驚奇，終於憑着他的機智與身手，更番化險爲夷。本文故事題材中肯正確，道盡市井人物之俠義雄風，凜然正氣，誠屬一篇不可多睹之佳作，敬希購閱。

** ** **

由港台六大名家輪流執筆撰寫之巨著〔神劍山莊〕，由下期起開始連載。首陣由臥龍生担綱，以後的接力執筆撰述將由獨孤紅、黃鷹、司馬翎、司馬紫烟、諸葛青雲等數位名家，這是一部破天荒的名家大會串之最佳作品，希望讀者萬勿錯過。

** ** **

名作家東方英在百忙之餘，下期又替本刋創作一部巨型小說〔火海冰心〕。是篇爲他繼〔七步天〕後之精心作品，同時是他經過數月來嘔心瀝血之結晶品。然而，東方英在寫作水準上，素以構思緊凑，文筆流暢見稱，今番也不例外，敬希垂注。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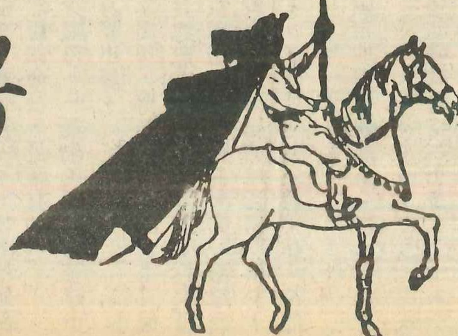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92.00
	一年港幣$	18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97.00
	一年港幣$	19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110.00
	一年港幣$	218.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1143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市井奇俠故事之三

帮會風雲

馬行空・著
盧　令・圖





午夜驚變

妻兒被擄

天子脚下，京畿重地，一向都太平無事。

但今夜，實力雄厚的青衣堂却發生了驚人的巨變。

大約是午夜時分，防守嚴密的青衣堂，却遭遇到一羣幪面黑衣人的偸襲。

這羣幪面黑衣人的偸襲，是明目張胆的！

守衞在青衣堂大門階上的四名高手，雖然發現了悄無聲息驀然湧至的黑衣幪面人，却連喝問聲也叫不出，莫名其妙地就仆倒在門階上，咽了氣。

其實四名青衣堂高手不是死得莫名其妙，毫無所知的，只因爲從幪面黑衣人中發出的那種暗器，太過巧妙霸道，發出時竟然無影無聲，直到四名高手身上各自中了一枚暗器，才知道遭了暗算，但已太遲了。一聲也叫不出，霎時咽了氣。

解決了門前的四名青衣堂高手後，那羣幪面黑衣人中一個身形高瘦的，將手一指那道大門，立時有四名幪面黑衣人躍上門階，各出一掌劈向大門，轟然聲中，兩扇包着鐵皮的大門，隆然倒塌！

那高瘦的幪面黑衣人隨着大門倒塌，抬臂一揮，那羣黑衣幪面人疾迅地躍衝入青衣堂內。

兩扇大門破裂倒塌的聲响，早巳驚動了青衣堂內的所有人，在庭園各處巡夜守衞的青衣堂屬下，首先與那羣蜂湧而入的幪面黑衣人展開了慘烈的拚殺！

說是慘烈的拚殺，一點也不過份，但見刀劈槍刺間，必然血肉飛濺，慘呼聲四起！

說正確一點，倒下去的多是青衣堂的屬下！

青衣堂屬下的身手個個俱不俗，但那羣不知來歷的幪面黑衣人，身手更高，出手狠辣，似乎受過嚴格的訓練，兇悍非常，施展出來的全是殺人的招數，所以甫一接觸，青衣堂方面就有不少人死傷倒下。

但青衣堂屬下也不是好欺的，懷着同仇敵愾的意念，一個倒下去，兩個撲上，誓死要將這批來犯的幪面黑衣人擊退。

雙方面，就在庭園中展開了慘烈的搏殺！

× × ×

青衣堂堂主秦杰，在大門倒塌，發出隆然巨响聲中，一驚而醒，他的妻子朱七娘亦被驚醒，雖然她不會武功，但跟了秦杰這些年，什麼驚險的事未見過，所以毫不慌張，起身披衣下床，一邊帮秦杰穿衣結束，一邊道：「你到前面看看發生了什麼事，妾身到敏兒的房中看看他是否被吵醒了。」

秦杰結束停當，一邊急步出房，一邊回頭道：「無論發生任何事，妳也不要離開敏兒，免他受驚！」

秦杰三十五歲才得一子，如今不過兩周歲，自然視如命根，愛護有加。

「妾身曉得。」秦朱氏應聲邁着碎步跟在秦杰身後出房。

秦杰才出房，劈頭就看見副堂主、他的盟弟關艮忽忽奔來，急怒地道：「大哥，你快出去看看，不知哪裏來的一羣幪面人，竟然殺進來，弟兄們巳死傷了不少，再這樣下去，弟兄們可能支持不住，被他們殺入來了！」

秦杰鎭定地邊行邊說：「來人有多少人？」

關艮邊走邊答道：「不多，三十人不到，個個黑衣幪面，看不出是何來路，但身材皆很高！」

「弟兄們死傷了多少人？」秦杰皺着眉頭問。

「大約二十多人。」關艮答。「對方也死傷了七八名。」

秦杰脫口道：「對方果然厲害！」

說話間，兩人巳急步來到外廳的庭園前。

庭園前光如白晝，青衣堂屬下十幾人高擧着風燈，燈光下，一地屍體與血肉，悚目驚心。

這時，大約二十名黑衣幪面人在那高瘦黑衣人的指揮下，佈成一個尖錐形的陣勢，兇猛地與三四十名青衣堂的屬下展開兇猛的搏殺。

而青衣堂方面，是由別一位副堂主嚴敬指揮。

秦杰站在廳前階上，目光烱烱地掃視了搏殺中的敵我雙方，驀然舌綻春雷，暴喝出聲：「統統給我停手！」

這一喝，震得搏殺中的敵我雙方俱皆不約而同地停了手，互相對峙着。

秦杰在奔出庭園的刹那，一眼就看出那負手挺立的高瘦黑衣人是對方的首腦人物，這時目注那高瘦黑衣人，冷然道：「閣下是哪路朋友，因何率衆夜襲本堂？」

那高瘦黑衣人由於用黑巾幪着臉，只露出兩隻眼睛，所以看不到他的眞面目。

那高瘦黑衣人乾笑兩聲，尖厲地道：「你這是白問，我不會答你！」

秦杰步下石階，冷冷道：「閣下旣然有胆夜襲本堂，難道沒有胆量說出你們的身份來歷？」

高瘦黑衣人這次不答秦杰，發出一聲尖厲的叱喝：「統統給我殺！」

那羣黑衣幪面人像殺人工具般，立刻悶聲不响，動手砍殺向青衣堂屬下。

青衣堂屬下在措手不及的情形下，被對方砍翻刺倒了幾個。

雙方剎那又展開了慘烈的搏殺！

眼看着弟兄們倒下，秦杰再也按捺不住了，狂吼一聲：「賊子，待本堂主扯下你的幪面巾，你

就無所遁形了。」

吼聲未落，人巳掠到高瘦黑衣人身前，一掌擊向他頭面。

掌未到，淩厲的掌風巳掀扯起高瘦黑衣人的幪面黑巾。

幪面黑衣人尖嘿一聲，旋身退步，一拳搗向秦杰左肋！

秦杰冷哼一聲，左手沉截，截斬高瘦黑衣人右手腕脈，右掌五指一曲，斜抓向他的幪面黑巾。

幪面高瘦黑衣人右拳疾收，拗腰一仰，順勢飛起一脚，踢向秦杰左手腕！

秦杰道一聲：「來得好！」左手化爪爲掌，切向高瘦黑衣人脚面，右手五指化拳，擊向小腹。

高瘦黑衣人尖叫一聲，左足一蹬，仰身向後平飛！

「賊子哪裏走！」秦杰叱喝一聲，縱身一躍，追撲向高瘦黑衣人！

那知向後平飛的高瘦黑衣人，半途中身形平墮落地。雙腿疾撑，直踢向秦杰胸腹！

高瘦黑衣人這一着大出秦杰的意料之外。

秦杰身形去勢快疾，收勢不住，眼看就要撞向高瘦黑衣人撑起的雙脚！

秦杰心裏一驚，却驚而不亂，百忙中雙掌向下一按，剛好按在高瘦黑衣人撑起的雙脚板上，身形借勢淩空一個翻滾，躍落在地。

脚才沾地，身形疾轉，抬脚踏向高瘦黑衣人的腦袋！

高瘦黑衣人怪叫一聲，一個懶驢打滾，身形貼地側滾！

秦杰緊追着黑衣人疾滾的身形，雙脚連環交錯踏下！

「噗噗噗」一連七八下响聲中，高瘦黑衣人身形滾過的地方，接連出現七八個深陷入地的脚印！

秦杰雙脚追着高瘦黑衣人疾滾的身形下踏更緊！

身形疾滾的高瘦黑衣人怪叫連連，驀然身形一停！

原來他巳滾到牆脚下，身形爲牆脚所阻，滾動不了！

秦杰焉會放過這個大好機會，右脚一抬，力踏而下！

高瘦黑衣人巳滾避不了，這一脚若被踏中，一顆腦袋不破裂才怪！

眼看着秦杰一脚就要踏在他腦袋上，危機一髮間，他尖叫一聲，雙掌交錯着護着腦袋，堪堪承托住秦杰力逾千鈞踏下的脚板！

秦杰倏地大喝一聲，運勁於腿，力踏而下！

高瘦黑衣人雙掌死命運勁承托着秦杰的脚板，咬牙抵受着壓力！

只要他稍爲力有不逮，他的一顆腦袋，就會被秦杰一脚踏個稀巴爛。

秦杰再一發力，向下一壓，高瘦黑衣人雙掌被壓下，貼在腦袋上！

秦杰再運勁，再也壓不下分毫。

秦杰見再也壓不下，正想伸手扯下高瘦黑衣人臉上的幪面黑巾，驀然間，後堂內宅中，傳來一聲婦女的尖叫聲。

叫聲入耳，秦杰心頭一震，力道一散，被那高瘦黑衣人運勁死命一托，整個人被淩空托起，在空中翻滾了兩下，身形斜掠，穿簾燕子一樣掠射向後堂。「二弟，這裏由你指揮！」

聲未落，人巳消失在屋柱後。

你道秦杰因何聽見那聲婦女尖叫後，心神大亂，顧不得强敵當前，急急標射向後堂？

原來那一聲尖叫是他妻子朱七娘發出的。

若無事故發生，朱七娘斷不會無緣無故發出尖叫聲，一定是發生了意外，才會發出那聲驚惶的尖叫聲。

尖叫聲令到鬥志昂揚的青衣堂屬下亦暗驚不巳，他們都心知後堂內宅必定出了事。

早巳忍不住加入搏殺，將局勢扭轉的兩位副堂主關艮嚴敬，驚急不巳，下手更加狠辣，接連殺了三個幪面黑衣人！

「二哥，小弟進去照應大哥。」嚴敬一刀震退一名幪面黑衣人，身形飄退，抛下一句話，撲奔向後堂。

這時候，關艮與衆屬下俱巳穩住了局勢，並巳佔了上風，雖然死傷了四五十人，但對方幪面黑衣人也倒下了近二十人，只剩十名左右仍在悍不畏死地搏殺着。

再這樣拚下去，雖然青衣堂還會有人倒下，但黑衣幪面人也必將全軍盡墨！

被內堂中傳出的尖叫聲救了一命的高瘦黑衣人。狠狽地從地上挺躍起，顧不得拍打沾滿衣褲的泥塵，匆匆掃視一下搏鬥的情形，驀然發出一聲尖嘯，飛身掠向大門口！

那死剩的近十名黑衣幪面人聽聞尖嘯聲，不約而同發出一聲暴喝，兇悍地狂攻向青衣堂的人。

青衣堂屬下被黑衣幪面人的强猛攻勢逼得退後，那近十名黑衣幪面人却乘這間隙，轉身躍退！

霎時間，全部退到大門口。

關艮焉肯讓他們逃脫，大吼一聲：「賊子留下命來！」縱身一躍，直撲向大門口。

青衣堂屬下亦發聲喊，以壯聲勢，追撲向那些黑衣幪面人！

驀然間，一塊桌面大的破門板，像烏雲一樣向他們飛砸過來！

這是早巳退到大門口的高瘦黑衣人爲了掩護手下退走，阻擋關艮及其屬下追擊而扔出的。

首當其衝的關艮身形一頓，雙掌齊出，疾擊向飛砸而來的破門板。

「蓬蓬」聲中，那塊桌面大的破門板被擊得四分五裂，四散飛墮落地。

而關艮雙掌擊出，身形亦跟着衝前，穿過碎裂的門板，掠到大門。

沉沉夜色中，大門口外靜蕩蕩地，哪有半個人影？連鬼影也不見半隻！

這批黑衣幪面人來得突然，消失得比兔子還快，霎眼間，逃了個無影無踪！

關艮站在大門外望着黑沉沉的夜色發了好一會怔，牙齒咬得格崩作响。

「二堂主，追下去將那賊子殺個淸光！」一名小頭目站在關艮側後，滿臉悲憤之色，恨恨跺着脚。

關艮沉重地道：「夜色這樣黑，很難

追到他們，進去檢視一下死傷的弟兄們的情形吧！」

青衣堂衆屬下俱皆心情沉重地退回庭園內。

庭園內屍橫遍地，血漬斑斑，簡直成了一個屠場！

關艮沉痛地分派一部份人手緊守各處，另一部份人手則清理檢視地上的屍體，看看可還有活着的，立刻加以救治。

他是希望能够發現有受傷未死的黑衣幪面人，那就可以查問出這批人的身份來歷。

可惜，找不到一個活着未死的黑衣幪面人，近二十具軀體全是死人！

關艮緊握着雙拳，轉身奔進了後堂內宅。

一入後堂，關艮的一顆心直往下沉。

後堂躺着七八具屍體，有男有女，細看之下，男的是負責守衛後堂內宅的青衣堂屬下，女的是丫環僕婦。

關艮一陣風般衝入秦杰的寢室，叫道：「大哥——」

寢室內却空無一人。

他立刻轉身衝向另一個房間。

這間房是秦杰的兒子秦子敏的房間。

他一脚才跨進去，一眼就看到倒在房內地上，負責照顧秦子敏的奶娘屍體！

房內秦子敏的床前，頹然坐着秦杰，嚴敬則滿臉悲憤地站在旁邊。朱七娘與秦子敏則不見踪影。

關艮一看，就知道大嫂與姪兒出了事，惶急地問：「三弟，究竟出了什麼事，大嫂與姪兒呢？」

嚴敬沉痛地道：「大嫂與姪兒被擄走了。」

關艮整個人聽得呆了，驚聲道：「怎會這樣的？」

嚴敬咬牙切齒道：「好陰險惡毒的賊子，將咱們全引到前面去，乘機偷偷潛入這裏，出其不意，將大嫂與姪兒擄走，大哥與小弟聞聲趕到，巳失去了大嫂與姪兒的踪影，小弟與大哥又驚又怒之下，分頭撲向後園各處搜尋，什麼也找不到。」

關艮驚怒急憤得全身抖顫，切齒道：「若讓我再遇上他們，决不放過他們！」

「二弟，三弟，稍安毋躁，現在千萬不可亂了陣脚，否則，就會中了對方的奸計。」秦杰慢慢抬起頭，壓下了心中的憂急悲痛，頓一頓續道：「對方將人擄走而不殺害，必有奸謀，咱們要小心應付。」

秦杰在妻兒被擄的情形下，方寸不亂，仍能冷靜地思考問題，確是不愧一堂之主。

關艮與嚴敬俱不由欽敬地瞧着秦杰——他們的盟兄。

「大哥，咱們現在該怎麼辦？」嚴敬問。

秦杰却望着關艮問：「外面的情形如何？」

關艮道：「那批賊子在大哥與三弟趕來這裏後不久，除了不能走的，全部抱頭鼠竄了。」

接將前面庭園的情形及敵我雙方的死傷情況向秦杰詳細說了一遍。

秦杰站起來，長長吐了口氣，道：「先清理好死傷的弟兄，並嚴加戒備，一切留待明天再說。」

關艮與嚴敬應了一聲，各自退出去，佈置一切。

× × ×

秦杰待兩位盟弟出房離去後，轉身俯首凝視着兒子的睡床，伸手輕撫着紗帳，目中蘊淚，一個身子簌簌抖顫不巳。

這下半夜，秦杰就躺在兒子的床上，腦中映現的，盡是妻子朱七娘的身影，與及兒子白胖逗人喜愛的臉龐。

痛苦與憂急煎熬啃蝕着他的心，就那樣一夜沒有闔過眼，瞪望着帳頂，直到天亮。

× × ×

青衣堂在京城中，與另外三股勢力併立着，四股勢力不相上下，誰也併吞不了誰，所以一向是井水不犯河水，各有各的勢力範圍，相安無事！

但昨夜，青衣堂於一夜間，被一批身份不明的神秘人物偷襲，雖然擊退了來犯者，却傷亡慘重，死了三十三名手下，傷十九人！

這還不算，最令青衣堂上下震動的是，堂主夫人及兒子被人乘亂擄走了！

青衣堂上下，除了感到震驚之外，還感到無比的憤怒！

但震驚與憤怒無補於事，當務之急，是立刻展開行動，探查那批黑衣幪面人的身份來歷，屬於那一路人物，及搜尋堂主夫人兒子的下落。

檢視過近二十具黑衣幪面人的全身，什麼也沒有發現，揭去每一個黑衣人的幪面黑巾，每張面孔都是陌生的，根本認不出他們是屬於哪一個帮會或堂口的。

這二十具屍體對於追查對方的身份來歷，一無帮助，秦杰只好下令將他們全部埋葬！

「大哥，依你看，這會不會是烏金堂，七義帮或英雄會之一幹的？」嚴敬面上微有憔悴之色，不過精神却很好。

嚴敬提到的烏金堂，七義帮，英雄會，與青衣堂同是京城最具勢力的帮會堂口，鼎足而四，各據一方，將京城分割成四塊地盤，互不侵犯。

但世事詭譎萬變，江湖風險最大，表面上看來相安無事，誰知道哪一個不會懷着併吞別人的野心？

所以，嚴敬提出的問題，很有可能。

但秦杰却否定了嚴敬的這一懷疑。「依愚兄之見，昨晚發生的事，决不能是他們其中之一幹的，雖說他們之中可能有併吞咱們的野心，但事先總有一點徵兆的，本堂弟兄一直在監視他們的一舉一動，他們若有異動，負責監視的本堂弟兄，不會毫無所覺，不來回報。」

秦杰雖然一夜沒有闔過眼，眼有紅絲，但仍烱烱有神，絲毫也看不出他昨夜曾經受過巨大的打擊的人。

頓了一頓，他繼續道：「從對方行事的卑劣兇殘看來，對方很有可能是一個新興的帮會組合，他們昨夜突襲本堂，很可能只是一個開端，他們還會有下一步的行動。」

關艮蹙着眉問：「大哥，小弟實在弄不明白，他們將大嫂與姪兒擄走，目的何在？」

「勒索！」秦杰沉重地說：「擄人勒索，這是江湖上最常見的手段！」

關艮嚴敬聽了，俱皆憂形於色，若對方眞的是擄人勒索，那胃口一定很大，不然，他們不會如此大費周章，死了這多人，只提出小小的要求就放人。

× ×

秦杰判斷得一點沒有錯，對方擄走朱七娘與秦子敏，目的果然是勒索。

不過他們不是常見的勒索金錢這樣簡單，提出來的條件簡直無法令人接受。

那封勒索信是被人從牆外飛擲進青衣堂的，單是那份手勁就已令人吃驚不已。

信是從牆外像飛刀一樣擲進青衣堂。「奪」一聲釘嵌入大廳一條柱身上！所以，那封信很快就被青衣堂的人發現，送到了秦杰面前。

秦杰在聽了手下述說發現那封信的經過後，不禁悚然動容，內心震動不已！單從對方這份精純深厚的內勁，就顯出對方是不易相與！

信是用普通的信箋寫的，很簡單，但却很清楚。

內容大意是：秦杰若想妻兒平安回到他身邊，他必須在半個月內解散青衣堂，離開京城，將青衣堂轄下的所有財產物業，移交給他們，否則，秦杰不但會失去妻兒，而青衣堂屬下，亦將會遭到屠殺！

秦杰將信從頭到尾，仔仔細細看了三遍，才鐵青着臉緊咬着雙唇，默不出聲地將信交給關艮。

關艮一字不留地將信看完，氣怒得差點沒有昏過去。

嚴敬將信看完，驚怒地對秦杰道：「大哥，眞是氣煞小弟了，這班賊子好大的胃口，居然要咱們將出生入死，幾經艱難創下的這片基業，雙手奉送給他們！」

關艮倒吸了口氣，澀聲道：「三弟，冷靜些，別忘了大嫂姪兒落在他們手上，人死不能復生，但錢財掉了可以再掙回來，為了大嫂姪兒，咱們只好照着做！」

秦杰霍然從椅上挺站起身。斷然道：「二弟，本堂的一切，皆是弟兄們流血犧牲，出生入死掙下來的，焉能够為了七娘與敏兒的兩條命，將本堂雙手奉送對方，愚兄何以對衆弟兄？」

關艮道：「大哥……」

秦杰睜眼截道：「二弟，不必多說，愚兄不會為了七娘與敏兒，而置衆弟兄於不顧！」

關艮與嚴敬平時最敬佩的就是這位盟兄，他不但精明能幹，且最重情義，更重要的是公私分明，對本堂弟兄關懷備至，得到青衣堂上下的一致擁戴。

嚴敬忍不住悲聲道：「大哥，你忍心大嫂與姪兒慘遭橫死？」

秦杰一聽，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渾身簌簌發抖，臉色慘白，一只手緊抓着椅背，指尖深陷入肉而不覺，呻吟般說道：「二弟，三弟，愚兄主意已決，你們不要再多說。」

關艮與嚴敬俱深知秦杰的脾性，從來說一不二，兩人痛苦地垂下頭，一時不知怎樣勸說秦杰才好。

沉默了一會，關艮突然抬起頭，激聲道：「大哥，咱們怎也不能眼巴巴看着大嫂姪兒被他們殘殺，他們不是限咱們半個月嗎，咱們立刻行動，不信在十五天內，找不到他們的行踪下落！」

嚴敬亦是精神一振，附和道：「本堂人手充足，加上地頭熟，只要去找，不難將他們找出來！」

秦杰却嘆口氣道：「京城這樣大，又不知他們是誰，只怕很難找。」

「大哥別說喪氣話，只要賊子們在京城附近，總有蛛絲馬跡可尋的！」關艮激動地望着秦杰。

嚴敬也附和道：「大哥，二哥說得對。咱們怎能為了本堂這一片基業，而不顧大嫂姪兒的安危，世上沒有絕對隱密的事情，憑着本堂的人手，要找，總可以找出來的。」

秦杰長長吐了口氣，鬆開抓着椅背的手，椅背碎裂如粉末，簌簌散落地上。

「好，咱們立刻分派弟兄們四出打探賊子們的踪跡！」秦杰雙目神光暴射，下定決心。

嚴敬關艮立刻離開內堂，出到前面大廳，召集一衆屬下，分派他們四出探尋打聽昨晚偷襲本堂的黑衣幪面人。

× ×

那羣黑衣幪面人就像從地底冒出來的鬼魂般，擄走了朱七娘秦子敏後，竟然消失得無影無踪，一任青衣堂的人走遍了京城的大街小巷，最荒僻的地方，城外的寺廟山野，仍然打聽不到半點有關那羣黑衣幪面人的來龍去脈，反而不少青衣堂的弟子莫名其妙地被人殺死了！

這令到秦杰關艮嚴敬三人既震驚又憤怒，本堂弟子連續被人殺死，自己竟然束手無策，再這樣下去，不但尋找不到朱七娘秦子敏的下落，只怕青衣堂在北京城站不住脚，要自動退出了。

這天是朱七娘秦子敏失踪的第四天，秦杰關艮嚴敬對坐在內堂上，各人心頭皆是鐵般沉重，憂形於色。

三天來，青衣堂弟子已有二十三人被殺，兇手是誰，根本探查不出，但他們三人皆認為，殺死本堂弟子的人。必然是那晚突襲青衣堂，並將朱七娘母子擄走的那羣黑衣幪衣人所為。

「大哥，這批賊子眞可惡，本堂弟子被殺了這多人，咱們却連對方的來龍去脈也查不出，氣煞小弟了！」嚴敬神態憤激，揚眉睜目，自有一股懾人的氣勢。

關艮看了秦杰一眼，低頭說道：「目下咱們最要冷靜，千萬衝動不得，大哥，你看咱們現在該怎樣做？」

秦杰正要開口說話，一眼看見本堂一名弟子手捧一個血淋淋的布包入來，不禁臉色一變，霍然從椅上站起來。

關艮嚴敬這時亦已看到，俱不由神情一震，不由自主亦長身站起。

他們之所以這樣緊張，是恐怕布包中的人頭，是朱七娘母子的首級！

那名青衣堂弟子雙手捧着那血淋淋的布包，手上還持着一封信，那信封亦是殷紅一片的，令人有怵目驚心的恐怖感覺。

那名青衣堂弟子臉上滿是悲憤之色，上前單膝跪下。雙手捧起那血布包，悲澀地道：「稟三位堂主，這布包內是本堂三位弟子的人頭，連同弟子手上這封信，是

從牆外扔進來的，弟子們立刻追出去察看，却發現不到那將布包扔進來的賊子。」

「放下，解開！」秦杰鐵青着臉，伸手接過那封信。

那名青衣堂弟子已將布包放在地上，雙手微抖着，解開了那被血漬染紅了的布包。

布包一開，一股刺鼻的血腥味衝散開來，三顆血漬殷然的人頭，排列在布包內，秦杰三人定睛一看，認出是本堂弟子。

秦杰關艮嚴敬皆默然不出一聲，目中却似噴出火來，渾身簌簌顫抖，牙齒咬得格崩作响！

對方殺人之後，還要割下首級，扔進來，無異是向他們提出警告、示威，是可忍，孰不可忍！

但三人畢竟是經過大風浪的人，强忍着一口氣，沒有立刻爆炸。

「退下，將他們好好埋葬！」秦杰語調竟是出奇地平靜。「傳本座令諭，所有派出外活動的弟兄，立刻召回來，免作不必要犧牲！」

那名弟子應諾一聲，拿起布包，雙手捧着退出去。

秦杰長吸了口氣，慢慢坐回椅上，將手上那封信撕開，抽出信箋，目光落在信箋上。

信箋上潦草地寫着，若再追查本會之下落，貴堂不但繼續有人被殺死，直至殺到貴堂不再派人出來打探本會為止，到時，只怕連堂主夫人及公子也會變成兩具死屍。

信箋上沒有署名，但秦杰從信上的內容，已知是那羣黑衣幪面人寫的。

秦杰將信再看了一遍，才將信箋交給關艮。

關艮默默看了一遍，遞給嚴敬。

嚴敬看完後，臉肌抽搐着，揚眉道：「可惡的賊子，這唬不到咱們的！」

關艮吁口氣道：「大哥，你認為咱們該如何做？」

秦杰沉默了一會，才以毅然決然的口吻道：「咱弟兄三人俱是頂天立地的硬漢子，豈能被他們的血腥卑污手段所嚇到，愚兄拚着七娘敏兒被他們殺死，誓與他們拚到底，不然，怎對得起死去的弟兄！」

嚴敬吸了口氣，怔怔地道：「大哥，咱們怎能不顧大嫂娃兒……」

秦杰沉聲截道：「三弟，不要再說了，愚兄主意已決，決不更改，大丈夫頭可斷，血可流，豈能在別人的威嚇下屈膝偷生！」

關艮與嚴敬是秦杰一盟在地的把兄弟，當然深切了解秦杰的性格——沉毅決斷，遂不再勸說盟兄。

但關艮沉默了一會後，終於還是忍不住道：「大哥，對方神秘莫測，咱們孤掌難鳴，是否找些人手回來帮忙好些？」

秦杰眉毛聳揚，問：「二弟，這件事很棘手，別人只怕帮不了忙，愚兄也不想累及別人，況且，急切間，到哪裏去請人帮手！」

嚴敬插口道：「可以找烏金堂，七義帮或英雄會帮忙。需知唇亡齒寒，他們斷不會袖手不理吧？」

秦杰冷冷笑道：「三弟，別想得太天眞，雖則是唇亡齒寒，但江湖上你虞我詐，他們誰不想咱青衣堂被毀？他們好乘機併吞本堂，說不定，他們已冷眼瞧着本堂不斷有人被殺而心頭大快，請他們帮忙，想也別想了。」

嚴敬是個心直口快的人，聞言想了想，深覺秦杰說得有理，平時，烏金堂，七義帮，英雄會早就對青衣堂虎視眈眈，早有併吞青衣堂的野心，如今青衣堂有事，他們是求之不得，俟機向青衣堂下手，又焉會帮忙。

嚴敬想通了這一點，不再言語。

倒是關艮却驀然像想起了什麼般，興奮地道：「大哥，有一個人或許能够帮咱們的忙。」

秦杰與嚴敬聞言，俱精神一震，齊瞧着關艮問：「是誰？」

關艮道：「大哥，你是否還記得，當年咱們還未創立青衣堂，在城北一帶混混時，結識的一位患難朋友？」

秦杰凝目想了想，目中神彩飛閃，脫口道：「想起來了，二弟說的是不是後來回了揚州的齊燕歌齊兄弟？」

關艮興奮地點頭道：「正是他，原來大哥一直沒有忘記他！」

秦杰仰眼望天，喃喃道：「怎會忘記了他，愚兄現在還記得，當年與齊兄弟共吃一碗飯的艱苦日子。」

嚴敬也無限懷念地道：「小弟也還清楚記得，當年與齊兄弟苦中作樂，餓着肚子去參加酬神盛會的那件事。」

關艮道：「大哥，三弟，齊兄弟近來聲名大噪，擊殺『陽君』柳炎陽，瓦解神火教，殲殺神火魔君，令到江湖為之哄動，他雖然出身市井，但現今江湖武林人早已對他刮目相看，再不敢輕視他，以齊兄弟今時今日的聲望及身手，相信他可以帮咱們對付那神秘莫測的什麼會。」

秦杰讚同道：「二弟說得對，齊兄弟已今非昔比，且他為人重情義，好抱打不平，若找到他，他一定會毫不猶豫地帮咱們對付那神秘帮會！」

頓一頓，惆悵地道：「只可惜不知他行踪何處，只怕急切間，很難找到他。」

嚴敬亦是神情一黯。「如今已是第四天，只剩下十一天期限，就算知道他的下落，只怕也來不及了。」

關艮却微微一笑，說道：「大哥，三弟不用發愁，齊燕歌齊兄弟的下落，我却知道。」

秦杰嚴敬同時脫口急道：「快說。」

關艮這才道：「據我所知，齊兄弟在瓦解神火教，殲殺神火魔君之後，携同他的妻子去探望牛七，相信他現在必在牛七處。」

嚴敬興奮地道：「二哥說的牛七，是否五年前離開京城回家鄉混的牛兄弟？」

關艮頷首道：「正是他。」

秦杰道：「聽說牛七的家鄉就在泰山脚下的小鎮。」

關艮笑道：「大哥記得一點不錯，若派個弟兄快馬趕去，相信還來得及。」

秦杰目光一亮。「事不宜遲，二弟，你立刻派個精幹的弟兄，改裝後混出去，快馬趕去泰山脚下那小鎮，愚兄立刻草書一封，將咱們此刻的處境詳細寫在信上，

齊兄弟接信後，必會飛騎趕來。」

× × ×

黑衣白馬，一人一騎，疾如流星般飛馳在一條通往京城的大路上。

若照這一人一騎此刻的奔行速度來計算，不足兩日，當可趕到京城。

黑衣白馬，形成强烈的對比，份外引人注目，幸虧此刻路上行人很少，不然，將會阻了飛騎的速度。

因爲如若在人多的地方以這樣快疾的速度放馬飛馳，很容易會將路人撞跌。

相信白馬上的黑衣騎者，若不是有急事在身，或急着趕路，也不會以這樣的速度放馬疾馳。

× × ×

白馬上的黑衣騎者不是別人，正是揚州齊燕歌！

齊燕歌之所以急如星火般放馬飛馳，正是有十萬火急的事情去等着他解決！

這件事關乎到他三位患難好友的前途及一母一子兩條人命，而事情又逼在眉睫——距限期還有三天，所以他不得不放盡速度趕路。

齊燕歌已經連續趕了兩日兩夜的路，途中還換了四馬——就是他現在策騎的白馬。

齊燕歌雖然出身於市井，非但沒有市井混混的那種流裏流氣的個性，簡直就像一株出汚泥而不染的白蓮，一腔熱血，富有正義感，天生一副俠骨。

此刻他雖然策騎飛馳在路上，還是很惦念着他的妻子。

他的妻子本是神火教中人，但却爲了他，毅然脫離了神火教，並協助他瓦解了神火教，齊燕歌感於她旣救了自己一命，復又獻身於他，遂正式承認她是自己的妻子。

他的妻子此刻仍留在泰山山脚下的小鎮中，他的市井弟兄牛七處。

他本來是不想妻子獨自一人留下的，無奈他接到昔年的患難好友——如今的青衣堂主秦杰及兩位盟弟的求助急信，而時間又不允許他携同妻子一起上路，所以他只好留下妻子，托牛七照顧她，自己却騎了青衣堂派來送信給他的那名弟子騎來的健馬，飛馳上路。

× × ×

照齊燕歌的估計，若坐騎能够維持這樣的速度的話，後天傍晚時份就可趕到京城。

但若有阻滯或發生意外，那就很難說了。

他希望能順利趕到京城，偏偏在這時却有事發生了。

就在他縱騎疾馳過一處山丘密林的剎那，他依稀聽到一個女子的呼叫聲，那呼聲淒厲短促，若換了平常人，肯定聽不到，只有像齊燕歌這樣聽覺敏銳的武林高手，才能在如此急驟快速的疾馳速度下，聽到那呼聲。

齊燕歌於聽到那呼聲的剎那，胯下坐騎已奔馳出十數丈外，他心頭一動，却沒有勒馬停下來，讓坐騎繼續前奔。

好奇心人皆有之，齊燕歌也不例外，但他心急好友之事，故此壓下那股好奇心，沒有回馬進林看個究竟。

何況，那一聲呼叫也不表示一定有事故發生，有可能是一個母親在呼喚她的兒子，或一個少女在呼喚她的牛羊。

但隨之而來的一聲呼叫，却令到齊燕歌驀然勒停了急馳如風的坐騎。

因爲他清晰地聽到了一聲淒厲欲絕的呼叫聲：「救命——呀——！」

那尾聲戛然而止，令到齊燕歌亦爲之心頭一跳。

這一聲呼叫，很明顯，是一個女子在遇到了危險時嘶聲發出的，從那戛然而止的尾聲可以判斷出，那發出求救呼聲的女子，肯定已出了事。

齊燕歌本是個俠義爲懷，一腔熱血的市井俊傑，如今明知有一位女子遇難，他焉肯袖手不理。

不過他雖然勒停了馬，但沒有立刻掉轉馬頭，因爲他心裏在猶豫着。——

如若管這事，則阻慢了行程，那是他極之不願的。

但若見危不救，他又於心難安。

驀地，再次傳來一聲淒厲的呼叫聲：

「救——」

下面的聲音截然而止，齊燕歌血氣一衝，再不猶豫，勒停坐騎，朝十數丈外的山丘密林馳去。

× × ×

只不過霎眼間，健騎已馳到山丘下，齊燕歌一按馬頸，人已離鞍凌空躍起，越過馬頭，飛燕一樣投入林中。

他之所以棄騎入林，是因爲樹林太密，很難騎着馬進去。

一入林中，光綫驟然一黯，但齊燕歌目光銳利，很快就適應了，順着一條只容一人行走的羊腸小道，飛掠向林深處。

因爲呼叫聲是從林密處傳來的。

飛掠入十數丈後，林深處隱隱傳來一陣吃吃的笑聲：「噢，好一身細皮白肉，老子今日有幸，嚐到了天鵝肉……」

接着却傳來一個女子哀哀的哭泣聲：「兩位大爺，求你們放過了小女子吧？」

只聽另一聲得意已極的笑聲响起：「小娘子，別害羞，來，與老子親熱一下，只怕等一會妳嚐到了甜頭後，你會不放過老子們了。」

接着傳來兩個漢子猥褻淫邪的笑聲。緊跟着，傳來那女子的掙扎聲，及兩名漢子的笑聲。

齊燕歌只聽得義憤填胸，這種禽獸不如的行爲，他是絕對容忍不了的，旣然叫他遇上了，說什麼也要管一管了。

他絕對不能讓那女子遭到兩名毫無人性的畜牲所糟塌，只兩個起落，他已飛掠到林深處的一小片空地前。

而他亦一眼瞥見兩個年約三十多歲，面貌粗野的勁裝漢子，正將一名女子强姦在地上，動手撕褪那女子身上的衣裳，其中一名漢子用粗大的手掌捂着那女子的咀巴，令那女子呼叫不出聲。

那女子上半身的衣裳已被扯破撕落，露出雪白的胸脯，聳峙的雙乳，及纖細的腰肢，那用手掌捂着女子咀巴的漢子，正伸開五指，欲撫摸女子的雙乳。

而另一名漢子，則拚命去撕扯女子的下裳，有幾處已被撕破，露出雪白的大腿，而那女子則拚命掙扎扭動着，不讓兩人

得逞。

兩名漢子則發出陣陣淫笑聲。

眼看兩名漢子的獸行，齊燕歌憤怒得臉色脹紅，雙拳緊握着，舌綻春雷，暴喝一聲：「住手——！」

這一聲喝，突如其來，震得兩名獸性大發，慾念高漲的大漢猝然停手，一齊扭頭循聲瞧看，看看是那個不怕死的，胆敢破壞他們的好事。

兩名漢子目光及處，空地邊沿站着一位身材挺拔，儀容端逸，束髮高髻，身穿黑衫的青年，滿臉漲紅，正怒視着兩人。

兩名漢子眼看到口的天鵝肉被眼前這不速之客撞破，俱不由勃然大怒，一名臉頰上長了顆大黑痣，黑痣上長着一撮白毛的漢子霍然站起來，手按在腰間的刀柄上，兇厲地上下打量着齊燕歌。

「小子，識相的快走開，別理大爺們的好事。」那頰上黑痣長了一撮白毛，怪裏怪相的漢子叱喝道：「看什麼，還不快滾！」

齊燕歌却紋風不動地站着，冷厲地道：「放開那姑娘！」

這時另一名漢子雖然沒有再輕薄那名女子，却用一只手緊緊抓住那女子的一條玉臂。

那女子幾乎是裸露着全身，在三個大男人面前，是何等羞愧難堪，但身上衣裳已被撕得片片破碎，再也遮蔽不了裸露的身體，羞愧得用另外一隻手橫放在胸脯前，掩着雙乳，滿臉淚水，哀哀地望着齊燕歌。

齊燕歌自出娘胎，長到這麼大，還是頭一次看見一個女子如此露暴，他是個講道德禮義的人，自然連望也不敢再望那女子一眼。

頰上黑痣長了撮白毛的漢子獰聲笑道：「你小子大概是嫌命長了，居然敢管咱巴山雙雄的事，要大爺們放棄到口的天鵝肉？」

接一聲粗喝：「你小子報上名來，讓大爺們看你够不够身份。」

齊燕歌踏前兩步道：「區區揚州齊燕歌！」

「齊燕歌？」兩名漢子幾乎是一齊脫口驚呼出聲，臉上神色一動。「你就是那擊殺柳炎陽，瓦解神火魔教，殲殺烈火神魔的揚州市井無賴？」

這自稱巴山雙雄的兩名漢子，頰上黑痣長着一撮白毛的漢子名叫巴山龍，外號「一撮毛」，另一名抓着那女子手臂不放，鼻子如酒糟般赤紅的漢子名叫秦嶺虎，外號「紅鼻子」，兩人都是道上有名的獨行大盜，互不來往，想不到兩人現在却走在一起，並自稱巴山雙雄，可惜齊燕歌對武林人均認識不多，閱歷也少，不然必會對這兩名走在一起的獨行大盜起了疑心。

齊燕歌對於兩人說他是市井無賴，故意侮辱奚落他，毫不動氣，只是冷冷道：「你們究竟放不放開那姑娘？」

一撮毛巴山龍與紅鼻子秦嶺虎互相對視了一眼，同時大笑起來：「齊燕歌，你雖然近來聲名大噪，比起老子們，還是後輩，你想從老子們手中將這塊天鵝肉搶過去，獨自嚐試，那有這樣便宜的事，分一杯羹給你可以，但要先讓老子們先拔頭籌，過癮盡興才輪到你。」

兩人表情淫猥，語意下流，簡直不堪入耳，齊燕歌再也忍不住了，右手從袖中翻出，亮出了他從不離身的量天尺！

量天尺直指一撮毛巴山龍，喝叱道：「你兩個不是人，比吃屎的狗還不如，旣然好言相勸不聽，只好動手教訓教訓你們了！」

「好狂的小子，讓老子掂掂你的斤兩！」一撮毛巴山龍向紅鼻子秦嶺虎使了個眼色踏前一步，嗆然抽出腰間的雙龍刀。

一撮毛這把雙龍刀，可不是凡品，寬薄晶亮的刀身上，兩面各鐫着一條栩栩如生、騰舞舒爪的怒龍，鋒利的刀鋒透射出一道青森森的寒氣，端的是一把好刀！

「齊燕歌，別人怕你，老子可不怕你，動手吧！」一撮毛巴山龍在動手前，還不忘多看一眼那半裸的女子，貪婪地在那女子裸露的上身及大腿上溜轉。

齊燕歌對於兩人的獸行，憤怒到了極點，早已動了殺機，握着量天尺倏地欺身直進，抖手一圈，量天尺幻起一圈烏光，罩向巴山龍頭面。

巴山龍暴喝一聲，雙龍刀護着面門急舞，封擋齊燕歌的量天尺。

那知齊燕歌的量天尺驀地一圈一點，從烏光圈中穿出，分光掠影穿過巴山龍的刀光，鳳點頭般尺頭疾點向他眉心！

巴山龍大吃了一驚，料不到齊燕歌的身手這樣高明，眼見一點烏光直襲眉心，回刀封擋已不可能，總算他身手不俗，反應快捷，猝然拗腰仰身，飛起一脚踢向齊燕歌小腹！

冷笑一聲，齊燕歌不閃不避，手腕沉截，量天尺如烏光急墮，點砸向巴山龍腿膝。

齊燕歌這一招變化快疾，無跡可尋，待到巴山龍驚覺欲收腿，已自無及！

眼看着巴山龍的一條腿就要被齊燕歌的量天尺砸斷，而巴山龍亦發出了一聲驚叫——

驀地，齊燕歌猛覺一股勁風橫掃向他腰間，他若不撤招閃避，雖然可以一尺砸斷巴山龍的腿膝，但他亦要硬挨偷襲向他腰間的一擊。

悶聲不响偷襲齊燕歌的，是紅鼻子秦嶺虎。

原來，巴山龍在動手前向秦嶺虎使了個眼色，就是示意秦嶺虎在他與齊燕歌動手時，覷其不備，出其不意偷襲齊燕歌。

好個齊燕歌，在鞭風襲體的剎那，雙腿猝然蹬躍，整個身軀倒躍在空中，這一來，不但避過了秦嶺虎攔腰掃向他的一鞭，而點砸向巴山龍腿膝的量天尺，依然疾砸而下！

「砉」一下異响，跟着响起巴山龍的痛叫聲，身軀亦仰跌在地上，右腿褲管血跡殷然。

他躲不過齊燕歌點砸下的量天尺，腿膝被砸中，膝蓋碎裂，人亦痛極站不穩，摔在地上，痛得額上沁汗，一條右腿是廢定了。

秦嶺虎一鞭掃空，耳聽巴山龍發出一聲痛叫，倒在地上，心中一慌，正想收鞭退身，驀覺胸窩如受重擊，蓬然聲中，哇地吐出一口血箭，人亦如枯葉般倒飛出去

，摔墜在丈外的地上，寂然不動！

原來齊燕歌在秦嶺虎一鞭抽空的剎那，倒躍的身形驀然曲腿沉墜，單腿向後踹蹬，一脚蹬在秦嶺虎的心窩上。

這只不過是一霎眼間的事情，到齊燕歌斜飄落地，巴山龍與秦嶺虎已是一傷一死！

斷了一條腿的巴山龍痛得在地上滾了滾，挺身坐起來，一眼看見齊燕歌落在地上，驚恐得忍着劇痛，掙扎着單腿站起來，跳躍想逃。

齊燕歌焉肯讓他逃脫，對於這樣兇殘淫惡的奸徒，他從來不會放過，斜身急掠，量天尺如烏星一點，點在巴山龍的軟麻穴上。

巴山龍再也站不住，身軀一軟，「咕咚」一聲，栽倒在地，睜着一雙驚恐的眼睛，望着齊燕歌。

齊燕歌却沒有立刻下手殺他，只是憎惡地瞧了他一眼，轉身向那幸未受辱，不知是生是死的女子望去。

這一望，令到齊燕歌臉熱心跳不已。

原來那女子不知是被秦嶺虎點了昏穴，還是被嚇昏了，依然赤裸着大部份嬌軀，倒臥在地上，模樣誘人至極！

所謂非禮勿視，齊燕歌急急將目光收回，別轉了頭，一時間不知如何是好。

但救人救到底，處境雖然難堪，總不能就這樣一走了之，丢下那女子不管，萬一那女子再遇到好色的强徒，豈不是才脫虎口，又遭狼吻？

齊燕歌終於硬着頭皮，移步向那女子走去，盡量避免目光觸及那女子裸露的雪白嬌軀。

來到那女子身前，齊燕歌將黑衫脫下來，蓋在那女子裸露的嬌軀上，然後蹲下來，察看那女子是否死了還是昏迷過去。

齊燕歌直到此刻，才瞧清楚那女子的面貌。

那女子掛滿淚痕的臉還算清秀，瞧她的模樣最多十八至二十歲。

齊燕歌瞧着這險遭狼吻的少女，不由又想起了他的妻子。

伸手探探少女的鼻息，還好，少女只不過昏迷過去。

昏迷是昏迷了，但齊燕歌却弄不清楚少女到底是自己昏迷，或是被秦嶺虎點了穴道而昏迷。

齊燕歌這時已顧不了這樣多，動手察看少女是否被點了穴道。

就在齊燕歌剛要動手察看少女是否被點了穴道的剎那，那少女嬌軀蠕動了一下，發出一聲低微的呻吟聲。

齊燕歌看在眼內，聽在耳內，不由解脫般吁了口氣。

不用懷着尷尬的心情，動手觸摸少女的軀體了，從那一聲呻吟，齊燕歌已知那女子沒有被點穴道，是自己昏迷過去的。

那少女一聲呻吟之後，眼皮動了動，接再一聲呻吟，終於雙眼睜開。

驚惶的目光一觸及齊燕歌的目光，立刻像受驚的蛇兒般，將嬌軀縮了縮，驚呼出聲：「你……」

齊燕歌見那少女醒來，心裏大爲高興，將目光偏過一邊，溫聲道：「姑娘別怕，那兩個淫賊已被我制服……」

倏地覺得腰際一麻，下面的話再也說不下去，驚詫地將目光重新移注在少女的面上。

那昏迷乍醒的少女此刻那像個弱質纖纖，任人宰割的弱女子，霎眼間像變了另一個人，正自一手掩着覆在她身上的黑衫，滿臉含笑，挺起身，另一隻手迅速移離齊燕歌腰間，出指如飛，連點齊燕歌身上七八穴。

齊燕歌穴道被點，整個人動彈不得，空有一身本領，像具石像般蹲在地上。

望着那掩衣慢慢站起來的少女，齊燕歌眞是又驚又怒又悔，事實擺在眼前，少女與巴山龍，秦嶺虎三人，設下這個陷阱，誘他踩下去的。

齊燕歌這一生人見盡不少卑汚下流的手段，却是第一次親身嚐試到這種不惜在男人面前裸露自己身體的女人所佈下的陷阱。

剛才那一幕春色無邊的强暴場面，原來是個陷阱！

那少女竟然不知羞恥地在齊燕歌面前扯下破碎的下裳，半掩半露地將齊燕歌的黑色長衫穿在身上，格格一笑，妖媚地道：「齊燕歌，你現在是否很憤怒，很懊悔？嗯，我看你還是平心靜氣點，我爲了誘使你上當，將身體裸露，讓你看個飽了，我的犧牲亦很大。」

接又道：「你一定很不服氣是不是？其實，這是你自作自受，你若不是愛管閒事，自命俠義，又怎會上這惡當？」

齊燕歌在聽着那少女說話時，心裏電念飛閃，同時有幾個念頭在他心中打轉。

此刻，他想及的不是自身的安危，而是對方究竟是何許人，爲何設下這陷阱誘使自己上當，對方的目的究竟是什麼？一連串問題，湧現在他心頭。

而令他焦急萬分的是，這一來，將有負秦杰所求，自己是生是死不要緊，最要緊的是，自己將無法幫忙秦杰他們對付那神秘幫會，可能會累及秦杰他們的前途，並導致朱七娘母子的死亡！

齊燕歌這時心如刀絞，但身上七大穴被封，動彈不得，只好乾着急。

那少女見齊燕歌對她的說話不聞不問，不禁惱怒起來。「齊燕歌，你以爲不聲不響，本姑娘就會心慈手軟，放了你？」

齊燕歌仍然不瞅不睬，其實他正在動着腦筋，想辦法如何脫身。

「徐姑娘，哎喲，我條腿斷了，妳還不快來替我解開穴道。」驀然間傳來被齊燕歌點了軟麻穴，躺在地上，動彈不得的巴山龍呼叫聲。

那少女原來姓徐，側首望了一眼巴山龍，含笑移步來到他面前，嬌聲道：「巴山龍，秦嶺虎已死，你還想活？」

巴山龍悚然一驚，啞聲道：「我爲甚麼要死？」

那少女冷冷道：「因爲你看過我的身體，所以你要死！」

巴山龍一聽，心神震撼，早已忘記了斷腿之痛，嘶聲道：「這不過是一場把戲，目的是誘使齊燕歌上當，一切依計劃行事，當初姑娘也同意這樣做的，你殺我不怕被會主知道嗎？」

少女格格一笑道：「我雖然同意這樣做，但你們太過份了，要不是姓齊的及時趕到，你們怕不假戲眞做，霸王硬上弓，將我糟蹋了！」

巴山龍情急地道：「妳這是强詞奪理，找藉口殺我，好狠毒的女人！」

少女寒着臉道：「巴山龍，隨便你怎樣說，今天你也非死不可，本姑娘活到這樣大，還是第一次被你們看到我的身體，不殺你，今後叫我如何做人。」

巴山龍口沫飛濺地嘶聲叫道：「姓齊的也看過妳的身體，妳爲何不先殺他？」

少女輕笑道：「這一點不用你操心，殺了你後，本姑娘自會處置他！」

說完玉手一沉，一掌擊在巴山龍的天靈蓋上。

可憐巴山龍由於被齊燕歌點了軟麻穴，渾身無力，不能動彈，睜着雙驚怖絕望的眼睛，眼睜睜看着少女一掌擊下，欲避不能，「啪」一聲天靈蓋碎，血漿四濺，慘叫半聲，頹萎在地。

那少女在一掌擊下後，立刻閃身躍開，避免血漿濺到她身上。

齊燕歌雖然不能動，眼部能看，耳亦能聽，眼看耳聽少女殺了巴山龍，心裏不禁担憂起來，不知那少女會不會利用殺巴山龍的藉口，殺死自己。想深一層，他認爲那少女暫時不會殺他，若少女要殺他，不會先殺巴山龍，必會先殺死他。

× × ×

少女在殺死了巴山龍後，若無其事地回到齊燕歌身前，上下打量着齊燕歌，嬌聲道：「你不用担心，我暫時還不會殺死你！」接又道：「齊燕歌，原來你年紀這樣輕，實在大出我意料之外，你的樣子比我想像中還要英俊。」

說着，竟伸手摸了摸齊燕歌的臉頰。

齊燕歌動彈不得，只好任由她撫摸。

「姑娘，妳到底是誰？爲何不惜犧牲自己的色相，誘我上當？」齊燕歌忍不住提出了衆多疑問中的一個。

少女輕佻地笑道：「當然是爲了對付你！至於我是誰，我不會告訴你！」

笑容一斂，語聲一寒，問道：「齊燕歌，你這樣急着趕路，是否趕去京城？」

齊燕歌瞧着少女說變就變，心裏不由泛冒起一股寒氣，也冷冷道：「是又如何，不是又怎樣？」

少女雙手叉腰，嬌叱道：「齊燕歌，別以爲本姑娘不會殺你，快答本姑娘！」

齊燕歌却不爲所動。「姑娘不答我的問題，我當然不答妳！」

少女玉掌舉起，作勢欲擊向齊燕歌。

齊燕歌冷笑一聲，閉上了眼睛。

少女被齊燕歌氣得花容失色，咬着牙玉掌一沉，半途倏又頓住，咬着下唇微一凝眸，眼珠一轉，狠聲道：「你以爲你不怕死，本姑娘就奈何不了你？哼，且讓你看看本姑娘的手段！」

齊燕歌對於少女的話充耳不聞，仍然閉着雙目，心裏暗道：「丫頭想嚇唬我，道行還不够呢？」

那知他心念未已，再聽嘶的一响，領口一涼，跟着聽到少女捉狹地道：「看你說不說，你若再不說，本姑娘撕下你身上的衣服，讓你赤身露體，羞也不羞。」

接連幾下嘶响中，齊燕歌身上但覺涼颼颼的，再也忍不住，睜開眼一看，發覺自己身上那件單衣，已被撕破了大半，結實的胸脯裸露着，令到他又羞又氣。

而少女則一臉得意之色，繼續動手不斷撕扯他身上的衣服，口裏不斷道：「看你說不說！看你說不說……」

齊燕歌眞是發夢也料不到這少女如此刁野潑辣，一個大男人在一個少女面前裸露着上身，終究有失禮儀，且亦很尷尬，急得脹紅了臉，促聲道：「野丫頭，還不快住手！妳不覺得羞嗎？」

那少女嬌媚地一笑道：「齊燕歌，你曾經看過本姑娘的身體，本姑娘現在也要看看你的身體，有什麼好羞的？」

齊燕歌面對這個如此刁野的姑娘，手脚又不能動彈，眞是沒奈他何，但總不能讓少女繼續撕扯下去，窘急地道：「姑娘，停手吧，算我怕了你，我答你就是。」

少女刁野地斜眸一笑，停住手。「那就快答本姑娘的問題！」

齊燕歌在心裏嘆了口氣，他是個不善說謊的眞君子，只好照實說道：「姑娘，我確是趕去京城。」

少女得意地含笑望着齊燕歌，接問：「到京城幹什麼？」

齊燕歌這次沒有答得那樣爽快，猶豫着，他知道若說出來，可能會對秦杰他們不利，從對方設下陷阱誘他踩下去這一點看來，對方必然是針對着他這次趕到京城協助青衣堂秦杰他們這碼事。

「嘶」的一响，少女見齊燕歌不答，動手撕下他身上一幅衣衫。

齊燕歌一驚，只好硬着頭皮道：「去找青衣堂主秦杰！」

少女嬌笑道：「果然不出所料，秦杰派出去的快馬，原來是請齊大俠你這位救兵！」

齊燕歌悶哼一聲，忍不住道：「姑娘爲何要設下陷阱，擒捉我？」

少女螓首微側，面現紅暈道：「當然是爲了阻止你趕去京城會見秦杰。」

齊燕歌自被少女突襲出手，點封了他身上七處大穴後，還是第一次看見少女臉現羞意，暗忖：「看來這少女還有羞恥之心，那還不致於絕望。」

「到底你們是何方神聖，爲何要對付青衣堂，並施展出如此下流卑汚的手段？」齊燕歌想從姑娘口裏，了解多些事情的眞相。

少女臉上羞意更濃，悄聲道：「如果不用這種手段，怎會吸引你齊大俠管這閒事，從而使你上當？」

頓一頓，眼眸一轉，道：「會主說過，事情未成功之前，不能將本會的名號對人說。」

齊燕歌語鋒一轉，問：「姑娘怎樣處置我？」

少女目中微含情意，忸怩地道：「本該殺了你，但會主說，你若肯投效本會，則可免一死！」

齊燕歌不想死，因爲他已有了一位要他照顧的妻子，和極需他援手的好友秦杰，所以他對那少女道：「我連你們的組織是何名稱，會主是那位武林前輩名宿也不知道，叫我怎能放心加入貴會。」

少女見齊燕歌口風鬆了，色然而喜，

道：「只要你肯答應加入貴會，見到會主後，自然會讓你知道本會的一切。」

齊燕歌心中意念飛轉，想起了瓦解神火教的那回事，不是也虛與蛇委，滲入該教，知悉了該教的內情後，伺機離開，聯合武林同道，一舉將之殲滅的嗎？這辦法很好，何不依計而行？

但他再一想，上次瓦解神火教，一半是靠了運氣，另一半是靠了妻子的帮忙，才能成功，一個人不是運氣一直這樣好的，何況，這一次沒有像妻子那樣的人暗中帮他，那是很危險的，一個弄不好，死了倒沒有什麼，最怕弄到身敗名裂，那就可悲了。

雖然，眼前這位少女或可利用，但他已是有妻子的人，怎能再像以前那樣毫無顧忌？

他左思右想，委決不下，拿不定主意該如何做，沉吟着沒有答話。

那少女却焦急地望着齊燕歌，等了一會，忍不住問道：「你拿定主意沒有？」

齊燕歌倏地腦中靈光一現：我何不用拖延之法，伺機脫身呢？

主意拿定，遂裝作無可奈何地道：「既然落在妳手上，我又不想這樣年輕就死……這樣吧，妳帶我去貴會，待我見到了貴會主，才決定是否投效貴會，怎樣？」

那少女看來早已對齊燕歌動了情意，聞言爲難地沉吟了一會，毅然道：「照本會規矩，凡非本會中人，是不能進入本會總壇的，但你是一個特別的人，當以特別方法處理，本姑娘答應帶你到本會總壇謁見會主。」

頓一頓續道：「不過本姑娘提醒你一件事，進入本會總壇後，你若不答應加入本會，只有死！」

齊燕歌道：「姑娘不用替我担心，快解開我穴道，咱們好上路。」

少女却一笑道：「本姑娘才不會這樣蠢，替你解開穴道後，萬一你一走了之，本姑娘自問奈何你不得，那時候本姑娘怎辦？」

齊燕歌皺眉道：「妳若不替我解開身上被封的穴道，我怎樣走路？」

少女歪頭想了想，拍手道：「有了，本姑娘可以替你解開部份穴道，讓你可以行動自如，但功力却無法提聚，不就行了嗎？」

齊燕歌確實想說動那少女，替他解開身上被點的穴道，乘機脫身逸去，想不到少女這樣狡智，只好苦笑道：「那姑娘還不動手。」

少女一笑上前，玉掌翻飛，拍開了齊燕歌身上有關穴道，讓他可以自由活動，一邊又運指封了他身上幾處主要大穴，讓他不能提聚本身功力。

齊燕歌雖然恢復了行動自由，但由於不能提聚功力，如同一個不會武功的平常人那樣。

站起來，舒展了一下手脚，齊燕歌望着那少女道：「姑娘，咱們現在可以走了吧？」

少女點頭道：「可以走了。」

驀地發覺自己是女人身，却穿了件男人衣服，不禁窘急地道：「我……我這樣子……怎能出去見人？」

齊燕歌瞧着少女穿了自己的黑衫，鬆寬長大的滑稽樣子，不禁也啞然失笑了起來。

少女被他一笑，粉臉羞紅，一跺脚，指着齊燕歌嗔道：「別盡笑人家，瞧你的樣子，也能出去見人嗎？」

齊燕歌被少女這一說，才發覺自己上身單衫破碎得不能蔽體，上身幾乎是赤裸的，若走在路上，實在羞於見人，不被人認作叫化子才怪。

齊燕歌見少女雙眼瞧着他赤裸的上身，不禁窘急地雙手交抱在胸前，遮掩一下，急步跑到秦嶺虎的屍體前，說不得冒犯一下，動手脫下秦嶺虎身上的外衣，穿在身上。

而少女也走到巴山龍的屍體前，解下巴山龍的腰帶，將寬大的黑衫束起來，再將頭上秀髮束扎起，倒也有幾分像個文弱書生。

兩人結束停當，才相隨着走出樹林，走落山丘下。

幸好，齊燕歌那匹白馬還在，於是只好不避嫌疑，兩人共乘一騎，向前路疾馳而去。

「姑娘，咱們現在去哪裏？」齊燕歌扭頭對坐在他身後，嬌軀貼着他，雙手抱着他腰的少女問。

少女向他嬌俏地一笑。「順着大路走，前面三十里有個鎭集，咱們可以進去歇歇脚，買套衣服穿着。」

齊燕歌試探着問：「這條路通往京城，莫非貴會總壇就在京城？」

少女這時將嬌軀緊摟貼在齊燕歌背上，聲柔柔地道：「雖不中，亦不遠矣，別再問了，小心前路吧。」

齊燕歌不再說話，叱喝一聲，策馬疾如流星般往前飛馳下去。

少女爲情死　燕歌甘犯險

青衣堂在焦急的等侍中，不但遭受到那神秘帮會的不斷暗殺，堂中弟子死了差不多一半，最後，秦杰只好嚴令衆弟子不得擅自踏出青衣堂大門一步。

而烏金堂，七義帮，英雄會這三個與青衣堂割據了京城東南西北四個地區的帮會，竟然乘着青衣堂發生事故的這時刻，密謀商議，妄圖聯手踩跨青衣堂，分而據之，令到秦杰關艮嚴敬三人憂心忡忡，時刻提防他們的突然攻擊。

嚴敬首先忍不住，破口罵道：「媽的，都不是好東西！有種的擺明幹，乘人之危，狗娘養的！」

秦杰眉頭深鎖，來回踱步。「三弟，冷靜點，這時候最需要冷靜。」

關艮站在窗前，滿臉期待之色，喃喃地說道：「照日子計算，齊兄弟也應該趕到了。」

秦杰停下，憂心如焚地道：「但願齊兄弟路上沒有阻滯。這已經是第十二天了，距期限只剩三天。」

關艮眼望窗外，抬眼望着遙遠的天邊，喃喃道：「齊兄弟一定會及時趕來的，一定會！」

嚴敬握拳大聲道：「急死我了，急死我了！」

三人正在急切盼望齊燕歌能及時趕來之際，突然一陣急促的脚步聲傳來，三人俱不由精神一振，目光集中注視着堂口，心裏只有一個共同的意念，那就是希望進來的人是齊燕歌－

好教他們失望，急步進來的人只是一名弟子。

三人雖然感到失望，同時亦不由心頭一沉－－

因爲他們發現那名弟子的面上神色有異。

三人立刻猜想到，必是有事發生了。

事倒沒有發生，那名弟子却送上了一封信。

那封信很厚重，秦杰一接在手上，就知道信封內必定裝有物件。

待那名弟子退下後，秦杰才動手撕開封口。

將信封倒轉，立刻從信中傾倒出三樣物件。

一束髮絲，一隻玉鈪，一張摺迭的信箋。

秦杰一眼看到那束髮絲及玉鈪，整個人像發冷般簌簌抖顫起來，幌了幌，差點站立不住。

關艮與嚴敬大驚，上前左右扶住了秦杰。

兩人目光觸及秦杰掌中的那束絲及玉鈪，俱不由臉上變色。

因爲他們都認得那玉鈪，是秦子敏周歲時，秦杰花了近百兩銀子買回來，親手替兒子戴在手腕上的。

至於那束尺長髮絲，不用問，必是朱七娘的頭髮！

秦玉將玉鈪及髮絲放在桌上，氣息急促，雙手抖索着張開那張信箋細看起來。

信箋上寫着：「還有三天就是最後限期，立刻將青衣堂屬下的一切財產帳目清列成册，以備移交，否則限期一到，爾等不肯移交一切，收到的將不是一只玉鈪，一束頭髮，而是兩具屍體！」

這就是信箋上寫的內容，沒有稱呼，也沒有署名。

秦杰看着手中信箋，目光有點呆滯，大概是想起了妻子與稚齡的兒子。

關艮吸口氣，在秦杰身旁輕聲道：「你沒事吧？」

秦杰搖頭苦笑道：「沒什麼，二弟，你看看。」說着將信箋交給關艮。

關艮接過，立刻展讀。

嚴敬這時已忍不住，湊上前，與關艮一起展讀那封信。

兩人看完後，心頭俱如鉛般沉重。

氣氛刹那沉凝下來。

秦杰一手握着玉鈪，一手摸着那束髮絲，目中空茫一片，一臉痛苦之色。

這也難怪他會這樣的，兩樣物件皆是從他至親至愛的人身上取下來的，所謂睹物思人，怎不會令他傷痛欲絕。

關艮嚴敬瞧在眼內，亦感到心痛如刀割。

「大哥……」嚴敬吶吶地，想說些安慰秦杰的話，但一時又不知說些什麼好。

「三弟，愚兄還受得住這打擊，放心吧，賊子們用這種卑汚的手段想要脅動搖愚兄，愚兄可不是三尺小童，拚着七娘敏兒一死，也要與他們拚個你死我活！」

關艮嚴敬兩人同時道：「大哥……」

兩人同時喉頭一緊，說不下去。

秦杰强顏笑道：「二弟三弟，愚兄想過了，若咱們强硬，對方未必敢殺死七娘敏兒，但咱們若擺出一副怯懦無能之態，聽任他們擺佈，那可能既保不住七娘敏兒一命，好可能咱們也不能活着離開京城，與其這樣，何不强硬到底與他們周旋，對方有所顧忌，一定不敢殺害七娘敏兒。」

兩人聽了秦杰這番話，思索一下，深覺有理，頓時豪氣大增，齊聲向秦杰道：「大哥，你說得對，咱們青衣堂不能就這樣雙手奉送給他們！」

秦杰的表情這時顯得很堅毅，握拳說道：「只要衆兄弟能够在今天或明天趕到，明查暗訪，內外相應，不難將對方揭出來！」

關艮嚴敬同聲道：「大哥放心，齊兄弟必會在這兩天之內趕到！」

× × ×

齊燕歌與那少女確然已經快趕到京城，正在離城三十多里的一個鎭集上打尖吃飯。

齊燕歌昨天還是與那少女共乘一騎，此刻已各有一騎，身上也各換了套合身的衣衫，那少女經過裝扮後，顯得嬌俏可人，眉梢眼角，隱含情意，令到齊燕歌對着她有點手足無措。

那少女却對他滿腔熱情，雖然他是她的俘虜，她對他却照顧得無微不至。

最令齊燕歌難堪尷尬的是，昨晚投宿時，她竟提出要兩人共宿一房，齊燕歌當然力加反對。

但少女却提出她的理由：「若你我分房而睡，萬一你乘機偷偷溜走，豈不是給你一個大好的機會？」

齊燕歌確有此心，所以才提出分房而睡，被少女這一說，頓時作聲不得。

結果，兩人投宿客棧時，只好共宿一房。

這令到齊燕歌很懊惱。

在他計劃中，就算不逃走，亦可在房中運功衝穴，如今兩人同房，逃既逃不了，運功衝穴也不能，怎不失望。

少女却歡天喜地，眉眼含情，對着齊燕歌侍候週到，令到齊燕歌反而感到渾身不自在。

幸好在睡覺時，那少女沒有再糾纏他，令他暗自鬆了一口氣。

少女睡在床上，齊燕歌則打地舖。

可能是太疲累了，少女很快就發出均勻而輕微的鼻息聲。

齊燕歌却怎也不能入睡，耳聽少女已睡着，心頭一動，不聲不响地坐起來，坐息運功衝穴。

時間似乎溜走得特別快，窗紙漸漸泛白，天已亮了。

而齊燕歌仍不能衝開被封的穴道。

少女這時却在床上轉動嬌軀，面向床外。

齊燕歌恐防那少女醒來，立刻倒身躺下。

少女忽然張開眼，含笑望着齊燕歌。

「別裝睡了，天已亮，起身上路吧。」

齊燕歌臉上一紅，張眼翻身坐起來：

「姑娘好深沉，齊某低估你了。」

少女「咭」聲大笑道：「彼此彼此，本姑娘若眞的睡着，被你乘機逃逸，回去如何向會主交侍？」

說完起身下床，雙手攏髮，斜睨着齊燕歌。

齊燕歌避開她的目光，挺身站起來，動手收拾地上的被鋪。

少女沒有再說什麼，漱洗過後，兩人立刻上馬趕路。

由於在鎭上買多一匹馬，各乘一騎，速度自然比昨天快了很多，一路急趕之下，未到晌午時份，兩人已趕到離城三十多里的一個鎭集。

少女提議在此歇脚打尖，齊燕歌不同意也不行，只好下馬進鎭。

× × ×

在鎭中揀了一家食店，將馬匹交給小二料理，兩人揀了張靠窗的桌子坐下來，要了幾樣吃的。

齊燕歌是個酒量很大的人，每天不喝他三五壺，渾身就不舒服，這幾天爲了趕路，滴酒未沾唇，橫豎現在已經落在少女手上，不用急着趕路，何不解解饞？遂叫小二送兩壺酒來。

少女欲阻止，却已來不及，只好負氣瞧着齊燕歌。

小二將酒送上，齊燕歌急不及侍地倒了杯酒，一口喝乾，再接連喝了二杯，才咂咂咀唇，十足一個酒鬼模樣。

少女看見齊燕歌那舒暢的樣子，不由嗔道：「想不到你原來是個酒鬼！」

齊燕歌再喝了一杯酒，笑道：「酒鬼有什麼不好，一醉解千愁，快活過做神仙呢！」

說完連喝兩杯。

少女啐道：「辣辣的，喝下去嗆喉燒心，有什麼好喝？」

齊燕歌故意倒了杯酒，湊到鼻子下，嗅了嗅。裝出一種陶醉的樣子說道：「消愁解悶，唯有杜康，唯有杜康。」

少女被齊燕歌的樣子逗引得「噗嗤」笑起來。「本姑娘才不信呢！」

齊燕歌心頭一動，乘機道：「姑娘不信，何不試試？」

說着不等少女同意，提壺替她斟了一杯。

少女欲阻，齊燕歌已在她杯中注滿了酒。

少女望着那杯酒，猶豫着。

齊燕歌舉杯喝了個精光，目注那少女，含笑道：「妳大概從來未喝過酒吧？別怕，喝過之後，妳就會覺得它的確是妙品了。」

少女在齊燕歌含有鼓勵的目光注視下，像受了催眠般。不自主拿起了面前的酒杯，湊到唇邊。

齊燕歌一直緊張地注視着少女。

少女眉頭皺了皺，終於淺嚐了一口。

酒才入口，少女立刻苦着臉，張口要吐。

齊燕歌及時道：「慢慢喝下去，妳一吐，以後就再也不敢喝了，會失去了一種樂趣。」

少女雙眸接觸到齊燕歌明亮的目光，臉上一熱，將那口酒慢慢嚥下肚中。

齊燕歌見少女將酒喝下，舒了口氣，親自挾了箸菜，送到少女的碗中。「吃口菜吧。」

少女瞟了齊燕歌一眼，默默將菜吃下了。

齊燕歌又接問道：「現在感受不同了吧？」

少女玉臉泛紅，悄聲道：「我不再喝了。」

齊燕歌急道：「不喝怎成，來，我陪妳喝，妳喝一口，我喝一杯！」

說着端起酒杯，目注那少女。

少女對於齊燕歌，確實動了情，一個懷春的少女，在她鍾情的男人面前，無論怎樣矜持，在對方像含有魔力的目光注視下，都會不自禁在遵從的。

少女也不例外，在齊燕歌明亮目光的注視下，心頭甜絲絲的，不自主拿起了酒杯，喝了一口。

齊燕歌立刻喝了一杯，並爲她挾菜。

酒雖辣，但少女的心却更甜。

就這樣，齊燕歌喝了五杯酒，少女也喝了一杯酒。

由於酒力的關係，少女臉上酡紅一片，已有些少醉意，一雙水汪汪的眼睛不時含情地瞟向齊燕歌。

齊燕歌這時已打定了主意，不再避開少女的目光，反而瞬也不瞬地與少女的目光交接着。

少女在齊燕歌的目光之下陶醉了，身不由己地再喝了一杯酒。

第二杯酒喝完，少女明媚的雙眼中似滴出水來，酡紅的嬌臉上醉態可掬，俏麗迷人，不聲不响地注視着齊燕歌。

齊燕歌估不到少女酒量這樣淺，兩杯酒下肚就已醉態可人，心中暗喜不已。「姑娘，時候已不早了。咱們起程趕路，好嗎？」

少女這時已支持不住，用手托着垂下的螓首，語音含糊地應道：「趕路……趕路……嗯。趕路吧。」

一個身子已左搖右幌。

齊燕歌見狀，起身上前用手扶着少女。「姑娘，妳醉了，我吩咐店家開個房間讓妳躺一會好嗎？」

少女柔軟的嬌軀斜倚在齊燕歌的臂彎中，也斜着醉眼，醉語道：「我……沒有醉，不過……我……好想睡。你……你要陪着我。不……可走開。」

齊燕歌在她耳邊道：「那我扶妳去睡，在房中陪着妳好嗎？」

少女雙眼微閉，螓首無力地點了點。

齊燕歌忙招呼店家開個房間。

照說，齊燕歌若在這時乘機離開，少女已醉，當然不可能對他加以阻攔，但齊燕歌却不忍心就這樣丟下少女離開，這樣可能會令到少女遭奸人所害，他存心忠厚，準備扶少女進房，讓她躺在床上睡去，才離開，這樣對一個醉酒的少女來說，比較安全些。

齊燕歌終於扶那少女進房躺在床上。

望着少女醉意深濃的模樣，齊燕歌長吐了口氣。

正要躡足離開之際，少女突然櫻唇微張，嬌呼道：「燕歌……你……不要離開我！」

齊燕歌聞言全身一震，止步轉身望着床上的少女。

少女這時業已重復閉口入睡。

齊燕歌懷着歉疚的心情，再看了少女一眼，才躡足離開房間，順手掩上門，步出店堂。

對店家吩咐了幾句，他才着小二將他的馬匹帶出來，出店上馬疾馳而去。

× × ×

青衣堂主秦杰，二堂主關艮，三堂主嚴敬，在焦慮與不安中，等侍着齊燕歌的到來。

三個人在內堂中或坐或站或踱步，不時將目光投向堂外，希望齊燕歌會突然出現在堂前。

在這等候的幾天中，青衣堂已停止了所有的活動，將人手全部集中在一起，嚴密戒備着。

「堂主，外面有一位自稱姓齊的黑衣青年求見！」一名弟子興奮地急奔進來，離開老遠就放聲嚷叫起來。

三人一聽，如撥雲見月般，欣喜若狂，一齊急步走向堂前。

「快迎他進來！」秦杰向那名弟子吩咐，急步走出內堂。

關艮長吁了口氣。「齊兄弟終於趕來了。」

嚴敬高興得大聲嚷：「大哥，二哥，咱們快出去，別怠慢了齊兄弟。」

說着當先奔出去。

秦杰與關艮相視一眼，掩不住心頭狂喜之情，放聲一笑，亦急步向外奔去。

齊燕歌終於及時趕到了青衣堂。

在外面大廳中，嚴敬秦杰關艮恰好迎上了正自邁步進廳的齊燕歌！

「齊兄弟！」

「秦兄，關兄弟，嚴兄弟！」

齊燕歌幾乎是與三人同時出口招呼。

秦杰搶步上前，一把執着齊燕歌雙臂，熱情地打量着齊燕歌。

關艮與嚴敬亦左右站在齊燕歌身側，欣喜之情，溢於言表！

「齊兄弟，你一點也沒有變。」秦杰眼中有點潤濕。

他是想起了以前與齊燕歌一起混的那段困難日子，心頭感觸良多。

「秦兄，小弟這時候才趕來，還來得及吧？」齊燕歌緊執着秦杰雙手。

「齊兄弟，一別多年，咱們且坐下來，喝杯酒，敍敍別後之情，再談那件事。」關艮拉齊燕歌坐下。

嚴敬巳大聲吩咐一名弟子，整治一桌酒菜。

齊燕歌却對秦杰道：「酒可以慢慢喝，先說正經事。」

接又道：「秦兄，勞煩你爲小弟解開身上被封的穴道。」

秦杰關艮嚴敬一聽，俱動容詫聲道：「齊兄弟，這是怎麼回事？被誰人點了穴道。」

齊燕歌大笑道：「這事說來話長，且先爲小弟解開身上穴道再對你們詳說。」

秦杰在齊燕歌的指點下，動手爲齊燕歌將身上被點的幾處大穴一一解開。

齊燕歌運息了一下，血脈暢通無阻，跟着舒展了一下手脚。

嚴敬是個急性子，催問：「齊兄弟，到底是怎麼回事？」

齊燕歌吐口氣，目注三人，肅容道：「三位一定不會想到，出手點了小弟身上幾處大穴的人，不但是個女子，且還是你們信中提及的那神秘帮會的人！」

秦杰三人變色道：「齊兄弟是如何着了道兒的？」

齊燕歌苦笑道：「對方的手段實在不敢恭維，下流卑汚，」接將在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詳詳細細對三人說了一遍。

三人聽得時而握拳，時而睜眉怒目，臉上無不變色。

嚴敬首先忍不住，罵道：「這樣的手段也用出來，簡直是狗！」

秦杰却道：「齊兄弟，你可有從那少女的口中，打探出這個帮會一些內情？」

齊燕歌說道：「那少女很刁，一些內情也不肯對我透露，只說總壇就在京城附近。」

「他們是怎樣知悉咱們派人去請齊兄弟來的？」嚴敬一向直腸直肚，不大喜歡用腦。

關艮淡淡道：「他們只要監視着本堂的一舉一動，派人跟踪咱們派去請齊兄弟的人，不就一清二楚了。」

秦杰站起身道：「齊兄弟，現在敵暗我明，而時間又很逼促，咱們爲了爭取時間，說不得只好派人趕到那鎭集，將那少女抓起來，逼問總壇的下落。」

齊燕歌想了想，覺得這個辦法最快捷而有效，點頭道：「事不宜遲，小弟立刻趕回去！」

秦杰道：「兄弟，你暫且歇歇，侍愚兄走這一趟！」

齊燕歌却道：「小弟去比較合適，那姑娘只有小弟才認識。」

關艮說道：「如此，我陪齊兄弟走一趟。」

嚴敬亦道：「齊兄弟，我也去。」

齊燕歌一笑起身：「嚴兄，這裏很需要人手，有小弟與關兄去，足够應付那姑娘有餘，還是留下來協助秦兄把守這根本重地吧！」

嚴敬一想也對，遂不再嚷着要去。

齊燕歌邁步就向外走。

關艮與他並肩而行。

豈料就在這時，大門外傳來一聲嬌叱聲：「快將齊燕歌叫出來見本姑娘，否則本姑娘殺進去！」

齊燕歌一聽那語聲，已知道是誰來了，苦笑一聲對關艮道：「關兄，不用去了，那姑娘已找上門來！」

× × ×

齊燕歌說得一點不錯，那在青衣堂大門外大吵大鬧的少女，正是被齊燕歌用酒灌醉了，將她留在客店房中的少女。

在大廳上的秦杰嚴敬，聽到門口傳來叱喝聲，以爲發生了什麼事，急急出廳向大門行來，一看究竟。

齊燕歌與關艮已雙雙站在大門階上。

少女一眼就看到齊燕歌，撲上前，恨聲道：「齊燕歌，你好卑鄙，竟然向本姑娘要出這樣的手段。」

這少女話雖說得恨，眼中却盡是幽怨之色。

齊燕歌正容道：「姑娘，與你們的手段比較起來，你們的手段才卑污下流！」

少女臉上一紅，跺脚道：「你從本姑娘手上走脫，叫本姑娘如何向會主交侍。」

齊燕歌道：「妳既然交侍不了，何不脫離貴會，棄暗投明呢？」

少女渾身一震，臉現駭色，顫聲道：「會主會殺死我的！」

關艮溫聲道：「姑娘別怕，只要妳離開貴會，棄暗投明，咱們決不會讓他們傷害妳。」

少女退縮了一步，喃喃道：「不成，會主他老人家決不會放過我的。」

齊燕歌道：「姑娘，請問你就這樣回去貴會總壇，貴會主會不會放過妳！」

少女臉現驚惶之色，怯怯地道：「不會。」

齊燕歌勸道：「既如此，妳回去是死定了，脫離貴會，投向咱們，還有一綫生機，姑娘是個聰明的人，相信定會加以抉擇。」

少女猶豫着，哀求地望着齊燕歌：「你跟我回總壇一趟吧，求求你。」

齊燕歌正聲道：「所謂正邪不兩立，我不會加入貴會，若我跟妳回去，豈不是送羊入虎口，自己找死！」

少女嗒然垂首不語。

秦杰嚴敬早已來到大門口，從關艮口中，知道眼前少女，正是設阱擒捉齊燕歌的少女，不由大喜過望，暫不出聲，讓齊燕歌解決這件事。

「姑娘，妳還年輕，何不及早回頭，別那麼固執，那會毀了妳自己！」齊燕歌實在不忍心眼看這少女墮落下去。

少女抬起頭，目光惶惑迷茫地望着齊燕歌，顫聲道：「我若脫離他們，你是否不會離開我？」

對於這個問題，齊燕歌可爲難了，他已有妻子，而少女擺明了喜歡他，他萬萬不能接受少女這份情意，但又不能太過傷了少女的心，一時間，令到他不知如何作答才好。

對於這個敏感的問題，秦杰關艮嚴敬自然不便越俎代庖，只有默不出聲，靜侍齊燕歌作答。

少女滿懷希望，期侍地望着齊燕歌。

齊燕歌思索了一下，認爲應該將眞話對少女說清楚，以免少女越陷越深，造成悲劇，累人累己，遂朗聲道：「姑娘，妳的心意我明白，奈何我已使君有婦，不過，妳若棄暗投明，我保證會像照顧妹妹一樣照顧妳。」

少女已然淚流滿臉，掩臉啜泣起來。

「你騙我，你騙我，你已看過我的身體，妳叫我如何做人？」

齊燕歌急得脹紅了臉，窘急地道：「姑娘……」

但少女已掩面急奔而去。

齊燕歌一怔，對秦杰三人道：「侍小弟去追她回來。」

一句話未說完，人已如箭離弦，掠奔出去。

× × ×

齊燕歌終於在城外一處荒野地上，追上了少女。

少女背對齊燕歌，哭得像個淚人。

齊燕歌站在少女背後，急得直搓手，不知如何安慰少女才好。

終於，讓他想到了安慰少女的話：「姑娘，別哭了，哭得多，會傷身體的。」

那知少女反而哭得更傷心，雙肩抽動不已。

齊燕歌一看，簡直手足無措了。

少女都在這時驀然止住了哭聲，轉身跺脚嬌叱道：「你走，我不要看到你，我不要看到你。」

話雖這樣說，一雙滿是淚水的眼睛，却又愛又恨又怨地瞧着齊燕歌。

齊燕歌乍見少女轉過身來，以爲她要與自己拚命，嚇得退了一步，及至接觸到少女的目光，才暗自鬆了一口氣，吶吶道：「姑娘何苦作繭自縛，世上比我好的有爲青年多的是，姑娘，妳若不嫌棄，我就認妳作妹妹可好？」

少女垂下了頭，好一會，才抬起頭，大概是想通了。羞怯怯地說：「你眞肯認我作妹妹？」

齊燕歌眞誠地點點頭：「當然是眞的，我父母雙亡，又無兄弟姊妹，妳肯做我妹妹，眞是高興還來不及！」

少女破涕一笑，怯生生地叫了一聲：「大哥。」

齊燕歌也笑道：「妹妹。」

接又道：「唔，看妳哭得像個淚人一樣，快抹去臉上的淚水，讓人看了會笑妳呢！」

少女跺脚嗔道：「大哥你笑我，我不依！」

齊燕歌樂得哈哈大笑起來。

少女在齊燕歌的笑聲中，舉袖抹淚。

却就在齊燕歌哈哈笑聲中，少女舉袖抹淚的霎那間，三點烏光從少女身後二丈開外的一叢雜樹叢後，掠空疾如流星般驀地閃射向少女背腰。

少女舉袖抹淚，加上背對射來烏芒，當然看不到。

這施展暗器襲殺少女的人，揀在這個時候下手，可謂恰當到極！萬無一失。

——這人無疑是個殺人高手！

齊燕歌雖然聽不到暗器掠空聲——被他自己的笑聲掩蓋了，但他面對少女，目光明銳，一眼就看到疾射向少女的三點烏芒。

心內震驚之下，笑聲立止，來不及出聲示警，疾衝向少女，一掌推向少女的肩頭！

齊燕歌反應不可謂不快，但始終是發現得遲了那麼一點點，這些微之差，少女就逃不脫死神的掌握。

少女冷不防被齊燕歌推了一掌，還未弄清楚是怎麼回事，二點烏芒擦着她斜傾向地的肩膀擦過，侍到她弄清楚，肩背上一痛一痲，被一點烏芒射中了。

少女不由痛呼出聲，摔倒在地。

齊燕歌在一掌推開少女的同時，人已如怒豹般，躍撲向那雜樹叢。

身才躍起，耳聽少女痛呼出聲，心頭一震，身形倏頓，又轉身衝向少女。

也就在這時，樹叢後閃射出一條身形，像一溜烟般閃掠而去，只不過霎眼間，消失在遠處的野草樹叢中。

齊燕歌當然看到兇手逃逸，但救人要緊，所以沒有追下去。

齊燕歌蹲下來，伸手輕輕扶起少女，發現少女臉上已然彌佈了一層淡淡的黑氣，不由大驚，急呼：「妹妹，妹妹！」

少女張開無神的雙眼，朝齊燕歌悽然一笑，語聲低微地道：「大哥，我要死了，再叫我一聲妹妹！」

齊燕歌鼻子一酸，澀聲道：「妹妹，妳不會死的，我會盡一切努力救妳！」

少女語聲異常平靜地道：「大哥，我中的是本會之獨門淬毒暗器，中者必死無救，除非能夠得到會主賜下的解藥。」

就這片刻間，少女臉上的黑氣更濃。

齊燕歌急得抱起了少女就要趕回青衣堂。

少女却出聲阻止了他：「大哥，別慌，小妹是死定了，臨死前，小妹有些話要對你說。」

齊燕歌眼見少女臉上黑氣瀰佈，也知她沒有救了，遂强忍心頭悲楚，溫聲問：「妹妹，妳有話只管說，大哥在聽着。」

少女氣息微弱的道：「大哥，相信你很想知道你短命妹妹的姓名吧！」

齊燕歌沉重地點點頭。

「小姐姓徐，名仙姿，與大哥你一樣，亦是父母雙亡，孤苦零仃，從小被會主收養，列爲名下弟子。」少女氣息漸促漸弱。

齊燕歌直到這時，才知道少女的姓名——徐仙姿。

齊燕歌其實最想知道的是，這神秘帮會的名稱，及總壇之所在，但在徐仙姿死前，他不忍心向她查問，這是非常殘忍的事。

他說什麼也不會做出如此殘忍的事，雖則，若從徐仙姿口裏問到該神秘帮會的主持人是誰及該會之地址，則對於事情的進展，將會易解決很多。

徐仙姿臉上的黑氣這時已濃得有如墨汁，氣息微弱得似有若無，舌頭發大，語聲低細不清：「大哥，你不是很想知……本會……總壇的所在地嗎？」

齊燕歌忙不迭點頭。

徐仙姿微閉的雙眼突然睜開，留意地但又空茫地慢慢轉動着眼珠，掃視身外的景物，最後目光定在齊燕歌臉上。「總壇就在……在……城……」突然頭一歪，咽了氣。

齊燕歌呆望着徐仙姿那顯得怪異恐怖的臉面，黯然地抱着她的屍體，慢慢站起來，仰首望天，幾滴眼淚沿着他臉頰淌流下來。

× × ×

也不知就那樣站了多久，齊燕歌才舉步朝城內走去。

只不過走了三幾步，前面十丈外，五名黑衣幪面人像從地下冒出來般，驀然現身阻住了齊燕歌的去路。

齊燕歌却視如不見，依然一步步向前走。

五名黑衣幪面人在齊燕歌行到距他們不足二丈遠時，一齊抽出了腰間長刀。

齊燕歌恰也在這時停下來，將徐仙姿的屍體輕輕放在一旁，雙目中殺機陡現，邁步直逼向五名黑衣幪面人。

齊燕歌這才停下脚步，冷冷道：「你們又是誰？」

當中黑衣人似是三人中的頭兒，哼聲道：「只要你就是齊燕歌，知不知道咱們的身份來歷，對你來說，無關重要！」

齊燕歌明銳的目光盯視着當中黑衣人。「閣下說話含含糊糊的我聽不明白。」

當中黑衣人乾笑一聲。「你是明知故問，既如此，去問閻王老五吧！」

身形一動，刀光乍閃，一刀如開天劈地般斬劈向齊燕歌。

當中黑衣人一動，左右四名黑衣人幾乎是不分先後，身形連閃中，自左右後及頭頂，各自向齊燕歌劈出一刀！

五個黑衣人五把刀，刹那將齊燕歌罩在一片刀網中。

齊燕歌這時已陷於絕地，逃不了！

既然逃不了，齊燕歌當然不會逃，就在刀網將要罩網落他身上的霎那，一直靜立着的齊燕歌動了。

但見刀網中烏芒暴現，如萬千點星光般洒擊向那張刀網！

但聽到一連串綿密而清脆的交擊聲中，那張刀網竟然被擊破散開。

齊燕歌仍站在原地，似沒有動過，量天尺斜舉胸前，一臉肅殺之色。

五名黑衣幪面人却如受驚的兔子般各自躍退開，一臉驚駭之色，望着齊燕歌。

與齊燕歌面對面當中站着的黑衣人目光驚疑不定地注視了齊燕歌好一會，才色厲內荏地喝道：「果然名不虛傳，一招破了咱們的『五丁撒網』刀陣！」

齊燕歌平靜地道：「你們爲何殺死了她？」說着一指躺在一旁地上的徐仙姿。

當中黑衣人冷聲道：「她背叛會主，死有餘辜，這樣殺了她，便宜了她。」

齊燕歌目中精芒一閃。「難道你們還有很多殺人手法？」

當中黑衣人得意地說：「當然，閣下是否想試一試？」

齊燕歌冷然道：「我也有很多種殺人手法，你們試一試如何？」

話未落，身形向前一欺，量天尺疾點黑衣人心坎穴！

黑衣人估料不到齊燕歌說動就動，驚怔之下反應自然慢了那麼一刹那！

而這一刹那，就讓齊燕歌足以將他點倒！

黑衣人眼睜睜看着齊燕歌量天尺點到，竟然無從閃避，悶哼一聲，仰身倒地。

另外四名黑衣人驚覺時，欲阻齊燕歌已自不及，齊齊悶哼一聲，各自揮刀劈向齊燕歌。

這一次四名黑衣人兩上兩下，交剪般掃斬向齊燕歌上下盤。

齊燕歌被四名黑衣人怪異的攻擊迫得只好彈身一躍，手中量天尺一招龍擺尾，堪堪磕開交剪橫劈向他頭頸的兩把長刀，人亦如潛龍升天般躍騰在空！

那四名黑衣人一刀擊空，竟然不再理會躍騰在空的齊燕歌，其中兩名蹲身攻擊齊燕歌下盤的黑衣人在刀勢劈空後，雙雙倒地一滾，滾向那被齊燕歌點倒的黑衣人身前，迴刀揮劈向那倒地不動的黑衣人！

那黑衣人雖然被齊燕歌點倒，只是穴道被封，還未死，被兩名同伴各賞了他一刀，立時慘叫一聲，血光迸濺中，軀體被

斬爲三段！

人在空中的齊燕歌，眼見這景像，還以爲自己眼花看錯了，那有自己人殺自己人的道理？身形一墜，急瀉落地。

那四名黑衣人在齊燕歌身形未落地的剎那，作鳥獸散，分從四個方向逃逸！

侍到齊燕歌身形落地，四名黑衣人的身形亦分別隱沒在遠處的野草樹叢中。

在這種情形之下，齊燕歌確是束手無策，不知追那個好，只好乾脆不追算了。

怔怔地望着那被斬成三段的黑衣人，齊燕歌深覺這個神秘的帮會確是不易對付，從他們殺死同伴，到分頭逃逸，都做得乾淨俐落，顯見他們都有經過嚴格訓練。

而齊燕歌亦明白到，四名黑衣人之所以要殺死那被點倒的黑衣人，是恐怕那黑衣人落在他手上，被他逼問出神秘帮會的秘密，他們這樣做，必是遵照該帮會的一條嚴令而這樣做的，否則，他們斷不敢殺死那黑衣人，從黑衣人與他對答這一點就可看出，死去的黑衣人地位比四名黑衣人要高！

單從這一點看來，這個神秘帮會法令之嚴酷，行事之兇殘惡毒只怕從未有之。

齊燕歌不願再想下去，默默抱起徐仙姿僵冷的屍體，急馳而去。

× × ×

秦杰關艮嚴敬自齊燕歌追趕徐仙姿後，回到大廳上，一直心焦地等侍着齊燕歌平安回來，更希望齊燕歌能將徐仙姿說服，帶她一起回來。

差不多是薄暮時分，三人望眼欲穿，才等到齊燕歌回來。

三人急忙迎出去。

驟眼一見齊燕歌抱着徐仙姿，三人還未想到徐仙姿巳死，還以爲她受了傷，心中暗喜，因爲這樣一來，他們就可從徐仙姿口中問出神秘帮會的所在地，來個直搗黃龍，救出七娘母子。

及至看眞了，才發覺徐仙姿巳死，大驚問故。

齊燕歌只好將發生的事情經過向三人說了一遍。

三人懊惱不已。

依照齊燕歌的意思，秦杰派人買了副上好的棺木，將徐仙姿殮葬了。

齊燕歌心神皆疲，三人見狀，忙將齊燕歌安排在一間清靜的房間休息。

× × ×

秦杰關艮嚴敬三人這裏才將齊燕歌送入客房內，那邊廂就接到神秘帮會的一封信。

信上照例沒有稱呼也沒有署名，信的大意是：限他們天亮前將齊燕歌殺死或趕出京城，否則，將會殺死秦子敏！

秦杰看完那封信後，一掌拍在桌子上，憤然道：「眞是欺人太甚！將找秦杰瞧扁了，我秦杰豈是這樣的人，拚着兒子不要，也不會做出這等事！」

嚴敬看完信後，亦怒道：「別說齊兄弟是應咱們之請來助咱們的，就算不是，咱們也不會如此做，失了江湖義氣。」

關艮道：「大哥，要不要去對齊兄弟說？」

秦杰沉吟着道：「不用了，就當沒有接過這封信，免得齊兄弟知道後，心中不安，齊兄弟素來重情義，說不得爲了七娘母子的安全，他會悄然離去！」

關艮鄭重地道：「大哥，你眞的打算不顧大嫂姪兒的安危，與他們拚下去？」

秦杰肅容道：「二弟，愚兄主意巳決，大丈夫頭可斷，血可流，豈可受奸人之脅迫而屈膝偷生，這樣比死了還不如，七娘子的安危愚兄不是不顧，愚兄當會在限期之前，盡一切努力將她們救出來！」

關艮敬佩地望着秦杰，正聲道：「大哥，旣然你主意巳決，小弟也很讚成你這樣做，希望在限期之前能够救出大嫂姪兒，那就毫無顧忌，放手與他們周旋了。」

秦杰點點頭。「如今齊兄弟巳來，咱們實力就不弱，一定可以救出七娘及敏兒的！」

「大哥，二哥，齊兄弟眞是咱們的好兄弟。」嚴敬翹起姆指。「他一點也沒有改變，仍然是那樣急朋友之所急！」

秦杰臉有憂色地說：「從齊兄弟在趕來京城途中遭遇到的情況來看，對方顯然對他大爲顧忌，必然會想辦法再對付他，今晚咱們小心點好，以免齊兄弟着了對方的道兒。」

關艮點頭道：「大哥顧慮得極是，咱們今晚一定要加强戒備，以免又再被他們所乘！」

嚴敬握拳道：「大哥，小弟自告奮勇，負責齊兄弟的安全！」

秦杰讚許地點點頭：「有三弟負責齊兄弟的安全，愚兄就放心了。」

嚴敬咧咀一笑，就想離開，去佈署安排人手。

秦杰卻叫他慢走。「三弟，若無特別事故，不要去驚動齊兄弟，他實在太疲累了，他現在極需要休息。」

嚴敬邊向外走邊道：「大哥，小弟曉得了。」

幾步行出廳外。

秦杰望着嚴敬急速離去的背影，搖頭對關艮道：「二弟，三弟幾時才能改掉這急躁的脾氣，愚兄就對他放心了。」

關艮一笑道：「大哥，三弟若一改了這急燥脾氣，就會變得不那樣可愛了。」

秦杰聞言，不禁啞然失笑：「二弟說得無錯，看來你的愚兄還要了解三弟。」

關艮笑道：「大哥，咱們到外面巡視一下，看看各處防守戒備的人手佈置得妥當否。」

秦杰點頭道：「好，咱們去看看。」

× × ×

夜色迷茫中，一條人影如飛般急掠向郊野外。

人影在白天徐仙姿被襲的地方停下來，略一察看，身形一伏，掩在一叢草後。

約莫過了頓飯功夫，荒寂的野地上驀然現出幾條黑影，在黑夜中看來，恍如幾條幽靈，飄飄掠向遠處。

那幾條幽靈般的黑影過後，原先伏在草叢中的那條黑影，從草叢中掠起，緊綴在那幾條黑影後面，追躡下去。

後面那條黑影追躡前面的幾條黑影走了大約七八里後，竟來到了城牆前。

前面幾條黑影絲毫沒有停下來的意思，各自飛身一躍，半空中再一翻躍，躍上城頭，越城而入。

後面那條黑影侍幾條黑影在城頭上消失後，才一躍掠上城頭。

站在城頭上四下一望，已失去了幾條黑影的影踪。

那人忙俯身城垜上，運目朝城內察看傾聽，接一翻身，翻落牆外，向左手邊一條橫街掠去。

掠過這條橫街，終於讓那人影追上了那幾條黑影。

前面幾條黑影在縱橫交錯的街巷中穿掠，後面那條人影始終躡在後面。

也不知穿過多少條街巷，前面幾條黑影終於來到一座宅院前。

幾條黑影身形一聳，越牆而入！

這一次後面那條人影毫不猶疑，跟躡着越牆而入。

前面的幾條黑影始終發覺不到有人跟踪，後面那條人影越牆而入後，亦沒有遭到阻截，順利地進入宅院。

這座宅院乍眼看不很大，只有兩進，卻有兩個大園子，那跟踪進去的人影此刻就隱身在外院子的一座假山後。

那幾條黑影却直掠去後面一進房舍。

× × ×

那幾條黑影閃沒的房舍中，其中的一間亮起了燈火。

隱在假石山後的人影立刻從山石後轉出，夜貓子般輕靈迅捷，竄向那有燈火閃現的房舍。

在一個拐角處，黑影遇上一名隱在暗影中的守衛，而那守衛也發現了他。

那守衛剛想出聲示警，黑影出手却比那守衛快，一指點出，將那守衛點倒。

自發現了暗樁後，那人影行動更加了小心，及至他逼近那座房舍，已有驚無險地點倒了五名伏在隱蔽處的暗樁。

終於，黑影掩近了房舍。

那有燈光透出的房中，隱約傳出人語聲。

那人影再不猶豫，蛇行般竄到有燈光透出的窗下，不敢自窗縫往內窺察，就蹲在窗下，將耳朵貼在牆上傾聽。

房內的人語聲雖然低細，但那人影將耳貼在牆上，却聽得十分清楚。

一個粗啞的語聲道：「會主眞的打算在秦杰將地盤移交後，放了他的妻兒？」

「原先確有這個打算。但秦杰那廝却請來了一個齊燕歌，明擺着是與本會對抗，會主十分憤怒，改變了主意，不管秦杰是否移交青衣堂轄下的地盤，秦杰得到的將是兩具屍體！」說話的人語聲低沉。

「巡使別輕視這個叫齊燕歌的人，此人以前雖藉藉無名，如今却聲名大噪，單是他擊殺陽君柳炎陽，瓦解神火教，殲殺神火魔君，就不簡單！」仍是那粗啞的聲音。

「杜堂主放心，會主對此人很重視，曾經派出座下一名女弟子協同巴山龍，秦嶺虎設阱誘捕他，那小子果然厲害，殺了巴、秦兩人，却中計被那名女弟子所擒，可惜……始終讓他逃脫！」

「巡使，會主準備怎樣去對付齊燕歌呢？」

「若那姓齊的小子不離開京城，會主將會不擇一切手段，將他殺死！」低沉的語聲突然將話題一轉：「秦杰的妻兒沒有大哭大叫了吧？」

「巡使放心，她們現在安安靜靜地侍在密室內，等着放她們出去！」

「小心一點的好，看樣子秦杰有心與本會對抗，在這兩日內必會傾全力找尋妻兒的下落，將之救走。」

「就算那秦杰再聰明十倍，也料不到他的妻兒會藏在這裏，巡使大可放心。」

「這兩天派多些人手出去，嚴密監視着青衣堂的一切舉動，別出了錯失，打亂了會主的通盤計劃。」

「是，巡使要走了嗎？」

「本使還要趕到別處，杜堂主，告辭了。」

「巡使，本堂不送了。」

伏在窗下的人影聽到這裏，忙不迭伏身一竄，竄到牆角後。

也就在那人影剛竄到牆角後，那扇窗無聲自開，五條身穿黑衣，黑巾幪面的人，逐一穿窗而出，接一縱身，躍上屋簷，踏瓦飛掠而去！

那扇甫開的窗戶在五條幪面黑衣人穿窗而出後，立刻掩上，燈光隨之熄滅。

牆角後的人影也在這時依着進來的路綫，退出了宅院。

× × ×

嚴敬初時還以爲齊燕歌倦極睡去，隔着窗子依稀看到齊燕歌睡在床上，遂笑一笑，在附近巡視。

過了差不多兩個時辰，嚴敬重又經過齊燕歌房間的窗子前，目光很自然投入窗內，落在床上。

這一次，他却發覺有點不對了，因爲，床上的齊燕歌依然側身向裏睡着，一個人很少會睡在床上兩個時辰而不轉動一下身體的，除非是死人或昏迷了。

嚴敬心頭一動，停在窗前，傾耳一聽，怪了，連聲息也聽不到，活着的人怎會毫無聲息的。

心中一驚，右手按在窗台上，躍身穿入房中，撲向床前！

「齊兄弟！」嚴敬一邊低呼，一邊伸手搖撼齊燕歌。

侍到手觸被面，嚴敬倏地住手，怔怔地發呆。

他這才發現，躺在床上，蓋着被的齊燕歌，原來是個假人！

——那只不過是用一條薄被捲成人形的假人。

嚴敬一手揭開被子，看了看，返身匆匆出房，奔向內堂。

秦杰關艮被嚴敬一把拉住就往外走，沒頭沒腦地說了句：「齊兄弟不見了！」

兩人被嚴敬這句話弄得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心裏却大吃一驚，秦杰脫口道：「三弟，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嚴敬却不答，一個勁往齊燕歌歇息的房間走去。

二人只好跟着走。

來到齊燕歌的房內，二人一見床上的情形，俱不由一怔！

「三弟，怎會這樣的？」關艮一怔之後急問。

嚴敬雙手一攤。「小弟也不清楚，小弟發覺，就是這樣子！」接將發現齊燕歌不見了的經過向二人說出來。

秦杰嘟喃道：「看這情形，齊兄弟不是被人乘其不備出手擄走的，他是自己離開的，到底爲了什麼？」

「會不會是齊兄弟知悉了那封信的事，爲了免咱們難做，悄然離開呢？」嚴敬不加思索就冲口說。

「不會！」關艮斷然道：「齊兄弟是個有始有終的人，就算他要離開，必會對咱們說個清楚明白，再說，他也不可能知道那封信的內容。」

「齊兄弟這樣離開，必是有所發現，但又不想驚動咱們，才會佈下這個『局』離開的！」秦杰思忖了一下，「他一定會再回來，希望他有所發現！」

「秦兄，你果然料事如神，兄弟這一趟出去，有重大的收獲！」人隨聲現，一身黑色勁裝的齊燕歌就立在門口，含笑望着三人。

以三人的身手，連齊燕歌的出現也不知覺，可見齊燕歌身手之高。

三人聞聲轉身，俱敬佩地一齊望着齊燕歌。

「齊兄弟，咱們正担心你會一去不返，或遭到了意外。」嚴敬伸手緊握着齊燕歌雙臂。

齊燕歌笑道：「三位，小弟這樣不聲不响離開，實是小弟臨時想到一些問題，但又不敢肯定，遂不敢驚動三位，悄然出去證實一下，累三位担心，很對不起。」

秦杰忙道：「齊兄弟快别這樣說，你爲了咱們的事，不辭艱險辛苦，咱們多謝還來不及啊！」

接問：「齊兄弟剛才說大有收獲，請快說出來。」

齊燕歌興奮地道：「小弟打探到大嫂及姪兒的地點了！」

三人一聽，俱驚喜萬分，秦杰更是急不及待。「齊兄弟，請快說！」

齊燕歌接將他今晚獨自外出，跟踪五名黑衣幪面人，跟踪到一座宅院中，偷聽到的秘密談話，向三人簡略說了一遍。

原來在荒郊伏在草叢中，跟踪五名黑衣幪面人到那座宅院中，偷聽一位巡使與堂主談話的人，就是齊燕歌。

至於齊燕歌爲何會悄然離開青衣堂，到那荒野去伏着，是因爲他想到了一些問題，爲了證實，抖擻精神，到荒野一行，果然有所發現。

他自徐仙姿被殺後，加上連日奔波趕路，可說身心皆疲，雖然躺在床上，却怎也睡不着，腦中思潮起伏，從死在他懷中的徐仙姿，想到了另一個亦是死在他懷中，深愛着他，而他亦深愛着她的少女——揚州城中的小意姑娘；由是，又令他想起了留在泰山脚下小鎭中的妻子。

想着想着，驀地他心頭一動，猛省起徐仙姿臨死時說的那個「城」字，他就在這個城字上猜想起來，到底那神秘帮會的所在地是在城內呢，還是城外，令到他煞費思量，想了一會，心頭倏然一動，他又想起了那施放暗器，襲殺徐仙姿的暗殺者，以及五名欲殺他的幪面黑衣人。

由襲殺徐仙姿到五名幪面黑衣人的出現，齊燕歌發現一點疑點，那就是兩者之間一來去，相隔的時間太短了，而事情亦很明顯，那批黑衣人是在那襲殺徐仙姿的人得手後，才再趕來欲殺他的，那麼，若那批黑衣人是從總壇趕來的，而且是那名暗殺徐仙姿的殺手得手後回總壇報告，總壇才決定派那五名幪面黑衣人來殺他，那神秘帮會的總壇就極有可能設在城外，就在那荒郊不遠的附近，想到這，他猛可從床上挺坐起來，想了想，決定爲了求證自己的猜想是否正確，悄然去探察一下。

爲了不想驚動秦杰三人，他才佈下那假局。

此行雖然沒有發現那神秘帮會的總壇所在地，但却發現了神秘帮會將擄走的七娘母子收藏的地方，在目前來說，比發現神秘帮會的總壇收獲還要大，因爲救人要緊。

雖然暫時發現不到神秘帮會總壇的所在地，但從五名黑衣人在那附近被他發現跟踪這一點，齊燕歌猜想，神秘帮會的總壇，必在那附近，不然，斷無可能在那裏發現那五名黑衣人的！

× × ×

秦杰三人聽完了齊燕歌的述說後，與奮莫名，特别是秦杰，那畢竟是他至親至愛的人。

「那宅院座落在城中何處，齊兄弟可還記得？」關艮問。

「當然記得！」齊燕歌道：「别忘了小弟曾經在京城中混過一段不算短的日子，城中那一處沒有到過？那宅院就在城西，宅院的主人可能姓杜！」

接將那宅院的形式，座落的位置說了出來。

秦杰首先變色道：「二弟，三弟，若照齊兄弟所說，那宅院豈不是烏金堂杜堂主的家宅？」

「好個直娘賊，原來是他杜仲幹的！」嚴敬怒氣衝衝，「哼！小弟這就去找他要人！」

轉身往外就衝。

站在房門口的齊燕歌擋身將他阻住：「嚴兄别莽撞，謀定而動，他走不了。」

關艮亦自後一把扯住他：「三弟，别亂來，且聽大哥如何吩咐。」

嚴敬脹紅臉站下來。

秦杰沉吟了一陣，朝齊燕歌道：「齊兄弟，依你之見，咱們現在該如何做？」

齊燕歌道：「小弟急匆匆趕回來，就是想秦兄立刻召集人手，趕去救人！」

頓一頓續道：「小弟潛進去時，曾經點到了幾個暗樁，遲早會被他們發現，小弟恐怕去遲了，他們會將大嫂與姪兒收藏到另一個地方。」

「齊兄弟說得對，救人要緊，若能將七娘與敏兒救出，咱們就不必再有顧忌，可以放手與他們周旋到底！」

「那小弟立刻去召集人手！」嚴敬一頭衝出了房間。

這一次，齊燕歌沒有攔阻他。

秦杰關艮亦沒有喝止他。

「秦兄，雖說救人要緊，但也要留下一部份人，防衞這根本重地。」齊燕歌提出建議。

「二弟，你留下來吧。」秦杰對關艮說。

關艮自無異議。

三人立刻離開房間，走向大廳。

妻兒脫虎口　盟弟入黄家

齊燕歌跟踪五名黑衣幪面人進入的那座宅院中，由於巡視宅院的人發現了守衞在園中的幾名漢子被人點倒，立刻驚動了整座宅院。

這座宅院確實是烏金堂主杜仲的家宅，杜仲聞報大驚，立刻下令手下嚴守各處，並派出人手在宅院內四處搜查！

忙亂了好一會，搜查一無結果，而關禁朱七娘母子的密室，也安然無事，杜仲這才舒了一口氣。

好明顯，潛入來的夜行人已溜走了。

但杜仲却担心另一個問題：萬一來人是青衣堂的人，而又探聽到朱七娘母子就收藏在他這裏，那就嚴重了。

杜仲思忖了一下，決定連夜將朱七娘母子送到另一個隱密的地方收藏起來，就算秦杰帶人來要人，也好應付。

他想到就做，立刻吩咐一名心腹手下去把總管杜海叫來。

杜海不但是烏金堂的總管，還是杜仲的堂弟，是杜仲最信任的人。

那名心腹手下才踏出內廳一步，不用他去請，杜海已氣急敗壞地急匆匆一頭衝了入來。

杜仲一見杜海的樣子，不禁心頭一沉，知道必是發生了什麼了不得的大事，不然，沉穩幹練的杜海，決不會這樣慌張。

果然不出所料，確是發生了了不得的大事。「堂主，秦杰帶着青衣堂的人，聲勢洶洶，在大門外聲聲要堂主交人！」杜海一口氣將話說出。

杜仲一聽，恍如着了一記焦雷，震驚得臉色大變，一咬牙道：「果然被他們查出了，來得好快！」

「堂主，現在怎辦？」杜海急聲問。

杜仲不愧是個人物，眉頭一皺，已想出了一個應付的辦法。「請他們進來，本堂主立刻出來。」

杜海疑惑地望着杜仲，却沒有立刻出去。

杜仲沉着臉叫道：「還不快去！」

杜海實在弄不清楚杜仲葫蘆裏賣的甚麼藥，宅院內關禁着别人的妻兒，明知對方是來要人的，竟然請人家進來，這到底是甚麼意思？咀皮動了動，想問又不敢問，一頭衝出了內廳。

杜仲看着杜海身形轉過長廊後，才對那名心腹手下道：「附耳過來！」

那名心腹手下立刻附耳過去。

杜仲轉着眼珠在那心腹耳邊地說了一會，才沉聲道：「照本堂的吩咐，立刻進行！」

那名心腹應一聲，轉身急步離去。

待那名心腹身形消失後，他才慢條斯理地站起身，輕拂袍袖，臉上含着一抹詭譎的笑意，舉步往外走。

秦杰與嚴敬不耐煩地坐在大廳椅子上，雙眼盯在一條通往後面的廊道上。

杜海則一臉假笑，相陪坐着。

齊燕歌本是與秦杰嚴敬一起來的，此刻却不見人，令人奇怪。

「杜總管，怎的杜堂主還不出來？」嚴敬不耐煩地從椅上站起來。

杜海忙不迭亦站起來，陪笑道：「嚴三堂主，敝堂主快出來了！快出來了！」

秦杰則心平氣靜地在椅子上，沒有半絲不耐煩之色。

一陣不疾不徐的步履聲從廊道上傳來，杜海一聽，忙道：「敝堂主來了。」

嚴敬重重地哼了一聲道：「好大的架子！」

「秦堂主，嚴三堂主，老夫失迎，還望兩位恕罪。」人未到，聲已傳來，待到話聲說完，杜仲已出現在廳門，朝秦杰嚴敬抱拳爲禮。

秦杰忙站起來，道：「深夜驚擾，還望杜堂主不要見怪！」

杜仲年約四十多歲，實則已五十多歲，外貌比實際年齡年輕了十歲有多，黑髮黑鬚，堂堂一表，威儀十足，一步邁進廳中，呵呵笑道：「怎會怎會，難得秦堂主屈駕相訪，歡迎還來不及呢。」

嚴敬早已一屁股坐回椅上，暗罵道：「老狐狸，等會看你還笑不笑得出！」

秦杰強壓心頭怒火，淡淡道：「杜堂主說的是眞話？」

「由哀之言，由衷之言。」杜仲在秦杰對面一張椅上坐下來，含笑望着秦杰。「未知秦堂主深夜造訪，有何指教？」

嚴敬早已按不住，衝口怒聲道：「咱們是來要人的！」

秦杰橫了嚴敬一眼，嚴敬兀自怒氣衝衝。

杜仲眞會做作，聞言故作一驚，詫聲道：「嚴三堂主，你不是說笑吧？沒來由的，向老夫要人！」

秦杰趕緊道：「不是說笑，杜某今次來，確是來要人的！」

杜仲臉容一沉，收斂了笑容，沉聲道：「咱們素來河水不犯井水，相安無事，秦堂主要甚麼人？」

嚴敬霍然挺站起，戟指杜仲，怒聲道：「還裝蒜，虧你還是個人物，竟然幹出那樣卑劣的下流手段，將我大嫂及姪兒擄走！」

杜仲却端坐在椅上，裝作吃驚地道：「秦堂主，嚴三堂主不是瘋了吧？」

「他很清醒！杜堂主，秦某確是來向你要回拙荊及犬兒的！」

「秦堂主，這是從何說起，杜某也曾聽聞尊夫人及公子被一批不明身份的人擄走，很爲尊夫人及令公子處境担憂，這事怎會扯到杜某頭上的！」

嚴敬怒吼道：「人就藏在你這裏，怎不扯到你頭上！」

杜仲勃然變色道：「嚴三堂主，别含血噴人，你這樣說，可有根據？」

嚴敬快口快舌地吼道：「當然有，咱們的人查到的！」

杜仲怒道：「道聽途說，不可輕信，提防中了奸人離間之計。」

秦杰冷冷道：「杜仲，你若還是個人物，放出拙荊與小兒，秦某與你公平一戰，若秦某落敗，雙手將青衣堂屬下一切雙手奉送！」

杜仲急擺手道：「秦堂主，連你也這樣說，杜某可眞百詞莫辯，水洗也不清了！唉！」

嚴敬揚眉怒目道：「杜仲，你到底交

不交人？」

杜仲雙手一攤。「人不是杜某擄走的，要杜某如何交人？」

秦杰肅聲道：「人或許不是你擄走，但卻藏在你這裏，你若再抵賴，咱們說不得只好動手搜了！」

一直沒有作聲的杜海這時道：「秦堂主，以欺人太甚，烏金堂可不是任人撒野的地方！」

「住口，這純是一場誤會，豈可對秦堂主這樣放肆！」杜仲轉首怒叱杜海。

杜海悶嘿一聲，垂頭退後一步。

「兩位要怎樣才相信杜某呢？」杜仲作出一副委屈的樣子。

「除非你肯讓咱們一搜，否則，咱們只好翻臉動手！」嚴敬吼嚷。

杜仲臉色極為難看，默然了好一會，長嘆一聲，發出無限委屈的樣子，道：「既如此，杜某為了表示清白，說不得委屈點，讓你們搜一搜了。」

嚴敬想不到杜仲竟然會讓他們搜查，大出意料之外，愕然道：「眞的讓咱們來搜？」

杜仲正容道：「杜某從來說一是一，不打誑語！」

秦杰默然不語，暗忖：齊兄弟偷聽到的，絕不會假，這老狐狸到底在耍甚麼把戲，竟然這樣好相與，讓咱們搜，莫非他早已將人移到別處？

「秦堂主，時候已不早了，要搜，請立刻動手。」杜仲的話，打斷了秦杰的思路。

形勢已成騎虎，提議搜的是自己這方面，而人家同意了，不搜也不成，秦杰只好咬牙道：「既如此，得罪了。」

「慢着，秦堂主。」杜海突然抬頭道：「若你們搜不到人，如何交代？」

秦杰想不到杜海會有這一手，一怔，一時想不出如何答他。

一眼卻瞥到杜仲朝杜海讚賞地微笑點頭，不覺心頭一動。

嚴敬却大聲道：「若搜不到人，咱兄弟三人當衆向你認錯道歉！」

秦杰欲阻不及，不由暗叫了一聲：「苦也！」

杜仲哈哈一笑：「有你嚴三堂主這句話，杜某滿意，滿意到極！」

秦杰眼見杜仲那得意的神情，知道這次搜查，九成九不會搜到人，唯有希望齊燕歌有所發現。

× × ×

齊燕歌的確有所發現。

齊燕歌不與秦杰嚴敬一同去見杜仲，是臨時決定的。

他忽然想到，萬一杜仲在他離去不久，發現了被他點倒的暗樁，有所警惕，為了安全計，將七娘母子偷偷移離宅院，藏到另一處地方，那豈不是撲了個空，所以他在到達烏金堂前，向秦杰提議，由他帶幾名人手，偷偷繞到宅院後面伏着，提防杜仲一面與他敷衍，另一方面派人悄悄將七娘母子移走。

秦杰對齊燕歌的提議，一口讚成，一明一暗，這辦法很好。

齊燕歌遂帶着幾名青衣堂弟子，繞到宅院後面。

吩咐幾名青衣堂弟子散伏在宅院後面各個掩蔽處後，齊燕歌卻捷如狸貓般，竄上院角外一棵大樹上。

幸虧他藏身在這大樹上，居高臨下，視野較闊，才讓他及時發現宅院側面一道偏院門無聲地打開，從門內鬼鬼祟祟地溜出七八條黑影，其中有兩條黑影似乎肩上扛上一團物體。

齊燕歌目光銳利，且又習慣了黑夜視物，雖然隔着有六七丈遠，依稀卻看出扛着的物件極似人形。

齊燕歌心頭一動，疾急從樹上溜下來，向散伏在暗處的青衣堂弟子打了個招呼，率先貼着牆向業已走出了側院偏門，正自左張右望的幾條黑影掩過去。

那幾條黑影張望了一會，見無動靜，立刻簇擁着向兩名肩上扛着物體的黑影疾奔而去。

齊燕歌一招手，帶着六名青衣堂弟子，追躡下去。

在距那宅院百十丈外的野地上，齊燕歌決定就在這裏將前面的幾人截住。

停下來悄聲吩咐了六名青衣堂弟子幾句，身形一伏一竄，直向前面的黑影竄掠過去。

八名烏金堂屬下的漢子在杜仲那名心腹帶領下，其中兩人扛着一大一小兩件用布包裹着的物體，急忙忙走在野地上，由於那兩名漢子肩上扛着物體，所以奔走不快，其餘的人自然也跟着慢下來。

那名心腹焦急得很，不斷低聲喝令快走。

奔出百十丈後，那名心腹大概覺得比較安全了，遂不再崔促得那樣急，且還暗吁了口氣。

豈料他一口氣還未吐完，前面一丈不到的地上，驀然冒竄起一條黑影，擋住了他們的去路！

這黑影出現得太過突然了，令到他們還以為遇上了游魂野鬼，驚怯地停下來，慌恐地打量着那黑影！

還是那名杜仲的心腹胆色夠，上前一步，手中握着一枝三稜刺，戒備地喝道：「朋友，別裝神弄鬼，快讓開！」

那黑影却動也不動，發出一聲令人聽了毛骨聳然的冷笑聲：「要我讓路可以！放下扛着的兩具物體！」

那名心腹心頭一震，不禁退了一步，三稜刺一指，厲聲道：「你是誰？」

黑影震聲一笑。「我就是來要你們留下那兩件物件的人！」

知道眼前的黑影不是鬼物後，衆大漢胆氣一壯，有一名漢子充好漢地上前握刀指着黑影喝道：「好大的狗胆，居然連烏金堂的東西也敢留下！」

黑影踏前一步，沉聲說道：「正因為是從烏金堂帶出來的，所以我才要你們留下。」

「趙老大，待俺上去將這不知死活的一刀斬殺！」那漢子側着首對那名心腹嚷叫。

那名杜仲的心腹趙老大亦想試下一眼前這個截住他們去路的人的身手，點頭道：「小心點！」

那大漢低吼一聲，刀光如電光般撕裂夜空，聲勢凌厲地向那黑影砍出一刀！



五個黑衣幪面人圍攻齊燕歌。

那黑影竟然不動，連趙老大也看不出眼前黑影是動了手還是動了脚，但聽蓬的一聲，那大漢刀光倒捲，痛叫一聲，整個人離地向後飛摔在地，呻吟着爬不起身。

衆大漢俱吃了一驚，不由自主地退了一步。

衆大漢一步才退，倏地渾身一震，既叫不出聲，亦不能動，只有眼珠能轉動！

接從衆大漢身後閃出六條人影，一聲不响地將兩名大漢肩上扛着的兩件物件取下來，退到一邊。

直到這時，那名趙老大由於聽不到後面同伴的動靜，回頭一看，才發現同伴有異，剛想有所動作，那黑影這時喝道：「若不想死，乖乖地不要動！」

趙老大被他這一喝，震了震，果然乖乖地不敢動。

他驟然發覺背後腰眼處，被一尖銳的物件抵着，如何還敢動！

原來六名黑影中之一悄然掩到他背後，將他制服。

「齊公子，布包內的，是堂主夫人與公子！」退到一旁的五條人影中，有人向那黑影驚喜地呼叫。

不用說，那黑影就是齊燕歌，六條出其不意、一舉制服了趙老大一干烏金堂漢子的黑影，當然是青衣堂的弟子。

齊燕歌剛才之所以一個人竄掠向前，越過烏金堂一干大漢，然後突然現身截住他們，是有計劃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要吸引他們的注意力，好讓自後悄悄掩上來的青衣堂弟子能出奇不意制服他們，這一計果然成功了。

而齊燕歌之所以要這樣做，是恐怕如烏金堂中兩名漢子肩上扛的物體眞的是秦杰被擄的妻兒，動起手來不免有所顧忌，或有什麼閃失，造成死傷，那就得不償失了。他們要救的是活人，而不是死人，這就要用點心思了。

而齊燕歌這一招果然使得，既不用大動兵刃，又輕而易舉，毫無損傷地救了被擄走的秦杰妻兒。

齊燕歌一步上前，出指點了趙老大的軟麻穴，然後一手挾起他，對青衣堂弟子道：「夫人與公子沒事吧？」

「齊公子，堂主夫人與公子不過被點了昏睡穴，沒什麼大碍。」

「那先不要解開夫人與公子的穴道，咱們立刻趕回烏金堂，助秦堂主一臂之力吧。」

六名青衣堂弟子分出三個人，其中兩人抬起堂主夫人，一人抱着秦子敏，在齊燕歌的帶領下，奔掠向烏金堂。

留下八名被點了穴的烏金堂弟子在荒野中領略一下荒野黑夜的凄寂與無邊的恐懼。

× × ×

折騰了差不多半個時辰，秦杰嚴敬與帶來的一干青衣堂弟子，搜遍了烏金堂每一個角落，只差沒有用鋤頭將地土翻轉來，哪裏有朱七娘母子的影踪。

在嚴敬的要求下，連烏金堂那間最隱蔽的密室也搜查過，依然一無發現。

秦杰不禁暗暗叫苦。

嚴敬也搭拉着腦袋，再也兇不起來。

杜仲卻臉有得色，冷冷道：「如今該相信杜某了吧？」

嚴敬懊喪地嘟喃道：「他媽的活見鬼，齊……」

秦杰適時喝止道：「三弟，別口不擇言！」嚴敬一窒，不敢出聲。

杜仲嘿嘿一笑道：「秦杰堂主，對於今晚的事，你怎樣說？」

秦杰吸口氣道：「既然搜不到人，那得罪了，咱們說過的一定照辦！」

「有秦堂主這句話，杜某很滿意，天亮了，秦堂主，嚴三堂主及貴屬下，請回去早點歇息吧，杜某送兩位出去。」

「慢着！」大門外適時傳來一聲朗喝：「杜堂主，別高興得太早！」

語聲未落，大門外當先走進一名束髮如冠身形挺拔，身穿黑色勁裝的年青人，手臂下挾着一人。

秦杰嚴敬一見，同時快步迎上前。「

齊兄弟，你來得眞及時！」

欣喜之色，表露無遺。

秦杰嚴敬之所以這樣欣喜，是因爲不但見到齊燕歌臂下挾着的人，還看到隨後進來的六名弟子中，其中三人抬抱着，用布掩着的兩個人。

那兩人秦杰一眼就認出，正是他至親至愛，被人擄走的妻兒。

杜仲原本一臉得色。盛氣凌人的臉上，目光一觸及齊燕歌挾着的那人，臉色大變，倒吸一口長氣，退了半步，臉上神色變幻不定。

跟在杜仲背後的杜海，乍一見被齊燕歌挾着的趙老大，驚得低叫了半聲，怔怔地注視着趙老大，弄不明白趙老大爲何會落在齊燕歌手上。

這時秦杰早已上前將妻兒身上的穴道拍活。

朱七娘悠悠醒轉，睜眼看到秦杰就在她面前，還以爲是做夢，擧袖揉揉眼，看眞了，不禁喜極泣叫道：「相公，妾身不是做夢吧？」

秦杰溫聲道：「不是做夢，別怕，以後再不會有這樣的事發生了。」

接仲手從另一名弟子手上接過兒子，順手解開了他的穴道，交給朱七娘抱住。

那稚子却沒有醒過來，甜甜地睡着。

朱七娘緊緊摟抱着愛子，流淚不止。

秦杰安慰了妻子幾句，轉頭對嚴敬道：「三弟，好好照顧你大嫂。」

嚴敬明白秦杰的意思，是叫他等一會動手時，他負責保護朱七娘母子，免受傷害。

秦杰轉身，一步步走向杜仲，目中像有火噴出。

杜仲大概是心虛，不自禁退了一步。

「杜仲，你現在還有何話可說？」秦杰一字字道。

杜仲乾笑兩聲道：「秦堂主，人不是在本堂範圍內找到的，杜某無話可說！」

秦杰氣極失聲道：「你……」再也說不下去。

「杜某怎樣？」杜仲嘿嘿道：「既然已找回尊夫人及令公子，杜某當然替你高興。」

齊燕歌手臂一鬆，將挾着的趙老大摔在地上，冷冷地對杜仲道：「杜堂主，瞧清楚了，這可是你的人？」

杜仲這一次再也笑不出聲了。「你是誰？」

他是明知故問，他雖然沒有見過齊燕歌，但剛才秦杰那一聲稱呼，他應該猜出來。

「齊燕歌。」

「原來是你！」杜仲沉聲道：「杜某聞名久矣！」

齊燕歌重覆上一句問話：「這人可是你杜堂主的人？」

杜仲這次無法不答了。「杜某若說不是，你當然不相信，杜某只好說是！」

齊燕歌却毫不動容地道：「杜堂主，事實上他確是你的人，你不承認也不行，離這裏數十丈外，還有八名你的手下，要不要齊某派人去將他們抬回來？」

杜仲鐵青着臉。「齊燕歌，別欺人太甚！」

齊燕歌哂笑道：「杜堂主現在承不承認是你擄刦了秦堂主的夫人及兒子？」

人證俱在，杜仲想狡賴也不行了，厲笑一聲：「杜某敢做敢當，那又如何？」

秦杰怒聲道：「向你討個公道！」

杜仲嘿的一聲道：「秦杰，憑你還不配！」

秦杰吸一口氣，冷聲道：「秦某倒要見識一下你的絕學高招。」

齊燕歌伸手攔住欲上前動手的秦杰。「秦兄，小弟還有話問他。」

接對杜仲道：「杜堂主，主使你擄刦秦兄夫人兒子的，是誰？」

杜仲被齊燕歌這問，神情震了震，臉色刹那大變，厲聲道：「沒有人主使，全是杜某一個人的主意。」

齊燕歌冷冷一笑道：「那麼上半夜與你在後進一間房間之內密談，稱之爲巡使的是何方神聖？」

杜仲被齊燕歌這句話驚得目瞪口呆，料不到最機密的秘密亦被齊燕歌知道，吶吶着說不出話。

「請問，你口中稱之爲會主的人，又是誰？」齊燕歌再逼問一句。

杜仲臉色由青轉白，由白轉青，知道秘密已被齊燕歌窺探到，遂豁出去，狠聲道：「你若想知道，自己去問他們吧，杜某不會告訴你們！」

齊燕歌明銳的目光盯在杜仲臉上。「杜堂主，一錯不能再錯，他們只是利用你，侍逐一將這裏的其他三股勢力消滅，併吞後，他們就會將你像狗一樣宰掉！現在你回頭還來得及，還可以保有你原來的地盤，別再執迷不悟了！」

杜仲却根本聽不進去，獰聲道：「杜某不是三歲小孩，不會被你三言兩語所騙，所謂成王敗寇，如今既被你們識破，說不得只好拚死一戰！」

秦杰忽然道：「杜堂主，秦某知道你是受人指使的，你若說出指使之人，秦某不追究你，立刻帶人就走！」

杜仲似乎已鐵了心。「好意心領，杜某不會對你們說的，動手吧！」

「杜海，你大概還不想死吧？」齊燕歌忽然對站在杜仲身後一言不發的杜海喝問。

杜海震了震，張口欲言，却囁嚅着沒有做聲。

「齊燕歌，別白費心機了，這秘密除了杜某一人知道外，其餘的人皆不知！」

「杜堂主，他們究竟給了你什麼好處，令你死心塌地？」秦杰目光如刀般盯注在杜仲臉上。

「你想知道？」杜仲厲笑一聲：「除非你能將杜某打敗！」

齊燕歌知道再說下去也是白說，遂示意秦杰會同嚴敬保護着七娘母子退出大門外，他自己決定獨鬥杜仲。

秦杰怎肯這樣做，堅持着要與齊燕歌一齊動手。

齊燕歌却又改變了主意，對杜仲道：「杜堂主，既然你不說，咱們也不勉强你，時候已不早，咱們不追究你擄人的事，告辭了。」

說完不等秦杰說話，帶着秦杰，招呼嚴敬與青衣堂弟子護着七娘母子，退出大

門外。

杜仲一直看着齊燕歌秦杰一干人退出大門，臉上陰晴不定，不言不動，直到齊燕歌秦杰退出大門外，才長嘆一聲，垂首不語。

這刹那之間，杜仲彷彿老了二十年，像個老頭子一樣。

杜海嘴皮動了幾次，才迸出一句話：「堂主，咱們現在怎辦？」

杜仲仰首望天。「還有怎辦怎不辦的？你若不想死，越快走越好，走得越遠越安全！」

杜海顫聲道：「堂主，要死咱們一齊死！」

接悲聲道：「難道爲了這點過失，他們就要咱們死？」

杜仲沉重地嘆息道：「這是唯一的懲罰！」

杜海忽然激動地道：「咱們……」

杜仲倏地沉喝道：「住口！」

杜海一震，下面的話嚥回肚子裏。

杜仲接一聲長嘆，語聲悽涼地道：「別忘了，你大嫂及幾位姪兒女還在他們手上！」

杜海一聽，頹喪地垂下了頭，不發一言。

杜仲忽然大笑三聲，騰騰騰踏前幾步，停在穴道被點不能說也不能動的趙老大身前，寒聲道：「沒用的東西，留着你有何用處！」

右掌一翻，一掌擊向有口不能言，睜着一雙驚恐哀求絕望目光的趙老大心窩。

但聽噗的一响，趙老大身軀猛烈震了震，雙眼睜突着。咀角溢出一絲血，全身一搐，雙脚一挺，咽了氣。

杜仲眉頭也不皺一皺，沉聲喝道：「將大門關起來！」

立刻有兩名漢子應聲上前將大門關起來。

大門才關，裏面即時傳出了一聲聲慘叫痛呼聲，在這黎明前的刹那，聽起來特別令人感到恐怖，慘叫痛呼聲一直繼續持續了約有頓飯功夫，烏金堂內一切歸復寂然。

× × ×

翌日，一向很少有重大命案發生的京城，發生了一宗哄動全城的命案。

命案地點就在烏金堂！

秦杰，關艮，嚴敬才與齊燕歌坐在內堂上談論着昨宵的事情，一名弟子急匆匆走來，將烏金堂命案向人報告。

那名弟子報告得很詳細。

四人聽了，不覺聳然動容。

原來烏金堂內，今晨被人發現，自堂主杜仲以下，總管杜海與及三十八名烏金堂得力手下，全部伏屍在烏金堂內，每一個人的致命傷皆相同：一劍穿喉！

只有堂主杜仲及總管杜海心脈震斷而死！

三十八具屍體散伏在烏金堂各處，堂主杜仲，總管杜海的屍體則在內廳，死在椅上。

死的全都是男人！

至於杜仲的家眷，則不知所踪！

這幾十條人命的嚴重命案，立刻驚動了官府，刑部侍郎兼京尹楊大人，親到命案現場查勘！

據那名弟子說，命案現場沒有打鬥的跡象！

「大哥二哥，齊兄弟，這會不會是那神秘帮會下的毒手？」嚴敬急口快舌地說：「做得眞絕，連唯一的綫索也斷了！」

秦杰想了想，搖頭道：「現場既然沒有打鬥跡象，這不大可能是那神秘帮會下的毒手！」

「三弟，別忘了杜仲是有名的快劍手，而除了他與杜海外，三十八人全都是一劍穿喉而死，這擺明了只有像杜仲那樣的快劍手，及他的身份，才可以一劍一個殺死三十八人！」關艮沉吟着說：「試想，只有他自己動手，那三十八人才不會反抗！」

「二弟說得有理。」秦杰點頭讚同。

「但那老匹夫爲何又死了？」嚴敬問。

「誰人殺他？」

「很簡單，他與杜海皆是自絕而死！」關艮道：「只有這一點弄不明白，他與杜海爲何自絕而死？」

一直沒作聲的齊燕歌道：「秦兄，還記得昨晚杜仲寧死也不將主使他擄刦嫂夫人與令公子的幕後人說出來的情形嗎？」

「記得。」秦杰將目光投注在齊燕歌臉上，「他可謂固執之極！齊兄弟，這與他的死有關？」

「正是！」齊燕歌頷首，「他是爲了保守那秘密，才不惜自絕而死的。」

「他是否神經有問題？」嚴敬嚷着道：「俗語謂好死不如惡活，那有人願意死的。」

「小弟相信他選擇了死的一途，是有莫大苦衷的，」齊燕歌雙目中閃耀着智慧之光：「他這苦衷，可能會與他失踪的家人有關。」

「齊兄弟，你是說，他的家人可能被那神秘帮會挾持了？」關艮一點就明。

「小弟正是這樣想，也只有這個可能，杜仲爲了保全他們的生命，他只好自己死。」齊燕歌深有感觸地說：「那神秘帮會，不是也用這種卑劣的手段對付過三位嗎？」

「這確是一種有效控制人的手段，」秦杰有點激動地說：「當初愚兄不是也在他們的脅迫下，動了放棄青衣堂用以交換七娘母子的念頭嗎？」

「大哥，如今杜仲已死，烏金堂等於瓦解了，咱們現在怎辦？」嚴敬問。

「相信對方一定不會就此罷休，他們志在京城這塊肥肉，不到口，他們是絕不放過咱們！」秦杰用力抓握着扶手。「這一兩天內，定有分曉。」

齊燕歌道：「秦兄，你是否立定主意，與對方對抗到底？」

秦杰堅決地道：「事情到了這地步，只怕我欲妥協，他們也不會放過咱們。」

「秦兄既然立定主意與他們對抗到底，那就要先做妥一件事。」齊燕歌目光閃亮。

「什麼事？」秦杰欠身望着齊燕歌。

「爲免後顧之憂，給與他們故技重施的機會，秦兄，你應該立刻將嫂夫人及令公子送到一個安全隱密的地方，這樣才能與他們周旋到底。」齊燕歌一言提醒了秦

杰。

「齊兄弟，還是你想得周到，七娘母子留在這裏，確實不大安全，亦分了愚兄的心，愚兄立刻着手安排這件事。」秦杰感激地望着齊燕歌。

「齊兄弟，這一兩天內，咱們是否主動採取行動？」關艮提出。

「與其咱們勞動人手去找他們，不如坐以待之，經過烏金堂這番挫折，他們這兩天內必有行動。」齊燕歌說出自己的見解。

「那咱們就照齊兄弟說的以靜制動，嚴加防備。」秦杰從椅上站起來，「二弟三弟陪齊兄弟聊聊，愚兄去着手安置七娘母子。」

× × ×

今日是那神秘帮會所訂的最後一日限期。

秦杰，關艮，嚴敬，齊燕歌暨一干青衣堂的重要人物，齊集在前面大廳上。

對於該神秘帮會所提出的要脅，由於朱七娘母子已救回，解除了這致命的威脅，秦杰齊燕歌等人當然不再加以理會，靜觀事情的進一步發展。

秦杰更是大放寬心，妻兒脫險，並巳安排在一處隱密安全的地方居住，不虞對方再故技重施，擄走妻兒，加以要脅。

「大哥，今日是最後期限，對方會採取什麼行動來對付咱們呢？」嚴敬有點急燥不安。

「這個倒很難預測，」秦杰摸着下頷說：「不過他們肯定會對付咱們。」

「齊兄弟，相信你是與他們接觸最多的了，以你看，他們會不會在今日對付咱們？」關艮目光瞧着齊燕歌。

齊燕歌一笑，道：「若他們志在必得，必會對咱們再顯以顏色，不然，他們只好從此收手，退出京城範圍。」

衆人正說着，一名弟子急步進來禀告道：「禀三位堂主，英雄會派人在門外求見。」

秦杰一皺眉頭，疑惑地道：「本堂與英雄會雖然同處一地，却甚少交往，這時候派人來見，必有原因。」

接一揮手對那名弟子說道：「請他進來。」

那名弟子應喏一聲，退出去。

「大哥，齊兄弟，該來的不見來，不該來的却來了，莫非其中有甚關連？」關艮素來愼重，且思路細密。

齊燕歌若有所思，沒有出聲。

秦杰道：「等一會那人進來，不就知了！」

語剛說完，那名弟子已帶着個年約三十五、六歲，身材精壯，穿紫藍兩色勁裝的漢子進入大廳。

那名弟子站在廳門前讓那漢子進去。

那漢子昂然進入。

抱拳躬身向秦杰及在座各人一揖，宏聲道：「英雄會屬下二路香主孟鳴奉敝會主之命，特來求見三位堂主。」

秦杰目光上下打量這位英雄會的二路香主孟鳴一眼，朗聲道：「孟香主，請道來意。」

孟鳴拿眼迅速瞥了坐在秦杰身旁椅上的齊燕歌一眼，清楚地道：「敝會主特命屬下來請三位堂主到敝會一晤，商談有關如何處理烏金堂所轄地盤事宜，七義帮正副帮主已然到了敝會。」

說完，再抬眼偷瞥了齊燕歌一眼。

秦杰略一沉吟，問：「貴會主準備如何處置烏金堂遺下的這塊肥肉？」

孟鳴道：「這個屬下不清楚，正要三位堂主屈駕前往敝會與敝會主商議。」

秦杰拿眼望着關艮：「二弟，三弟，你們認爲如何？」

關艮道：「咱們雖然無意於烏金堂遺下的這塊肥肉，但司徒會主既然虔誠派人來請，不去，似乎不大好，大哥，你的意思呢？」

秦杰略想一想，點頭道：「二弟說得有理，咱們是要去一趟，不過不是三個人去，而是愚兄與二弟你去，留下三弟，協同齊兄弟在此鎭守。」

嚴敬却嚷道：「大哥，你與二哥留下來，讓小弟一個去，萬一他們有什麼陰謀詭計，至多死小弟一個。」

孟鳴聽聞嚴敬如此說，臉色也不由微變。

秦杰喝道：「三弟，別亂說，就這樣決定。」

轉對齊燕歌道：「齊兄弟，這裏一切由你主持。」

齊燕歌欲言又止，默默點頭。

但最後仍是忍不住，低聲對秦杰道：「秦兄一切小心，可要多帶些人手前去，就算有什麼意外發生，也好應付。」

秦杰頷首道：「齊兄弟，這裏偏勞你了。」

轉對孟鳴道：「孟香主請等一等，本堂主這就與你一同趕赴貴會。」

孟鳴喏喏連聲，退站在一旁。

烏衣堂被燬　盟弟突失踪

秦杰關艮帶着卅名青衣堂弟子才來到英雄會大門前，英雄會會主「雄獅」司徒簪纓已恭迎在大門前，洪笑道：「有勞秦堂主關堂主屈駕前來，老夫不勝榮寵。」

接着向兩人抱拳連拱。

秦杰關艮忙抱拳回禮。「司徒堂主相召，秦某關艮怎敢不來。」

這司徒簪纓年紀雖巳六十開外，却雄健如獅，聲如洪鐘，威猛懾人。

「兩位堂主請進。」司徒簪纓肅客進門。

兩人謙遜一句，舉步進去。而二人帶來的三十名弟子，按照秦杰預先的吩咐，婉却了英雄會方面的招待，守候在門外。

其中六名弟子隨在兩人身後跟進去。

大廳上，先一步來到的七義帮帮主季義軒，副帮主姜雋，一見司徒簪纓陪着秦、關兩人進來，忙起身抱拳道：「秦堂主，關堂主，久違了。」

秦杰關艮抱拳道：「秦某關某來遲，累季帮主姜副帮主久等，恕罪，恕罪。」

司徒簪纓左右手一伸，宏笑道：「各位請坐。」

各人於是落坐。

早有英雄會的人送上香茗。

司徒簪纓是主人，居中而坐，含笑掃了兩邊一眼，道：「老夫今日托大，請諸

位前來，是想要商談一下有關如何公平處置烏金堂遺下地盤一事，未知各位有何意見。」

七義帮帮主季義軒首先道：「當然是分成三份，咱們各佔一份。」

司徒簪纓頷首：「老夫亦有此意。」拿眼望着秦杰。

秦杰只好道：「秦杰不想分這一杯羹，司徒會主，季帮主，秦某還有要事待辦，不便久留，告辭了。」

說着站起來就要走。

司徒簪纓忙起身阻止道：「這怎使得，說起來，烏金堂可算是貴堂打垮的，烏金堂的地盤應該屬於貴堂，老夫見獵心喜，提出這個主張，巳是大胆，若是秦堂主不滿意這個安排，大可以提出來，從長計議。」

季義軒亦站起來道：「秦堂主這一走，咱們也只好走了。」

秦杰被兩人這一說，只好又再坐下來，急道：「本堂確無意再拓展地盤，秦某可對天發誓。」

司徒簪纓哈哈一笑道：「秦堂主，別急，喝杯酒，咱們慢慢談。」

接不等秦杰同意，一拍掌，立有一名漢子進來，垂手道：「會主有何示下！」

「擺酒！」司徒簪纓一揮手。

「是！」那漢子轉身退下。

霎時間，大廳上立刻擺放了一桌豐盛酒席。

秦杰暗暗皺眉不巳。

關艮則在思忖着司徒簪纓，季義軒不讓他們走，是何意思。

「秦堂主關堂主，請入坐。」司徒簪纓轉對季義軒道：「季帮主，姜副帮主，請入座。」

季義軒哈哈一笑，偕同姜雋入座。

秦杰關艮亦只好入座。

早有英雄會屬下爲各人斟滿了酒。

司徒簪纓舉杯道：「老夫敬諸位一杯。」說罷一飲而盡。

秦杰關艮本待不喝——恐防酒中有毒，見季義軒姜雋同時喝了——酒是同一個壺子斟出來的，沒有絲毫不妥，只好硬着頭皮一口喝乾。

司徒簪纓呵呵笑聲中，連敬三杯。

秦杰關艮只好連喝三杯。

一放下酒杯，秦杰立刻道：「司徒會主，秦某再次鄭重申明，本堂無意瓜分烏金堂遺下的地盤。打擾了，告辭。」

司徒簪纓臉含詭笑道：「秦堂主，慢走，既然你對烏金堂沒有興趣，老夫說一件包保你有興趣的事你聽聽，怎樣？」

「司徒會主既如此說，秦某且留多片刻。」秦杰無可奈何地吁了口氣。

「關於尊夫人令公子被擄的事，秦堂主是否有興趣？」

秦杰迅速對關艮使了個眼色，才道：「司徒會主，拙荊與小兒被擄之事，烏金堂杜仲巳承認是他們所爲，如今烏金堂巳毀，這件事也就過去了，秦某不欲追究下去。」

「眞的？」司徒簪纓詭笑道：「據老夫所知，另有主謀人，而你秦堂主也知道，正暗中追查這件事，是嗎？」

關艮這時巳悄聲對一名站在身後的弟子吩咐了幾句，那弟子立刻轉身出廳，向着大門走去。

可惜秦杰關艮却看不到，那名弟子距大門口還有一丈左右距離，巳被兩名英雄會手下脅持，架入一間小屋內。

秦杰心頭一動。「司徒會主似乎對於這件事很有興趣。」

司徒簪纓道：「何止有興趣，老夫對這件事，從頭至尾，知道得一淸二楚！」

抬手一指季義軒，又道：「季帮主亦是很淸楚。」

關艮變色道：「這麼說來，你們與杜仲一樣，加入了那神秘帮會！」

司徒簪纓哈哈笑道：「關二堂主果然聰明！」

秦杰怒吼一聲，推桌而起，又驚又怒地道：「匹夫，好陰毒！」

季義軒獰笑一聲：「秦堂主，你知道得太遲了，識時務的，加入本會還不算太遲。」

關艮怒聲叱道：「他們給了你們什麼好處？甘作走狗！」

季義軒臉色一變，正想發作，司徒簪纓却搶先道：「關二堂主，別說得那樣難聽，人各有志，現在有兩條路讓你們選擇，一，投效本會。二，躺着離開這裏！」

秦杰激聲道：「秦某不會走別人安排的路，二弟，咱們偏要走着出去！」

說着當先大步向外走去。

關艮緊隨其後，五名弟子在後戒備。

司徒簪纓與季義軒姜雋竟沒有阻攔，只是嘿嘿笑道：「你們想死，老夫無話可說。」

接發出一聲長嘯。

嘯聲才起，大廳階下，一列站着二十名刀槍手，刀槍手的後面，二十名弓箭手拉弓搭箭，集中對準了大廳門口！

看情形，只要秦杰關艮一步踏出廳外，二十名弓箭手就會立刻對準他們放箭。

秦杰關艮一見這陣仗，俱不由心頭震動，瞬即平復。「二弟，闖過去！」秦杰沉毅地說，同時撮口長嘯兩聲。

嘯聲未息，大門兩旁牆外，二十四名青衣堂弟子紛紛「飛」進來。

秦杰與關艮一見，却如墜冰窟，全身泛寒。

你道兩人爲何會如此？

原來，那二十四名青衣堂弟子「飛」是飛進來，却像爛泥一樣，「叭叭」聲中，摔落地上，一動不動。

二十四名青衣堂弟子早巳咽了氣，他們之所以「飛」進來，完全是被人從牆外扔進來的！

秦杰手脚冰冷，倒抽一口涼氣，疾轉身，戟指司徒簪纓，嘶聲道：「司徒簪纓，你好毒辣！」

司徒簪纓負手含笑道：「秦堂主，別說得那樣難聽，老夫一番好意，着手下賞了他們各人一杯酒解渴，哪知貴堂弟子這樣差勁，一杯酒也抵受不住，便『醉』倒在地。」

秦杰眦眶欲裂。「老匹夫，秦某與你拚了！」

怒豹一樣撲向司徒簪纓。

司徒簪纓却神色不動，依然負手含笑而立。

「大哥，冷靜點，衝動不得！」關艮一把將秦杰扯住。

秦杰刹那冷靜下來。

這時爛泥一樣倒在地上的二十四名青衣堂弟子，個個臉上泛現一層漆光般的黑氣，令人看了感到恐怖。

吸口氣，秦杰回身對關艮道：「二弟，咱們闖！」

關艮點點頭，神情肅穆，錚聲抽出了腰間長劍。

秦杰亦嗆然拔出腰間追風長刀。

長刀如虹，刀身窄而長，鋒刄薄而利，刀名追風，雖然不是寶刀，却是刀中之極品。

這把刀乃秦杰傳家之寶，秦杰自十五歲出來混，此刀從未離開過他，就算在他混得最不如意，窮愁潦倒的那段艱苦日子，他也沒有爲了難抵的飢餓而將長刀賣掉換飯吃。

× × ×

一刀在手，秦杰氣勢如虹，與關艮並肩步下階級！

五名弟子亦握刀在手，緊隨其後。

司徒簪纓、季義軒，姜雋依然沒有動，站在廳內，注視着大勇無畏的秦杰關艮步下階級！

秦杰關艮一步才踏下最後一道階級，廳上的司徒簪纓亦同時發出一聲獅吼：「殺——」

吼聲才起，前面二十名刀槍手立刻蹲下。

後面二十名弓箭手立刻放箭。

弓弦斷响聲中，利矢如飛蝗蜂湧般射向秦杰關艮與五名弟子。

與此同時，蹲下的二十名刀手貼地滾身，舞刀削斬向秦杰七人下盤。

二十名長槍手則依然蹲着不動，抖動長槍，槍纓暴展如紅芒，撩人眼目。

單從弓箭手與刀槍手配合之緊密無間，就可看出，俱偕經過嚴格之訓練，令任何人也不敢稍與輕視！

秦杰關艮與五名弟子對於箭雨倒無所懼，揮舞長刀，將射來箭雨紛紛擊落，但二十名刀手這一攪，加上紅纓映目生花，立時手忙脚亂，狠狽不堪。

既要擋撥射來長箭，又要閃避擋格砍削向下盤的長刀，加上槍纓映目生花，目光受擾，確實很難對付。

關艮秦杰還可以勉强應付，五名弟子可就慘了，不是被箭射中，就是被刀砍削中，不斷發出慘呼聲！

第一轉攻勢停止後，五名弟子已全部倒下，沒有一個能站起來的，而關艮腿側，也被劃開一道血口，所幸傷勢不重，只傷及皮肉。

只有秦杰身上毫無損傷。

至於英雄會方面，二十名刀槍手死傷了四名。

「秦堂主，關二堂主，老夫這刀槍箭陣滋味如何？」司徒簪纓在廳上宏聲大笑，笑聲震耳。

秦杰扭身仰頭哂道：「不過爾爾，司徒匹夫，有種的與秦某放手一戰！」

司徒簪纓狂笑道：「老夫爲什麼要冒險與你放手一拚？不用老夫出手，你們也闖不出去。」

關艮激聲道：「枉你號稱『雄獅』，甘作縮頭烏龜。」

司徒簪纓臉肌一搐，隨又放鬆下來，哈哈笑道：「關艮，任你如何說，老夫也不會出手！」

秦杰低聲對關艮道：「二弟，不要與他們鬥咀了，目前最要緊的是，二個衝不出去，也要衝出一個。」

關艮道：「好，大哥，我掩護你衝出去！」

秦杰却搖頭道：「不，愚兄掩護你衝出去，不要再爭。」

不等說完，長刀一挺，怒豹一樣衝撲向那羣作勢欲動的刀槍手。

十六名刀槍手驚呼一聲，五桿長槍巳如毒蛇般急刺向秦杰頭、胸、腹！

秦杰衝勢不停，長刀揮絞，吭嚓聲中，五桿長槍竟被絞斷！

秦杰足下一彈，怒豹般躍起，恰好閃過兩柄砍削向他腿膝的長刀，雙腿一彈，踢爆兩名刀手的頭顱，接長刀一揮，三名槍手的腦袋被斬斷，葫蘆一樣滾落地上。

關艮幾乎是在秦杰挺刀衝前的刹那，長劍揮舞中閃身撲上，劍擋一槍，手抓兩槍，飛脚踢飛一刀，劍一迴，刺殺兩名長槍被他抓挾住的槍手，槍身一轉，脫手擲出，刺入兩名刀手的胸膛。

兩人這一衝殺，又連斃九名刀槍手，勇若天神，大有當者辟易之勢！

二十名刀槍手這時只剩七名，却仍悍不畏死，槍刺刀砍兩人。

後面的二十名弓箭手，本巳搭箭拉弓，却碍於誤傷自己人，不敢貿然放箭。

這刹那，秦杰關艮又擊殺了六名刀槍手！

這一來，令到司徒簪纓再也站不住了，疾步出廳，站在階上，臉上鐵青一片。

季義軒姜雋亦隨着來到階前，低聲對司徒簪纓道：「堂主，屬下去會他們！」

聽季義軒對司徒簪纓的稱呼，其身份比司徒簪纓還要低。

「季副堂主，瞧瞧再說，老夫不信他們能闖得出去！」

就這說話間，二十名刀槍手巳死剩一人。

秦杰關艮全身浴血，形如兩頭怒豹猛虎！

死剩的那名刀手，巳被兩人嚇得身顫脚軟，才逃了一步，再也走不動，「噗」聲跪在地上，眼一翻，昏死過去。

秦杰關艮身形不停，朝二十名弓箭手衝去。

那批弓箭手在不到兩丈的距離下，向兩人射出了第一輪箭。

箭利弓强，在這樣短的距離下，二十枝箭一齊射向兩人，比眨眼還快就射到兩人身上。

兩人大吼一聲，揮刀舞劍，佈起一道刀牆劍壁，護住全身。

但百密終有一疏，其中一枝利矢穿過劍隙，奪地射中了關艮的肩膊。

關艮忍痛，劍舞更急。

三輪箭雨過後，二十名弓箭手忽然停止了放箭。

秦杰得巳喘一口氣。

關艮却再也支持不住，搖幌着跌坐在地。

秦杰忙不迭上前察看。「二弟忍着點，待愚兄爲你將箭拔出，敷上金創藥。」

但當目光接觸到關艮肩膊上的箭傷時，不禁臉色大變。

關艮中箭處，沁流出一道黑血！

好明顯，箭上淬有劇毒！

關艮這時牙關緊咬，全身像發冷一樣打着擺，額上有汗珠滴下。

「二弟，你覺得怎樣？」秦杰急忙地蹲下來，扶着關艮。

關艮艱辛地啞聲道：「大哥，小弟不行了，不要再理小弟，快闖出去！」

秦杰心頭滴血，促聲道：「不，愚兄怎能丟下你一走了之，來，愚兄扶着你一起闖出去！」

關艮臉上黑氣巳現，迅即佈滿臉上，氣息由促而弱，低啞地對秦杰道：「大哥，快闖出去，再遲就來不……」

突然語聲一窒，頭一歪，毒氣攻心而亡。

秦杰還不相信關艮死了，用力搖撼着關艮軟軟的軀體嘶叫道：「二弟，二弟，應應我——」

猛地神情一震，整個人彷彿定住了般，不言不動，雙目睜瞪，死死地注視着關艮灰黑的臉龐，足有一盞茶時間。

站在階上的季義軒悄聲對司徒簪纓道：「堂主，這是殺死秦杰的最佳機會，待屬下殺了他！」

司徒簪纓却擺手道：「他今日死定了，決不會活着離開這裏，何不讓他死得痛苦些？」

說完殘忍地啞笑起來。

季義軒連聲道：「堂主說得對，屬下一時想不到，心急了一點。」

驀地，像沒有了生命一樣的秦杰霍地站起來，眦裂血出，神態嚇人地怒目瞪望着司徒簪纓等人，嘶聲道：「司徒匹夫，你好惡毒，秦某與你拚了！」

怒豹一樣挺刀撲向司徒簪纓！

司徒簪纓仍然不動，冷哼一聲：「找死！放箭！」

二十名弓箭手巳經拉弦，聞令正欲放箭——

突變却在這時發生了！

牆外，不知怎地，飛進幾條屍體，直往那些弓箭手砸去！

那批弓箭手本就全神專注在秦杰身上，扣弓欲放，料不到背後有物擲來，待到他們驚覺，那幾條屍體巳自天而降，隨砸在那排弓箭手當中，刹時陣脚大亂，倒下了七八人，其餘沒倒的也被倒下及走避的碰歪了身體，手一鬆，箭是射出去了，却全部失了準頭，射向別處，一枝也射不中秦杰。

倒是有一枝箭矢高高地從秦杰頭上掠過，「嗤」聲响掠過姜雋頭頂，嚇得姜雋慌不迭縮身閃避。

三四條屍體之後，又是三四條屍體從牆外飛進來，像有生命一樣，砸向那些沒有被砸倒的弓箭手，嚇得那些弓箭手慌忙四散走避，亂了套。

緊接着，一條人影飛將軍自天而降的從牆外跌入！

這一切的發生，只不過眨眼間事，而這時秦杰亦巳挺刀撲臨司徒簪纓！

司徒簪纓原本穩操勝劵，想不到驟變突起，心中震怒不巳，動作却慢了那麼一點點，刀光閃爍中，秦杰人刀巳到！

司徒簪纓來不及拔出身上兵器，無從封擋，而秦杰這一刀來勢急猛，刻不容緩，他只好飛身後退。

秦杰人刀追劈司徒簪纓！

此刻，秦杰心中只有一個意念：必殺司徒簪纓！

司徒簪纓一退，秦杰追斬，走勢比他退勢還快，不禁連眼色也變了，悶嘿一聲，身形再急退！

秦杰不捨，瘋豹一樣悶吼一聲，人刀如虹，追斬司徒簪纓！

司徒簪纓一退入廳。

秦杰亦追撲入廳！

司徒簪纓怪叫一聲，身如流雲般向後疾退，擦過桌子，順手抓起一把茶壺向秦杰擲去！

秦杰眼也不眨一眨，刀光一圈，「波」一聲响，茶壺被破擊成碎粉，和着茶水四散飛濺瀉墜！

而秦杰去勢絲毫沒有受阻，人刀始終緊逼司徒簪纓！

司徒簪纓先機巳失，蹩着一肚子氣，手心揑着一把汗，繞廳疾退！

身形過處，無論椅几什物，總之隨手拿得起的，無不被他順手抓起，擲向秦杰，阻塞其進逼！

秦杰却全不加以理會，人刀到處，椅几什物無不被其刀光所摧，碎裂散射！

秦杰人刀始終緊追不捨！

司徒簪纓額上巳見汗。

要不是姜雋一刀斜刺裏砍向秦杰，秦杰被迫迴刀封擋，司徒簪纓只怕是很難脫身！

但姜雋却遭殃了！

急紅了眼的秦杰，將一腔恨怨之氣，全部發洩在姜雋身上！

姜雋使的是柄厚背刀，重有三十斤，使用這樣重的刀的人，臂力必定比一般人强！

而姜雋的臂力，足有千斤之力！

但這樣强的臂力，竟擋不住秦杰狂風暴雨般向他接連劈出的十六刀！

每接一刀，他就被震得退後一步！十六刀下來，他巳退了十六步，退到廳外階前！

秦杰悶聲不响，再劈一刀！

姜雋咬緊牙關，再接這一刀！

「鏗」聲大震中，姜雋雖然接下了這一刀，却被震得再退一大步！

這一步，可要了他的命！

原來他連退十六步，巳退到了階前邊沿，而猶不自知。

這一步再退，踏了個空，身形一仰一幌，想穩住身形。

秦杰焉肯放過斬殺姜雋的大好機會，猛地霹靂一聲巨喝！追風刀疾如駭雷奔電般筆直劈下！

姜雋由於一脚踏空，身體失去了平衡，封擋不及，避閃無從，發出一聲慘烈的嘶叫，被秦杰一刀劈成兩爿，血濺腸流，慘死階下！

司徒簪纓只不過才緩過一口氣來，正

欲撲上前助姜雋一臂之力，身形才動，耳聽姜雋發出一聲慘叫，隨即見姜雋被劈成兩爿的慘狀，心內一震，身形爲之一窒。

也就在這時，秦杰急挺身，手上長刀刀尖滴血，餓豹一樣盯着司徒簪纓，一步步逼上前！

司徒簪纓心頭一懍，心底泛冒起一股寒氣，氣勢爲之一弱，不自主微退半步！

「司徒匹夫，秦某今日不殺你，誓不生離此地！」秦杰語聲森寒得令人聽了全身發冷！

吸口氣，鎮定心神，司徒簪纓獅吼一聲：「秦杰，你殺不了老夫，也別指望生離此地！」

秦杰的雙手執刀，長刀斜舉，前弓後箭，上身微傾，擺出了一個氣勢懾人的刀勢！

司徒簪纓從來沒有看見過這種刀勢，不敢大意，手中獅頭杖橫於胸前，蓄勢以待！

「秦兄，此地不宜久留！快跟小弟衝出去！」齊燕歌突然出現在秦杰背後，伸手一把執住了他的手臂！

齊燕歌不是與嚴敬留守在青衣堂？爲何會突然出現在這裏？

× × ×

齊燕歌自秦杰關艮帶着一干弟子趕到英雄會後，總是覺得有點不妥，但又想不出哪裏不妥，心裏有一種預感：秦杰關艮這一去，必有事發生。

初時他還能忍着，後來這種不安的預感越來越强烈，他終於忍不住，匆匆向嚴敬交待了幾句，立刻奔出青衣堂，趕往英雄會。

侍他趕到，關艮已中箭身亡，秦杰處境危殆，他來不及考慮那樣多，在外面出手殺死了十多名英雄會守在外面的手下，正想越牆而入，身形一躍，剛好看到那排弓箭手搭箭拉弓，欲射躍撲向司徒簪纓的秦杰。旒不迭將身形瀉墮落地，順手執起兩具屍體，隔牆扔向那些弓箭手。

就這樣救了秦杰一命！

而在秦杰追斬司徒簪纓的剎那，他已越牆而入，接連出手點倒了好幾名弓箭手，才侍撲前援助秦杰，却在階下被季義軒截住，厮殺起來。

季義軒身手比齊燕歌差了一大截，如何是齊燕歌敵手，不到三十招，已被齊燕歌一尺砸在左肩頭上，肩骨盡碎，忍痛狂奔向一側，喝叫手下衝上前動手。

齊燕歌由於心懸着秦杰安危，所以沒有追殺他，否則，季義軒必死無疑！

在季義軒的呼喝下，英雄會內，從各處湧出不少刀槍手，正撲向大廳。

齊燕歌心頭大急，躍入大廳，剛好見到秦杰舉刀欲劈向司徒簪纓！

× × ×

秦杰被齊燕歌一手執着手臂，急道：「齊兄弟，快放開我，我與這個老匹夫拚了！」

齊燕歌知道時機危急，再不走，侍那些刀槍箭手擁來，那時想脫身就難了！「秦兄，現在不是拚命的時候，只有保存自己，日後才能爲關兄報仇！」

秦杰剛才只不過悲怒攻心，才會一時陷於瘋狂，這時被齊燕歌一言提醒，神情一振，霍然轉身對齊燕歌道：「兄弟，虧你一言提醒了愚兄，咱們殺出去！」

拉着齊燕歌衝出大廳，躍下階級，向大門外掠去！

司徒簪纓看着齊燕歌秦杰出廳，臉色一連數變，目中巴兇芒閃動，却終於沒有動，眼睜睜看着兩人衝出去。

齊燕歌在掠過地上躺着的關艮屍體時，腰一躬，俯身伸手一撈，將關艮的屍體抄挾住，身形絲毫沒有停滯，疾衝向大門口。

這時爲數約三四十名的刀槍弓箭手才吶喊着自兩側自後蜂湧出來！

齊燕歌秦杰頭也不回，帶着關艮的屍體，猛虎出柙一樣衝出了英雄會大門……

× × ×

齊燕歌秦杰帶着關艮的屍體，一口氣趕奔回青衣堂！

還未到青衣堂，離開老遠，就望見青衣堂所在的方向，烟火衝天，兩人大驚，奔勢更速，也不理會街上行人對他們的注視，急如星火般前去。

他們趕回去時，青衣堂陷在一片火海中，火勢猛烈得無法撲救。

兩人呆呆地站在火勢熊熊燃燒着的青衣堂前，一霎間腦海裏空白一片，無思無想。

秦杰首先回過神來——他猛烈想起了嚴敬！

「三弟——」秦杰嘶聲裂肺地大叫出聲。

嚴敬不知是生是死，人不在，如何回應他？

齊燕歌眼望着熊熊的大火，腦海裏却出現了嚴敬戇直粗豪的樣貌，他實在不敢相信，也不想相信，嚴敬就在他離開不到半個時辰內，葬身於火海中。

他在心裏一直希望嚴敬沒有遇難。由嚴敬，令他想起了死在柳炎陽手上的好弟兄魯豹。

接着，一連串的往事接連浮現在他腦海中，令到他痛苦地皺起了眉頭。

一名死裏逃生的青衣堂弟子對秦杰說着話，才將他們自痛苦的回憶中拉回來。

那名弟子向秦杰說了一個好壞參半的消息：嚴敬沒有葬身火海，被一批幪面黑衣人生擒帶走了。

火，亦是那批幪面黑衣人放的。

那批黑衣人是在齊燕歌趕去英雄會不到一盞茶時分，突然攻進青衣堂的。

該批黑衣人總數足有六十名。

而當時青衣堂內，人數不足四十名。

在衆寡懸殊的情形下，青衣堂弟子慘遭那批幪面黑衣人的殺戮，只有三數名逃過厄運，沒有被殺。

這名弟子就是其中之一。

當時他不在青衣堂內，在街上購辦物品，他隔着兩條街看到青衣堂起火，急忙奔回去了，剛好看見那批黑衣人扛着被點了穴道的嚴敬匆匆離去，他混在人羣中，所以沒有被發覺。

秦杰默默聽完那名弟子的述說，依然一聲不響。

齊燕歌瞧一眼秦杰，安慰他道：「秦兄，嚴兄沒有死，總算不幸中的萬幸，咱們一定要想辦法救他。」

秦杰語聲激昂地道：「只要我秦某有一口氣在，就不讓他們如願以償！」

齊燕歌强笑道：「秦兄，目前最緊要辦的事，是將關兄安葬。」

秦杰渾身一震，目光落在關艮毫無生氣，灰敗慘黑的臉上，喃喃地道：「二弟，你放心，愚兄不會讓你白死的，血債一定要用血來償！」

說着，目中滴下淚來！

齊燕歌心中一酸，差點也掉下淚來，强忍着，對秦杰道：「秦兄，咱們先找個地方爲關兄辦身後事吧。」

秦杰舉袖拭去淚水，沙聲道：「好，齊兄弟，跟愚兄來吧！」

說完伸手接過關艮屍體，雙手托抱着，離開烈焰衝天的青衣堂。

也就在他們離開的剎那，被火燒通透了的房屋架子，傾塌倒下。

× × ×

齊燕歌秦杰坐在一間佈置精緻的客堂上，無言相對。

關艮已安葬了，秦杰在安葬關艮的過程中，沉默呆木得像具木頭人，一切皆由齊燕歌打點。

但齊燕歌却從他像燃燒的火焰般的目光中，看出他心中充滿了悲哀與憤怒。

現在他們坐着的地方，是離青衣堂不到兩條街遠的一間綢緞莊的後進。

這間綢緞莊是青衣堂物業之一。

本來，依齊燕歌之意，是暫時匿藏起來，轉明爲暗。侍對方由暗化明後，再對付他們，在目前敵强已弱的時候，這確是一個很好的策略，無奈秦杰死也不肯離開他一手創下的基業，他說，不論成敗，他也要與他一手創下的基業共存亡！

齊燕歌拗不過他，只好依着他的意思，住進了這間綢緞莊。

不過，秦杰也不是一個不識利害的人，他知道，若要報仇，就必須保存自己這一條道理。

所以，他自住進這間綢緞莊後，日間絕不露面，只在夜間才偷偷潛出去，展開活動。

齊燕歌很明白他此刻的心情與感受，他自己也曾經經歷過這種慘痛遭遇——魯豹小李子何嘗不是他的好弟兄，但他們却死了！

青衣堂雖然被燒毀，但只要秦杰還有一口氣，一日未死，他就決不會讓青衣堂轄下的勢力範圍讓人侵佔。

自青衣堂那場大火後，京城又恢復了寧靜，司徒簪纓沒有派他的人進入青衣堂勢力範圍，但却合併了烏金堂、七義帮，本來是四分天下的局面，現在只有英雄會與青衣堂。

而七義帮帮主季義軒，身份比以前低了。降爲英雄會的副會主。

這些消息，都由刦後餘生的青衣堂有限的幾名弟子分頭打聽到的。

這些消息還不算怎樣，最令齊燕歌秦杰震動的消息，是有關嚴敬的。

據一名弟子打探到的消息說，司徒簪纓由於找不到秦杰，放出消息說：三天後，秦杰若不再露面，會將嚴敬處以極刑，令他受盡痛苦而死！

秦杰一聽到這個消息，毫不考慮就要去見司徒簪纓，被齊燕歌一把攔住了。

「秦兄，你千萬不可出去，中了司徒簪纓的奸計！」

秦杰沉痛地說：「齊兄弟，愚兄怎忍心讓三弟被他們殺死！」

「秦兄，他們放出的消息，目的是引你前去，好將你擒殺，你這樣做不但救不了嚴兄，青衣堂却徹底毀了！」齊燕歌激聲說：「難道你不想報仇？不想重振青衣堂聲威？」

秦杰被齊燕歌一言提醒，垂下頭，默然不語。

齊燕歌吁了口氣。「秦兄，只要你一日不死，他們始終有所顧忌，不敢貿然殺死嚴兄，你若不露面，反而可以保存嚴兄一命！」

秦杰激動地抬起頭，雙手緊握着齊燕歌的雙肩，激聲道：「齊兄弟，你眞是好兄弟，愚兄不知怎樣說才是……」

齊燕歌亦緊握着秦杰雙臂。「秦兄，自家兄弟，快別說這話。咱們目前要做的是，盡快將嚴兄自他們手上救回來。」

秦杰瞧着齊燕歌：「齊兄弟，你有何主意？」

齊燕歌苦笑一聲：「暫時還未有，但總會想到主意的。」

秦杰道：「愚兄却想到一個主意。」

齊燕歌急問：「是何主意？」

秦杰雙眉一揚。「咱們今晚夜探英雄會，伺機把司徒匹夫擒下來，用他來交換三弟！」

齊燕歌想了想，搖頭道：「行不通，咱們想到的，司徒簪纓必也想到，英雄會內必定戒備森嚴，一個弄不好，咱們可能會陷在裏面。」

秦杰搓着手急問道：「那麼……計將安出？」

齊燕歌拍拍秦杰肩頭，安慰他道：「別心急，慢慢來，總會想出一個妥善的辦法的。」

秦杰苦笑，不再說什麼。

× × ×

翌日，秦杰一早起身，發覺齊燕歌不見了。急得他滿屋亂轉，依然找不到他。

齊燕歌不聲不響離開，秦杰知道他必是一個人犯險赴難，去拯救嚴敬。

至於爲何不告知他，他亦很清楚，必是齊燕歌不讓他有閃失。

秦杰幾次想不顧一切出去找尋齊燕歌，始終忍住了，他不是怕死，相反，他不怕死，他不出去，是爲了顧全大局，他很了解齊燕歌的苦心。（本節完）

至於齊燕歌這一去，將有何遭遇，請閱本故事之四——「怒斬神龍」。

短篇民初俠義故事

文·龍令
圖·王盧

馬帮



捨正業不圖　終難逃法網

（一）

清晨，陽光自樹木枝葉間透射下來，樹林中好似多了幾條光柱。

高聳挺拔的大樹，樹葉及橫枝全部集中在樹的頂部三分一的地方。

樹上的鳥兒吱吱地唱着，偶爾有一兩聲嘹亮的麻鷹叫聲傳來。

暮春三月，樹葉綠得像要滴出水來，野兔在樹下啃着青草，看情況，這座大森林平日少有人跡。

遠處突然傳來一陣「叮鈴鈴」的鈴聲，清脆動人，接着又傳來馬蹄聲，馬蹄聲過後，便自森林中湧出一彪馬帮。

馬匹走得很慢，因為背上馱着貨物，馬背上放着一個小木架，兩側各放着一個麻包袋，沉甸甸的不知裝着什麼東西。

前面那匹小灰馬坐着一個蓄着山羊鬍子的老頭，老頭臉露笑容，噙着一根長長的旱烟桿兒，鼻孔不斷地吐着白烟，狀極悠閑。

馬匹足足有二三十匹，但人却只有十多個，走了頓飯工夫，馬匹才走出森林。

老頭看到遠處的村落，臉上的笑意更濃，馬帮中有一個小伙子拿出一具蘆笙吹奏起來，樂聲悠揚，極是好聽。

一個中年漢子笑道：「小喇叭又吹啦，離家還有一段路呢，你的七品妹子聽不到的。」

那個外號叫小喇叭的小伙子臉上一紅，便停止了吹奏，帶着兩分害臊地說：「金龍哥，你不要再取笑我啦。」

老頭回身對樊金龍說：「金龍，咱便在這裏休息一下吧，等下馬匹下山時可得費點勁！」

樊金龍立即回頭大聲叫說：「大伙兒在此休息一下，吃點乾糧喝點水。」

馬匹及人都停在森林邊，後面的人馬也陸續到了，過了這座森林，離家已不太遠，大家想起這兩個多月來的辛苦歷程即將暫告一段落，心頭都有說不出的高興。

一個壯漢說：「小喇叭，你吃飽了沒有，吹首情歌讓大伙兒高興高興吧！」

樊金龍笑罵一聲：「老巴這眞是窮心未盡色心又起啊！」

巴扎臉色一正，大聲說：「唱唱情歌便叫色心起，樊大哥又不是剛來這裏。」

這裏是無量山脈，周圍有不少小數民族，他們都能歌善舞，這個馬帮專門從這裏到緬甸邊境販運私鹽，馬帮裏十多個人中便有幾個是當地的小數民族。

樊金龍及那個抽旱烟桿的老頭是漢族人，老頭人人稱他莫老大，而不知其名，巴扎是哈尼族人，小喇叭康廸是彝族人，他們對唱情歌跳舞視如家常便飯，也因此使沉重繁悶的生活添了不少歡樂。

樊金龍一笑，伸手接過康廸的蘆笙，說：「那麼讓俺吹一曲吧。」他吹了一闋漢族的舞曲，衆人都隨着樂曲的節奏擊起掌來。

樊金龍一曲既落，巴扎讚嘆一句：「想不到你們漢族的歌也這麼好聽！」

另一個說：「樊大哥再吹一曲吧，反正天色還早呢！」

樊金龍哈哈一笑：「俺只懂吹這一曲，再要可就吹不出來了。」

巴扎說：「小喇叭吹吧！」

正在鬧笑着，後頭突然傳來一道驚呼聲。莫老大把烟桿兒在鞋底一敲，彈開鍋裏的烟灰。「快看看發生了啥事兒！」

康廸說：「好似是刀滄瀾的叫聲！」

樊金龍及巴扎連忙在地上站了起來，聲音好像是傳自另一頭，他們兩個立即拔足跑過去，其他人亦紛紛跟着去。

莫老大大聲叫說：「老夫在此看顧馬匹，你們速去速回！」

樊金龍及巴扎跑到懸崖，只見一個大漢滿臉驚慌地對他們說：「好似有人摔下去了。」

「是誰？可有看清楚？熊武。」

這大漢叫熊武，是個漢苗的混血兒。

「沒有，當時咱正在樹後大解，聽見聲音伸頭一望，看見一個人影自懸崖上摔了下去！」

懸崖有塊大岩石突了出去，下面的情況反而因這塊大石而看不到。

樊金龍忙對巴扎說：「快把人手全部集合起來，看看少了誰？」

巴扎連忙點起名來，果然少了那個白族青年刀瀾滄。

樊金龍忙說：「先回去把情況告訴老大。」

莫老大聽了這個消息，臉上的笑容登時不見了。沉吟了一下才說：「先下山再說吧。」

樊金龍忙回頭說：「兄弟們小心一點，俗語說上山容易下山難，這是最後一關，過了這一關便都是平坦大道了，氣力不够的最好兩人拉一匹馬。」

巴扎說：「兩個人拉一匹馬？笑話！要是沒氣力的就不該做這一行。」

馬匹逐漸下山了，巴扎第一個跑去懸崖下檢視，只見亂石上倒臥着一人，正是年輕的刀瀾滄，他悲呼一聲，把他抱了起來。

莫老大道：「眞是不幸，臨回家門才發生意外，唉！」頓了一頓又說：「兄弟們，咱多分一份給他家人如何？」

巴扎道：「應該應該，咱本就應該表示一下心意！」於是抱着刀瀾滄的屍體上馬。

莫老大又點起旱烟來，一路上他都沒有笑容。

第二日黃昏，他們便到了虎街了。

虎街是個大鎮，也是他們的目的地。

莫老大的馬帮剛踏上虎街的石板街道，居民便奔走相告起來。

「啊！莫大爺回來啦……咱又有白鹽吃啦！」

「天神顯靈使莫大爺長命百歲吧！」

（二）

莫老大千里迢迢到緬甸販運私鹽，並不是免費送給虎街的居民，只是他賣的鹽比別家便宜了將近三分之一。

這已經够了，雲貴一帶白鹽幾乎比白銀還貴，不但貴而且經常有錢也買不到，所以莫老大在虎街居民的眼中，幾乎成了大善人。

他們知道莫大爺賺的並不多，因為緬甸那邊的人賣鹽給他們的價錢也不便宜，而且雖然是私鹽，但還得孝敬那些貪官汚吏，何況莫老大的每個手下每次都能在莫老大手中拿走一大筆錢。

虎街上的青年很多人都想加入莫老大的馬帮，但莫老大對人選却十分注重，絕不輕易多加一人，居民不知他憑的是什麼道理，但又知道莫老大必有其理由。

莫老大來虎街營生不過五六年的光景，而他的名頭却响遍虎街方圓百里。

他在虎街還有一間賣鹽的店子，這店子開張才三年，那還是因爲莫老大賤價把鹽賣給零售商，但零售商却仍以高價售出，這之後莫老大才決定開設這家店子。

這家店子立了一個奇怪的條例，每人每日買鹽不得超過一斤，而每日只賣三十斤，而且生面人不賣。

可是虎街的居民却受益良多，他們自願成立了一隊保護隊義務替莫大爺保護這間小鹽店，並擊退了那些地痞閑漢的幾次襲擊。

鎮上的居民都知道，其他幾家賣鹽的老闆都把莫老大恨得牙癢癢的，視為眼中釘，不拔不快，也因此大家都深信那些地痞的鬧事必是這幾個鹽商唆使的。

鹽店的鋪面不大，但後面却不小，共二落四間大房，另外還有一個地窖，用作囤積白鹽的。

莫老大當然是住在店裏，他沒有妻兒，只有一個啞吧的表弟長年住在裏面，看顧店子。

莫老大回到店裏，先取出一筆錢來，每人派發了一點，其餘的待計算好後才結算。

他又拿了一大筆錢交給巴扎，叫他把錢送到刀瀾滄家去，其他的幾個壯漢也跟着巴扎而去，巴扎在鎮上買了一副棺材，又僱了一輛板車，這才連夜推向龍街。

龍街在虎街之南，中間還隔着一個大鎮——鼠街，十多年前刀瀾滄一家大小自大理遷來龍街居住。

他家食指浩繁，幸而刀瀾滄在莫大爺手下討了一份好差事，一家大小才不必捱飢抵餓。

×　　×　　×

吃過了晚飯，莫老大正與其表弟高楓在後頭帳房裏算帳，聽不到絲毫聲音，只見油燈自紙窗上透出了光，又把兩人的投影射在紙窗上。

鹽店裏四周靜悄悄，偌大的一座屋子只有莫老大及其表弟二個人。

牆頭上突然翻入了一條黑影，這黑影十分俐落，舉動之間全沒聲息，黑影直至帳房外才停住，他側耳聽了一忽，正想推門入去，冷不防房裏的莫老大發覺了。

「誰？」

紙窗上的兩個投影立時分開，高楓一口把燈吹熄。

「哈哈，莫大爺回來了，咱丁昭山特來拜訪，嗯，咱可沒有惡意，只是來跟莫大爺說幾句話兒而已！」

帳房裏的油燈又亮了。莫老大把房門打開，臉上神色絲毫不變。「進來吧！表弟，你去拿壺酒來吧。」

高楓聞聲閃身出去，他只啞不聾。

丁昭山哈哈一笑，但臉上却毫無笑容。「莫大爺，今兒爲何這般客氣！」

「遠來是客嘛，丁老闆漏夜自鼠街趕來，俺若不意思一下，還道俺小氣哩！」

丁昭山又乾笑了一陣。「那裏那裏，莫大爺這幾年賺了大錢，眞的是金銀如山堆，還會小氣嘛？」

「誰不知咱姓莫的賺的只是蠅頭小利，怎及得你丁老闆利頭那麼重！」

丁昭山嘆了一口氣。「莫老大的話好叫人心痛，如今是咱們的飯碗不讓莫老大打碎，已是上上大吉了！」

「丁老闆這話更叫人難解，莫某不過是還有幾斤氣力，還能夠親自跑跑道，賺點餬口錢而已，對丁老闆等豈有影响？」

丁昭山臉色一沉。「既然如此，你爲何不把價錢抬高來賣？」

「做人嘛，該有點良心，做生意也該有點分寸才對！」

「良心？」丁昭山突然變色，「你他媽的有良心會販賣私鹽，實話一句，你這批鹽明日賣什麼價？」

莫老大捻了一小撮烟絲塞在烟鍋裏，劃着火柴把它點燃，滋巴滋巴地吸了起來，他張口噴了一口濃烟，慢條斯理地說：「姓莫的做買賣，一向不二價，丁老闆又非不知道！」

「那你是存心與周圍十三家鹽店過不去的了！」丁昭山聲音更厲，「俗語說，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丁某可不敢空手入虎穴。」

丁昭山話音一落，右手在腰上一摸，拉出一桿盒子槍，手一伸，黑忽忽冷冰冰的槍管立即抵在莫老大的喉管上。

「丁某沒有耐性，只再問你一句，以後你賣的價錢由咱來訂，肯還是不肯？」

莫老大人在屋簷下，不敢不低頭。「有話好說嘛，幹嘛動刀動槍的！」

木門突然被推開，接着是一道尖叫，高楓捧着一壺酒，撞了入來。

丁昭山心頭一驚，槍管一移，食指一扣，「砰」地一聲，子彈把酒壺擊碎，酒水噴了高楓滿頭滿臉。

也就在這刹那，莫老大的右手烟桿，突然飛快地敲在丁昭山的手腕上。

勁力加上熱力，使得丁昭山不由手指一鬆，手中槍立即墜落桌上，莫老大的左手比他快一步地把槍抓在手中，他隨即反以槍管抵在丁昭山的胸膛上。

「丁老闆，我姓莫的若果沒有幾分胆量及勇氣怎敢跟你們爭這碗飯吃。」

「你……莫老爺……」丁昭山臉色像紙一樣灰白，「有……有話好說嘛，幹麼要動刀動槍的！」

莫老大哈哈一笑，笑聲剛起，笑容立歛，「丁老闆，你倒學得眞快，可惜你那些鹽的賣價却不學俺！」

「這個，這個……咱以後可以慢慢商量，慢慢商量！」丁昭山現在就算要他叫爹叫爺他也肯了。

莫老大冷冷一笑。「姓莫的不是三歲小孩，自知不能左右你們，不過，俺也有一句話要告訴你們的……」

丁昭山冷汗像雨水般滴下。「請莫老爺說，姓丁的一定替你把話轉述出去！」

「很好，你很知機！」莫老大用拇指別開槍膛，「俺要你們從此各家自掃門前雪，你們的事，我姓莫的不理，但俺的事你們也不要來搗蛋。」

「一定一定，起碼我姓丁的第一個贊成！」丁昭山突然慷慨激昂起來。

「你去吧！」

丁昭山臉色這才稍緩。「但，但莫老爺以後還得小心一點！」

「嗯，你剛才說的是什麼話？」

「咱是好心才告訴你，他們想在劉隊長那裏動手脚，你知道啦，劉隊長是縣長的紅人，只要他向縣長一說，莫老爺，你，你……」

莫老大雙眼一睜。「咱有短了劉隊長的紅包？他會聽你們的話？」

「咱有十三包，你才一包，你說他會聽誰的話？」

莫老大臉色依然不變。「告訴你，縣長的三姨太是姓莫的親戚，她那封紅包可絕不小，你們自己掂掂分量吧！這叫做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啊，縣長的三姨……」

「滾！」莫老大手一揮，食指隨即一扣，「砰」地一聲，子彈把窗子的鐵閂擊穿。「從窗子滾出去。」

丁昭山像鬥敗的公鷄般，拉搭着腦袋，他想不到這姓莫的槍法居然比他還準。

「還有，姓莫的忘記向你道謝！」莫老大咀角噙笑，「多謝丁老闆送了一柄槍與我，不送不送，丁老闆慢走！」

丁昭山心中窩大，嘴上却不敢吭一聲，從窗子爬了出去，消失在黑暗中。

莫老大看着他離開，這才回頭對高楓說：「你準備好了嗎？咱下地窖吧！」

高楓唔了一聲，提起油燈帶着莫老大進入地窖。

過了一個多鐘頭，莫老大才與高楓又自提了一大包用油布包紮着的東西出來。

高楓又拿了兩口大蔴包袋把那兩包東西裝好，然後撮唇呼嘯一聲。

一會兒，從外頭跑入來幾個粗眉大漢，那些大漢接過高楓的蔴布袋便離去了。

莫老大這時已倒在炕上睡覺了。黑暗中，高楓像貍貓一般，在屋子裏忙了好一陣，然後才回帳房。

（三）

過了半個月，巴扎他們都紛紛回來了，樊金龍却比他們任何一人更加早到。

莫老大朝他們點點頭。「家裏的人都好吧？賬都已算好了，錢也都分好了，你們去帳房領吧。」

巴扎等人都是大喜，紛紛跑向帳房，過了一會，大伙兒眉開眼笑地回來。

「巴扎，刀瀾滄的後事辦得如何？這幾天我一直忙着店裏的事，也抽不出時間去看一趟。」

巴扎眼眶一濕。「辦好啦，只是他家裏四代同堂，上下十九口都靠他賺錢，現在……」

莫老大自身上摸出一封大洋，把它塞在巴扎手中。「這個算是我一點心意，麻煩你替我交給他家人。」

巴扎目光一亮，握着莫老大的手，接着低頭在他手背上親了一下。「莫老爺你眞是好人，漢人都有你一半好，咱也心甘

了。」

「這是應該的，巴扎，刀瀾滄那一份你替他領了吧？」

「領了，我這就去。」

「咱半個月後便再出發，你們提早一兩天回來準備。」

衆人都大喜，連聲多謝地回家。每次回來，莫老大都把那些他認爲表現不好的換掉，如今這樣說，無疑是起碼可以再幹一趟。

這半個月各人都安心回家跟妻兒團聚，但莫老大、樊金龍及高楓却一直忙着。時間過得很快，天氣也漸漸熱了，莫老大的手下也都提前二天到達。

當莫老大自帳房回來時，却見到一張陌生的臉孔。

巴扎看到他臉上的神色，連忙說：「大爺，他是刀瀾滄的弟弟刀金沙，咱見他家裏生活的確困難，又見他長得結實，還有幾斤蠻力，所以便擅自作主把他帶來，希望大爺能讓他頂他哥哥之缺。」

莫老大臉色一沉，神色頗不高興。

「大爺，這樣吧，如果你認爲不需要這麼多的人手，咱幾個人情願分少一點，希望大爺您……」巴扎說着向小喇叭康迪及幾個當地的小數民族的同伴指了一下，那幾個人便立即跪下向莫大爺哀求起來。

莫老大哈哈一笑，連忙把他們拉了上來。「你們不必如此，我只是考慮一下而已，你看他長得這麼瘦，咱的活兒絕不輕鬆，他吃得消麼？」

刀金沙忙答：「大爺您放心，咱人雖長得瘦，但還有三幾百斤的氣力，任它是什麼苦，咱都不怕。」

「你以前在那裏幹過活？」

「在省城裏做過短工。」

莫老大目光一亮。「在省城不是蠻好的麼？爲甚麼要做咱這一行？須知咱做私鹽的有風險！」

「小子不怕。」

「好吧，我便讓你試試。」莫老大對其他人說：「都去準備吧。那些馬匹的馬蹄都要全部更換過。」

巴扎等人大喜，又千多謝萬多謝才回去。

莫老大的目光却投在刀金沙的背後。

× × ×

第三日，馬帮又出發了。

這一趟比上一趟辛苦得多了，幹賣氣力的怕熱不怕冷。夏日炎熱的日頭，使馬帮的成員每天都要出幾次大汗，人也極易疲乏。

這一趟的時間，比上一趟多走了七八天，但莫老大依然很滿意，因爲每年的夏季都是如此。

艱辛的歷程終于即將走至盡頭，他們翻上了無量山山脈，進入了那座森林。

森林裏天氣雖然較陰涼，但小蜂般大小的蚊子，整日繞着人在飛轉，這等蚊子咬人又痛又毒，他們都用衣服蓋住頭面。

在森林裏急急走了兩天，終於到了邊緣，這時大家才鬆了一口氣。

莫老大回頭見各人都是滿臉疲色，便吩咐休息，順便吃些乾糧，因爲下山的時候，可得花氣力。

巴扎擦了一把汗，大聲叫說：「小喇叭，你怎地不响了？」

康迪灌了半壺水，用衣袖拭去臉上的汗漬。「好，我就吹一闋吧！」他的蘆笙就揹在身上，手一拉，便把它湊在嘴邊，嗚嗚地吹奏起來。

巴扎是個樂天而又耿直的漢子，樂得哈哈大笑。

刀金沙輕輕地拉一拉熊武的衣袖。「熊大哥，我有話要問你。」

「甚麼事？」熊武皺起眉頭，「有話就說嘛。」

刀金沙使勁地把他拖開。「熊大哥，我是怕敗了大伙兒的興，所以……」

「如今成了吧？」熊武十分不耐煩。

「熊大哥，我哥哥上次是在那裏失足摔下懸崖的？我想去看看。」

熊武向左一指。「就是那邊，你自己去看吧。」

「熊大哥，聽說當時你曾經目擊我哥哥摔下去的。」

熊武臉上一寒。「誰說的，我當時在一棵大樹後大解，聽見你哥哥的叫聲，才伸頭望了一下。」

「我哥哥眞不小心，唔，熊大哥你帶我去看看吧。」

熊武眉頭一揚，無可奈何地走去。「唔，俺當時在那棵樹後大解，你哥哥從這裏摔下去的！」

「咦，他來這裏幹甚麼？」

「也許是小解吧。」

「唔，對對，一定是如此。」

熊武甩開他的手。「你自個看吧，俺要回去吃點東西了！」說着便走了。

他走了一半，回頭一望，却不見刀金沙，脚步一慢，但終于離去。

過了一忽，刀金沙才在樹後轉了出來，他走回人羣處，熊武瞪大眼睛，問他：「你去那裏？怎地我不見你？」

「我去小解。」刀金沙對他的態度忽然冷淡了，取出乾糧及食水吃喝起來。

日頭漸漸偏西，氣溫比剛才低了很多，莫老頭這才下令各人把馬匹拖下山去。

樊金龍細細一數，馬匹共四十三，人共十四個，一個沒缺。

下了山，日頭已在西山邊兒了，莫老大看一下天色。「今夜在這裏過夜吧。」

衆人立即快起手來，紮了兩個大帳幕，一個小帳幕，小帳幕是莫老大及樊金龍住的，大帳幕一個是漢人住，一個是其他人住的。

衆人見此趟雖然辛苦，但一路順利，又見目的地即將到達，心情都是很暢快。晚上生了一堆篝火，巴扎等人又唱又跳，樊金龍等人又顯得十分高興，不斷爲他們鼓掌打氣。

跳了好一陣，巴扎這才發現沒見過刀金沙。「金沙呢？」

康迪說：「不見。」

「快去找找。」

刀金沙的聲音在帳幕裏傳了出來。「巴扎大哥，我在睡覺。」

「咦，大伙兒都在跳舞，你怎地不出來？咦，九成是在思念你哥哥。」巴扎說，「算啦，咱繼續跳吧。」

莫老大就着火堆點燃了烟絲，吐了一團烟。「金龍，你去安慰他幾句。」

樊金龍應了一聲，立即走入帳幕，只見刀金沙蓋着一張薄被躺在地上。

「金沙，你不舒服?」

「啊，沒有沒有，金龍大哥你進來坐坐吧。」

「你哥哥的事，我們也很傷心……嗯，我不懂說話，你以後小心一點吧。」

「多謝金龍哥關懷。」

樊金龍離去後，刀金沙便揭開被子鑽了出來。

× × ×

莫老大的馬帮回到虎街，照例又得到鎮上居民的歡迎，莫老大依然照原價把鹽賣出去，他一直提防丁昭山那些人會再來，但這顯然是杞人憂天。

這天早上，莫老大剛起床，丁昭山便一手提鷄，一手提酒地來找他。

莫老大一見，十分詫異。「丁老闆，甚麼事……」

丁昭山忙說：「莫老爺莫誤會，這次丁某是專誠來拜訪您的，上次聽莫老爺的一席金石良言，咱也覺得鹽價是抬得太高啦，賣了這批鹽，以後咱丁某的售價一定跟莫老爺一樣。」

莫老大目光神采一閃。「丁老闆不是跟咱開玩笑吧，咱的話丁老闆肯聽?」

「眞的眞的，這些是咱的一點心意，希望莫老闆笑納。」丁昭山立即把鷄及酒放在桌上，「丁某家裏那個女人今天生日，心想請莫老爺您去喝一頓，您也未必肯屈駕，所以……嘿嘿……！」

「哦?你老婆生日，這便多謝了，等下莫某便派人送點賀禮過去。」

「哎，不必啦！自家人何必客氣！」丁昭山說着便匆匆離開。

樊金龍輕聲道：「老大，丁昭山這小子眞的轉了性啦?」

「轉性?」莫老頭冷冷一笑：「狗始終離不了吃屎！金龍，等下你替我跑一趟鼠街，看看這姓丁的攪什麼鬼，可別讓人看出破綻。」

「對，這叫做防人之心不可無，小弟這就去！」

× × ×

晚上，樊金龍才從鼠街回來，他一回來便在帳房裏跟莫老大低聲說了好一陣。

次日一早，莫老大便換了衣服，揹了一個包袱騎着一匹高頭大馬與樊金龍出去了。

莫老大一去便個多月，巴扎他們都等得急了，不知莫老大回不回來，高楓又是啞吧，打手勢他們又看不明白，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

中秋夜，莫老大才與樊金龍回來，兩個人騎兩匹馬，拉兩匹馬回來，那兩匹馬雖然沒有馱人，但走動却很吃力，這一夜，鎮上的人都在曠地上圍火跳舞，也沒有人見到他們回來。

莫老大回來之後，便決定三天之後再次上道。這一趟他多買了十餘匹馬，又多僱了十個人上道。

他決定把買賣做大，鎮上的居民聽了這個消息，更加高與，附近的人都十分羨慕虎街的居民。因爲這對鹽比油貴，有錢也買不到鹽的人來說，鹽比什麼都重要，那種情況絕非沿海各省的人可以想像得到的。

（四）

天氣涼快，早起夜宿，不一日便自緬甸載了鹽返回滇境。這天又到了無量山山下，欲要繞道而行，時間要花費很多，故此，莫老大決定仍依舊道而行——越山而過。

那五十三匹馬，全是川馬，這種馬長得雖然矮小，但靭力及耐力甚佳，而且還有一個優點，擅走崎嶇的山路。

黃昏時分，天上萬里無雲，五十三匹馬卒之全部爬上山坡，衆人都已累得上氣不接下氣。

樊金龍看了衆人一眼。「老大，休息一下吧！」

莫老大用衣袖拭去額角的汗珠。「也好，就在這裏過夜吧，森林裏蚊蛇多，反而不安全。」

衆人立即把貨從馬背上卸了下來，接着又忙着張開帳幕，準備生火造飯。

吃了飯，衆人都準備休息，只留下樊金龍、巴扎及刀金沙三人當值守上半夜，下半夜另派三人看守。

黑暗中，篝火熊熊，四處靜悄悄，只聞虫聲啁啾。

三個人十分無聊，說笑又提不起興趣，樊金龍看了巴扎一眼。「巴扎，唱個歌兒解解悶吧！」

「唱歌?你也知道我的喉嚨嗓門大，醒吵了他們不好吧！」

刀金沙突然說：「我有一些玩意兒，待我去取來。」他回帳幕取了一包東西回來，慢慢地把它解開。

「什麼東西這麼寶貝?」樊金龍搖頭看了一眼。

「火箭！」刀金沙臉有得色，「那天我經過臨滄縣城悄然買的，準備帶回去玩，現在，嘻嘻……」

樊金龍說：「現在讓我先試試！」他一把把那包火箭烟花搶去。

刀金沙說：「樊大哥，還是讓我先試試吧！」

樊金龍輕聲一笑：「你捨不得啦，俺回去時算雙倍錢給你！」說着便到篝火處取了一根樹枝起來，點燃了火藥引子，那管火箭「嗤」地一聲衝向天空。接着「畢」地爆開，洒下一大團烟花。

那團烟花又紅又綠好看煞人，巴扎也忍不住接過一管燃燒了起來。

刀金沙再也忍不住，燃放了第三管，樊金龍接在他之後又放了一枝。

十枝火箭不一陣經已全部報銷了，樊金龍說：「可惜太少了，早知那天俺也買一綑來玩玩！」

鞭炮及烟花似乎不受年齡的限制，小孩子固然喜愛，大人也愛不釋手。

三人又再坐在大石上發怔，一忽，刀金沙說：「我去解個手。」

剛走開，森林裏突然傳來一聲異响，樊金龍側耳一聽。「巴扎，你有聽見什麼聲音嗎?」

「沒有呀，許是金沙在解手吧！」

聲音未落，突然傳來「砰」地一聲，隨即聽到樊金龍哎唷一聲滾落地上。

巴扎心中叫道：「槍聲。」連忙縮在石後。

只聽遠處刀金沙大聲叫着：「有人來啦，有人開槍！」

緊接着是一連串的「叭叭叭」的槍聲，帳幕裏的人全部被這陣槍聲吵醒，好幾個有洋火的立即拔出來，同時竄出帳幕準備應戰。

第一道槍聲傳來，莫老大經已醒了，他立即抄起盒子炮，同時自帳幕之下爬了出去。這刹那，那些子彈好似全部向他這裏傾瀉過來，帳幕立即成了蜂巢。

莫老大出了帳幕，不放一槍，迅速竄向一匹馬處，那匹馬正在驚動，可是轠繩被拴住，跑不動。

莫老大一個箭步標前，拉住轠繩，右手立即掏向馬腹，馬腹之下有個大木盒，這盒子足足有五六尺長，他剛取了出來，那匹馬已中了一顆流彈，應聲倒下。

莫老大十分鎭靜，伏在馬屍之後慢慢把木盒打開。

這時候雙方槍來彈往，「砰砰」之聲不絕耳，比對起來對方佔着地利，莫老大這裏因爲倉卒應戰，已倒下了幾個人。

莫老大剛把藏在木盒的機槍搬了出來，熊武已爬近他身邊，他回頭說：「快把子彈帶接上。」說着便把機槍架了起來。

這挺機槍是他與樊金龍到省城裏買來的，這期間還得縣長夫人打保證才能拿到手，想不到頭一趟便派上了用場。

莫老大弄好了一切，並不急着開槍，他悄悄叫熊武去通知其他人退至石後，不要妄動，讓對方衝過來時才集中火力殺過去。

槍聲逐漸疏落，終至完全停止。

雙方都忍住氣靜待雙方現身，時間一點一滴地溜過，熊武已緊張得手心直冒汗，莫老大却似毫無所覺，仍然握着槍，動也不動，雙目烱烱望着森林那邊。

熊武側頭望了他一眼，連忙揩乾手汗，聚精會神準備應戰。莫老大這份鎭定的功夫已值得他熊武不敢心生異志了——誰希望做這種人的對手?

時間拖得越久對莫老大等人越是有利，因爲天一亮，對方便失去了地利了，所以終於忍不住又發了一陣亂槍，接着有幾個大漢冒死自森林裏衝了出來。

莫老大一直待他們陸續在石後藏好之後才叫熊武悄悄掩向他們背後，他把他那柄盒子炮交給他。

熊武接過槍便慢慢在地上爬了過去，天上星月無光，篝火亦已熄滅，四周一片黑暗，這倒使熊武的行動不致爲人發現。

熊武兜了半個圈子，爬入了森林裏，此刻他反而在對方的背後，那些人全部暴露在他的槍管下。

他藏在一棵樹後，舉手向那些人掃了一梭子彈，「得得得」，刹那之間立即有幾個人死在他槍下。

這一梭子彈使那羣人如火燒屁股般躍了上來，不知對方的底細到底是如何。

莫老大見那些人暴露了身形，手指一扣，機槍立即叫响，子彈像雨點般投射過去。

熊武又安上了一梭子彈，這次他把機鎗撥在點射上，一槍一槍地打，他的冷槍使那羣人不斷奔走以避，他身形一露，便爲莫老大這邊的人開槍解決掉。

這樣前後夾攻，那羣人終於按捺不住，大聲叫：「別開槍，別再開槍，我們投降便是！」

莫老大喝道：「把槍丟過來，放你們一條生路！」

聲音一落，立即有幾柄槍拋了過來，莫老大又吩咐手下生起火來。

火光下見到那七八個大漢十分狼狽地跪在地上，高舉雙手。

莫老大又叫問：「還有人麼?」

熊武目光一掃，回他石後已沒一人，此時莫老大才站了起來，他手下也立時跑了出來把那幾個大漢圍住。

「把頭抬起來！」莫老大大聲吼着，他的手下從未見他發這麼大的脾氣。

那幾個大漢乖乖把頭抬了起來。

莫老大目光一掃，突然笑了起來：「原來是丁老闆！莫某是算定你是黃鼠狼頂草帽——假充好人，派人去鼠街一查，你老婆生日早過，嘿嘿，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如今還有什麼話可說?」

丁昭山拉搭着腦袋瓜子，他眞的沒話好說。

「前頭還有沒有埋伏?」

丁昭山搖搖頭。

巴扎早已鷩了一肚火，破口大罵起來：「他媽的，你們這些沒良心的鹽賊，看見莫老爺深得人心便想來害他，我呸！沒這麼容易！」

莫老大冷冷地說：「他那裏是爲此而來?他是怕莫某搶了他的生意！」

「該死！」巴扎蹬了他一脚，回頭說：「莫老爺，讓咱一槍斃了他吧！」

「不行，留着他們還有用，快拿麻繩過來，把他們全部縛紮起來，天亮後再上路。」

× × ×

天色大亮後，莫老大下令上道，淸點一下，死了四個人，七匹馬，立時有人空出坐騎馱貨。

樊金龍肩部受了傷，紮着繃帶坐在馬上，無精打采。

那些俘虜走在前頭，他們雙手全部被反綑着，熊武及巴扎的三管盒子炮就在他們背後，這使他們不敢逃跑。

莫老大不愧是個心機深沉的人，他讓俘虜走在前頭，假如對方尚有埋伏的話，這些俘虜將成了他的擋箭牌。

最令人心驚胆跳的大森林終於走過了，衆人都是放下一塊心頭大石。

休息過後，又忙着把馬拖下山，過了山前頭便都是平坦的大路了，在這裏他們怕的只是那些吃公飯的人，却不怕同行搗亂。

莫老大在山下紮了一夜營，次日一早便下令把丁昭山槍斃，其他人都是臉無人色，紛紛向莫老大哀求起來，有的甚至痛哭流淚，啕叫起來。

巴扎外硬內軟，向莫老大說：「莫老爺，依咱看，這些人都是膿胞，放了他們吧！」

「放了他們?」莫老大眉頭一揚：「他們膿胞，但他們的槍絕不膿胞！咱們漢人有句諺語，你可得記住：放虎歸山反傷人，今日你不殺他，他日他便會殺你！」

巴扎這才不敢再吭一聲。

「熊武，早點送他們上路！」

這句話剛說完，那羣人突然像火燒屁股般，紛紛向四邊逃跑。

熊武手指一扣，槍聲一响，立時倒下一人，莫老大的手臂連揮，「叭叭叭叭」四聲，絕沒虛發，熊武反身再撂倒一人。最後一個巳跑得遠了，莫老大冷冷一笑，縱馬奔前，手臂一揮，「砰」一聲，那人也應聲倒地。

死的雖然都是些豺狼，但莫老大的手下却無端端地生了一股寒意，他們覺得莫老大並非想像中的大善人。

大善人的手段會這般毒辣麼？會如此趕盡殺絕麼？

馬帮又向前移動了，遠處鼠街的輪廓經巳在望，暮色中炊烟四起。

這一次，巴扎並沒有以前看到家鄉的那股喜悅，到底是什麼原因，他也說不出來。

（五）

一切的工作都如往常般進行，樊金龍一直担憂丁昭山那些聯盟者會採取報復，但一切担憂並沒出現，他也就寬心養傷。

巴扎等人更認爲對方一定是怕了，暗暗認爲莫老大那套趕盡殺絕的辦法奏效，因此也安心回家與家人團聚。

莫老大却不如此想，他認爲這種事是三年來第一遭，打從他搭上縣長夫人那條綫後，其他的鹽商對他只是暗恨，從不明打。

如今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

莫老大想來想去想不出一個結果，不過他却堅信內部一定出了奸細，這是孰可忍而不可忍的事，他決定早日把這個內奸拔掉，以絕後患。

如何進行？莫老大在帳房裏踱了五圈的方步之後，他決定不惜任何代價達到目的，於是他立即吩咐高楓及熊武分頭去替他準備。

丁昭山在附近百里的十三家私鹽頭子之中只是一個小角色，眞正的大老闆絕不是他，而是龐勝龐大爺。

龐勝一人便開設了七家鹽店，他養的打手爪牙沒有一百也有八九十個，而且槍多彈足，其他的鹽梟都得聽他的話。他之所以遲遲沒有動莫老大，那是因爲莫老大的後台硬，他的堂妹是縣長的姨太太，而且是最受寵的一個。

除此之外，也不得不說是莫老大的聰明，因爲他的鹽只賣給虎街一帶的居民，因此對龐大爺生意的影响並不大，不過在對比之下，龐勝在人們的心目中印象便更壞了，也因此莫老大始終是龐大爺眼中的一顆釘子。

可是現在莫老大却決定親自上門拜訪龐勝，他不怕龐勝會對他留難？

莫老大在道上也混了不少日子，他自然不是傻子，他巳有了萬全的安排。

首先回來的是熊武，他向莫老大報告了一切之後，莫老大又把他支使出去。

當熊武再回來時，手上提滿了大包小包的禮物，第二天高楓也回來了，和他一起回來的還有一個頭髮梳得整齊發亮的白面漢子，這漢子給人的印象就似是一個日夕埋首寒窗苦讀的書生，萬不料他的來頭竟然不小。

莫老大一見他便遞上一根上好的捲烟。「這次莫某驚動沈副官實在是萬不得已的事，還希望沈大人玉成好事，使地方靖安！」

原來這人便是縣長的副官，也是縣長大人的表弟。

沈副官吸了一口烟，淡淡地說：「那裏那裏，莫老闆有所差遣，沈某還敢不赴湯蹈火麼？」

莫老大惶恐地說：「沈副官言重了，言重了！嗯，莫某也知道沈大人日理萬機時間十分寶貴。俗語說一寸光陰一寸金，莫某這次備了點小禮物，嗯……所謂皇帝不差餓兵，何况區區一個莫某。」

沈副官臉上這才露出笑意。「沈某與莫老闆多少也沾點親戚邊兒，正所謂是自家人嘛，嘿嘿，自家人嘛何必太破費！」

「要的要的，莫某之有今日，若非托沈大人之鴻福，焉有致之？嗯，沈大人的禮物，一待辦齊咱立即派人送上府上。」

沈副官哈哈大笑。「莫老闆眞會說話，龐老頭那副半死不活的嘴臉我姓沈的一看就生氣！」

莫老大陪他笑了一陣，才肅手說：「沈大人請！」他把沈副官引入房中，雙手捧上一包大洋，「沈大人，這是壓袋錢，嗯，這是給大人買烟抽的，不成敬意，還請大人笑納！」

「這怎可以！」沈副官嘴上說着，手却伸了出去。

「那些禮物是『公』的，這些是大人的『私』家錢！來來，咱躺下先養養精神吧！」

沈副官精神一振。「好，咱便試試你的眼光及貨色正不正！」隨即躺在炕上。

莫老大把油燈放在床中間，接着便吩咐高楓把傢伙取了出來。那是兩管烏黑發亮的烟槍，兩人就着燈抽起鴉片來。

吞雲吐霧了好一陣，沈副官滿意地讚說：「莫老闆的貨色果然是一等一的！」

「再來一袋，難得沈大人欣賞，咱便得養足精神才上路吧！」莫老大得意地說：「莫某巳替大人準備了一袋了，過兩天便送去府上！」

兩人抽飽之後這才跨上了馬，向南馳去，馬臀上掛滿了一包包的禮物。沈副官抽飽了鴉片之後，精神似乎大佳，連臉色也沒有那麼青白，一路上與莫老大談談說說，不一會兒馬匹便進入了鼠街。

鼠街比虎街略大一點，從名字上看頗不貼切，而且「鼠」跟「虎」也不能相比，但它處在這無量山東的中間要道，又夾在虎街與龍街這兩個大鎮的縫裏，人口固多，也比虎街及龍街熱鬧得多了。

莫老大及沈副官一直乘馬到一座大院前才下馬。

這座大院圍牆全是用紅磚砌成，極具氣派，這裏磚頭可比石頭貴重，若非大富大貴之家豈有這種排塲？

龐勝雖不貴，却是大富，別人做不到的，他却可以辦到，因爲這裏便是他的「窩」。

大門早巳打開，門口早就站了幾個彪形大漢及一個臉皮青白的中年漢子，這漢子姓彭，是龐勝的管家，他看見沈副官及莫老大來到，連忙吩咐手下入內稟報。

沈副官連說：「都是自家人，何必稟報，彭管家你帶路吧！」說着便把馬韁交給一個彪形大漢，跟着便舉步入內。

彭管家只好在前帶路。院子裏種着兩棵大樹，還有一棵芭蕉，翠綠得令人忍不住想在上面睡上一覺。

穿過院子，剛踏上台階，一個五十多歲的壯漢巳從裏面搶了出來，這人嗓門頗爲响亮：「哎呀，沈副官大駕光臨，失迎失迎！」

莫老大抬頭一望，只見這中年漢子一張國字形的臉龐，長得十分威武，心中便知道必是龐勝無疑。

沈副官哈哈一笑。「先讓沈某來介紹，這是龐大爺，這是莫大爺，你們親近親近吧！」

莫老大忙說：「龐大爺之名，莫某如雷貫耳，今日能得一見實是三生有幸！」

龐勝傲然地答着：「莫老闆的大名咱也時常聽人提過，還以爲是個三頭之臂的天神，哈哈……也不過如此！」

莫老大心頭有氣。「龐當家也沒什麼異於常人之處，倒使咱放心不少！」

龐勝眉頭一掀。「你放心啥？」

「莫某今天若不是看到龐當家，也一直以爲龐當家是個怎樣的人物，現在看了才放下心，所以嘛，嘿嘿咱才會認爲三生有幸！」

「姓莫的，這是什麼地方，你莫要忘記！」

「莫某不敢忘記，倒是龐當家的忘記了沈大人了！」

兩人一見面便針鋒相對起來，沈副官連忙替他們排解。「兩個都是自家人嘛，見面說說笑倒好，咳，要是說這種話沈某處在中間可就有點不好做人了！」

龐勝連忙替他拉開椅子。「沈副官請坐，哎，不知沈副官怎地與莫老闆一起來？難道莫老闆一個人胆氣便沒有了？」

沈副官臉色登時一沉，龐勝這句話，好似說他是莫老大的跑腿。莫老大心想這人雖橫，但却沒有心機，心中暗暗奇怪他怎能成爲方圓百里的鹽梟頭子。

沈副首先沉不住氣。「沈某這次來絕不是來向龐老闆乞求一頓飯，而是爲了地上的靖安來的，龐老闆大概想錯了！」

龐勝這才知道巳經得罪了這個貴人。

酒菜很快便擺上來了，三人吃了一輪酒菜，沈副官才說：「龐老闆，莫老闆，你們兩人先聽沈某說一句話！」

莫老大忙說：「請大人指示。」

「縣長大人臨行時曾經交代過沈某一句話，他說大家和和氣氣賺錢那是無傷大雅之事，但假如動刀動槍，把事情鬧大，恐怕紙包不住火，那時候嘛，縣長權力再大也包庇不了，你們自己打量打量！」

「這可是龐當家先來眞的，莫某才不得不作自衞反擊！」

「以前的事不必再說。」沈副官截口說：「今後如何辦，莫老闆你先說吧！」

「咱寧願化干戈爲玉帛，只怕龐當家不肯。」

「嘿嘿，你故意把鹽價降低，咱吃什麼？說眞的你爲何要把價格壓低出售？眞他奶奶的混帳！」

「這叫做戲法人人會變，巧妙各自不同，總之以後希望大家都能相安無事。」

龐勝叫了起來。「這你不是佔盡便宜嗎？老子可不幹！」

「龐老闆忘記了縣長大人之話麼？」

「但，這樣發展下去，咱姓龐的臉往那裏擱？沈副官可是明帮他呀！禮物、大洋、大烟，咱可從來無缺，沈副官可得說幾句公道話呀！」

沈副官乾咳一聲：「辦法總是有的，你們各退一步吧，總之，不能動刀動槍，你們又不是不知道省裏很多部門都換了人啦！」

「這樣吧，咱把價格抬高一點，龐當家看看怎辦？」

「抬高多少？」

「以前咱的價格相差三分之一，如今相差四分之一吧！」

龐勝答得很乾脆，「不行！再抬高一點，奇怪，你不想多賺錢？」

兩人爭了好一陣，相持下下，沈副官又打圓塲。「大家再各讓一步嘛！」

「不行，他不再抬高一點咱絕不答應，大不了一拍兩散！」

莫老大說：「那你訂個數目吧！」

「最好只有相差五分之一！」

「五分一？」莫老大沉吟地說「好，但咱還有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龐勝雙眼一翻，「你莫得寸進尺。」

「莫某的條件很簡單，只要龐當家的一句話。」莫老大雙目緊瞪在他臉上，「莫某手下是誰跟你們暗通聲氣？嘿嘿，那些烟花可是個暗號，是不是？」

龐勝冷冷地說：「是！是刀金沙，他要替他哥哥報仇，因爲他認爲他哥哥絕不是失足摔下懸崖的！」

莫老大冷冷一笑。「果然不出莫某所料！」

（六）

莫老大離開虎街後，熊武無事一身輕，便到一家飯店喝酒，正在獨飲無聊之際，刀金沙突然入來。「熊大哥，原來你在這裏喝酒！」

「你來得正好，快陪我喝兩盅。」本來熊武一向對刀金沙敬而遠之，兩人甚少交談，但此刻無聊，加上巳有幾分醉意，便也不計較這麼多了。

刀金沙陪他喝了兩盅，也有點悶。「熊大哥，你整天喝酒吃花生不厭麼？」

熊武打了個酒呃，反問他：「你們這裏有什麼好消遣的地方？不喝酒還有什麼地方好去？」

刀金沙神秘地一笑。「我正是有個好地方要告訴熊大哥你的！」

熊武急問：「有什麼好路子？」

刀金沙在他耳邊輕輕地說：「女人，還是你漢族的女人！」

熊武目光登時亮了。「有這回事？咱漢女在這裏也要做這種買賣？」

「是個寡婦兒，她漢子剛死了不久！雖然巳是個破甑兒，但總比那些殘花敗柳的娼婦好！」

熊武心跳登時加速。「在那裏？怎地咱沒曾見聞過？」

「是在咱龍街，熊大哥少到那邊怎會知道！」

熊武有點懷疑。「這種好路子你怎地自家不去取用，却來讓與俺？」

刀金沙尷尬地一笑。「俗語說女人三十是狼，四十是虎，那女人正是三十齊頭，嘻嘻，你說我敢去獻醜麼？像她那種人只有熊大哥才能與之匹配！」

熊武吃他一讚，不覺飄飄然起來。「這話倒也沒錯！他媽的，咱姓熊的對這種女人才感興趣，走，快帶路！他媽的，到今天咱才知道你這小子有時也不錯！」

兩人立時回店取了兩匹馬，熊武又向高楓交代了幾聲，這才放馬直下龍街。

刀金沙不走大路，專挑小路走。「小路快點嘛！」

熊武早已慾火難禁，說：「對對，打鐵要趁熱，老子已幾個月不知肉味了！」

到了半路，將近臨鼠街地界，刀金沙突然勒住韁繩，接着跳下馬。

「喂，金沙你幹什麼？」

「剛才喝了酒，便急了！」

熊武頓時也覺得需要下來解一下手了。剛撒了一半，倏地覺得後腰上一涼，接着刀金沙的話傳了過來。「熊大哥，咱這把刀子連黃牛也能刺死，你小心一點不要動，否則我怕會控倒不住！」

熊武一驚，那泡尿一下子瀉個不停。

刀金沙左手伸到他腰帶上，一摸一拉，那柄快慢機已握在他手中，接着也抵在他腰眼上。「熊大哥，你的腰是越來越不行了，都長了肥肉啦！」

「金沙，金沙兄弟，你……」熊武連聲音也變了，「有話好說嘛！」

「我已查過，證明你對我說的話全是謊言！我哥哥摔死時，你並不是在樹後解手！因爲樹後一片清潔，沒有遺跡！」

「但，那，那是眞的呀！」

「廢話，你別以爲我不知道，我哥哥是被你推下去的！」

「但我是小解呀，時間過了這麼久有甚麼遺跡？」

「你忘記了你自己說過的話了吧，你告訴我你是蹲在樹後小解的！快說實話，否則槍可要響了！」

熊武只好說：「好兄弟，你得體諒咱是受僱於人，有些事可是身不由己呀！」

「你是說莫老大叫你做的！」

「正是正是，兄弟很聰明！咱吃人之祿不能不忠於事呀，兄弟你……」

「我再問你，莫老大爲什麼要你殺死我哥哥？」

「這個咱就眞的不知道！」

「眞的！」刀金沙把槍管戳在他的腰眼上，「你不想做莫老大的替死鬼吧！」

熊武臉無人色，顫着聲說：「咱若有半句假話，不得好死！」

樹上忽地跳下一個二十六七歲的青年，皮膚黝黑，臉目四正，既不俊也不醜，看來平凡之極，毫不起眼，但他雙目一睜時，眼中的光芒却亮得令人心懼。

這青年一手握着熊武的手臂向後一屈，不料熊武見槍離身立即發難，立時一個大轉身，變成面對着這個不速之客，同時飛起一脚，蹬向對方的心窩！

豈想那個青年也同時飛起一脚，兩脚在半空相碰，熊武一退，但他手臂被對方握住，身子不由一個踉蹌，幾乎摔倒。

那個青年那隻腿尚未站地又再飛出，狠狠地踢在他心窩上，「砰」地一聲，熊武一口氣幾乎喘不過來。那青年再一扭便把熊武制服，刀金沙已取來了一根痳繩，青年立即把他綑綁起來。

「邵隊長，如今怎樣辦？」

邵隊長說：「我有話問他。」他輕輕踢了熊武一脚，臉色一沉，「我是省裏偵緝大隊的邵隊長，你有聽過我的名麼？」

熊武的臉色登時一變。「邵……隊……隊長！」

「你眞的不知道莫老大爲什麼要殺死刀瀾滄麼？」

「眞的不知道。」

「莫老大除了私運白鹽之外還有什麼不法之生意嗎？」

「這的確咱也眞的毫不知道！」

「莫老大派你去找龐勝幹什麼？」

「準備跟龐大爺談判！」

邵隊長再問一句：「談什麼判？」

熊武便把所知的一五一十說了出來。

刀金沙問：「隊長，現在咱怎辦？」

邵隊長沉聲說：「先下手爲强，攻其不備，迅速破案！」他說罷便撮唇尖哨一聲，草叢後立即奔出幾個孔武的大漢。

這些都是偵察隊的成員，邵隊長向他們交付了任務，又把熊武交給他們，便與刀金沙匆匆上馬，急馳回虎街。

（七）

邵隊長及刀金沙回到虎街附近還未黃昏。他們是分開入鎭的，刀金沙在前，邵隊長在後。刀金沙直馳至莫老大的鹽店前才驀地勒住韁繩，馬匹希聿聿一陣長嘶。

高楓聽見馬叫探頭回來一望，刀金沙急步跑了入去，大聲叫嚷：「不好了，不好了，莫大爺被人捉去了！」他推一推高楓，「快派人去救！」

高楓臉上露出驚悸之色，向他連打幾個手勢。

刀金沙急得直跺脚。「哎唷，你的手勢有誰看得懂？哎，急死人了！」

「莫老大給誰捉去的？你怎會知道？」高楓這個啞巴突然開腔說話了。

刀金沙好似毫不奇怪地說：「我剛才跟熊大哥騎馬去找女人，半路上看見大爺及沈大人被人捉住了！」

「什麼人？」高楓急問一句：「你看出來沒有？」

「是龐大爺的人！」

「奇怪，龐勝即使要幹掉老大，也絕不會在路上動手！」高楓眼中露出一絲疑惑之色，看了他一眼，「嘿嘿，金沙你騙人的功夫還未學到家。哼，熊武呢？」

「熊大哥還未回來，嘻嘻，他大概還泡在那女人家裏！」

「是麼？」高楓臉色倏地一變，刀金沙警覺時經巳來不及了，高楓右拳在他臉上一晃，左拳立即擊在他小腹上。

刀金沙斜退兩步，澀聲問：「你，你幹什麼打人？」手向腰上一摸，把那柄利刀抽了出來。

高楓暴喝一聲，右脚飛踢過來，刀金沙的刀子立即迎起上來，向他腿上刺下！

不料，高楓的拳脚功夫之深湛實在大出人意料之外，他的腿在半空打了個圈，讓過刀子，接着一沉一揚，脚尖剛好踢在刀金沙的臂彎關節處，「啪！」刀子立即摔落地上。

高楓一脚得手，立時飛身暴進，揮拳猛擊刀金沙的胸膛，刀金沙立即癱軟地上。高楓右手落在他的衣領上，像痳鷹捉小鷄般把他提了起來。

他打開地窖的門，把刀金沙抛入去，然後在門上加了一副大鐵鎖，這才離開。

他首先返回帳房，在抽屜裏取出一把盒子炮，把子彈上滿了膛，才推門出來。

高楓剛出了門，迎面便碰見樊金龍。

樊金龍剛去大夫處敷了藥回來，他看見高楓行色匆匆，不禁愕然。「老高，你要去那裏？」

高楓立即把他拉了入去，急聲地說：「剛才刀金沙那小子說老大及沈副官讓龐勝捉去了，不知是眞是假，所以咱正想出去打聽一下！」

高楓能够說話，樊金龍自然知道，不過他的話顯然令人吃驚。「什麼？刀金沙說老大讓龐勝捉去了！他現在在那裏？」

「這小子說話破綻百出，身上還藏了一把利刀，九成是使詐，我把他放倒丟入地窖內！」

樊金龍一怔。「既然他是使詐，你又焦急慌張啥事？」

「但，這句話始終使人吃驚，咱是寧信其有，打算去探個確實的消息的！」高楓一臉緊張地說：「假如老大眞的有什麼三長兩短，只怕這裏也不安全了！你想想，龐勝既然動手，還不一不做二不休？」

樊金龍這才緊張起來，問他：「你打算去那裏打探消息？直接問龐勝？」

高楓不禁語塞，這問題他倒未想過。

「且慢，讓我再問問刀金沙，」樊金龍說，「你把鐵鎖打開吧！」

（八）

刀金沙並沒有暈倒，只是癱軟而已。

他首先在身上摸出一盒火柴，把火柴劃亮，點燃了一條蠟燭，然後在那裏一包一包的痳包袋上找尋起來。

他翻了一回，發現有一布袋與其他的顯有不同，便把它打了開來，抓起一把東西放在鼻端下嗅了幾下，這刹那，他臉上再沒痛苦的神色，代之的是歡悅之情。

就在這時候，刀金沙突然聽到門外傳來脚步聲，他立即把把布袋弄好，並吹熄蠟燭，同時倒臥在剛才那個地方。

地窖的厚木門終於打開了，透入了一道微弱的光綫，刀金沙仍然沒動。

樊金龍用脚把他踢「醒」，嚷叫着：「刀金沙，快起來，我有話問你！」

刀金沙這時才揉揉小腹，睜開雙眼，當他目光觸及樊金龍的臉時，便叫道：「樊大哥，你回來正好，那個啞吧好沒道理，打了我一頓！」

「我問你，你眞的看見老大被龐勝捉住？」

「眞的，我可以起個毒誓！我親眼看見龐勝的人把莫老爺跟沈副官用痳繩縛着，被他們押向龍街！」

樊金龍緊緊瞪在他臉上，良久才說：「押向龍街？」他又向高楓投過詢問的目光，高楓臉上也是露出詫異之色。

「刀金沙，老子不信邪，你也不用發誓，咱現在便帶你去找龐勝，假如發現有半句虛言，你便得死！」

刀金沙神色不變，反問他：「我倒希望你們如此，因爲可以證實我的話是眞是僞，但假如眞的話龐勝會放過咱們麼？」

這正是樊金龍和高楓所顧慮的，樊金龍臉色一沉，也反問他：「難道你沒有辦法？」

「咱先到鼠街附近埋伏，假如龐大爺的人經過，咱便捉住他抓來拷問一下，便知眞假了！」

「給龐勝知道之後不大好吧！」

「有什麼問題？」刀金沙做個一刀兩斷的手勢，「這樣喀嗤一聲，還有什麼不好的，莫老闆不是說不能放虎歸山麼？」

樊金龍一笑。「好，信你一次，你帶路吧，不過咱的槍可不是吃豆腐的！」

刀金沙一怔。「不吃豆腐吃什麼？」

「吃人肉！」

× × ×

到了鼠街鎭外的郊野裏，天巳全黑。晚上風有點大，吹到人身上涼颼颼的。

三人伏在草叢中好一會兒，才遠遠看見一個大漢低頭疾步行走，看他一套緊衣唐裝，褲脚上紮着草繩子，穿着一對黑布鞋，正是龐勝手下的打扮。

樊金龍向高楓及刀金沙打了個手勢，吩咐他們抄上去，他自己受傷剛癒，還不敢動手脚，刀金沙走在前面，向那人直撲過去。此刻不但是樊金龍，連高楓對他也深信不疑了。

刀金沙一標上前，喝聲停，拳頭立即向那人擊去，那人反應倒也眞快，立時滑步閃開。立楓立即自另一頭撲上去，兩人分頭合擊。

那人忽地一蹲，高楓那一拳便擊向刀金沙之面，而刀金沙那一拳也撞向對方之胸膛。

高楓驚呼一聲，扭身閃過，刀金沙却跟着他的身子而變，這一刻高楓有點明白了，正想張口高呼，猛覺雙腿一緊，小腿已讓那個大漢的雙手握緊。

那人立即一扯，高楓應聲倒下，緊接着刀金沙的拳頭立即落在他的太陽穴上，高楓沒吭一聲便暈去了。

樊金龍剛覺不對，正想拔槍，猛覺背後一痛，一枝槍管已抵在他的背上。

「乖乖別動！」一個冰冷的聲音傳來，接着槍便被繳去了。

也就在此時，附近樹上躍下了不少大漢。樊金龍這才發覺中了刀金沙之計了。

制服樊金龍的正是邵隊長，他把樊金龍交給手下，便問：「情況怎樣？」

「啓禀隊長，莫老大及沈副管出乎意料的並沒有在龐勝家裏過夜，他們已在半小時前離開了。莫老大送了沈副官一段路才折回去，差點便與刀金沙碰着面！」一個隊員向他報告。

刀金沙連呼好險。邵隊長的眉頭一皺，憂慮地說：「莫老大一回去必會發現情況不對，要是他……」

刀金沙截口說：「是啊，那老頭有挺機槍，這不是鬧着玩的！」

邵隊長當機立斷。「你們火急趕回虎街，假如莫老大逃脫便動手！」他回頭問刀金沙：「找到了沒有？」

「找到了，果然不出咱之所料！」

「那麼就算打死了他也不怕了！但假如他縮在屋子裏，便別動他，待我到後才行決定！」

刀金沙問了一聲：「邵隊長，你要去那裏？」

邵隊長無暇答他，跨上樊金龍乘來之馬，急馳而去。

（九）

天剛麻麻亮，突然傳來一陣焦急的拍門聲，這聲音使得一夜沒睡的莫老大胆跳心驚，似乎是敲在他身上似的。昨夜回來不見了高楓他便有點奇怪，連受傷的樊金龍也不見踪跡，這就更加使他狐疑。這種情況不是沒有發生過，但高楓離開的時候假如他不在，必定在紙上留言說明去向。

但這一次却沒有，因此便不由他不有所担憂，担心在某個環節上發生了問題。

門聲依然震天般响着，莫老大插了一柄槍在腰，這才走到門邊。「誰？」

「我是沈副官，莫老闆快開門。」

莫老大心頭一跳不禁生了疑。「沈大人怎地又折了回來？」

「我突然醒起一件事，是縣長交代的，要我看看你上次買的那挺機槍，假如不錯，縣長也想弄幾挺來使用。」

「哦！」莫老大仍然有疑，他悄悄拿了一副竹梯放在牆上，爬上氣窗向外視察，門口站的果然是沈副官，而且也沒有其他人，他一顆心才鬆下。

門一打開，沈副官便閃了入去，他臉色十分難看，臉上淌着汗，莫老大又動了疑。「沈大人怎樣……」

「路黑……他媽的那匹馬跑得又快，害咱摔了一交。快，咱還得趕着回去，今晚縣長要請客。」

「請什麼貴客？」

「省長及他夫人，正是如此才所以趕着來看槍，縣長是想在省長酒飽飯足之後向他提出的。」

「弄挺機槍還得動到省長？上次我不是……」

「那是一挺，現在要的是一批，情況怎一樣？他媽的你快把槍拿來，咱抽了鴉片便要上路了！」

莫老大找不出破綻，但心中之疑念始終難釋，他故意慢吞吞地拿槍，花費了好一段時間，才把機槍交給沈副官。「這槍性能十分之佳，莫某那晚憑他把丁昭山的手下殺個痛快！」

正說着門外突然傳來「篤篤篤篤」四响槍聲，子彈把門鎖擊壞，木門被人推了開來，接着衝入了七八個大漢，爲首一人正是邵隊長。

槍聲剛响，莫老大便把盒子槍掏了出來，門外的人剛湧進來，他的後背便被沈副官那管機槍抵住了。

「放下槍，把手高舉！」邵隊長向他喝着。

這刹那，莫老大突然一個大轉身，沈副官急跟着他轉，但他反應終是慢了一步，那管機槍變成抵在他肚子上，而沈副官的背後恰好對着木門，成了莫老大的擋箭牌。

沈副官急得臉上冷汗直淌，莫老大把槍舉了起來，他再也沉不住氣，食指一扣，「得」地一聲，却沒有子彈射出來。

幾在同時，莫老大已把槍管拔開，右手提槍，左手執着沈副官的衣領，並把他拉近身邊。

沈副官尖聲高叫，莫老大冷冷地說：「老夫會把子彈留在槍膛上麼？」

「莫英昂，快把槍放下！」邵隊長大聲叫着。

「你知道莫某的名字？」

「你的檔案已由四川交到這裏，邵某還有什麼不知道的！你在四川殺人越貨，躲得沒處可躲才跑來雲南從事私運鴉片白鹽醜業，省裏偵緝大隊早就懷疑你了！」

莫英昂目光一掃，見刀金沙也在人羣中，問道：「刀金沙是你的人？」

「不是，他在省城做短工時曾經無意中救了邵某一命，之後我們便成了朋友！他是懷疑他哥哥被你所殺，才來找我帮忙的，而我也早就想找你，所以……」

「所以便同流合污了？」莫老大冷冷地說：「刀瀾滄發現了我的秘密我自然留他不得，這叫做自尋死路！」

沈副官趁他說話分神之際，猛力一掙，莫英昂虞不及此，身子給他連動起來，他一驚之後立即扣動扳機，「砰！」子彈射在牆壁上。偵緝隊的成員立即散開，沈副官極力掙扎，莫老大怒火燒心，惡向胆邊生，槍管對着他的頭開了一槍，沈副官立即癱軟。

他被邵隊長追上之後，提出多方證據，證明他及縣長跟莫老大同流合污販賣鴉片私烟，沈副官登時嚇得臉如土色，大叫饒命不已。

邵隊長便迫他到莫英昂家拍開他的門，取了他的那挺機槍，他便可戴罪立功，減輕刑罰，沒想到却死在莫老大的槍下，這也是惡有惡報。

當下莫英昂仍然以沈副官的屍體爲擋箭牌，窺機射擊，屋裏可作隱蔽的地方不多，衆人都頗覺危險。

只見刀金沙自牆角一滾而過，飛也似地衝入地窖，不久，只見他抱着一包白鹽返身上來。

邵隊長一見如此，便知其意，便示意手下加强火力射擊。

「叭叭叭！」一陣亂槍之後，莫英昂只受了一點輕傷，他的目光一直都注視着邵隊長。

刀金沙連人帶包飛躍過去，八十斤重的一包鹽壓撞在莫老大的身上，他登時摔倒，緊接着刀金沙一拳擊在他的鼻樑上。

「噗！」鼻樑斷折，鮮血迸濺，莫英昂幾乎暈厥，邵隊長已竄了過來，一手奪去莫英昂的槍。

大功告成之後，刀金沙突然哭喪着臉說：「隊長，我雖然替你捉住莫英昂，但却打破了我的飯碗啦，算起來你可佔盡便宜啦，只害得我一家十九口都要挨餓！」

邵隊長臉色一正。「兄弟，咱們偵緝大隊正需要一位熟識當地民風民情的人，假如你不嫌薪餉微薄的話……」

刀金沙一掌拍在他的肩上。「我早就等你這句話了，誰還會嫌它的薪餉是厚是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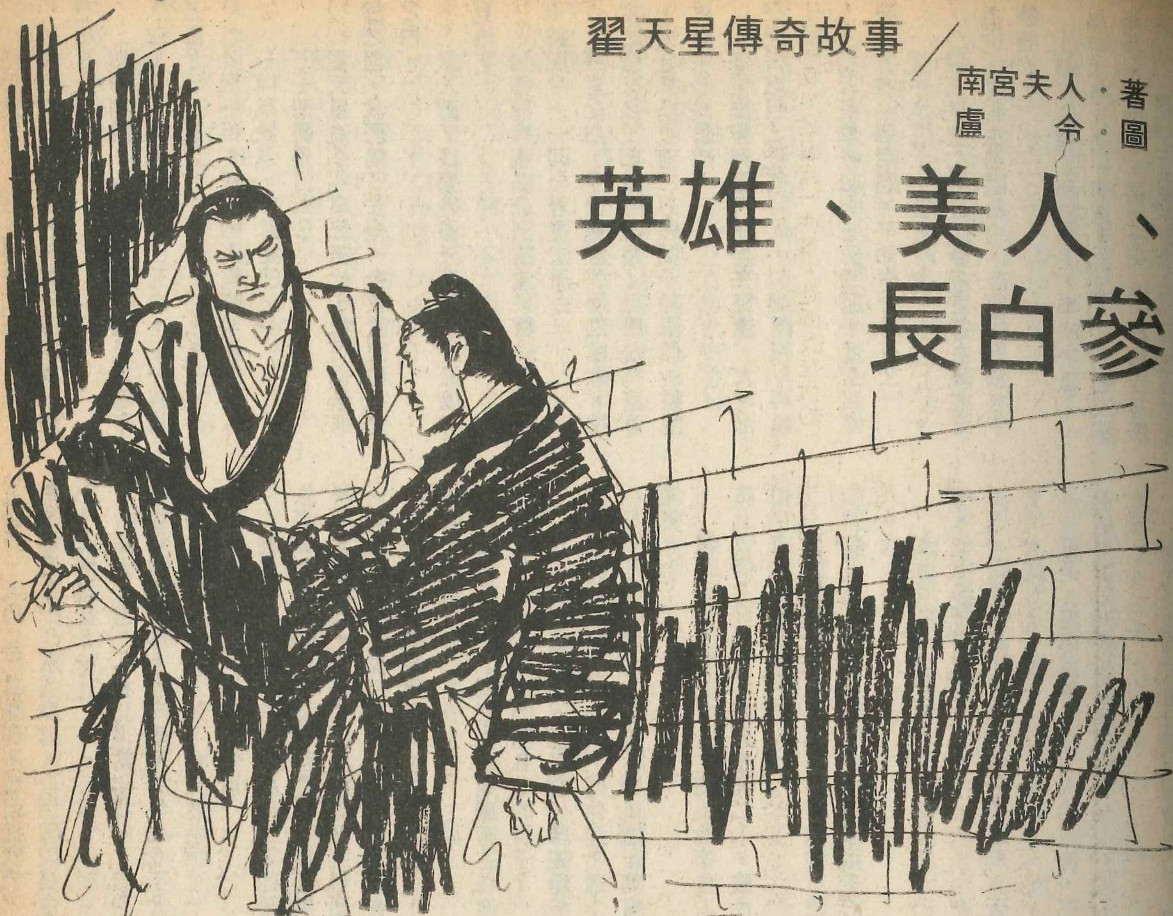
其他偵緝隊成員也都哈哈笑起來了。

邵隊長一抬頭，日已近午，天空上萬里無雲，陽光更覺燦爛……（全文完）

翟天星傳奇故事／

南宮夫人·著
盧　令·圖

英雄、美人、長白參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垂柳山莊主人赫連容若邀請長白帮八位旗牌和翟天星來莊內參加他的壽筵，誰知莊內却接二連三地發生事故，最初是赫連夫人忽然死去，接着赫連容若被人斷了全身筋脈，赫連翠韻也忽然死去……看起來，兇手的手段是極爲兇狠毒辣，翟天星等人正感迷惑不解之際，忽然八旗牌中的三個也前後遇到厄運，至此，尚存的五位旗牌一齊指責翟天星，以爲一切的不幸却是翟天星的所作所爲。五人中有四人揮舞手中兵刃向翟天星圍撲，翟天星知道，若是和他們糾纏下去，誤會不但不能冰釋，還會加深，但他又不能用强……

估道鸞星動　又作萍飄梗

龐傳鼎心頭一喜，任你掌功練到如何爐火純青的程度，血肉之軀，無論如何也抵受不住這狠牙棒上突出了的倒刺，只要倒刺鈎着對方一處，發力一扯，翟天星雙掌便會皮開肉裂。

可是，翟天星掌影飄飛，立時之間，一片掌影瀰漫四週，四個挺進的旗牌，根本看不清楚那一雙掌影才是翟天星眞正的雙掌。

龐傳鼎畧一猶豫，但是狼牙棒仍然箍下。

「鏗」的一聲，碰到的並不是翟天星的手掌，而是饒勇夫的一雙日月輪！

兩人正在愕然，寇弘却沒有慢下來，一雙判官筆，有如奔雷閃電，直插翟天星太陽穴。

翟天星身稍一縱，身如風車疾轉，判官筆收不住去勢，却插在金算盤的盤柱之中。

就在這時，傅仲達朗聲道：「各位請先停手！」

四人立時閃開，翟天星從容站穩。

饒勇夫問道：「七弟，你有甚麼主意呢？」

傅仲達大聲道：「殺人者並不是翟大俠！」

四人異口同聲道：「你怎知道？」

傅仲達道：「翟天星的武功根本在我們之上 假若他要殺人，剛才你們四人，已是非死即傷！」

四人無言，他們都明白傅仲達說的是實話。

傅仲達又道：「翟大俠，你對這事又如何看法？」

翟天星道：「行兇之人，既詭秘又機靈，而且目的不是一人，而是全部，連我也在殺害之列！」

傅仲達道：「翟兄有什麼根據？」

翟天星道：「這是一個極端週密的行兇計劃，鄔旗牌先被釘在木牆之上，然後引了閔旗牌上烟台，我一時不愼，帮了行兇者一臂之力！」

傅仲達道：「翟兄何來此語？」

翟天星說道：「我叫剪一刀隨我上烟台……」

傅仲達道：「那也怪不得翟兄！而今，三哥，六哥與八弟都已死去，下一個將是誰？」

此語一出，在場的人登時毛骨悚然。一陣風吹過，寒意更濃。

下一個將是何人？

翟天星道：「事已至此，我們也無退縮之理，我們為了安全，今夜就同住靈堂之內。」

衆人聽了都覺得翟天星這個提議極有見地。

龐傳鼎與寇弘分別抱起了剪一刀與閔子毅屍身，一同向着靈堂而去。

靈堂之內，早已擺放了兩副棺木，棺木之旁又多了鄔克的屍體，已用白布蓋着，而今又多了剪一刀與閔子毅兩個，靈堂更顯得異常恐怖。

五位旗牌與翟天星坐在靈堂，大家都沒發出聲响，這個時候，他們還可以再說什麼？

翟天星忽然想到一個問題，道：「傅兄，我有一個問題，不知你介意否？」

傅仲達道：「翟兄請講！」

翟天星道：「自從參帮正帮主薄雲天逝世，到帮主退隱此地，參帮的組織有什麼變故？」

傅仲達望了望饒勇夫，半晌才道：「參帮本是北國一個龐大組織，為了是保護我們採參帮衆，採參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薄帮主去世之後，本來是赫連副帮主繼任，但他並沒有繼任，反而把我們八個拜把兄弟分作八個旗牌，分別管理長白山下八個參帮。」

翟天星道：「我記得當年我解了參帮被官兵圍剿之事，那時薄帮主年紀並不大，為什麼在我離去之後，會突然逝世？」

傅仲達道：「沒有人知道！」

饒勇夫接口道：「赫連副帮主說他是急病暴斃，我們八兄弟有些懷疑，懷疑副帮主奪權篡位，可是，當赫連副帮主料理一切妥當，分派我們八人工作之後，全身而退。我們這個懷疑變成了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翟天星道：「那麼，赫連副帮主在你們心目之中，是一個的而且確的君子？」

五人並沒有回答，也沒有什麼表示。

大約過了半盞茶時間，傅仲達才道：「翟兄，你也明白，無論什麼組織，總有謠言。」

翟天星沒有再問下去，細心觀察各人臉上表情，發覺龐傳鼎與巫澤二人，臉色似乎有些不大對勁。

翟天星當然明白，赫連容若在這五位旗牌心目中，並不是一個完全可以接受的人。

表面看來，赫連容若對參帮有極大功勞，他把參帮打理得井井有序，然後全身而退，隱居西湖，這種謙謙君子之風，天下又有幾人？

可是，龐傳鼎與巫澤二人的表情，不正是告訴翟天星赫連容若仍有令人不滿的地方？

究竟赫連容若有什麼地方令他們不滿呢？

翟天星也不再追問，因為假如他們要說，早就說了出來，他們不肯說出來，追問也不會得到結果。

而且這事是參帮帮內之事，他們不願外人知道，也是情有可原。

天下沒有一個完美的人，俗語也說過，順得哥情失嫂意，而且所謂好惡，也只是相對而說，並沒有一個準則。

傅仲達道：「時間不早了，我們還是分批休息，也許明天那個行兇的人，又要動手。」

五人決議，饒勇夫、巫澤與龐傳鼎先睡，翟天星、傅仲達與寇弘負責上半夜的看守。

三人在靈堂之內巡視，直到四更，並無事故發生。

饒勇夫、巫澤與龐傳鼎三人醒來，負責看守下半夜。

翟天星雖然有滿腦子糾纏不清的問題，他仍然堅守一個原則，只有清醒的頭腦，才可以冷靜應付未來之事，因此，他躺下之後，便屏去雜念酣睡。

微曦之際，翟天星便已醒來，跟着其他二人也同時醒了，一夜平安。

看見了陽光從窗櫺透入，各人都鬆了一口氣。

死去的五人，都是在入夜才遇險的，換句話說，這行兇的人對他們仍有顧忌。

龐傳鼎忽然說道：「我要出去方便一下！」

巫澤也道：「五弟，我與你同去！」

兩人同時出了靈堂大門。

茅厠離靈堂不遠，可是，他們兩人竟去了一炷香的時間，仍沒有回來。

翟天星開始覺得有些不妥。

傅仲達臉色微變，說道：「我們去看看！」

而今靈堂之內，只有四人，同時奔出來。

茅厠之前，直挺挺的臥着兩人，正是龐傳鼎與巫澤二人！

饒勇夫搶先上前，驚道：「四弟，五弟！」

寇弘蹲身看着他們，伸手摸摸他們鼻息，嘆了口氣，不斷的搖頭。

翟天星也上前一看，兩人臉色駭異，似乎是死前看見了些什麼似的。

傅仲達道：「我們實在太過輕率，低估了行兇者的本領與胆量！」

翟天星道：「行兇者在明，我們在暗，實在是防不勝防！」

傅仲達也蹲下身來，仔細檢驗着屍身，一會才說道：「他們身上並沒有任何傷痕。」

饒勇夫道：「又是中毒而死？」

寇弘道：「沒有可能，他們與我們一夜，並沒有吃過什麼東西。」

翟天星也蹲了下來，忽然道：「他們是中了暗器而死的！」這是一個驚人的發現。其他三人也蹲下身來。

可是，他們却看不見任何暗器。

翟天星道：「你看看他們的眉心。」

三人仔細一看，果然發現兩人眉心之上，有一小孔。

翟天星又道：「暗器十分微小，直插入他們眉心，如果不是仔細察看，一定不會發現！」

三人心中暗叫慚愧，也十分佩服翟天星的觀察能力。

饒勇夫道：「那是什麼暗器？」

翟天星道：「可能是針類——對了，巫澤使用金算盤作武器，算子可作暗器之用，那麼他是個暗器大行家，他身上定有磁石之類的東西！」

傅仲達按按巫澤的衣襟，果然內有一包磁石。

寇弘接過磁石，放在巫澤眉心，一會，果然吸出了一枝牛毛般的花針。

「綉花針？」翟天星自然自語地道。

傅仲達本是十分淡定，這時也忍不住性子，急道：「翟兄你看過這種花針？」

翟天星正要搭話，靈堂內突然傳出爆炸之聲。

四人不約而同，返身奔向靈堂。

靈堂傳出了一陣火藥的氣味。

翟天星道：「小心！」

他們分別由四個窗戶閃身而入。

翟天星藝高人胆大，由前門直入。

靈堂之內又傳出幾响爆炸聲响。

衆人同時伏在地上。

過了不久，再沒有爆炸之聲，才慢慢地站了起來，緩步入了靈堂。

出乎意料之外，靈堂內並沒有任何毀壞。

翟天星看見地上的紅紙，道：「原來只是幾個爆竹！」

饒勇夫慘慘淡道：「這個行兇人，又使什麼花樣？」

翟天星與傅仲達幾乎同時開口道：「又中了行兇者的詭計。」

兩人同時飛身而出，饒勇夫與寇弘不知就裏，也跟着他們而去。

來到茅厠之前，他們不禁吃了一驚。巫澤與龐傳鼎的屍體已不見了，地上似乎有些拖曳的痕跡！

拖曳的方向是西北。

西北豈不是赫連容若的垂柳軒？

四人發足狂奔，向着垂柳軒而去。

穿過客廳，直入赫連容若的臥房，四人立時呆若木鷄，因為眼前的事物實在詭異！

赫連容若仍是躺在床上，咀吧張開，兩眼發光。

床椽之上，正掛着巫澤與龐傳鼎的屍身。

可憐全身癱瘓的赫連容若，已被嚇得死去活來。

饒勇夫解下二人屍身，尖聲道：「副帮主，是誰把這兩個屍身掛在上面？」

赫連容若當然不會回答。

饒勇夫仍是尖叫：「你看見什麼？你看見什麼？」

傅仲達輕輕地搭着饒勇夫肩膊道：「大哥，他已成了一個活死人，問他又有何用？」

寇弘也在旁邊，說了兩句安慰的話，饒勇夫才能安靜下來，但額上汗水仍是不斷淌下。

傅仲達道：「翟大俠，你剛才在靈堂爆炸聲响之前，想對我們說些什麼？」

翟天星道：「這裏不是談話之所！」

傅仲達道：「再往靈堂？」

翟天星道：「不，這處與我所居的東廂最近！」

寇弘突然道：「我不忍四弟五弟暴骨於此，你們先去，我一會便來！」

翟天星道：「我去吩咐傭僕打點！」

寇弘道：「莊中發生這麼多命案，莊丁們都不敢再出來，還是由我把他們送往靈堂！」

傅仲達道：「為了安全計，我們一起去！」

寇弘臉孔肌肉抽動，勉强笑道：「你們不用為我担心——是福不是禍 是禍躲不過！」

翟天星正想開言，寇弘已提起兩人屍身，向着靈堂而去，翟天星正要隨他跟着，傅仲達用手示意他停下來。

傅仲達道：「二哥為人十分精細，相信他定能好好保護自己。」

翟天星無法，三人便往東廂。

傅仲達還未坐下，便追問道：「翟大俠……」

翟天星道：「在我未說出愚見之前，我希望你們能坦白告訴我，參帮之中究竟有什麼謠言？」

傅仲達不語，望着饒勇夫。

饒勇夫嘆了口氣，道：「事已至此，隱瞞無益！」

傅仲達道：「說來話長，薄帮主與赫連夫人本是青梅竹馬的情人！」

翟天星道：「那麼她又怎會變成赫連夫人？」

傅仲達道：「其中曲折之處，我們都不知道，所以帮主謠言都說赫連容若橫刀奪愛！」

翟天星才明白，巫澤與龐傳鼎對赫連容若不滿之處。

翟天星道：「饒大哥，你在帮中日子最久，你以為這是謠言還是事實？」

饒勇夫道：「我也不敢肯定，翟大俠你也明白，天下之事，尤其是男女之間，非當事人永不明白。」

翟天星又問：「薄雲天與赫連容若二人，關係如何？」

傅仲達道：「他們本是師兄弟！」

「他們師傅是那位前輩？」

傅仲達說道：「是前任帮主，長孫無忌！」

翟天星恍然而悟道：「是外號『長生不老』的長孫無忌？」

傅仲達道：「長孫帮主是參帮的始創者，他本是北國一富戶公子，早年任俠江湖，晚年却好歧黃之學，並且希望找到長生不老之藥，他的外號也由此而來！」

饒勇夫接口道：「長孫帮主為了煉藥，在長白山一帶，採購上等人參，眼見參衆勞苦採參，竟然被官家富豪搶奪，參衆生活極苦，他看不過眼，便創立了參帮，一方面保護採參人性命，另一方面也不容外人用低價購參！」

傅仲達接口道：「長孫帮主晚年收了兩徒，便是薄雲天與赫連容若，兩人情若手足，長孫帮主去世之後，薄雲天也順理成章成為正帮主！」

翟天星道：「當時赫連容若有什麼表示？」

饒勇夫道：「沒有什麼。」

翟天星道：「那麼，赫連夫人本是長孫帮主女兒？」

傅仲達答道：「是的，她閨名是長孫純！」

翟天星道：「薄雲天與長孫純有沒有結合？」

饒勇夫搖了搖頭道：「薄帮主心頭頗高，他要把參帮擴大，成爲北國獨樹一幟的帮會！」

翟天星道：「結果如何？」

傅仲達道：「那年參帮採得十二株有三千年的稀有野參，却惹來官府垂涎，便發生了圍剿之事！以後的事，翟兄沒有忘記？」

翟天星道：「我記得！話拖得太遠，長孫純的武功如何？有沒有得到長孫無忌眞傳？」

饒勇夫道：「聽說她武功不錯，尤其是暗器——」饒勇夫說到這裏，臉色陡然一變。

翟天星道：「她使的暗器是什麼？」

饒勇夫道：「綉花針！」

翟天星道：「是巫澤與龐傳鼎致命的暗器？」

饒勇夫道：「不過，長孫純已死！」

翟天星道：「還有一人——」翟天星的聲調充滿苦澀，本來，這個想法已隱隱在他腦海之中出現過，可是，不知爲了什麼，他竟然不敢再往下想。

傅仲達道：「見赫連翠韻？」

饒勇夫道：「她也被琴弦纏死了！」

傅仲達道：「不對，不對，如果赫連翠韻是行兇主人，她與我們有何仇怨？就算有深仇大恨，赫連容若是她生父，她又怎忍心挑斷他全身經脈？」

翟天星道：「你們有沒有發覺，行兇者主要對付的似是赫連容若？」

傅仲達道：「是的，鄔克是被長劍釘在木牆之上，這事發生在赫連容若臥房之內，至於巫澤與龐傳鼎二人，雖死在茅厠之前，但結果也被移入赫連容若跟前！」

翟天星道：「行兇者本可一早便殺死赫連容若，但他只挑斷他的經脈，並割去舌頭，目的是使他有仍有知覺，却不能有所表示，要使他精神不斷受驚恐折磨！」

傅仲達道：「假設赫連翠韻沒有死去——她又有什麼原因要如此對待生父？」

翟天星道：「假若赫連容若不是她生父？」

傅仲達道：「行兇目的比較合理！」

翟天星道：「假若赫連容若是她的仇人？」

傅仲達道：「那也太心狠手辣！」

饒勇夫插口道：「太多假設了！」

翟天星道：「唯一知道事實眞相的只有赫連容若！」

傅仲達道：「可惜他是個活死人！」

翟天星沒有回話，抽身便走。

傅仲達道：「往那裏？」

「垂柳軒！」

翟天星的聲音已遠去，二人只好跟着而出。

赫連容若受了驚恐，精神極倦，已沉沉睡去。

翟天星坐在床前，低首不語。

傅仲達與饒勇夫亦已趕到。

赫連容若突然驚醒，怔怔望着三人。

翟天星低聲道：「赫連兄！」

赫連容若眨了眨眼睛。

翟天星說道：「你可聽清楚我的說話嗎？」

赫連容若又眨眨了眼睛。

傅仲達已明白翟天星的用意。

翟天星道：「赫連兄，你用心聽着我的問題，如果是對的，你便眨眼一下，不對的，眨眼兩下！」

赫連容若眨了眼睛一下。

翟天星道：「行兇者是尊夫人？」

赫連容若眼睛眨了兩下，行兇者並不是赫連夫人。

翟天星道：「是翠韻姑娘？」

赫連容若怔怔的望着翟天星，滿眶淚水。

三人十分緊張，可是赫連容若却並沒有什麼表示。

傅仲達忍不住道：「副帮主，你何必再隱瞞？」

饒勇夫也道：「副帮主，爲了你自己，爲了我們——」

赫連容若終於眨了下眼，淚水奪眶而出，半晌，他仍然沒有睜開雙目！

翟天星道：「我的推測沒有錯！」

傅仲達道：「她殺了這麼多人，目的是什麼？」

饒勇夫道：「她瘋了？」

翟天星又向赫連容若道：「赫連兄，翠韻姑娘並不是你的女兒？」

赫連容若睜開了眼睛，滿臉詫異之色，似乎對翟天星的猜測感到極度驚奇。

可是，他終於把眼睛眨了一下。

翠韻姑娘並不是他的女兒，那麼，她在垂柳山莊的身份又是什麼？

傅仲達道：「是你的仇人？」

赫連容若却眨眼兩下。

饒勇夫道：「她既不是你的仇人，爲什麼要用如此可怖的手法對付你？」

當然，赫連容若並沒有辦法解答這個問題，他的臉上充滿了焦慮的表情，事實上他一定知道其中錯綜複雜的情形，只不過無法表達出來。

翟天星深深地嘆了口氣。

傅仲達突道：「翠韻姑娘而今躲在那裏？」

饒勇夫說道：「一定仍在垂柳山莊之內！」

翟天星自言自語地道：「那裏是最佳隱蔽之處——」他一面想，一面望着傅仲達。

兩人面色同時變色，道：「快去！」

饒勇夫茫然道：「去那裏？」

他們兩人並沒有回答。

三人走出垂柳軒。

一個老者正捧着飯菜，朝垂柳軒而來，見了三人，便恭謹地道：「三位老爺，你們忙了大半天，可惜莊中下人，個個都異常害怕，假如你們餓了，可往厨房…」

三人並沒有去理會老者，朝着靈堂奔去。

白日的靈堂，仍然瀰漫着一種陰森可怕的氣氛，兩副棺柩之旁，又多了五具用白布覆蓋着的屍體。

翟天星與傳仲達慢慢的走近棺柩，兩人的步履是異常的沉重。

站了半晌，翟天星朗聲道：「翠韻姑娘，戲應該至此演完了！」

傅仲達道：「翠韻姑娘，我們並不害怕死亡，而是想知道事實的眞相！」

饒勇夫到此才明白過來，傅仲達與翟天星二人都認爲赫連翠韻是躲在棺柩之內！這裏的確是整個垂柳山莊最好的隱蔽之所！

三人緊張地望着棺蓋，可是，棺蓋並沒有移動。

饒勇夫突道：「開棺！」說罷便要動手。

翟天星示意他暫時停下。再等了半晌，才道：「我們的估計錯誤？」

傅仲達道：「我不相信！」

饒勇夫道：「開棺罷！」

兩人再沒有異議。

只見饒勇夫欺身前來，雙掌擊出，足有半尺厚的棺蓋應聲而開！

一時之間，木屑紛飛。

翟天星與傅仲達全身運勁，以防棺中突然而起的赫連翠韻。

當木屑烟塵靜下，棺內並沒有任何動靜。

他們三人慢慢地走近。

赫連翠韻的屍身仍躺在棺柩之內！

翟天星與傳仲達二人的猜測，徹底失敗！

赫連翠韻的臉孔略呈暗灰，她已經死去兩天，一切都是正常的現象。

棺柩之內，還有那古琴陪葬！

赫連翠韻確實的死了！

死人又怎會成爲行兇的人？

赫連容若是親眼看見行兇人的，他又沒有說謊的可能！說這個謊話對任何人也沒有好處！

傅仲達頹喪的坐在地上。

翟天星也感到異常的沮喪，本是十拿九穩的推測，竟是大大的落空。

一陣微風從窗外吹來，三人立時感到一陣寒意，這陣寒意，不知是微風帶來的寒意，還是心底冒起恐懼的寒意？饒勇夫竟然發起抖來。

三人在靈堂之內，呆呆相對，足足有半個時辰。

假如不是外面傳來「得得」馬蹄聲，他們仍然會相對下去。

翟天星第一個驚起道：「寇弘呢？」

三人一直凝神於找尋赫連翠韻，竟然完全忘記了寇弘的事！

他究竟去了那裏？難道又遭了毒手？

馬蹄聲在靈堂之外停下，跟着便是一陣震人心弦的馬嘶！

三人不約而同的走出靈堂。

靈堂門前，一匹高大的棗紅馬站着，背上竟然馱着一個男人！

饒勇夫撲向馬匹，叫道：「寇弘！」

伏在馬背上的是寇弘，沒有氣息的寇弘！他的死灰臉孔也是扭曲而驚異，他臨死之前，一定是看到十分詭異的情景，翟天星並不感到意外，因爲死去的五個旗牌，臉孔都是如此可怖！

傅仲達歎了口氣道：「我們又死一人了！」

饒勇夫道：「他爲什麼會出莊外？」

翟天星道：「這也怪不得他，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忍受這種恐懼的壓力！」

饒勇夫抱着寇弘屍身，道：「你指他臨陣退縮？不會的，他不是這種人！」

傅仲達道：「大哥，你敢保證你自己嗎？」

饒勇夫低下頭來，沒有人敢保證，連翟天星自己也覺得有點茫然。

恐懼可以徹底改變一個人，何況他們根本不知道恐懼會在什麼時候臨到自己的身上。

寇弘偷偷離開垂柳山莊的心境，三人也可以體會得到，心下反而沒有責怪他！

而今，最令人心寒的是：下一個將會是誰？

三人都是久歷江湖的漢子，什麼驚心動魄的場合也都參與過，可是從來沒有嘗過這種可怕的滋味。

千古艱難唯一死，死並不可怕，最令他們惴惴不安的是自己爲什麼要死！死亡又會在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之下，死亡加諸己身？

饒勇夫抱着寇弘屍身，慢慢地走入靈堂。

翟天星與傅仲達也跟着入了靈堂。

饒勇夫把寇弘屍身放在五個旗牌屍身旁，默默地在他們面前站着。

沒有人說話，靈堂刹那間靜得連一根針墮地的聲音也可以清晰地聽見。

風已靜止，但是這可怖之事仍是洶湧着。

饒勇夫突然轉過身來，大聲道：「我想喝點酒！」

傅仲達也道：「不只要喝，而且要暢暢快快的大喝一頓！翟兄你認爲怎樣？」

翟天星也點頭道：「好！」

三人走出靈堂，很容易便找到了酒窖，赫連容若所藏的珍釀也不少，但他們並沒有細心選擇，隨手拿了一埕，回到翟天星所居之東廂。

剛踏進客廳，饒勇夫便拿起酒埕，向口內猛灌。

傅仲達比較鎮定一點，坐在椅上，才把酒埕拿起，猛喝了幾口。

翟天星却仍站着。

饒勇夫道：「好酒，好酒，翟大俠，飲勝！」然後又舉起酒埕，拚命的喝着，胸前衣衫盡濕。

傅仲達道：「地獄有門，醉鄉無恨！」這兩句非詩非詞的話，在翟天星的耳裏，倍覺凄然。

翟天星無言，慢慢剔開了泥封，正想舉起酒埕，突然他又把酒埕放下，厲聲道：「慢着！」

可是，饒勇夫與傅仲達二人似乎聽不到。

翟天星不再理會二人，返身出了東廂，直奔靈堂。

沉寂的靈堂仍是那麼沉寂。

翟天星走近赫連翠韻那半掩的靈柩，暴然出手，抓起了赫連翠韻的屍身。

他仔細端詳着赫連翠韻死灰的臉。

他終於看到，赫連翠韻的耳根與面頰凹下之處，竟然有一條幼絲一般的裂痕，

如果不是抽起屍身，根本無從發現。

他不再猶豫，伸手便向着裂痕扯去。一張完美的人皮面具便應聲裂開。

死者並不是赫連翠韻，翟天星認得，這是她一個貼身丫環。

赫連翠韻並沒有死。

這是一個極大的轉機。

眞相巳顯露了一半，還有另外的一半呢？

翟天星拿着那張人皮面具，立刻跑回東廂。

饒勇夫巳經醉倒在地，正大刺刺的躺着。

傅仲達不斷地自言自語，但語聲含糊，不知他究竟在說些什麼。

翟天星道：「傅仲達，我們的推想並沒有誤錯，赫連翠韻並沒有死去，你看這人皮面具。」

傅仲達並沒有答話，仍是自言自語。

翟天星蹲下身來，猛推傅仲達，可是傅仲達除了向翟天星傻笑之外，並沒有其他反應。

忽然，外面又傳來一陣步履之聲。

翟天星站了起來。

一個老者蹣跚地踏入廳內，邊行邊說：「爺們，有酒無餚不算是待客之道。」

進來的老人，正是在垂柳軒前送飯給赫連容若的老者，他是垂柳山莊之內，唯一沒有離去的僕人。

那老人放下了一大盤巳炆熟的鷄鴨。

翟天星看着他的步履，當他正要轉身之際，他突然發現這老人有些異樣。

此人年紀雖老，但腰板却異常挺直。

翟天星喝道：「站着！」

那老人立時站着。

翟天星打了一個哈哈，道：「赫連翠韻！」

那老人依然不動。

但半醉的傅仲達却被這四字喚醒，道：「赫連翠韻在那裏？」

那老人慢慢地轉過身來。

翟天星道：「這一幕戲應是落幕的時候！」

那老人道：「什麼，大爺，你在說什麼？」

翟天星突然一個閃身，雙掌暴出，掌在半空，忽然又變成雙爪，抓向老人的面龐。

那老者也立時變成十分靈巧，暴退八尺。

老者身形未穩，便要奪門而出。

可是，翟天星早巳靠在門檻之上。

老者又呵呵大笑，但聲音巳變，不再吵啞老聲，而是嬌美動人的嬌笑聲。

笑聲在室內廻洞，刺耳而可怖。

接着，那老人雙手一揮，身上衣衫盡落，一個身穿白色輕紗，清麗動人的少女，便站在翟天星跟前。

傅仲達看得呆了，但翟天星並未感到意外，他應該一早巳想到，只有赫連翠韻假扮的老僕，才有胆量繼續留在莊內，可惜他在垂柳軒前太過疏忽。

翟天星道：「赫連翠韻！」

那少女止住笑聲道：「翟天星，我娘親眼光眞不錯，她的確沒有選擇錯誤。」

突然間，傅仲達發出一聲狼嚎似的叫聲。

翟天星道：「傅兄，你怎麼了？」

赫連翠韻笑道：「垂柳山莊的柳梗名釀，想不到也會毒倒這位參帮智多星紫旗牌。」

傅仲達痛苦地道：「翠韻姑娘，我並不害怕死，而是害怕死得不明不白。」

赫連翠韻突然臉孔繃緊，雙目射出火焰，是仇恨的火焰。

傅仲達道：「我與你有何仇怨？」

赫連翠韻道：「你們八位與赫連容若，都與我有不共戴天的仇恨。」

傅仲達拚命抓着頭顱，連邪儒巾也拉了下來，臉孔現出百思不得其解的表情。

翟天星道：「我呢？」

赫連翠韻道：「你沒有。」

翟天星心中嘀咕：「既然我與你並無仇怨，爲什麼你們却找我淌這渾水？」但他並沒有出聲。

傅仲達道：「你說出來，大丈夫死而無憾。」

赫連翠韻道：「看你的臉色，仍有足夠的時間，聽完這段仇恨，好讓你死而瞑目。」

翟天星插口道：「你殺這位旗牌爲的是報仇，害你爹爹爲的是什麼？」

赫連翠韻眥目欲裂，道：「赫連容若並不是我爹爹！」

翟天星訝道：「他是誰？」

赫連翠韻道：「他是我奪母殺父的仇人！」

傅仲達痛苦地說道：「赫連副帮主是你奪母殺父的仇人？那麼，誰是你親爹爹呢？」

赫連翠韻道：「薄雲天！」

這個答案連翟天星也大出意料之外。

「因此，從而今起，我不是赫連翠韻，而是薄海騰！」

翟天星道：「薄海騰？那是男孩子的名字。」

薄海騰笑道：「這名字是我爹爹給我的，那時我還沒有出世。」

翟天星道：「你怎會知道？」

薄海騰道：「是娘親臨終之時告訴我的，她還告訴我無數可怖之事。」

翟天星道：「這些可怖之事，便是你這次行兇的原因，對嗎？」

薄海騰道：「對極了，赫連容若在參帮被官兵圍剿之後，殺了我爹爹，挾着我未婚而有孕的媽媽來到這垂柳山莊，美其名曰隱居。」

傅仲達仍不明白，道：「那我們與你又有什麼仇恨？」

薄海騰不屑道：「赫連容若是主謀，你們是帮兇，因此，你們是死有餘辜。」

傅仲達道：「帮兇？」

薄海騰道：「赫連容若一向單戀母親，爲了貪圖美色，把參帮基業，分與你們，難道你們不是帮兇？」

傅仲達說道：「我們並沒有瓜分參帮呀！」

薄海騰怒道：「住口，你這狗奴才！赫連容若是主謀之人，因此，他要受最大的苦楚，而你們這些帮兇，死是便宜了你們！」

翟天星道：「這該是妳娘親所說？」

薄海騰道：「是的，她沒有道理來騙我！」

翟天星也同意，古話有道：「哀莫大于死」，臨死之際，那還再有機心騙人？

傅仲達仍執拗地道：「那是你娘親片面之言。」

薄海騰並沒有反駁，只是嘿嘿冷笑。

翟天星插口道：「傅兄，究竟誰請你來垂柳山莊？」

傅仲達說道：「我先接到赫連夫人的訊鴿，然後才接到赫連容若派人送來的請帖。」

翟天星道：「那麼，這壽辰之宴，是赫連夫人處心積慮安排的了。」

薄海騰接口道：「自從娘親來了垂柳山莊之後，想念爹爹，終於抑鬱而病，本來，她有很多次機會報仇，可惜都被赫連容若逃去，最後，他索性獨居垂柳軒。」

翟天星心想，這種說法也是合情合理，便道：「你沒感到你的手段太毒辣？」

薄海騰道：「毒辣？比起他們，尤其是赫連容若，殺人夫奪人母之恨，又算得上什麼？」

傅仲達痛苦地呻吟，道：「我始終也不相信赫連容若是這種人。」

薄海騰道：「君子與小人，又豈可在臉上看到。」

翟天星不語。

傅仲達巳是十分虛弱，道：「如果赫連容若是那般醜惡小人，那麼，我們八位旗牌，也是被害者……」

薄海騰道：「無論是害人或是被害，而今，你巳知道其中眞相，應該死而瞑目了。」

說罷仰天長笑，可是笑聲並沒有興奮，反而是充滿了悽淸落寞之情，半晌，笑聲中，薄海騰道：「爹爹，娘親，你們在天之靈，也可安心了。」

忽然，她從懷中抽出一信，遞與翟天星道：「我娘親臨終之時，要我交這信給你。」

翟天星接過那信，正要拆開。

忽然，一個冷冷的聲音從門外傳來，道：「翠韻姑娘，你錯了。」

薄海騰吃驚道：「誰？」

「是我！」一個老嬷嬷站在門外。

薄海騰道：「嬷嬷，你什麼時候回來了？」

老嬷嬷道：「剛剛回來，我在外面，巳經聽到你們所說的話。」

薄海騰道：「你爲什麼說我錯了？」

老嬷嬷道：「你是大錯，而你娘親是大大的錯。」

薄海騰道：「我不知道說些什麼。」

老嬷嬷道：「老嬷嬷自十歲入長孫家爲奴，參帮的歷史，有誰比我更熟悉？」

翟天星道：「嬷嬷請說。」

老嬷嬷白了翟天星一眼，道：「你娘親並沒有說錯，你並不是赫連老爺的親生女兒，你的生父是薄雲天。」

薄海騰道：「那麼赫連容若便是我倆大仇人。」

老嬷嬷厲聲道：「不——赫連容若是人如其名，什麼寃屈苦楚也是可以容納得下，而你的生父，却並不是一個義薄雲天的人。」

薄海騰道：「這話怎講？」

老嬷嬷道：「你父親當年，爲了入朝做官，採十二株三千年野山人參獻入宮內，以爲如此，可以穩步青雲，那知道官家之人，既要了人參，又要你爹爹的命，才會發生官兵圍剿參帮之事。」

頓了一頓，老嬷嬷才道：「翟大俠嚇退官兵之後，薄雲天害怕東窗事發，要先殺赫連副帮主，然後再殺長孫純，你的娘親。」

翟天星又問道：「爲什麼要殺赫連容若？」

老嬷嬷道：「因爲這事只有赫連容若一人知道，赫連老爺並沒有責怪你父親，反而力勸他悔改，再重振參帮威名，可是你父喪心病狂，一日暗裏刺殺赫連副帮主，可是那夜赫連老爺因事外出，薄雲天也被守衞亂箭射死，雖然，他也殺絕了那些守衞，赫連帮主爲了顧全大局，把參帮分了給八位旗牌，便南下隱居垂柳山莊。」

薄海騰一面聽着一面汗水簌簌而下，忽道：「嬷嬷，你說過父親要殺母親？」

老嬷嬷道：「是的，他早知你母親有了身孕，而他爲人心胸極窄，恐怕這未婚生子之事，壞了他名聲。」

薄海騰道：「娘親知道此事沒有？」

老嬷嬷道：「她完全不知道，一直以爲，赫連老爺挾迫她南下，因而推想他是殺死薄雲天的人。」

翟天星道：「爲什麼她不當面斥責赫連容若？」

老嬷嬷道：「有兩個原因，第一、她那時快要瓜熟蒂落，第二、小姐是個極爲高傲的人。」

翟天星問道：「赫連容若有沒有解釋呢？」

老嬷嬷道：「他根本沒有機會，就算解釋，長孫純也不會相信，赫連老爺是天下間最大的好人，我活了這麼久，也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好的人！」

翟天星道：「究竟他如何好？」

老嬷嬷睜大了眼睛，道：「他自南來隱居垂柳山莊，便獨居垂柳軒內，再沒有娶妻，把翠韻撫養成人，比親生父親更爲關懷，教她武功，日夕忍受長孫純的冷言冷語，却從來沒有向人吐過半句怨言！本來他可以繼任參帮帮主，什麼榮華富貴也有，他反而獨含寃屈，把自己仇人妻女照顧到無微不至，你道天下還有再好的人？」

薄海騰道：「老嬷嬷，你眞的沒有騙我？」

老嬷嬷道：「我爲什麼要騙你？唉，這些都是天意，假若我不是有事回鄉，這場浩刦也許可以避過！」

薄海騰突然一個翻身，在翟天星身旁閃過，出了東廂，尖叫之聲逐漸遠去。

翟天星道：「老嬷嬷，你快去看看小姐！」

老嬷嬷回答道：「天作弄人，人何以堪？」

說罷便出了大門。

翟天星自言自語道：「一個誤會竟然這麼可怕！」

傅仲達接口道：「這完全是長孫純高傲性格所結下的惡果！」

翟天星望着傅仲達，道：「你——」

傅仲達輕輕拍着袍子，從容站了起來，笑道：「我沒有什麼！」

翟天星道：「你沒有中毒？」

傅仲達道：「沒有，當你揭開酒埕泥封突然搶身出外，我已發現其中有變！」

翟天星問他道：「爲什麼你不跟着出來？」

傅仲達道：「因爲我要見行兇者的眞面目。」

翟天星說道：「你不愧爲參帮的智多星！」

傅仲達笑道：「大俠誇獎，以前我也聽過翟大俠行事鎮定而機智，武功又是高强，此次得親身目睹，眞是獲益良多！」

翟天星謙道：「那裏，那裏！」

經過這一場大變後，兩人更是惺惺相惜。

傅仲達道：「事情還未了結！」

翟天星道：「還有什麼？」

傅仲達道：「長孫純臨死之時，曾交一信給她女兒，不知信上所說是什麼？」

翟天星看看地上的信，拾了起來，拆開一看，只見信箋之上，寫着八個娟秀大字：

「小女無依，願託絲蘿！」

傅仲達看了，笑道：「恭喜翟兄，原來夫人要招你爲婿！」

翟天星耳根一紅，恍然而道：「原來那天晚上試我武功，便是爲此！」

傅仲達道：「什麼試你武功？」

翟天星便把當晚情形，約略提過。

傅仲達道：「長孫純是個極工心計的人，一切事物都安排得井井有序，連女兒報仇之後，單身飄泊也預爲安排，假如她性格開朗一點，不但不會惹此巨禍，反而是參帮帮衆之福！」

翟天星道：「福禍無因，又豈是凡人所能掌握？」

傅仲達也嘆了口氣。

翟天星說道：「最可憐的還是赫連容若！」

傅仲達道：「他雖生猶死，却發揮人性良善之極處，這樣的人，才稱得上英雄豪傑，不過，我心中猶有些問題，相信只是翟兄才可解答！」

翟天星道：「說來聽聽！」

傅仲達道：「當閔子毅與巫澤被毒針射死，你已知了其中大概？」

翟天星點了點頭，道：「假如你有我的遭遇，你也會知道！」

傅仲達又道：「赫連容若武功極高，又怎會被翠韻姑娘挑斷經脈？」

翟天星道：「相信是她早巳在食物中下毒，然後才能下手！」

傅仲達道：「這姑娘實在心狠！」

翟天星道：「仇恨是火焰，星星之火足以燎原，何況是一把深仇烈焰？」

傅仲達道：「長孫純又怎懂下柳梗之毒？」

翟天星道：「你不記得她是長孫帮主之女，而且一個人久病成醫，藥物可救人，也可殺人！」

傅仲達說道：「一句說話，又何當不是！」

兩人又不約而同歎了口氣。

事情已經眞相大白，兩人反而有些茫然。

忽然，一聲尖叫傳來，破空之聲，有如夜梟啼血，兩人不禁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顫。

「是垂柳軒！」

兩人奔至柳軒之時，已經太遲。

薄海騰（赫連翠韻）因這事大受刺激，竟然立時變成瘋狂，揮着利劍，到處亂刺，赫連容若早已被刺身亡，而她自己也用劍劃花了臉孔。

當他們踏進垂柳軒內，赫連翠韻正一劍向着自己心窩上刺去，兩人上前阻擋也來不及！

老嬷嬷爲救赫連容若，也死在他的身畔。

× × ×

兩月之後，他們巳在垂柳山莊之內起了十個新墳，懷着哀愁離開了垂柳山莊。

翟天星在路口與傅仲達惜別。

傅仲達道：「你有什麼打算？」

翟天星道：「沒有，我一向萍飄梗逐，你呢？」

傅仲達道：「我還要回到參帮！」

翟天星道：「日後有緣，自到參帮拜會！」

傅仲達策馬揮鞭，向北國而去。

翟天星沒有立即離開西湖，他又再度旋湖，到岳王廟，西冷印社。

往事重現，紅顏巳殞，垂柳山莊之宴竟是一個噩夢！

也許安伯又要失望，而翟天星也不敢再想紅鸞星動四個字了！

——續完——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溫凉玉・文
盧令・圖

大俠傳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剛極柔至盟」的蕭七、鐵恨秋、唐甜、唐三千等四人，在郊野一間茶店歇脚，他們正在高談闊論之際，方覺閒手持雙劍入店叫賣，汪逼威兩名手下仲長九、仲長十兩兄弟跟着進來，强要買劍，被方覺閒一招將兩人斃於劍下，方覺閒殺人後正舉步離開，汪逼威突然現身攔阻，也被方覺閒一劍殺了。這時，容肇祖步入店來，挽留住方覺閒，原來兩人乃係舊識，且容肇祖有恩於他，而蕭七與容肇祖又是朋友，所以蕭七拜託容肇祖轉請方覺閒加入剛極至柔盟，方覺閒人情難却，只答應爲該盟做一件事，事畢便即身退。唐甜見此情景，引起無限感慨……

面對數霸主 不亢也不卑

公子襄

「落花娘子」笑得很甜。她相信正常的男人，只要眞的是正常的，見到她這朱唇半啓，眼兒媚，好像想着些什麼事的神情，如果在沒有人的時候，男人都會撲上來。男人嘛，就是男人，容易對付得很。

可是她看到女人就不同了，像剛才那丫頭片子叫什麼「歌衫」的，一身輕態輕盈，有的是她所沒有的天眞、年輕，恰好跟她形成對比，她看到了，就恨不得攫前去，一把扼死她所看到的，的確，她也眞的叉死了好幾個年輕貌美的女人。

只是那丫頭不知溜到什麼地方去了？

這座院落很寬很大，衆人在仲孫湫引領之下，信步走來，走了一盞茶的時間，居然還是一進又一進的，盡是屋邸，一層又一層的，擺設上簡樸、明凈，却似上古戰國時的王侯世家，自有一股威儀。梁武帝後裔的梁思王舊居，確是氣派非凡。

衆人都想看一看，這崛起江湖，冠絕一時的公子襄，究竟是什麼三頭六臂，頭上生角的人物？

只見一停院宅，迎面而立，建造所用的木質、陳設，都很樸拙，但自有一股沉厚的氣派襲人，只見數十青石階上，站有一個錦衣青年。

衆人心想，這就是公子襄了罷？衆人雖衝着公子襄來的，懾於他的威名，便都一齊止住了步，拱手示禮，那青年也長揖到底，一一還禮，十分恭謹，然後引身向後稍讓，道：「在下杜而未，是公子爺七十一人門生之末，公子就在『來王殿』恭候多時。」

江傷陽，甄厲慶臉上俱一熱，辜倖村稍呆了一下，即仰天哈哈大笑道：「哈哈哈，俺這可看走了眼，兄台英氣迫人，弟子已是如此，主子更不得了……今箇兒可是大開眼界了。」說着大步行前。

「東南」、「西北」霸主，本就與「東北」霸主齊名，見辜倖村走前去，甄厲慶，江傷陽那有落後之理，其他的武林豪

客，自都跟上，亦步亦趨，獨有「西南霸主」莫承歡在尋思：嘿，一個居其末座的弟子，已英朗逼人，主人還了得？看來這樣的男人……非會會他不可。

×　×　×

衆人又走了一段路，從一個院落到一處院落，氣派之大，令這幾個各方霸豪，都爲之氣短，倒是辜倖村，勉强和他的帮腔說着話：「哈哈哈，梁思王的府邸，倒似走不完般的，要見公子襄哪，跟見皇帝老爺沒什麼兩樣……」

忽見一座高閣，閣樓上一人憑欄下望，衆人抬頭看去，只見那人，一身綉金絲華服，相貌清俊，已猜着七八分，正待行禮拜見，那青年却先拱手揖禮，轉眼已到樓下，搶先行禮道：「在下是公子爺七十一門生中之叔梁訖，諸位大爺勞駕，公子爺已恭迎久矣。」

辜倖村又哈哈幾聲乾笑，他本自恃人多勢衆，現今也不由得不暗自危懼，長吸一口氣，道：「那還等什麼？哈哈哈。」

又行了一段路，到了一處荷花池旁，一名公子，身着金衣黃袍，悠然出色，這青年簡直眉目如畫，「落花娘子」莫承歡心中不禁暗嘆了一聲：世間竟有這等美男子！

只見這荷池後，就是「來王殿」，這大殿外形建築，樸實無華，却似一頭振翅隨時飛去的龍：——這不是公子襄，還會是誰？

甄厲慶這遭可不落人後，搶先拱手，故作海派地道：「公子爺，見您眞不容易，三防六衞，再加迷宮也似的，咱們可…

…可……」

話未說完，那青年襝衽行禮。衆人見紆尊之公子襄居然行此大禮，都不禁有點受寵若驚，那青年却溫文有禮地道：「在下是公子爺座下羊舌寒，忝七十一門生之首，向諸位前輩請安……公子爺就在『將相亭』中講課，請諸位前輩移駕……」

甄厲慶討了個沒趣，「落花娘子」却「咭」地笑出聲來。甄厲慶回首瞪了莫承歡一眼，却也沒奈她何；江傷陽自覺聲勢上不及辜倖村，萬一搶奪寶物，恐怕要吃虧，而且又在未入府前，先在大門口栽了個觔斗，氣焰斂了一半，便想討好甄厲慶，以兩大霸主之力，不愁辜倖村不退讓七分。於是拍拍甄厲慶的肩膀，討好地道：「甄老，咱們就多走幾步罷……」

誰知甄厲慶正在羞憤之中，發作不得，江傷陽光說還好，還在他肩膀上要拍，甄厲慶一向我慢貢高，怎容人勾肩搭背，盛怒之下，自然用手一刁，江傷陽見勢不妙，他的武功隨心而發，馬上聚力於腕，只「啪」地一聲，兩人已由指自腕，閃電般對拆了七招。

兩人稍一接觸，立即分開，在這交手間，都知道對方非同小可，誰也不想在寶未現前，兩人先鬥了個兩敗俱傷。

江傷陽可是一片好心，給人當作了狗肺，氣得鼻子都歪了，狠狠地罵道：「甄老頭兒，你够狠兒，就別朝我發，有種打從那兒栽的，就打那兒討回來，衝着我火冒八丈，我江十八就好要麼？」

甄厲慶貿然動手，心中也知江傷陽本無惡意，很有些歉意，但手已經動上了，加上江傷陽這麼一喝，臉也老不下，冷笑道：「冲着你來又怎樣？」

辜倖村見二人爭執，倒瞧着樂乎。「落花娘子」知大敵當前，可不是鬧着玩的，嗲聲嗲氣地道：「我說兩位大爺，敢情今天不是到公子府來了，而是過年過節，上擂台比武，鬧着玩來了。兩位爺們也是刀尖舐血見過場面的，怎麼不先算算時辰八字，選在這要緊關頭打冷棍，不是太沒意思了嗎？」

這下說得兩人都暗自在手心捏一把汗。辜倖村哈哈大笑，又領先行去，江傷陽、甄厲慶互望一眼，心知這充豪爽的東西心底笑他們，不禁都有些敵愾同仇起來。

這下走沒幾步，原來就是來時的一座亭子裏，有幾十個人，盤膝而坐，聆聽十分用神，一人背向衆人，正在娓娓而談。

衆人在亭外站住，正待招呼，那人就從容地擰轉身來，笑道：「殿上已擺三十四位席，請移足至『來王殿』一敘。」說着當先引領行去，他門下弟子，也紛紛起座。

這人說話的聲音極是好聽，有恰到好處的鼻音，他才回身，便道出總共有三十四人，隨隨便便的幾句話，把每個人都當作人看待，既不會偏重幾位霸主，亦沒有蔑視其他羣豪。

衆人見他迎着陽光行去，身上服飾，已洗得月白，但一身高貴安詳的氣質，使人感覺到無限高潔。

衆人來到「來王殿」，只見設有上席果然卅四位，其他俱爲陪席，想必是給門下弟子的，衆人心裏暗自悚然，公子襄竟知對來的人數瞭如指掌，設席以待，只怕早有防備。

公子襄却神態安詳地坐下來，先喝五杯，說道：「這是敬天、地、君、親、師；」然後又向羣豪舉杯遙敬，道：「父親遠行已久，未能親自接待諸位；這是敬諸位英雄豪傑。遠道而來的。」

衆人聽梁思王不在，心中都舒了一口氣。梁思王雖在武林中全無地位，但畢竟是册封爲王的大官兒，惹不得的，公子襄在作揖之時，施禮雖恭，但氣態上如王氣駸然，幾名東北羣豪，瞧在眼裏，心裏都不由自主暗自欽服，忙起座還禮；仲孫湫的席設在公子襄右側，他笑道：「這是給各位洗塵的，來來來，咱們先乾爲敬。」又有家丁們捧出菜餚下酒，菜餚不見得是山珍海味，但十分可口美味，初嚐一口，便禁不住大嚼起來。酒過三巡，辜倖村估量情勢，此番遠道而來，反教公子襄採了主動，搶了鋒頭，萬一連自己身邊的人都教公子襄吸收過去，自己等不遠千里而來，吃吃喝喝一番就算數，傳出去，臉摘下來，往那兒掛？便率先打了個哈哈兒，正待說話，却教江傷陽搶先把話頭接去了。

原來江傷陽也算準這「東北霸主」辜倖村說話，老是喜歡先把幾聲「豪笑」，擺在前頭，生怕別人不知他豪氣干雲似的，江傷陽有意塲辜倖村的台，只要待他笑完之後，話到了喉嚨，自己搶先說，便吃定了這「東北霸主」辜倖村的憋了。

「公子，這番咱們遠道而來，可不是光爲了叨擾公子一餐飯而來，嘿嘿嘿，無事不登三寶殿，來這裏，是爲了請教公子

一件事。」

公子襄一笑：「請說。」

江傷陽搶得說話的先機，一時變成了許多羣豪的首腦，他嘿嘿笑了兩聲，便道：「請敎的事兒麼？這我在公子府前大門口，已說過了，却給公子身邊的仲孫兄拒不接見，而今這話麼，還是問他最好。」

仲孫湫在旁微笑，公子襄返過頭去，仲孫湫的神態立時顯得甚是恭敬，但公子襄却似對待朋友一般和善親切地問道：「仲孫先生，是什麼事呀？」

仲孫湫幾句話就說明了：「江老爺子誤會，咱們已找到蕭大俠了，而且把『天下英雄令』及『忘情天書』佔爲己有，所以我沒讓他進來煩擾公子。」

公子襄訝然道：「哦？有這等事？」轉身向江傷陽抱拳揖道：「仲孫先生乃克盡職守，體念晚生，如有得罪十八爺處，則由晚生給江爺賠不是。」公子襄如此謙冲，倒令羣豪大是錯愕，而江傷陽一時也無法借題發作。

「這種事情，已不止江爺你第一起，這幾天來，不斷有人爲此事而來，晚生倒想向江爺請敎一二，流言從何而來？如能賜告，晚生感激不盡。」

江傷陽一呆，道：「那公子是不承認有這一回事了？」

公子襄尚未答覆，甄厲慶即冷笑一聲，却不說話。公子襄抱揖問：「前輩有話請說。」甄厲慶要公子襄問話，心忖：果是初生之犢，當下即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外面大雷大雨，公子這兒却連風都沒有，未免有些說不過去……何況，……不見得盡是空穴來風罷？」

辜倖村在這節骨眼上，當然也不甘後人，只不過他說的話比較婉轉：「『天下英雄令』，『忘情天書』，都是人見人眼紅的東西（嘿嘿嘿）……人說，常在河邊轉，沒有不濕脚的（哈哈哈）……人言可畏，公子這些歲月來，出全力尋找蕭大俠，俗語說，沒有挖着寶，也有一脚土……所謂有寶大家分，不然就指點條明路。讓我們這些土老兒、鄉下人瞧瞧，開開眼界可好（喋喋喋）？」

公子襄聽三人你一言、我一語如此說，便道：「那麼諸位是認定晚生已經找到蕭大俠，拿了神令、天書了？」

江傷陽道：「敢情不是麼？」

甄厲慶道：「嘿嘿。」

辜倖村冷笑道：「這可是公子自己說的。」

大殿下首，一設有附席的座上，數十名弟子中，已有幾人變了臉色，江、甄、辜等當然有所警覺，但自恃藝高人胆大，除對公子襄仲孫湫幾人外，還眞沒把這些人看在眼裏。落花娘子却笑吟吟地在一旁看。公子襄道：「若天教我眞的能找到蕭大俠，襄可謂無枉此生，無憾此生了。」他深深的眸子，竟有着淡淡的淚光：「而襄也算對唐姑娘有了交代。」

辜倖村笑得就像一隻老狼，舌頭都伸了出來：「公子，蕭大俠的生死，我們可管不着，實不相瞞，我們這些俗人，只對『忘情天書』、『天下英雄令』有興趣：：至於這兩件事兒，又跟您與唐姑娘的事無礙，公子何不皆得玉成？大家好嘛！」

江傷陽也皮笑肉不笑地道：「公子身尊人貴，光府第就不知幾百幢，門生也像孔夫子般，七十二人、三千子弟，又何苦與我們爲本破書、一面銅牌作那鷄虫之爭呢？」

甄厲慶接道：「便是如此。何况近日武林，人人都知道公子身懷奇寶，試想想：咱們幾個糟老頭子，還好商量，要是換作東方霸主陸見破及西方霸主海難遞等人前來，那就更不好辦了，還有北面稱王的『血河派』歐陽獨，以及稱雄七海的『九面龍王』等，這些可都一等一難惹的人物呀，唉唉，公子在武林中向有清譽，又何必沾惹這些煩惱來着？早些放手，與唐姑娘逍遙自在，雙宿雙棲，豈不是好——」

忽聽一聲如雷喝：「住口！」

「波、波、波」三聲，辜、江、甄三人手中酒盃，俱給這一聲喝破，裂作幾片，酒濺在三人衣衫上。大殿門口走入一人，正是公子襄座下三大高手「正、氣、歌」中的「氣伯」秦誓！

氣伯秦誓

三盞瓷盃齊被震破，但「開開叟」甄厲慶、江傷陽、辜倖村三人的武功，却非同小可，自非被「氣伯」秦誓，一聲喝得傷肺裂腑的「鐵背太歲」，三隻瓷盃破的同時，三種不同的情形也立時出現！

秦誓的氣功震碎三人手中盃，三人措手不及，但盃一碎，三人是一方霸王，光給公子襄的手下就栽了個觔斗，傳出去，摘下了臉，無處可掛。

甄厲慶大喝一聲，酒盃在他鐵爪之中，硬生生捏成粉末，自指縫簌簌漏下。

江陽傷挽救無及，一掌拍下，在酒盃未碎之前，「砰」地全打得嵌入桌面去。

「波」地辜倖村手中酒盃破了，但就在這刹那間，他的功力也到了盃上，竟以巧力將裂片穩住，他五指輕輕拎着盃沿、盃身和盃底，一隻酒盃，看來是跟完好的盃子一樣。

然而三個人杯中的酒，却已潑到他身上去。

三人雖已力、勁、巧，將破盃之危解去，但仍是大感面上無光，甄厲慶「砰」地一掌，擊在几上，霍然站起，怒問：「靠聲大麼？」

江傷陽也變了臉色，站了起來，辜倖村却回首向公子襄道：「這倒要請教公子，究竟是什麼意思？」

公子襄向秦誓搖了搖頭，秦誓立即垂手恭立，儼如老家人一般隨侍身後，公子襄道：「三位有所不知……晚生家人，全都對蕭大俠仰慕心儀，三位提及蕭大俠時，語言或稍有不當處……况且，令、書確不在晚生之手，晚生爲尋蕭大俠，已使家中諸人勞心勞神，一直是音訊全無，三位確是誤信流言了……」他的眼睛深深的看下去，說得不徐不疾。

「至於三位適才提到晚生的門人，與夫子相比，確令晚生愧無自容……晚生因恐僭越，門人只敢收到七十一，不敢逾越先人之七十二門徒也，這些門人，其實都是晚生生死之交……而三位前輩提到晚生和唐姑娘，可能有所不知，唐姑娘是晚生最傾慕的女子，但不敢稍有冒瀆之心，可

對天地，而晚生諸位中，對唐姑娘甚爲尊敬，所以秦伯一時抑制不住，得罪前輩，晚生代爲謝罪……」

說着起身喝酒，他這一番話，既將秦誓的氣功破盃的事因交代得一清二楚，又將未找尋得蕭大俠事解釋得明明白白，言下之意，是就算我瞞天過海，難道是一齊費心勞力去找的衆多子弟也跟着瞞騙不成？江傷陽、甄厲慶，一時發作不得，辜倖村也閉上了嘴巴，別人可以禮相待，難道自己要硬來的不成？却聽「落花娘子」開腔就嗲聲嗲氣的道：「公子。」

公子襄淡淡地道：「莫前輩有什麼指教？」

莫承歡故意地「唷」了一聲道：「公子這一聲『前輩』，可把奴家給叫老了，其實賤妾的年歲，也沒比公子大多少。」

甄厲慶和江傷陽實在受不了這等肉痲語言，幸而「落花娘子」也算知機，腮邊圓卜卜地笑道：「指教嘛不敢當，公子矢口不認找到蕭大俠的事，咱們也無可奈何，又不能眞箇把公子連皮帶骨剜着吃了……」說到「吃了」時，眼睛好像要滴出水來一般，水汪汪的瞟向公子襄，那模樣兒就像那盤絲洞裏的蜘蛛精看到鍋裏的唐僧肉一般。

「不過，公子既以晚輩禮待，我落花娘子就倚老賣老直說了，公子至少也是耗過最多的時間、最大的人力，找過蕭秋水……想公子心中，必有了底兒，我們也將就將就點，退求其次，只要公子點出人在那裏、東西在那裏，也就行了，我們只說一句『謝』字便是。」

這幾句話倒是說得合情合理，辜倖村、甄厲慶、江傷陽三人不住點頭，公子襄蹙眉道：「前輩您開門見山的這番話，說得扒心亮肺，若說晚輩得知蕭大俠俠踪，必定盡悉相告，只惜……」住口不語。

落花娘子等於碰了一個「軟釘子」，慍怒道：「那是說，連公子找了這許久，連門路都沒有了？」

公子襄道：「倒不是完全沒有，而是都沒有把握。」

落花娘子緊接着問：「那公子下一個全力搜索的地方，總可賜告罷？」

公子襄苦笑道：「實不相瞞，下一處晚生等尋索之處，還是唐門廢墟。」

辜、江、甄、莫四人相顧一眼，還是由落花娘子道：「不是賤妾不信公子所言，而是蜀中唐家，早在昔日與霹靂堂戰火中夷爲廢墟，唐家餘衆也移居川西，（作者註：事詳見「蜀中唐門」一書。）蕭大俠最後出現，乃是在唐家堡中，跟唐老太太迄今尚不知勝負之役，這是武林中任誰都清楚不過的事兒，這些年來，爲尋蕭大俠，或志在天書，或旨在神令者，已不知徹底搜索過唐家舊宅千百遍……怎麼公子在這些年來苦心積慮搜索之餘，居然還在唐家廢墟依戀不去，這不是……不是教人太無法敢信了麼？」

公子襄說：「前輩若果不信，晚生也沒有辦法，不過晚生說的確是眞話。」

不知怎地，公子襄的說話和神態，確易令人信任，覺得誠摯無比，落花娘子便靜了下來，辜倖村、江傷陽、甄厲慶三人一時也沒有說話，在旁的仲孫湫却笑道：

「若諸位此番來，沒有什麼其他的事，那我家公子還有很多事情要處理的……怕要失陪了，這兒一切，在下代公子照料便可……」

這已是很明顯的「逐客令」了，四大霸主都是一方之尊，那有聽不懂的道理，辜倖村眉頭一皺，當先發難道：「公子的話，咱們都信了，衝着公子的面子，咱們也不在這兒騷擾公子……只不過，爲了方便，還得向公子借一件事體。」

公子襄道：「什麼東西？」

辜倖村「哈哈」的乾笑兩聲，道：「人。」

公子襄問：「什麼人？」

辜倖村一字一句地道：「唐方，唐姑娘。」

這一句下去，滿座子弟臉色俱變。

辜倖村即道：「老夫要借唐姑娘，絕無惡意，只是萬一蕭大俠健在，咱們有唐姑娘在，見面說話，也便好些，想公子一定樂意成全。」

這一下，江傷陽、甄厲慶、莫承歡等都聽明白過來，如唐方在手，至少有三大好處：——

第一，可保公子襄投鼠忌器，不致與自己等爭奪寶物。第二，進入唐家廢墟，唐門雖毀，但唐家建築的精密複雜，稍有不愼，還眞教人步步危機，這幾年來，爲尋寶而枉死唐家廢墟者不少，如有唐方領路，可免此險。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如果蕭秋水萬一未死，有唐方作爲人質，也不愁蕭秋水不乖乖地交出「天下英雄令」和「忘情天書」。

辜倖村深思密慮，深謀遠慮，而且點出了意向，甄、江、莫三人在這件事上，自然是眼鼻通氣，江傷陽即道：「公子既沒拿『天下英雄令』，也沒交出『忘情天書』，公子的話，想必是一言九鼎，這些咱們都不追究了……這唐姑娘嘛，只是借幾天，一定禮待如上賓，想公子不至連這也拒人於千里之外罷？」

不料一直斯文淡定，不喜無怒的公子襄，驀然臉色一沉，直接了當地說了兩個字：「不行。」語音斬釘截鐵，絕無迂迴餘地。

這一下，來客卅四人，臉色俱一齊變了，甄厲慶心想：這世家公子，敢情沒眞見過「十方霸主」的手段，居然不賣自己等人這個情！於是決定要嚇上一嚇，唬上一唬，這公子襄是不見棺材不流淚，便眦着牙道：「公子襄，你左一句也不行，右一句也不准的，眞要教咱們如入寶山手空回了？」

公子襄道：「唐姑娘是我們這裏的上賓，除非唐姑娘自己願意……否則，晚生有一口氣在，任何人都不能要挾她。」

公子襄一向溫文淡定，却說出這麼沖的話來，一點轉圜的餘地都沒有，辜倖村等都知道今番難有易了的局面，只是對方人多，眞要一哄而上，確不易鬥，就在這時，忽聽人聲噪雜，公子襄一皺眉心，即道：「放他們進來。」

聲音源源不絕的傳了開去，不一會，竟湧進來了五、六十名武林人物，瞧衣着服飾，僧、道、俗都有，而且黑白兩道的江湖好漢，都滲雜其中。爲首的數人，一

見四大霸主在座，忙招呼衆人拱手施禮。

原來「十大霸主」在武林中的份量，遠在一般武林人物之上，而這些黑白兩道的江湖人，今番前來，有的便是近日在江湖上傳得沸沸漫漫：公子襄已獲「忘情天書」、「天下英雄令」的訊息，來此希望能分一盃羹，明而顯之的是跟東南、西南、西北、東北霸主是同一個鼻孔出氣的。

四個霸主見忽然來了那麼多人，聲勢大振，但也担憂，怎麼這些人都在今日成羣結夥的來？辜倖村不動聲色，笑呵呵地道：「今個兒是什麼風，恰好東南西北吹，把諸位都刮來了公子府？」

爲首的「大鵬帮」帮主湯勝雄道：「這次咱們能一道來，是趁着把興兒，聽說『東方霸主』陸見破陸大王要來梁王府，所以咱們都一塊來湊熱鬧來看？順此勸勸公子爺。」

這湯勝雄也八面俱圓的人物，順此也向莫測高深的公子襄維維人情，便說：「人說：君子無罪，懷璧其罪，天書、神令，對公子這等位尊身貴來說，沒什麼作用，不如早些讓咱們這些刀口上舐血的開開眼界，你爭我奪去，省得痲煩。」這番話既是勸，也是威嚇，公子襄笑着搖頭，道：「諸位好意，在下心領。千百句話是一句話：書、令既不在我身上，唐姑娘也不能跟各位而去。」

江傷陽見此刻人多勢衆，不如趁心狠手辣難惹的「東方霸主」陸見破未到前，快刀斬亂蔴，解決此事的好，於是將臉一沉，道：「敬酒不吃吃罰酒這句話，公子可聽說過？」

公子襄根本懶得回答，在旁的仲孫湫却微笑道：「這一句話江老爺子今早在門前已經說過了。」

江傷陽想到早時仲孫湫一身神出鬼沒的輕功，只覺耳後又有人吹氣似的，心裏有些發毛，想「正字五劍」，看來不是玩的，眼角一轉，只見甄厲慶已踏前一步，蠢蠢欲動，當下把話鋒一轉，道：「仲孫兄，你這話可見外了，我倆的交情，拿刀動劍的，未免太傷和氣，只是今番『開開叟』甄老爺子的『開山拳』、『開天掌』萬一火起上來，只怕你仲孫兄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這一下，可把目標都轉移到甄厲慶身上去，甄厲慶自是一呆，仲孫湫却不以爲忤，微笑道：「正要開開眼界。」

這下可把甄厲慶激怒了，他一步踏出去，大廳上有一陣似炒栗子的「必必」爆裂之聲，甄厲慶已運聚內力，全身骨節一齊震動起來。

這骨骼互震之聲，遽爾增強！

然而這遽增的聲音，却不僅來自甄厲慶的身上，還來自公子襄背後的「老蒼頭」的身上。

「氣伯」秦誓！

大廳上只聞這兩人身上骨格「勒勒」之聲，都屏息以待，這兩大內功高手的拚鬥！

× × ×

兩人眼見一觸即發，辜倖村白多黑少的眼珠兒一轉，忽然插口道：「咱們勝了又怎樣？敗了又怎樣？先劃下道兒來，免得日後教後人笑柄，說我們閉上兩眼亂潑火啊，哈哈哈……」

「落花娘子」自然也是懂得趁風趁浪，才能在亂局裏混，她打蛇隨棍上，笑說：「這樣好了，咱們這沒事鬧着玩的比一比，要是公子這方的人勝了，咱們拍拍屁股就走，話也不多說一句……不過要是公子敗了呢……」

公子襄仍是淡淡地但堅定地道：「天書、神令，確不在我處，唐方姑娘的事，在下不能代決。」

「落花娘子」見公子襄一說話便封住自己的下文，她也沒有慍怒，即道：「那恕我斗胆，若我們僥倖勝了，公子就得開放門府，任我們搜一搜。」

公子襄連想也沒想地道：「可以。」

衆人不禁暗下大點其頭：只要公子襄肯讓自己等人大肆搜一搜，就算搜不出寶來也可以大撈一番油水，不禁喜動于色。

辜倖村更是老狐狸，即道：「不知公子要幾場見勝負？派什麼人下場？」不待公子襄說話，便搶先道：「一般比武規矩，總是三場定勝負，公子爺乃衆人之首，身嬌肉貴，自不必也不便出手，正好與老夫掠掠場子，俗話說：光看不動手，哈哈哈。而公子手下『歌衫氣伯正人君』，恰好算作三陣雄師，我們一老一少，就作個仲裁可好？」說罷又哈哈哈笑了三聲。

莫、甄二人心裏均是想：誰教那老鬼佔得便宜，少拚一場，但自己能將對方打敗一陣，也可說是在羣豪面前大大出了風頭，對日後自己聲望，也是大有好處的事兒。

獨江傷陽心裏知道，仲孫湫並不好惹，但仲孫湫爲公子襄座下三大高手「正、氣、歌」之首，自己只要不挑着他，也十拿九穩，勝定了。

所以三人聽辜倖村這一番自抬身價，置身事外的話，都沒有反對，只各冷笑一聲：三人心中俱忖，這番讓你這老狐狸得逞，待會兒你趁火打刦時，看我們三個不聯手做了你！如此想着，三人竟有些同仇敵愾起來了。

然而辜倖村也有他的想法，他人長得矮小，却足智多謀，估量情勢，東方霸主陸見破片刻就到，這可是個扎手角色，自己引莫、甄、江三人與對方相搏，待陸見破來到的時候，勢必與公子襄一戰，自己才可坐收漁人之利；一上來先耗了氣力，不是智者所爲，何況他現在是仲裁，與公子襄並舉，這件事，既不費力又討好，傳出去，也是臉上貼金的事。

公子襄依然平平淡淡，不置可否的樣子，薄而拗執的唇緊抿着，辜倖村又趕快接道：「我們這邊，自是甄爺、江爺、莫娘子的武功最高，公子若無異議，對手則由他們三位來挑了？」

公子襄道：「我的朋友兄弟、弟子門生，那一個贏，都是我的光榮，那一個輸，就是我的失敗。」他稍停一下，道：「這兒任一人都可代表梁王府，代表我。」

「東北霸主」辜倖村心裏冷笑，公子襄，你眞是初出茅廬，不知厲害，拿手下弟子來鬥三大霸主，也未免太狂一點了！

甄厲慶、莫承歡、江傷陽却心中恚怒：好，今番不把你的爪牙羽翼拔去，都不配做一方霸主了，甄厲慶早想出手，上前

一步，道：「那一位先上？」

氣伯秦誓一步當先踏出，只見他年歲彌高，雖瘦骨嶙嶙，但雙目烱烱有神，銀髮白鬚，凜然有威。

大殿十分寬敞，而且空曠，有數丈之寬，秦誓大步而出，先向公子襄拜禮，再向衆人拱手，然後正要向甄厲慶抱拳：「咱們就請公子和──」

話未說完，甄厲慶已閃電般出了手！

「既要動手，何必多禮！」

「氣伯」秦誓沒料在江湖上有頭有臉的一方霸主，竟如此卑鄙偷襲，猝不及防下，甄厲慶左右手十指如鋼箍，直插秦誓左右「太陽穴」去！

秦誓怒吼一聲，不及閃躲，猛地雙肩一聳，全身「格格」作响，竟以雙肩橫擋左右太陽穴，吃住了甄厲慶一擊！

甄厲慶的十指「嗤嗤」連聲，已嵌入秦誓的雙肩胛裏去，他一擊未能如期殺死「氣伯」，即運「開山碎石」之功力，要硬生將秦誓的左右肩肌撕成兩爿！

「氣伯」秦誓還擊無及，七十一門生等都不禁失驚，他強一沉氣運力，竟硬生生以一股凌厲之氣，硬抗住甄厲慶雙爪的撕心裂肺之力。

刹時間，秦誓滿臉脹得通紅，全身衣服，都似鐵片一樣硬卜卜地漲了起來，而甄厲慶全身骨頭，又「格格」地連响起來，一個在運全力撕裂對方，一個在運全力拒抗以免被對方撕裂！

少年．胖子．老太婆

鐵恨秋和唐三千追踪前面那個和氣的商賈，已經很久了。

他們倆跟踪他只是因為唐甜在「白雲居」吃茶時望下來，忽然見一個很和氣的商人和一個孩子跟一個佝僂的老太婆買橘子。她就臉色變了。

「跟踪那胖子。」

沒有理由。跟踪這人幹什麼?這人要去那裏?連這人究竟是誰?──鐵恨秋和唐三千都一點也不知道。

這非常和氣的商人無論去到那裏，都和氣得非常地跟人打招呼，寒暄，如此穿過一條街又一條街，一條巷又一條巷，唐三千和鐵恨秋早已十分不耐煩了，──要不是他們兩人知道若果追丟了人，唐甜臉色很不好看，說的話也很難聽，他們早就不追踪下去了。

鐵恨秋當然不怕唐甜。不過這「不怕」只是表面的，內心裏不知怎的，對這外表圓臉甜甜的美人，也有些畏懼。只不過這點他是絕不承認的。

可是他更怕的是唐三千的臉色，而唐三千在唐甜對她扳起了臉孔的時候，對他更黑起了臉，這是鐵恨秋最受不了。

而敏感的唐甜更看出了這點。

所以她要鐵恨秋替她做事，易如反掌，因為唐三千一直是她的奴婢，自小到大，從她三歲起就曾剪斷唐三千的裙子，要她當衆出醜，當她知道愛漂亮時，就用「蛤蟆尿」潑在唐三千臉上，使她成了痲子──而唐三千從不敢忤逆她一次。

唐甜跟唐方在一起的時候，黯然失色，同樣是笑，一個燦若花開，一個甜如蜜漿，但是唐方有酒渦，唐甜沒有，唐甜小的時候，因為妒羨，就用筷子在自己頰上刺，却沒刺出梨渦來，她覺得可能要冒險用唐三千一試，所以她就趁唐三千睡着了，先在她右頰──故意刺上一點，免得真有酒渦時便宜了唐三千──刺在她「頰車穴」上，從此唐三千頰上一個深孔，而右目看不清楚，大大影响了她發射暗器的能力，所以她才苦練以暗器的多量取勝，即是聞名江湖的「三千煩惱絲」。──當然唐甜的「酒渦試驗」失敗了。

唐甜千方百計要模仿唐方，可是唐方的很多氣質，不是彷彿可以得來的。

酒渦，還是唐方才有。

唐甜只是甜。

× × ×

那胖子商人走入一家雨傘店，跟那老闆彷彿很熟，聊起天來，那雨傘一張一張在店裏地上，晾着晒乾，唐三千和鐵恨秋都恨不得去拿一把來遮太陽。

這要命的太陽！

「唐甜攪什麼鬼?叫我們來跟踪胖嘟嘟的傢伙，真是活見鬼！」

唐三千也咕嚕道：「我寧願去打黃天蕩，總比在這兒跟人尾巴走的好。」

鐵恨秋聽唐三千與自己同感，很是高興，道：「是啊，我們『剛極柔至盟』在黃天蕩那一役，將那一票股匪頭子，七擒六殺，在江湖上可有名得很呢！」

「別多嚼舌了，」唐三千白了他一眼，擰頭過去，一面道：「待會跟丟了小姐又要……」

話未說完，她臉色已轉變了。

他們只說過四句話，一人兩句。

可是四句話尚未說完，回望那店子裏，只有雨傘和那掌櫃，那胖子却不見了。

鐵恨秋一步就搶入了店門，一手就把老掌櫃衣領揪起來，凶狠狠地問：「那人呢?」

那老掌櫃嚇得帽子罩住了臉，好半天才弄清楚這個兇神惡煞問的是什麼，囁嚅指着街口道：「剛……剛走了……」

鐵恨秋不顧一切，摔下他就追去，唐三千早已在街頭街尾，找過了幾遍了，兩人相對，都一攤手，心裏都同時浮起一個人的臉孔：

沒有笑容的唐甜！

兩人在太陽下汗流如雨，又找了好幾遍，兩人在龐大的街市行人中擠來擠去，早令人怨載連天，惡聲叱罵，兩人那有心情理會，不管怎麼找，那胖子還是去如黃鶴。

唐三千、鐵恨秋兩人無奈，齊聲嘆了口氣，在一處大宅石階蹲了下來，兩人心裏都想着：回去怎麼給唐甜交代呢?

鐵恨秋懊喪地道：「三千，這次我們──」唐三千忽然輕噫一聲，十分緊張地抓住鐵恨秋的手腕，驚噫了一聲。

鐵恨秋不禁也緊張起來，問：「什麼事──?」

唐三千握他的手却緊了緊。「噓──」然後指着向剛經過的江湖相士。

鐵恨秋開始時不明所以，忽然眼睛亮了──他從唐三千手指所示，看見了江湖相士那黛綠色的靴子。

──江湖郎中，怎會穿靴子?

──而這靴子，正是剛才所跟踪的胖

子商人所穿的！

──難道這江湖相士就是那胖子?

──如果是，在這片刻之間，那胖子竟如此迅速地易容，豈是等閒人物?

待那江湖相士走出約莫三、四丈遠，兩人相顧一眼，才會過神來，一齊竄起，正要跟踪過去，兩人心中都想：──自己運氣不差，恰好蹲下來瞥見江湖相士的鞋子，要不然，這次肯定是追丟的了！

兩人就待跟去之際，忽聽背後宅院的黑色木門，「咿呀」一聲打了開來，一個熟稔的聲音「嗳」了一聲，鐵恨秋，唐三千二人俱是一愕，返身護體，回頭一望，只見門內探出頭來的，竟是唐甜！

唐三千、鐵恨秋二人都吃了一大驚：唐甜不是在那茶店裏吃東西嗎?怎麼變成這巨宅的主人了?

鐵恨秋忙探頭過去看這宅子究竟是什麼樣子?唐三千已急着指着正要遠去的江湖相士背影，道：「小姐，那江湖相士就是──」

唐甜冷笑，她自宅子內竄出，身側跟了個蕭七。「那樵夫才是。」

唐三千大為錯愕，唐甜、蕭七等已掠出丈外，她慌忙拉比她更震愕的鐵恨秋，追了過去，向江湖相士去處相反的方向，掠了十七八丈，就見到一個樵子，正揹着兩綑木柴，吱吱呀呀的往前吃力地走。

唐三千心裏大急，掩上前拉扯唐甜的衣袖，正想告訴唐甜那江湖相士靴子跟那胖子相同的事時，遽然一瞥，只見那樵子，竟也穿着暗青色的鞋子。

唐三千示意鐵恨秋看去，兩人都暗叫「慚愧」，差點給人以「調虎離山」之計引走了，而原來唐甜等一直在附近，自己這下子的跟踪，可謂丟臉丟到老家去了！

只見那樵子背後，早有兩人跟踪着，唐甜等這時已追近樵子，那兩人回身，向唐甜一點頭，唐甜打了個眼色，一人便長身攔住樵子。

那緊躡追踪樵夫的兩人，却正是方覺閒和容肇祖。攔身截住的是「打鼓書生」容肇祖。

只見容肇祖雖然截住那人，但神態十分恭謹，抱拳一揖，却說了一句十分奇怪的話：「大水冲着了龍王廟，敢問是什麼水?」

那樵夫給這沒來由的一問，一楞，半晌才露出一排哨牙，滿臉狐疑地問：「哥兒是誰?儂不識字，却來問儂?這……」

容肇祖臉色一變，失聲跺足道：「糟了！」

那樵夫猶在莫名其妙，容肇祖「嗄」地掠到唐甜身前，道：「不是他……」

唐甜、蕭七臉色也變了變，蕭七遲疑了一下，道：「會不會……?」

唐甜却忽然大悟的樣子。「對了！」

「到傘店去！」

× × ×

唐甜、蕭七、唐三千、鐵恨秋、容肇祖、方覺閒趕到了傘店的時候，一切都已經遲了。

地上的傘仍是晾着，唐甜一進去，就往地上晾晒的傘瞥了一眼，蕭七搶過去，踢開了幾柄傘，就現出了血跡。

那製傘的老闆就在傘下。

唐甜向鐵恨秋疾道：「剛才你揪的人，就是兇手。」

鐵恨秋的腦袋，一時攞不過來，事情發展得太快，他想：那老掌櫃，殺了老掌櫃……?

他還沒想透徹，神也沒會過來，唐甜的身形在他身邊掠過一陣急風，拋下了一句話：「快！回到茶樓去！」

× × ×

茶樓上高朋滿座，生意興隆，街上喧嘩熱鬧，人潮熙攘，根本沒有什麼兩樣。

唐甜的雙眼，却如利劍一樣，刺在街角處那賣橘子、棗子、梨子的老太婆處。

那老太婆顯然已十分老邁，她正秤着一斤橘子，給她的客人。

她客人是一個少年，只看得到背影，只覺這少年在鬧市中，也有一種說不出的孤獨。

鐵恨秋莫名其妙，他不認為老太婆和少年人的買賣有什麼看頭，但連一向驕傲沉着的蕭七，臉色都有些驚疑不定，除了方覺閒一直置身事外，不聞不問，其他的人，臉上都是緊張之色。

──這在滅黃天蕩，攻打黃八婆老寨時都未曾有過的神色！

鐵恨秋忍不住問，唐三千却扯了他一把。

唐三千顯然要比鐵恨秋聰明，她很快地貼在鐵恨秋耳邊說了一句話。

「我們未跟踪那胖商人前，那少年已在買橘子付錢，那老婆婆已在秤橘子斤兩……現在回來，他們的姿態還未變更。」

鐵恨秋覺得唐三千貼在他耳邊講話，耳垂子癢痲痲的，十分好受，而且聲音很是好聽，一時迷糊了，也沒弄清楚唐三千講的是什麼……

在唐三千跟鐵恨秋說這句話的時候，唐甜却敏感地返過頭來，狠狠地橫了唐三千一眼，那眼色充滿了在看一個不是女人的女人講話的那種卑夷和不屑……

唐三千連忙垂下首去，站得離鐵恨秋遠遠地……

× × ×

容肇祖看了一會，額角滲出了冷汗，道：「好厲害。」

鐵恨秋引頸伸望，却瞧不出箇所以然來，這時蕭七點了點頭，道：「厲害，老太婆的秤、站姿、橘子，甚至地上的蘿筐，全是殺着，只要少年稍一疏神，就要千洞百孔，血流遍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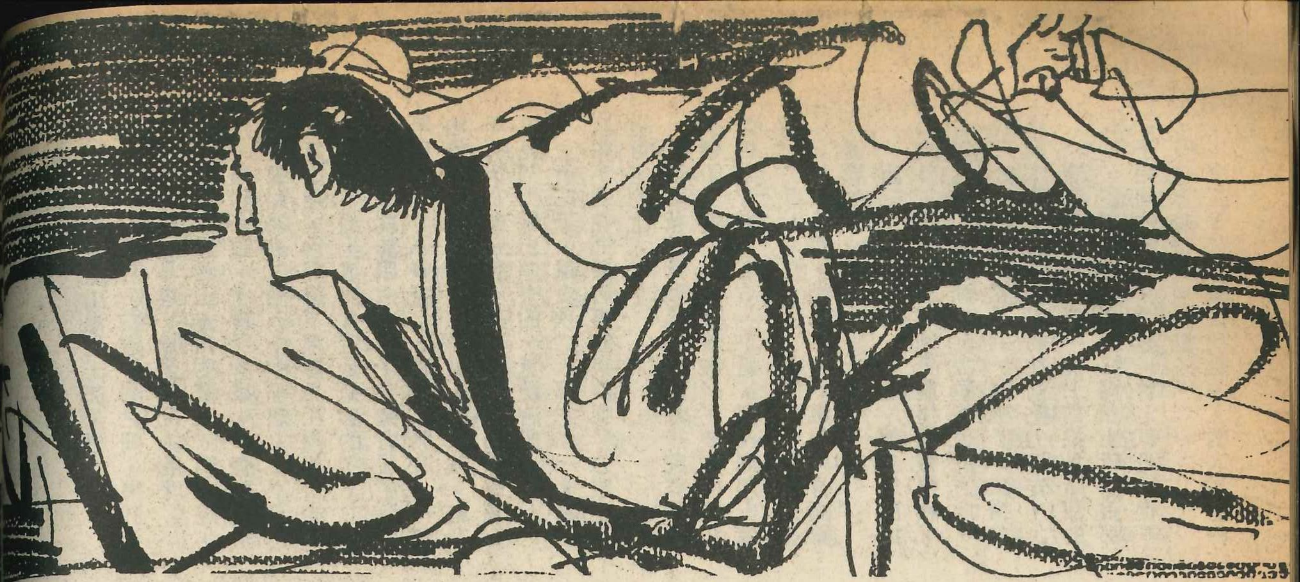
唐甜却道：「那少年更厲害。」就沒有說下去了！

這時一切寡言和置身事外的方覺閒，却說話了：「那少年能牽制住老太婆的殺着，不足為怪，但他還能維護街上全不知情的行人，這才了不起，而且不容易。」他嘆了一口氣，自言自語地道：「恐怕連我也沒辦法做到。」

鐵恨秋這才捏了一把汗，原來兩大高手在川流不息的行人大街中作一場靜默的斷殺，而街上的人全不知情。

就在這時，唐甜忽然低低說了一聲：「正點子來了。」

「正點子」才要來?──難道這一身殺着的老太婆和能拒泰山胆氣之少年，還不是唐甜要等的人?（轉入一〇〇頁）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龍引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秉筆司禮監」馬永，眼見當前局勢發展，若非景王繼承皇位就是裕王。於是這個投機的太監總管便先到景王府去下說詞，並作出表態，但景王不屑他過去一貫的奸佞作風，毅然拒絕他的「効忠」。馬永快快離開，轉往裕王駐節的莊院獻策，並願引薦東瀛伊賀派高手來助，裕王果爲所動，立命召來該派忍者紅葉，並命與南宮絕比武，卒之打成平手。其後，紅葉發出訊號，該派忍者白雲齋、風天坊、碧翁、阿幻、朱絹、左源太等六人，快逾電掣，形如飛絮，相繼飄進堂內，在場衆人，無不眼花繚亂，紅葉爲之一一引見，南宮絕爲之心事滿懷……

忍者逢勁敵　兩死五敗逃

——忍術之中有幻術一種，難道這個老婦人一如其名，就是擅長幻術？

南宮絕不能夠肯定，對朱絹也一樣，只覺得這個女人很邪氣。

風天坊身段其快如閃電，必然是以輕功見長，碧翁的一雙眼睛有異常人，南宮絕不由想起了密宗的眩神迷魂大法。

至於左源太，當然是善用飛刀，而且手出必然是其快無比。

這七個伊賀忍者，任何一個南宮絕都不怕，但七個聯手，南宮絕却是一分取勝的把握也沒有。

景王府方面可以一戰的只有祖驚虹金虎二人，若是這七個伊賀忍者都有紅葉那種身手，他們這方面的確穩操勝券。

南宮絕惟一考慮的只是這七個伊賀忍者對他的地位會不會構成威脅。

景王府，赤松林，他已經失敗了兩次，不能再有第三次的了。

沒有人能够看到他心裏，可是那七個伊賀忍者的目光有意無意都移到他面上。

他們顯然都知道，這個人是裕王座下的第一個高手，也似乎看到了南宮絕的敵意。

也就在這個時候，堂外傳來了一長兩短的竹哨聲，南宮絕目光一閃，一聲：「進來——」

進來的是一個殺手，送來一個消息，景王府的人已經在四面探路。

歐陽易立即作出結論。「他們是因爲有連雲寨的山賊相助，準備突圍的了。」

裕王忙問：「歐陽先生的意思——」

歐陽易道：「景王府出來的人，能够不留下，當然是不留下的好，天曉得他們會不會混在其中。」

馬永一旁插口道：「歐陽先生說得甚有道理，不怕一萬，至怕萬一。」

歐陽易看看馬永又道：「赤松林一戰，景王府的人必定以爲只憑我們的力量未必能够阻得住他們，探清楚了虛實，便會全力突圍。」

裕王連連點頭，歐陽易皺眉道：「我們曾經有命令，格殺勿論，他們的人要探清楚我們的虛實，應該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裕王接問道：「歐陽先生看他們將會在什麼時候突圍？」

「最理想的時間應該是破曉前後。」歐陽易一捋鬍子。「他們不發動則已，一發動必然是雷霆萬鈞之勢。」

馬永目光忽然從歐陽易面上移開，轉向白雲齋七人，白雲齋即時道：「這件事交給我們七人便可以。」

裕王輕「哦」一聲，看了看南宮絕。

南宮絕一直都沒有表示，這時候忽然道：「兵不厭詐，這也許是一個假局。」

裕王微一頷首，方待說什麼，白雲齋已接道：「什麼局也好，能够將之摧毀，對敵方來說，縱然不能够造成多大的傷害，亦一定可以收到阻嚇之效。」

裕王頜首道：「這倒是不錯。」

南宮絕接道：「也許那是聲東擊西之計，屬下只管監視其他幾方面。」

裕王笑了笑。「這也好。」

白雲齋看看南宮絕，也自笑了笑，眼神充滿自信，其他六人也是。

× × ×

南宮絕離開大堂的時候，夜巳深沉，歐陽易從後面追了上來。

走過了院子，南宮絕脚步才停下，隨即問：「歐陽兄可是有什麼要指教？」

歐陽易搖頭。「我只是不明白，南宮兄何以不爭取出擊的機會？」一頓又說道：「景王府的人一定會把握機會離開，立大功，就是這個時候了。」

南宮絕道：「赤松林我的人敵不過祖驚虹金虎與連雲寨羣賊，明天也一樣不可以，以其如此，何不由得那些伊賀忍者前去？」

「可是……」歐陽易歎了一口氣，欲言又止。

南宮絕冷然一笑。「你担心他們奪了首功，連帶馬永也得寵，影响到你我的地位？」

「難道南宮兄完全不担心？」歐陽易反問。

南宮絕看了看歐陽易。「然則以歐陽兄的意思，我們倒是應該搶着去跟祖驚虹金虎去拚一個同歸於盡或者什麼的了？」

歐陽易一怔，南宮絕接道：「徐階老謀深算，這個萬一眞的是陷阱，我這條命就是沒有給拚掉，那裏還有足够的能力再跟那七個伊賀忍者競爭？」

「這也是。」歐陽易不能不同意南宮絕的話。

南宮絕又道：「那七個忍者雖然都有一身本領，祖驚虹金虎也不是省油燈，硬拚下來，縱使能够將祖驚虹等擊殺，也要付出相當的代價，這對於我們，好像並沒有多大壞處。」

歐陽易愁眉頓開，笑應道：「南宮兄智勇雙全，佩服，佩服——」

南宮絕道：「要是說到智謀，怎及歐陽兄，只是歐陽兄有時未免緊張了一些，對於江湖上的事情又認識不深，正如方才，給那七個伊賀忍者一嚇，便自亂了分寸了。」

歐陽易沉吟道：「南宮兄能否說明一些？」

南宮絕緩緩道：「白雲齋乃敗在少林派高手無憂的手下，祖驚虹正是少林派的人，武功造詣相信絕不在無憂之下。」

歐陽易道：「可是這麼多年……」

南宮絕截道：「白雲齋若是有信心擊敗無憂，早就到來一雪當年的恥辱。」

「不錯——」歐陽易脫口叫出來。

南宮絕道：「當然，祖驚虹要將他擊敗也不是件易事，何況他另外還有六個助手，所以這一戰的結果，可以想像勢必是兩敗俱傷。」

歐陽易拈鬚微笑。「看來我們應該告訴那七個忍者，景王府方面有祖驚虹那麼一個少林派的高手。」

南宮絕淡淡的道：「歐陽兄無妨去跟他們說一說，那一定會使他們大有好感，對於歐陽兄的前途亦不無帮助。」

「南宮兄又來這樣話了。」歐陽易搖頭。「他們已有了馬永，難道還會再依附我歐陽易？」

南宮絕沒有回答，只是笑了笑，歐陽易接道：「只是王爺知道這件事，不知道有何感想？」

南宮絕淡淡的道：「王爺一向不喜歡太花腦筋，相信不會考慮到這許多，除非歐陽兄……」

歐陽易搖頭。「我們一向合作得很好，姓歐陽的是怎樣的一個人，南宮兄應該明白，好像這種話是絕不會說的。」

南宮絕接道：「就是說了王爺相信也不會有太大的反應，正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王爺應該明白那些伊賀忍者只可以利用，不能够推心置腹。」

「不錯——」歐陽易撫掌道：「以我看，那些伊賀忍者只怕另有所圖，不能不加防範。」

南宮絕冷笑：「在事成之前，他們一定會盡心盡力替王爺解決一切的困難，爭取王爺的好感信任。」

歐陽易沉吟接道：「看來他們根本連馬永也不怎樣相信。」

「從馬永只知道有一個紅葉這件事便知道。」

歐陽易微笑。「南宮兄有沒有留意那會子馬永的神態？」

南宮絕點頭：「他若是知道紅葉之外還有六個高手，只怕根本就不會理會這件事。」

「哦！」歐陽易有些詫異。

南宮絕冷冷的瞟了歐陽易一眼。「他若是能够控制紅葉七人，已可以大幹一場

了。」

歐陽易一怔失笑。「不錯，鷸蚌相持，他其實大可以做一個得利的漁人。」

「不就是了。」南宮絕仰首望天。「現在相信他仍然在大歎可惜。」

「那是說，他對於那七個伊賀忍者也沒有多大好感了？」歐陽易接問。

南宮絕點頭，目光一落。「所以事成之後，即使我們不出手，馬永也會算計那七個伊賀忍者。」

歐陽易忽然歎了一口氣，他雖然只是歎氣，南宮絕彷彿已看透了他的心意，笑接道：「這當然，在他算計那七個伊賀忍者之前，一定會先鞏固自己的地位。」

歐陽易道：「那他第一個要算計的當然就是我了。」

「也許你們之間利益上不會有很大的衝突。」

「也許。」歐陽易沉吟起來。「看來南宮兄非要大大助我一臂之力不可。」

南宮絕道：「說這些現在未免早了一些，事情現在才是開始，到一切有一個明白之後才考慮也不遲，也許到時那些伊賀忍者已跟祖驚虹他們拚一個同歸於盡。」

歐陽易苦笑道：「如此最好。」

南宮絕接道：「以歐陽兄的聰明，到時候一定能夠想出一個很好的辦法來。」

歐陽易道：「還要南宮兄指教，說聰明還是南宮兄聰明，若不是南宮兄提醒，到現在我還沒有考慮到那許多。」

南宮絕道：「一句話，當局者迷，關心則亂，歐陽兄，你若不將馬永當做跟自己爭功奪利的人看，那就會看得非常清楚的了。」

歐陽易不由頷首。「到底是練武的人，總比我們這些手無縛鷄之力的書生腦筋清醒。」

南宮絕淡然一笑，歐陽易接着道：「什麼時候倒要請南宮兄指教一下練功的法門。」

南宮絕道：「這是後話。」

歐陽易道：「現在我們倒也懂得先考慮一些什麼，再考慮一些什麼的了。」

南宮絕道：「如此最好。」

「南宮兄智勇雙全——」

「歐陽兄不必拿話套我，動腦筋那回事我可不怎樣感興趣，至於我投靠王爺，目的何在，歐陽兄也該清楚的了。」

「是極是極。」歐陽易連連點頭。

「那歐陽兄還有什麼不放心？」

歐陽易笑笑：「對南宮兄小弟一直都放心得很。」

「那麼只等歐陽兄的好辦法了。」南宮絕抬手輕拍了一下歐陽易的肩膀。

這個人一向冷傲，甚少對別人作出親熱的行動，好像這樣一拍肩膀，歐陽易也還是第一次看見，所以完全是一種受寵若驚的反應。

也就由這一刻開始，他的腦筋活躍起來，只看有什麼辦法能夠一舉而解決馬永，伊賀派的忍者，以及景王府的人。

這當然是馬永他們所始料不及。

×　×　×

景王府出來探路的人只有四組，分別往東南西北四個方向，每一組都有七個人，却不是走在一起，一個接着一個，保持相當的距離，前行一個出事，後面的一個兩個甚至第三個第四個都被發現，不能倖免，也還有兩個人回去報告。

南宮絕並沒有吩咐他的人暫時迴避，隱藏實力，所以那些探子一進入陷阱，立即遭遇襲擊，那些殺手分佈的情形也因此落在後面的探子眼中。

北面直通皇城的那條大道竟然是防守最弱的一條路，這表面看來絕無疑問是針對一般人的心理弱點，事實完全是因爲這條路之前不遠，就是裕王那幢莊院的所在，駐在那兒的殺手隨時可以增援。

景王府方面當然不知道這許多，一切也經已準備妥當，探子才回報，隊伍立即就出發。

三輛四馬大馬車在連雲寨金虎一夥以及一衆侍衞簇擁下衝出了景王府大門，浩浩蕩蕩的前行。

那三輛馬車雖然不一樣，但都甚爲華麗，重簾低垂，從外面完全看不到坐在車廂內的到底是什麼人。

金虎策騎坐在第一輛馬車之前，一身衣甲鮮明，鞍旁那雙鐵爪，又擦得閃閃生光。

方浪也就在金虎旁邊，仍然是一副懶洋洋的表情，坐在鞍上雖然較穩定，那表情却好像隨時都會入睡。

花豹與幾個頭目押後，並不見祖驚虹兄妹，他們似乎又沒有可能坐在馬車內，那除非他們是受命寸步不離，保護坐在馬車裏的人。

皇帝、景王、徐階也正好分坐了那三輛馬車，那三輛馬車並無標識，誰進來襲擊，不難就誤中副車。

各人看來都非常緊張，就是金虎也閉着嘴巴，比較悠閒的只有方浪，這個人却是天生這般德性。

隊伍移動得非常迅速，連雲寨羣賊在崎嶇的山路上也能夠跳躍如飛，平地上更就快捷，景王府的侍衞亦全部經過嚴格訓練，走動起來，並不比羣賊稍慢。

他們才出景王府，便已落在南宮絕屬下殺手的監視中，這一次那些殺手並沒有採取任何的行動，南宮絕的命令已到了。

命令要那些殺手不可輕舉妄動，儘管在一旁看熱鬧，那些殺手知道了伊賀派七個忍者的事，無不感到氣憤，也樂得在一旁看熱鬧，只差在沒有暗中通知景王府的人小心防備。

他們也一如平日，立即將消息送去莊院。

伊賀派七個高手正在莊院內等候消息，接得報告，一齊動身，七個人一字兒排開，大模大樣的離開莊院。

他們沒有要求任何的協助，南宮絕屬下的殺手也懶得理會。

從他們所趨的方向以及步伐看來，他們顯然是要在景王府三里外的那片樹林中採取行動。

×　×　×

那片樹林佔地也相當寬闊，當中闢出了一條也甚是寬闊的官道。

在接近一半的官道一側，還有一座可容二十來人的茶寮。

這座茶寮已經由裕王府的人接管多時，接管的人多天前已新添了兩個土頭土腦的夥計，他們的行動緩慢得接近白痴，可是殺起人來絕不在茶寮的老闆之下，那其實都是南宮絕屬下的好手。

他們一共四個人，當然絕對擋不住金虎等人，但兩旁樹林之內却隱藏着接近一百個殺手，以種種不同的方法躲藏起來。

看見伊賀派那七個高手走來，那些殺手既沒有現身招呼，而且藏得更隱密，甚至茶寮那四個殺手也往林子內躲起來。

白雲齋等七個人也就在那座茶寮停下，在茶寮前面的桌子旁坐下來，他們的裝束與一般中原武林中人無異，但只要是武林中人，都不難瞧出這七個人有異一般，而且都是高手。

在景王府隊伍之前，另外有四個探子，那之中兩個是從侍衞中挑出來的好手，還有兩個則是連雲寨的人，四人飛騎領先奔進樹林，看見茶寮中那七個伊賀派高手，齊都將坐騎勒住。

那七個伊賀派高手却若無其事，連正眼也不看這四個探子。

一個連雲寨的山賊輕叱一聲，勒轉馬頭，反手拔出了背插長矛疾往那邊擲去。

「奪」地長矛飛插在桌面上，那七個忍者仍然是若無其事，一些反應也沒有。

那個連雲寨的山賊反而嚇一跳，好像那麼鎮定冷靜的人，他還是第一次看見。

另一個山賊却大笑起來。「他們若不是死人就是呆子。」語聲未落，長矛已然在手，突然飛出，射向那邊，也正射向白雲齋的後心。

眼看那枝長矛便要射中，那刹那白雲齋突然回頭，手中五尺劍一移，正迎着飛來長矛的尖端，只聽「叮」的一聲，那枝長矛倒飛回去，柄端正撞在那個山賊的胸膛上，「甫」的一下異響竟然插了進去。

那個山賊一聲慘叫，翻身墮馬，口吐鮮血，當場絕命，另一個山賊立即拔刀，飛馬疾衝了過來。

朱絹首當其衝，但刀未到，她的人已凌空，七色衣裳飛舞，其中一條紅色的布條突然飛出，纏住了那個山賊的脖子。

那個山賊一刀斬空，人已被拉離了馬鞍，那刹那之間，朱絹已然掠上了一株樹木的橫枝，接將紅布繞在橫枝上，那個山賊也就被吊在半空，掙扎了兩下，身子便硬直。

其餘兩個侍衞看見這種情形，不暇細想，立即策馬回奔。

左源太的飛刀也就在這時候出手，寒光一閃再閃，兩個侍衞背中飛刀，一個飛墮馬下，另一個伏屍鞍上，隨坐騎奔出了三丈才掉下來，一隻腳仍穿在鐙中，屍體在地上拖起了一股烟塵。

白雲齋六人隨即站起身子，緩步走前，在路中一字兒排開，朱絹亦自樹上躍下來，立在左源太身旁。

急風吹過，樹濤一陣接一陣，這七個伊賀派高手衣袂飛揚，更見氣勢。

他們也沒有等上多久，金虎方浪兩騎已自奔來，後面塵土迷漫，隊伍竟然亦跟着進來。

馬還在遠處，金虎已然大吼道：「誰殺老子的兄弟？誰？」

七個伊賀派高手沒有回答，也沒有移動。

兩騎在三丈外停下，金虎鐵爪在手，方浪突然伸手一攔：「小心！」

金虎道：「一定是這七個小子，老子非要打殺了他們不可。」

方浪道：「這七個不像是中原武林中人。」

金虎道：「管他們那許多。」

方浪道：「知道多一些，對我們只有好處，並無壞處。」

金虎想想，大吼道：「來者何人，告上名來。」

「伊賀派白雲齋。」白雲齋語聲平淡，也好像沒有將金虎放在心上，背負雙手仰眼望天。

方浪面色微變，對於白雲齋這個人他顯然也有些印象，金虎却是毫無反應。

紅葉以下，一個個接說出自己的姓名，語聲各自不同，除了紅葉，全都給人陰森森的感覺。

方浪聽罷，目光一轉，道：「他們是東瀛伊賀派的忍者。」

金虎大笑。「原來是七個倭奴，他娘的，怎麼到中原來混飯吃。」

說話間，後面的隊伍已來到，金虎接把手一揮。「不管你們是什麼人，都給老子滾開。」

白雲齋冷冷的道：「將皇帝與景王爺留下來，放你們一條生路！」

金虎又大笑。「原來不止是倭奴，還是裕王府的奴才。」

白雲齋面色微沉。「少說廢話。」

金虎道：「好大的口氣，你們還有什麼，都叫出來，省得老子麻煩。」

白雲齋傲然應道：「我們七個人難道還不足够？」

金虎仰天大笑道：「雙拳難敵四手，我們二十個對付你們一個仍然有多，倒要看看你們如何應付。」

白雲齋冷冷地道：「中原武林中人還是只懂得以衆凌寡。」

「單打獨鬥？有種！」金虎一招手。「老子來會你！」

白雲齋尚未答話，風天坊已然一步跨出，合十道：「貧僧來領教。」

金虎目光一轉。「幸好老子並不是要去賭錢，撞着和尚，也不打緊。」

風天坊笑道：「中原很多人都有這種迷信，往賭之際撞上和尚，總會輸得一乾二淨。」

金虎道：「別人可不清楚，老子却是百試百靈。」

風天坊欣然道：「那貧僧必勝，你今天却是死定了。」

金虎「哦」一聲，風天坊接道：「你現在雖不是賭錢，但無疑與貧僧賭命！」

金虎大笑。「這倒是不錯，幸好你不是中原的和尚，頭上還長着頭髮，並不靈光。」

風天坊伸手一摸頭上的短髮，帶笑取下了背掛着的一柄大鐮刀。

那柄大鐮刀寒光閃閃，看來非常鋒利，柄端鐵環相連着一條長長的鐵鍊，鍊子的另一端却是繫在一個拳大的鐵錘，風天坊隨手一揮，鐵錘旋轉，右手接一抹，鐮刀隱在肘後。

金虎一看道：「這是魯東梅家的鐮刀

，怎麼傳到東瀛了。」

風天坊笑道：「是梅家的人將鐮刀的用法從東瀛帶到魯東去。」

金虎搖頭道：「島國小民，那懂得這許多伎倆。」

風天坊沒有分辯，微笑着旋轉中的鐵錘突然脫手飛出，射向金虎，但才飛到一半，便已收回，那柄鐮刀却已同時飛出，刀斬的不是金虎，是金虎胯下坐騎前蹄，這一着，大出金虎意料之外，雙爪知道不及封擋，脫鐙騰身，滾鞍下馬。

寒光一閃，血光崩現，那匹馬前蹄被鐮刀削斷，倒了下來。

風天坊亦同時掠前，「獵」然一响，疾如勁風，手一探，凌空將那柄鐮刀接着，一滾一轉，當頭向金虎削下。

金虎想不到這個和尚來得這麼快，伏地滾身，左手鐵爪一擋，右手鐵爪抓向風天坊的咽喉。

風天坊倒翻而回，金虎一躍而起，左一抓，右一抓，有如猛虎出洞，追抓風天坊，鐵爪到處，塵土飛揚。

風天坊一連十八個觔斗，才讓開金虎雙爪追擊，半身一轉，鐮刀幻成數十道閃亮的飛虹，反削金虎，左手鐵錘緊接四次飛擊。

金虎雙爪飛舞前遮後擋，「叮噹」一陣亂响，與風天坊的刀錘鬥在一起。

風天坊鐮刀施展開來，輕靈巧幻，鐵錘乘隙抵瑕更就是令人難以提防，金虎對這種兵器却好像很熟悉，避其長，攻其短，很快又搶回先機，呼喝聲中，殺得風天坊連連倒退。

風天坊頓感面上無光，笑容驟失，怪嘯聲中，身形急拔，人與鐮刀一道閃電也似射上了旁邊的一株大樹，雙腳往樹幹一蹬，又倒衝下來，鐮刀更急勁。

金虎雙爪一架擋開，風天坊呼地從金虎頭上掠過，左手鐵錘赫然已捲在對面另一株樹木的橫枝上，也就在這刹那，金虎陡然地上拔起來，左手鐵爪脫手飛出，抓向風天坊後心。

一條細小的鍊子隨即從那鐵爪的柄端飛出來。

他這雙鐵爪竟然像風天坊那柄鐮刀一樣，能夠收發自如，遠擊丈外。

這一着大出風天坊意料之外，耳聽風聲，鐮刀回擋，總算擋住，「噹」的一下巨响，却猛然給撞回來，刀脊反撞在後背上。

這一撞的力道非同小可，風天坊本來已經夠快的身形刹那突然又一快，一口鮮血接從口中噴出來。

他的身形總算沒有亂，仍上了那株樹木的橫枝，回過頭來，一張臉有如抹上一層白堊，一片死白。

金虎看在眼內，收爪在手，大笑道：「和尚本該光着腦袋，你這厮却仍然蓄着黑髮，正是當黑，能够活到現在，也不知道走了什麼運。」

風天坊冷笑。「中原武林中人，果然是狡猾得很。」

金虎道：「你的兵器能够飛出來，老子的兵器爲什麼不能够飛出去？」

風天坊一張臉更白，怪嘯聲中，身形離開了橫枝，一隻怪鳥也似俯衝而下，右鐮刀左鐵錘凌空交擊，急如電閃。

金虎大笑，雙爪疾迎，身子一個風車大轉，竟然將風天坊的鐵錘鎖在鐵爪中，接一拉，風天坊的身形不由落下來，繫着鐵錘的鍊子也給拉得筆直。

風天坊的身形雖然俯衝得那麼急，其間顯然還隱藏着一些變化，這時候却已一些變化也沒有，他的面上反而露出了一絲獰笑，左手食指一擊。

在他的左手食指上套着一個鐵環，相連着一條鋼綫，那條鋼綫赫然就與鍊子相連在一起。

也就在這刹那金虎的鐵爪已然一翻，將那個鐵錘甩掉，而且反拍了回去。

幾乎同時，霹靂一聲，那個鐵錘竟然爆炸開來，鐵片橫飛，若是仍纏住鐵爪上，金虎只怕便得遭殃。

風天坊及時避開，那一絲獰笑凝結在面上，目露兇光。

金虎放聲大笑。「不管是梅家自創還是從東瀛偷來，有過一次經驗，老子又怎還會上當。」

風天坊面色更加難看，冷笑道：「好小子，有你的。」

金虎道：「你只是選錯對象。」

風天坊嘴唇斜掀，罵了一句金虎聽不懂的話，高舉鐮刀，緩步踏前。

金虎即時鐵爪一揮，大吼道：「他娘的，你們還等什麼，還不衝殺過去？」

那些山賊立即齊叫一聲，揮動兵器衝殺上前，一衆侍衞隨亦衝上，喊殺連天。

白雲齋五尺長劍即時往下一頓，身形却衝天而起，口中同時迸出一句話，又是一句金虎方滇他們聽不懂的話。

語聲未落，那六個伊賀派高手的身形已然一齊動起來，有的掠上樹木，有的倒翻進兩旁的樹叢中，眨眼間不知所踪。

羣賊與一衆侍衞不由怔住，金虎鐵爪一揮，突然撲進一堆樹叢中，他清楚看見風天坊就是在這堆樹叢消失。

人未到爪先到，枝葉橫飛，迅速被金虎雙爪掃出了一片空地，却不見風天坊。

金虎再往前衝，雙爪飛舞，再掃出丈許一片空地，仍然是不見，不由發出了一聲咆吼。

一道閃亮的刀光也就在咆哮聲中往金虎的後腦斬下，正是風天坊的鐮刀。

金虎耳聽風聲，雙爪往後一抹，「噹」的一聲，將斬來鐮刀震開，側首望去，只見風天坊立在一條橫枝上，鐮刀收回，又再削出。

風聲急响，鐮刀飛斬而下，金虎雙爪再一翻，將來刀封開，便待往上拔起來。

風天坊却就在這時候一聲怪笑，身形凌空撲向另一株樹幹，雙腳也竟就踏着那株樹幹往上疾走了七步，走進了一叢樹叢中。

老虎咆哮撲前，掠到那株樹木下，旁邊樹叢突然一開，一枝長劍從中刺出，直取後背。

好一個金虎，鐵爪及時反揮，「嗆」的擋開了那一劍。

白雲齋與劍同時往樹叢中冒出，他本是衝天拔起，消失在頭頂一簇枝葉，不知何時竟已落下來。

他的劍一翻，隨即又七劍斬出，一劍

急一劍，五尺長劍，本已沉重，在他使來，更覺凌厲。

金虎連擋七劍，後背撞在樹幹上，白雲齋接一聲暴喝，一劍橫斬了過去。

這一劍更凌厲，金虎沒有擋，伏地滾身，疾滾了出去。

劍劈在樹幹上，「刷」地一聲，硬硬將那株樹幹斬下來，疾倒了下去。

劍固然鋒利，白雲齋所用的力道也不輕，樹幹雖然沒有倒在金虎的身上，金虎却嚇一跳。

白雲齋連隨收劍，身形一閃，已不知所踪。

金虎一躍而起，放目望去，一片空蕩，一聲驚呼，也就在這時候傳來，他回頭一望，只見一條人影凌空而下，正撲向第一輛馬車，一柄鐮刀，閃電般射向座上的車把式，正是風天坊。

車把式驚呼一聲，車座上滾下，連隨被風天坊左手的鐵鍊子勒住了咽喉，只一抖，便自氣絕。

風天坊鐮刀一翻，車廂的木壁刀光中碎裂，刀一引，接削進車廂內。

也就在這刹那，他鼻端飄來了一股辛辣的氣味，面色一變，便待倒退，一條人影却已如飛掠來，一棒撞向他的後心。

風天坊的反應也很敏捷，轉身揮刀，「噹」的擋住了來棒，却給那一股奇大的力道撞退了三步，退進了車廂內。

車廂內即時火光一閃，霹靂一聲，爆炸開來。

那之內沒有人在，却安置了火藥，風天坊半邊身子立時釘滿了鐵砂碎片，血肉模糊，一隻眼亦被射中，當場爆裂，慘叫聲中，撞破一邊木壁，竄了出去。

幾個山賊一湧而上，兵器亂擊而下，風天坊刀斬一賊，隨即被其他山賊擊成肉醬。

在風天坊襲擊同時，一條人影亦已落在第二輛馬車的車頂上，乃是左源太，一條黑豹也似一伏一轉，二三十柄飛刀從他的雙手飛出，在馬車周圍的七八個山賊無一倖免，齊皆中刀倒下，餘下的刀將擁前的山賊侍衞迫退，他矯活的身形接一翻，在車廂後落下，在落下之際竟已用一脚尖將車廂門踢開，身形再一滾，超過三十柄飛刀在那片刻之間，射進了車廂內。

一些反應也沒有，左源太身形着地，一怔欺前，探頭往車廂內望去。

第一輛馬車的火藥就在這時候爆炸，若是早一些，左源太一定不會探頭望這一眼，就在他探頭一望的刹那，這個車廂亦爆炸，光火疾閃，左源太雙手掩目，倒縱而出。

一羣山賊侍衞已衝殺上來，左源太怪叫聲中，雙手放開，混身閃起了一片寒芒，無數柄飛刀四方八面射出，只可惜他雙眼已瞎，那些山賊侍衞亦已有防備，只給他射倒了三人。

在他第二批飛刀還未出手之前，一柄飛刀已釘在他的後背上，那是中原常見的飛刀，只不過將之發得這樣準，這樣勁的人並不多。

方浪是其中之一，他善用飛刀，當然能够掌握左源太新舊力接續那刹那的空隙，再加上左源太雙目劇痛，心神大亂，只一刀，便被他擊中要害。

左源太慘叫轉身，冒血的眼睛好像張開來，看清楚以飛刀殺他的是什麼人，但在他眼睛張開之前，羣賊已擁至，一陣兵器亂擊，將他擊殺地上。

也就在第一輛馬車爆炸同時，第三輛馬車已經穿了兩個洞。

白雲齋一劍突然飛來，在馬車左邊窗飛入，右邊窗飛出，急如閃電。

劍過處，窗戶盡碎，車壁亦迸裂，威力之大，可以想像，人若是在車廂中，即使沒有沾上劍鋒，亦不難被劍氣震傷。何況白雲齋另外還有殺着，準備隨時擊下。

車廂內一個人也沒有，白雲齋那刹那的心不由一寒，穿窗而出，射落在樹叢中，爆炸聲中，回頭正好看見風天坊倒下，被殺，跟着就是左源太。

馬車與馬車之間都有一段距離，白雲齋武功再好，也不能够趕得及撲救，所以他沒有動，一直等到七八個山賊圍上來，霹靂一聲，突然一劍斬下。

這一劍亦如閃電，一個山賊首當其衝，活生生被斬開了個邊。

白雲齋五尺劍接一翻，又是一劍橫裏削出，削向旁來的三個山賊。

那三個山賊擧刀急擋，「噹」的一聲，劍斬在第一個山賊的刀上，刀未斷，那個山賊却被震得連人帶刀撞向旁邊的兩個山賊。

白雲齋接一劍削到，劍長雖然五尺，但變化依然迅速，而且詭異，那三個山賊身形一亂，劍已經削到，「刷」地一下怪响，三個人立時被斬成六截，曳着血雨，激飛出去。

其他人不由一聲驚呼，但沒有退縮，四方八面襲來。

白雲齋白眉上揚，劍一翻，方待再斬出，兩個山賊已然從他的腳下滾來，一枝狼牙棒，一柄斬馬刀，同時襲向他下盤。

若是在空地，白雲齋早已察覺，現在他却是置身樹叢中，發覺的時候劍已經趕不及封擋，只有抽身暴退，更多的山賊湧上，四面八方，地下地上，也有從樹上跳下來，瘋狂向白雲齋撲擊。

白雲齋五尺長劍竟然施展不開。

一寸長，一寸强，但劍長五尺，到底是利遠不利近，白雲齋劍術雖然另創一格，在短距離一樣能够發揮强烈的殺傷力，但接近肉搏的階段，還是一樣施展不開。

那些山賊顯然甚有經驗，四方八面一齊湧上，完全不讓白雲齋有用劍的餘地，幾個隨即又往樹上爬去，一面防止白雲齋往上拔起身子，一面伺機撲下襲擊。

白雲齋幾曾遇過這種對手，不由亂了手脚，但到底是高手，劍作杖用，環身疾轉，擋開了攻來的兵器，左掌接揮，亦拍開了幾股兵器。

那些山賊怪叫連聲，竟然猿猴也似接向他撲上，不被他們纏着倒還罷了，一經纏着，只怕便是凶多吉少，白雲齋當然明白，長劍環身，旋轉得更急，整個身子簡直就像是一個陀螺也似，兵器一沾上便給撞開，也就這樣子，滴溜溜的疾轉出去。

金虎那邊看得真切，揮動鐵爪，衝了過來，相距還有三丈，身前地上一股烟霧突然出現。

金虎只恐烟霧有動，身形一頓，雙爪疾揮，烟霧頓時如遭狂風吹拂倒捲開去，一個人却在烟霧中出現。正是那阿幻婆。

阿幻一聲不發，木杖從雙爪中穿過，點向金虎的胸膛，金虎人與爪翻滾，衝殺前去。

阿幻人與烟霧一衝即散，一個竟化成七個，一齊揮杖，弧形向金虎攻來。

金虎知道這是幻術，却分辨不出眞假，雙爪護身，一陣揮舞，那七個阿幻悠然飄舞，姿勢雖然美妙，只可惜阿幻婆那相貌却令人不敢恭維。

金虎雙爪一頓，立即改守爲攻，殺奔前去，那七個幻影却圍繞着他滴溜溜的轉動起來。

在他眼中是七個阿幻，在方浪眼中，却只有一個，而且迎着金虎掠前的身形，一旁掠開，金虎却毫無所覺，繼續殺奔向前。

方浪知道其中必然有問題，一刀在手，還沒有發出去，紅葉已然出現在左源太屍體旁。

她盯着方浪手中飛刀，突然手指左源太的屍體，問：「是你下的手？」

方浪點頭。「我的飛刀沒有他的多，放飛刀的技術也沒有他的複雜，但通常都很少落空。」

紅葉冷笑道：「背後傷人，算不得英雄好漢。」

方浪冷冷道：「你們這樣襲擊，難道就是英雄好漢的所爲。」

紅葉怔住，方浪接道：「這根本也不是一場公平的決鬥，能夠殺掉對方，就是成功。」

紅葉一咬唇。「說得好——」

方浪接問道：「這個到底是你的什麼人？」

「什麼人現在也是一樣了！」紅葉的右手已多了一個鐵球，「嗤」的急响，一道閃光從鐵球射出，飛射向方浪眉心。

方浪吸了一口氣，雙臂一揚，拔起了身子，凌空向紅葉撲落，右手飛刀接射出，射向那邊的阿幻。

一下尖銳已極的破空聲隨刀响起，摧人心魄，也驚醒了金虎被迷惑的神智。

阿幻雙手揮杖已然從金虎身後襲來，金虎的視綫却停留在身前的幻影上。

刀迅速飛至，阿幻不能不回杖，「叮」的將來刀擊飛，與這「叮」的一响同時，她的幻影亦一下消散。

金虎耳聽刀杖相擊聲，霍地回身，大笑道：「賊婆子，原來你在這兒。」聲落爪出，一雙鐵爪虎虎生風，攻向阿幻。

阿幻冷笑，長身暴退，金虎緊追不捨，一雙鐵爪緊緊的纏着阿幻，完全不讓阿幻有施展幻術的空間。

他看似四肢發達，頭腦簡單，事實並不太簡單，阿幻連退十丈，仍然擺脫不了金虎雙爪，一條木杖只好施展出混身解數，與金虎拚在一起。

那條木杖也不知是什麼木料做的，竟堅硬如鐵，金虎雙爪幾次要將之抓住削斷，都不能如願，也就放棄了這個主意，全力搶攻。

他氣力充沛，鐵爪又是重兵器，纏了一個結實，竟然殺得阿幻只有招架之力。

紅葉同時亦與方浪展開了惡戰，藏在鐵球中的鋼條或伸或縮，暗器兵器層出不窮。

方浪用的是一雙飛刀，環身飛舞，而身形之靈巧，並不在紅葉之下。

那些山賊侍衞四面八方攻來，但朱絹，碧翁亦已然出現。

朱絹用的是七色布條，那些布條彷彿就是從她身上那襲七色的衣裳抽出來，却竟似抽之不盡。

布條或纏上那些山賊侍衞的脖子，或纏上他們的兵器，將兵器捲飛，再反砍在他們的面上，有時亦纏上他們的雙脚。

碧翁用的兵器更奇怪，是十根奇長的尖針，那十根尖針竟像是與他的指甲相連在一起。

他刺的是對方的眼睛，但有時亦軋進對方的穴道，既快且準。

挨着尖針的山賊無不倒下，那若是眼睛，立時便被刺瞎。

刺的若是穴道，雖然不是死穴，亦禁受不住，非倒不可。

這十根奇長的尖針與無數七色的布條便截下了那些侍衞與山賊。

羣賊仗着人多勢衆，呼叫着衝殺前去，那些侍衞亦被羣賊激發起激昂的鬥志，跟着展開了瘋狂的撲擊。

朱絹被羣賊與一衆侍衞一輪搶攻，趕了上樹上，羣賊隨即拋出繩鈎，那些侍衞亦紛紛取出銅管，射出一條條鈎繩，追殺上樹上。

朱絹身形矯活，布條飛纏在樹上，飄來蕩去，但仍然被衆人糾纏得非常狠狽。

碧翁的情形並不比朱絹好到那裏去，羣賊與一衆侍衞若都是武林高手倒還罷了，那最低限度也知道他長針的厲害，不會與他正面接觸，但現在各人却是一個個奮勇爭先。

在他們的眼中，挨一針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根本就看不出那些尖針的厲害，只知道對方若是挨上他們一刀，就非倒下不可。

碧翁一看這情形，知道這些人是嚇不退的了，手中尖針擋也擋不住四方八面砍來的兵器，不能不閃避。

那些山賊侍衞看見碧翁閃避，攻勢更加猛烈，排山倒海般湧前，終於將碧翁迫上了樹上去，他們也一樣不肯罷休，窮追不捨，追到了樹上。

碧翁從來都未試過這樣狠狽，一面閃避、反擊，一面又破口大罵，一急之下，他罵出來的又都是那些山賊侍衞聽不懂的話。

一衆也不理會，瘋狂撲攻，碧翁更加憤怒，倒有些悔恨所用的兵器如此短小，不能夠在較遠的距離也發揮威力。

白雲齋那邊也隨即陷入包圍中，他的人與劍繼續旋轉，那些山賊死纏着不放，顯然已知道他的長劍在肉搏的情形下不能夠發揮最大的威力，全力不讓她的長劍有施的餘地。

這實在是白雲齋始料不及，目力及處，看見碧翁朱絹也是這樣子，怒氣不由湧上心頭。

他們七個人此來自念一定能夠擊殺坐在馬車內的人，也早已準備這萬一是個陷阱，也將對方殺個落花流水，好讓裕王府的人不敢輕視他們，那知道這雖然是個陷阱，他們非獨沒有將對方擊潰，反而折了左源太風天坊二人，而且還陷身包圍中。

那些山賊不錯是烏合之衆，却悍不畏死，糾纏不淸，逐之不去，那能不令人心煩意亂。

七個人之中，比較打得暢快的就只有紅葉阿幻二人，但他們都遇上了對手。

紅葉雖然輕功暗器都用得出神入化，但方浪身手應變的矯活靈敏也是非凡，一手飛刀的準狠，更在左源太之上。

他身上所帶的飛刀似乎並不多，到現在，對紅葉只發過三刀，恰到好處，非獨化險爲夷，而且所取是必救之處，紅葉若不閃避，必傷在刀下。

紅葉似乎已失去了那一份冷靜，閃過方浪三刀，便開始猛烈的撲擊，就像一條雌豹，要將方浪撕裂爪下。

方浪從容應付，偶然取笑幾句，雖非下流，却將紅葉逗得更加憤怒。

方浪並不是一個那麼輕薄的，但他從來都不會放過任何機會，紅葉不喜歡開玩笑，他便更加要開玩笑，以求速戰速決。

在他們的計劃中，原是要藉這個機會一試對方的實力，也希望以馬車中的火藥毀去對方的幾個高手，作爲對赤松林伏擊一事的報復，若是對方的實力並不如他的推測的高强，在訊號發出同時，景王與徐階一行亦會採取行動。

來的是這七個東瀛高手，實在大出方浪意料之外，南宮絕的人不見現身，更令方浪担心起來。

南宮絕等人是否已看破這其實只是一個陷阱，乘機反襲景王府，方浪不能不有此懷疑，但惡戰下來，却發覺這七個東瀛高手俱都身懷絕技，若是眞的看破他們的秘密，要襲擊景王府，應該用這七個東瀛高手才是，而且現在這七個東瀛高手並不是敷衍了事！是眞的全力襲擊馬車。

但南宮絕的人到現在仍然一個不見，未免是有些反常，也難怪方浪担心。

他當然不知道南宮絕的人一直都在一旁窺伺，只是奉令不許出手相助，索性瞧熱鬧。

金虎却沒有理會這許多，只顧向阿幻搶攻，迫得阿幻不住後退。

也因爲身形被金虎緊緊纏着，不能再將幻術施展出來。

沒有了幻術擾亂金虎的心神，阿幻的本領便等如打了一個折扣。

白雲齋都看在眼內，心念一轉再轉，猛喝一聲，一股烟霧便在他脚下散發開來，迅速將他的身子掩沒，再一旋，烟霧四散，方圓丈許，盡被烟霧籠罩。

烟霧中劍光一閃再閃，兩個山賊被劈爲兩爿，劍光亦消失。

七八種武器跟着攻進烟霧中，却一些反應也沒有。

其餘四個伊賀派高手的脚下亦同時爆開一股烟霧，緊接在烟霧中消去。

朱絹碧翁消失在樹上，阿幻消失在樹叢中。

金虎雖然搶入烟霧，一雙鐵爪却接觸不到任何東西。

到烟霧消散的時候，地上亦只是剩下一堆被他那雙鐵爪抓碎的枝葉。

方浪向裏着紅葉的那團烟霧發出了兩柄飛刀，第一柄，換來了「叮」的一下金鐵交擊聲，第二柄却穿過烟霧，釘進了一株樹幹內。

急風吹飄，烟霧很快被吹散，那五個伊賀派高手已經不知所踪，風天坊左源太的屍體却不知何時燃燒了起來。

羣賊與衆侍衞一齊發出了一聲歎呼，金虎更就是大笑不絕。

方浪沒有笑，走到金虎身旁，道：「我們趕回去。」

金虎道：「那用這麼急？」

方浪道：「你是否有些奇怪南宮絕的人爲什麼不見現身？」

金虎道：「這七個倭奴不是我們對手，南宮絕那些人當然更不是，那還敢現身獻醜？」

方浪搖頭道：「你總得承認，南宮絕那些人若是也加入戰團，七個倭奴便可以全力對付你我，這一戰絕不會是現在這個結果。」

金虎不能不同意，倒轉鐵爪往頭上擦了幾下，道：「你看這會是什麼原因？」

方浪道：「惟一的解釋就是他們另有任務，也許已瞧破我們的計劃，那他們的任務當然就是襲擊景王府，但我可不以爲由他們襲擊景王府會比這七個伊賀派高手做得更好。」

金虎大笑道：「可不是——不過給你這一說，我們倒是趕回去看一看，才能放心。」

說話間，那些山賊侍衞已經收拾好死傷的同伴，放到馬車上，聽得吩咐，立即往原路趕回去。

他們當然不知道南宮絕非獨沒有帶領屬下的殺手襲擊景王府，而且在樹林深處等侍好消息。

× × ×

「七個倭奴倒了兩個，其餘五個都給趕跑了。」這是那些殺手給南宮絕的最新消息。

「倒下的是那兩個？」南宮絕面露笑容，追問來報告的殺手。

「左源太與風天坊——」

南宮絕笑接道：「其實是那兩個也沒有關係，經此一戰，那些倭奴大概不會再那麼囂張的了。」

「這當然，他們應該知道，只憑他們幾人，沒有我們相助，根本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南宮絕含笑點頭。「我們若是也出手，他們即使損了兩個人，景王府那些人相信也沒有多少個能夠逃回去，這一戰還是我們得勝。」

那個殺手道：「其實我們應該出手的，那最低限度，以後的事總會簡單些。」

南宮絕微一頷首。「道理是這樣，但我們若是出手，那些倭奴即使不說我們碍事，也未必會感激我們，倘若我們因此而元氣大傷，他們反倒一個無損，那以後，你以爲還有我們立足的餘地？」

那個殺手連聲應：「是——」

南宮絕手撫下巴，接道：「這果然是一個陷阱，除了報復之外，大概還要探清楚我們的實力。」

（未完）



精選中篇俠義故事／雲劍飛・文　盧令・圖

盤龍刀（三）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由於莊公超被殺，泮湖樓又被人縱火焚燒，太原第一堡被人兩次飛刀傳書，促該堡堡主胡一夫速將客寓堡內的「刀中龍」燕仲行殺害，因此使胡一夫非常困擾，燕仲行獲知這事之後，即自告奮勇，親到太原城內外去查探這殺人、放火、傳書的兇徒。一路上，他發覺被人跟踪，於是他很巧妙地來個反跟踪，原來這人是「千里追風」趙驥，他的任務是將燕仲行誘出城外，果然，燕仲行上鈎，跟踪到河邊，「麻衣馬面勾魂客」席拙驀然現身，偷襲燕仲行，但未得手，這時趙驥已完成任務，便自離開。席拙與燕仲行交手，結果被燕仲行打傷……

火燒第一堡

席拙於燕仲行一刀砍劃在他胸腹上的刹那，發出一聲慘厲的嚎叫，身形猛往後蹌退，隨着他的蹌退，勾魂刺亦從燕仲行胸肩處抽出。

隨着勾魂刺的被抽出，燕仲行胸肩上的傷口，鮮血冒湧，痛得燕仲行一個勁直抽冷氣，咬牙有聲，一個身子顫抖着，差點挺立不住。

席拙蹌退幾步，才勉强站穩，由胸膛到小腹，皮裂肉綻，血腸流溢，身上沾滿了泥沙水漿，一雙眼睛暴睜怒突，馬面上血色全無，勾魂刺斜垂向地，語聲嘶啞短促地斷續說：「燕仲行，你……你……」

一句話未說完，身軀猛然一陣抽搐，張口「喀」的噴出一口鮮血，身軀往側一傾，慢慢傾跌在淺灘水中，水面立時漾出一片血紅。

回刀入鞘，燕仲行一手掩着傷處，蹌踬着衝上岸灘，頭也不回，往太原城方向奔去。

一代魔頭——席拙，則躺在淺水中，被湧動的水漾動着長衣，而軀體，却動也不動。

×　　×　　×

獨闖狠鬼陣

太原城中，發出了一件哄動全城的大事——太原第一堡堡主胡一夫，竟然被人在熱鬧的長街上刺傷！

胡一夫見燕仲行一人出外追查敵踪，他也閒不住，橫竪呆在堡中無聊，而泮湖樓已被燒，他動了去查看一下的念頭，帶着堡中幾名好手，往長街上走去。

太原城可說無人不識胡一夫，故此，他一現身長街，立時有很多目光投注在他身上。

胡一夫對此是見怪不怪，昂首快步走向泮湖樓。

雖然是晌午過後，燒毁的泮湖樓前，仍然圍着一大羣人在瞧看。

也難怪這些人好事，因爲泮湖樓是全太原最有名氣，最大最豪華的酒樓，如今忽於一夜之間被燒成廢墟，自然引動很多人來圍觀瞧看，猜測議論。

圍觀議論的人羣，不知是誰先看到胡一夫走來，低叫一聲，立時，鴉雀無聲，一齊扭頭瞧着走來的胡一夫。

人羣自動讓開，讓胡一夫等人走進燒毁的泮湖樓前。

胡一夫臉上表情木然，流目打量着業以變成殘垣焦棟的泮湖樓，臉上雖然神色不動，但從他緊握着的雙拳，可知他內心的憤怒。

略略一看，胡一夫見現場人太多，準備轉身離去。

站在他左右後面的五個部下，早於進入人羣時，見人多雜亂，暗自加意提防。

就在胡一夫剛想轉身離去的時候，人羣中殺豬般有人嚷叫起來：「老天啊，俺的銀子不見了，那個殺千刀的昧着良心將俺的銀子偷了，啊——！」

人羣立時起了一陣騷動，叱罵聲，嚷叫聲紛起。

騷動的人羣迅速波及胡一夫幾人，幾個手下被擁動的人羣擠得差點立身不住。

「吵甚麼——！」胡一夫本已心煩，眼看這羣多事的人，騷動嘈吵，發泄般猛喝一聲。

騷動嘈吵的人羣立時被胡一夫如旱雷一樣的暴喝靜止下來，一齊眼睜睜望着胡一夫。

那個大概是失了銀子的人，却在人羣中拚命往前擠，哭叫着直往胡一夫立身處擠去。

人羣又起了微小的騷動，胡一夫眉頭皺了起來。

那人終於擠出人羣，噗的跪在地上，朝胡一夫一邊叩頭，一邊哭叫：「胡堡主，胡大爺，那是俺的救命錢，求你老爲俺尋回銀子，俺叫你一聲老子！」

人羣哄然的一聲轟笑起來。

因爲，跪在胡一夫前面的人，年紀足有六十歲，鬚髮斑白蓬亂，瘦弱佝僂的身上，穿着一套破敗的土布衣褲。臉上老淚縱橫，模樣堪憐。

他的年紀，不比胡一夫大，也小不了，他那一句「俺叫你老子」，怎不引得人不笑破肚皮。

胡一夫望着跪在地上，仍在鷄啄米一樣叩着頭的窮老頭兒，眉頭不由皺得更深。「起來，你失去了多少銀子？」

窮老頭兒却沒有起來，仍然不斷叩頭，哭說道：「那是俺的活命錢，天啊，俺被偷了七錢二分銀子！」

「七錢二分銀子？」人羣中又爆發出哄笑聲。

胡一夫聽說那老頭兒只是被人偷了七錢二分銀子，却又哭又跪又叩，那模樣就像失去了一隻大金牛，悲傷得可以，眞是啼笑皆非，沒好氣地對一名手下道：「胡慶，給他十兩銀子！」

站在胡一夫身旁的一名漢子，應一聲，伸手入懷。

就在這時，人羣中又騷動嚷叫起來：「這人鬼鬼祟祟的，一定是他偷了那老頭兒的銀子！」

「抓住他，不要讓他逃了！」

有人在人羣中竄鑽，有人在猛擠，刹那，人羣大亂。

本在戒備着的胡一夫手下，目光從那老頭兒身上，移向騷動的人羣。

連胡一夫也被吸引了，目光從窮老頭兒身上移開。

「抓到他了！」有人叫。

那老頭兒却不聞不問，仍在不斷叩頭，口裏恩人恩公的亂叫。

就在胡一夫將目光移開的刹那，那個仍在叩頭的窮老頭兒，背後衣領上，驀的有三點藍光閃射出，分成品字形。激射向胡一夫咽喉，左右胸。

三點藍光快逾激矢，待到胡一夫的手下驚覺，三點藍光已臨近胡一夫咽喉，胸前！

站在胡一夫身側的胡慶，不由脫口驚叫出聲：「堡主小心！」出手封擋已來不及百忙中一個閃身，移擋在胡一夫身前。

可惜仍是慢了一步，只能够擋煞射向胡一夫喉嚨、左胸的兩點藍光，另一點射向胡一夫右胸的藍光射在胡一夫右臂上。

胡一夫於聽到胡慶的驚呼聲時，心頭一懍，目光一收，三點藍光已射臨身前，後退竄躍均閃避不了，只好往旁橫移，恰巧胡慶亦往他身前閃移遮擋，替他擋煞了射向咽喉、左胸的兩點藍光，他由於警覺得太慢，反應慢了一點，避過了右胸要害，右臂却不能倖免，被藍光射中。

幾乎是發出三點藍光的同時，窮老頭兒按地的雙手猛撑，膝腿一起，足尖一蹬，整個人倒縱起來，往人羣中跌落。

慘哼與悶叫响起，胡慶身軀一猛烈抽搐，眼一反，臉上藍光一片，七竅流血，往後就倒。

胡一夫在後，雖然手臂麻痛，仍然一把將業已中毒死去的胡慶扶住。

驚叫聲，叱喝聲紛响。

有兩名手下一見胡一夫及胡慶遭了暗算，急忙一個擋身在胡一夫身前，一個將胡一夫扶住。

另兩個驚怒之下，一聲叱喝，身形縱起，追撲那個窮老頭兒。

人羣初時還不知道發生了事，及至聽見胡慶慘哼，胡一夫悶叫，以及叱喝叫聲，才知發生了大事，胡一夫遭人暗算！

人羣立時大亂起來，驚慌四處走避。

這一來，却苦了那個欲往人叢中躍落的窮老頭兒，他本想藉着人羣遁逃，並攔擋後面兩人的追撲，哪知人羣却如鷄飛狗走般，刹那走了個空。

那窮老頭去勢已盡，墮落在地，後面追撲的兩名太原第一堡好手，亦一前一後在窮老頭兒前後，將他截住。

現在巳空無一人，窮老頭兒佝僂的身形此刻挺得筆直，雙目中兇光閃射，獰視着站在他跟前，手持一枝足有四尺長短鐵筆的第一堡好手。

站在窮老頭兒對面的高手，姓孟，名力，外號「鐵筆王」，是第一堡中十大高手之一。

截住窮老頭兒去路的另一名高手，姓陳，名艮遠，外號「纏鏢手」，精通擒術。亦是十大高手之一。

「要活的！」胡一夫運指點封住臂上穴道，不令毒氣蔓延，見孟陳兩人將窮老頭兒截住，連忙喝叫。

那窮老頭兒雖然是僞裝的，聽聞胡一夫喝叫，不由嘿嘿一笑，道：「那有這樣

容易！」

身形一動，左拳右掌，剎那向孟力攻出九拳十二掌。

攻勢凌厲猛烈，拳掌未到，強烈的拳風掌勁，湧擊向孟力。

孟力冷哼一聲，迎着那窮老頭兒的拳掌，竟然不閃不避，踏前一步，四尺長的鐵筆，嗤一下劃閃，筆直刺點向窮老頭兒的腹腔。

鐵筆竟然穿過窮老頭兒的掌影拳山，倏的到了窮老頭兒的腔腹前！

窮老頭兒若不撤招退身，雖然可以將孟力擊傷，但他也勢必喪命於孟力的鐵筆之下。他還不想死，故此只好收招退身。

這一退，正好中了孟力之計，孟力正想他退避，好讓陳艮遠對付他，將他生擒活捉。

窮老頭兒一退，站在他背後的陳艮遠立時欺身而上，雙手如蛇般，右手纏向窮老頭兒頸脖，左手鎖拿向他右肩琵琶骨。

前面的孟力，配合着背後的陳艮遠，鐵筆原勢不變，追刺窮老頭兒，逼他不能兼顧背後攻擊的陳艮遠。

窮老頭兒在兩名高手夾攻之下，臉色變了，一時之間，令他不知如何是好，手足失措。

高手過招，絲毫猶豫失措不得，待到他剛想有所動作時，陳艮遠的雙手已纏住他的頸脖，鎖拿住他的琵琶骨，令他一動不能動，乾瞪眼。

一陣寒光迅速流遍了全身，令他不自主的打了個寒顫。

因為，孟力的鐵筆，筆尖亦已抵刺在他腔腹就會多了個窟窿。

面對着死亡，相信世上沒有幾人會不感到恐懼的，眼前這個改扮成窮老頭兒的人，也不例外。

「說！是誰指使你的？」孟力握筆右手微一用力，筆尖入肉半分，窮老頭兒口一張，痛哼出聲，一雙眼驚怖地望着抵刺在他腔腹上的鐵筆。

這時，胡一夫早已處理好臂上的傷口，緩步上前，盯視着受制的窮老頭兒，語聲冰寒地說：「毒蜂子，只要你說出指使之人，我可以饒你一死，讓你離開！」

這個窮老頭兒原來就是江湖上有名的用毒高手，「毒蜂子」翁絕！

翁絕被胡一夫點破身份，臉上陣青陣白。「你說的可是眞？」

面對死亡，殺人絕不眨一下眼的翁絕，生出了求生的念頭。

「本堡主從來說一不二！」胡一夫斬截地說。

囁嚅猶豫了一陣——對死亡的強烈恐懼，對生之欲望，終於令翁絕下定決心。

「好！我說！」

翁絕困難地嚥了口唾沫——因為他的頸脖被陳艮遠緊緊箍纏住，張口欲說。

全部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翁絕身上——只要翁絕一說，那個令第一堡及胡一夫又恨又怒，但却始終不知是誰的幕後人，就會將身份暴露出，知道了對方的身份，就好對付了，故此，都緊張地靜待翁絕說出。

「他——」翁絕張口說了個他字，突然眼一睜，身一挺一搐，腦袋倏然垂搭下，不言不動。

事情發生得太過突然，突然得令胡一夫及四名手下，愕然失措，不知翁絕何故會突然暴斃。

胡一夫神色一變，撲前伸手托起翁絕的下巴。

翁絕被托起腦袋，仰臉向上，臉色焦黑一片，就像被火燒焦的木頭一樣，瞪眼張口，死狀比胡慶還要恐怖妖異幾分！

胡一夫在他臉上，身前細意察看，終於在翁絕焦黑的臉上眉心處，發現了一個比針孔還要小的細孔，顯然，這個細孔就是翁絕的致命處。

從翁絕焦黑的臉色，胡一夫推斷翁絕是中了一種含有絕毒的暗器，而那暗器，細小到發射時，令人很難察覺，且幾乎不發出聲響，否則，以他們的身手，怎會毫無所覺？

知道了翁絕是被躲藏於暗處的人以劇毒暗器射殺之後，不用胡一夫吩咐，孟力與另一名高手，已然向最有可能發射出暗器的地方縱身撲去。

胡一夫表面平靜，其實心內懊惱萬分，縮回托着翁絕腦袋的手，往下一落，探入翁絕懷中。

摸出幾個磁瓶，胡一夫逐一打開細察嗅吸，將一個磁瓶的藥末倒在被暗器射傷的手臂上，同時傾了少許入口中。

箍纏鎖拿住翁絕的陳艮遠，於胡一夫從翁絕懷中將磁瓶掏出後，鬆開手，將翁絕屍體放在地上。

似乎是眞正的解藥，胡一夫長長吐了口氣，運指解開臂上穴道，然後擰頭瞧着被放置在地上，臉色，膚色藍汪汪，中毒死去的胡慶。

胡慶是為了救他而死，故此，他對胡慶的死，感到深切哀痛。

兩條身形先後縱落，正是搜索將翁絕射殺的人的孟力，與另一名高手，從兩人臉上失望之意，不用問，也知道那人早已逃之夭夭。

胡一夫似乎早知道有這結果，手一揮：「回堡！」邁步就走。

孟力與一名高手，合力抬起地上胡慶的屍體，而陳艮遠亦與另一名高手將翁絕的屍體，帶回堡中。

× × ×

燕仲行悠悠醒轉，不知身在何處。

用力搖了搖頭，頭腦清醒了不少，他掙扎着想挺起身，胸脯處一陣劇痛，痛得他呻吟一聲，無力地，腦袋重重跌落在枕上。

他不知道自己怎會置身在這鬆軟的床上，只記得當時他一手掩着被席拙刺了個透明窟窿的胸肩傷處，奔向太原城，可是，由於受創太重，加上創口血流不止，奔行了不大一會，終於不支暈倒在地。

至於是誰將他救至此處，他就不知了。不過，很快他就知道了——有腳步聲傳入他耳中。

隨着腳步聲的接近，燕仲行循聲在枕上埋頭望向門口。

自他醒後來，到現在，他才眞正看清了自己處身的環境。

這是一間不大的房間，但很整潔，除了他身下躺着的這張又軟又舒服的床，房內別無他物，就只有二張木椅，和一張木桌。

脚步聲在門口停下，一個苗條身形進入他眼簾。

十六七歲年紀，雖則穿的不是綾羅綢緞，一身土布衣裳却裁剪合身，頭上恰到好處地插戴一朵不知名的山花，清秀可人的臉上，一對大眼睛，靈活地轉動着，不問可知，眼前少女，是一個標準的鄉村姑娘。

少女站在門口，略一探視，見燕仲行已醒過來，並且注視着她，毫不羞怯地盈盈一笑，移步進入房中。

燕仲行剛想開口，少女已先一步笑着關切地問：「你覺得怎樣？」

燕仲行感激地說：「多謝姑娘相救，在下覺得很好，姑娘怎樣稱呼？」

少女大方地坐在床邊一張木椅上，溫柔地說：「我叫藍姑，你不用謝我，要謝，你謝我爹吧，是他將你救回來的，你已睡了一天一夜，我爹見你沉沉昏睡，怕你有甚意外，我爹守了你一夜，我接替我爹來守護你，想不到你醒過來了，眞叫人高興。」

農家少女，純樸天眞，不善稱呼，故此直呼你我。

燕仲行聽着少女自自然然的述說，心頭一陣陣發熱，感激得不知說什麼好，雙目中淚光閃現，感激地望着眼前這純樸好心的少女。

「你貴姓？」少女見燕仲行望着她不說話，臉色微紅，低聲問。

畢竟是懷春少女，被一個陌生男人注望，焉有不臉紅的？何況，燕仲行又是一個具有強烈男子氣概，相貌端正的年青男子。

燕仲行心裏只有感激，絕無半點邪念，但，見少女被自己一時失神注視下，臉紅起來，遂不好意思地答：「姑娘，在下燕仲行。」

少女藍姑很自然地順口叫了聲：「燕大哥。」

這是一種很直接尊敬的稱呼，在鄉村地方，不論男女，對比自己年紀大的男子，都是如此稱呼。

燕仲行高興地掙扎着想倚坐起身，却被藍姑阻止了。「燕大哥，你受傷太重，身體虛弱，就躺着吧。」忽然像想起了什麼，問：「餓嗎？」

不等燕仲行答應，跳起身，輕快地跑出房。

燕仲行朝着藍姑苗條的身形消失在房門外，心內感到一絲溫暖。

少女很快就回到房中，出去時兩手空空，回來時手上捧了一鍋熱騰騰，香噴噴的小米粥。

「瞧我眞傻，明知你一天一夜水米無到肚，一定餓了，還問你餓不餓，來，燕大哥，快趁熱吃。」將瓦鍋放在桌上，轉過身，才扶燕仲行坐起身。

倚坐在床上，燕仲行眼望着藍姑動快輕捷地朝碗裏盛粥，盛滿後，端到床前，說什麼也不讓燕仲行動手，一匙匙餵燕仲行吃。

燕仲行自十歲父母雙亡起，到如今整整十八年，第一次再領略到只有父母曾給過他的溫情照料，吞下去的一口口熱粥，也吞下了無盡的感激。

少女一點忸怩之態也沒有，就像照料自己的兄弟父親般自然，一連餵燕仲行吃了三大碗。

燕仲行這一頓粥，可謂飽在肚子，暖在心頭。

收拾好鍋碗，藍姑望着精神好了很多的燕仲行，關切地問：「燕大哥，你的傷口很痛吧？爹為你上的草藥，不知是否有效？」

燕仲行側頭望向胸肩處雖然包扎好，但血漬殷然的傷處，吐了口氣，道：「不痛，多謝你關心，你爹的藥很好，相信很快就會愈合。」

「燕大哥，你傷成這樣，是不是被壞人所傷？」藍姑直覺上認為燕仲行是好人，而好人受了傷，一定是被壞人所害，這是她的原始認識。「你的傷口嚇了我一跳，我從沒有見過如此嚇人的傷口，記得去年隔壁小璜子被牛角抵傷了脚腿，那個血洞也沒有你肩上的大。」

燕仲行望着這個清秀可人的少女，不由想起了他死去的父母。

要是他父母不早死，可能，他也會有一個像藍姑這樣純樸善良，逗人喜愛的妹妹，他心裏想。

「燕大哥，你在想些什麼？」藍姑見燕仲行不答她，呆呆地望着她，臉色再次紅了。

「啊，不想什麼。」燕仲行回過神來，不好意思地說。「身上的創傷確是被一個大壞人弄傷。不過，我也殺了那個大壞人！」

藍姑初時一聽燕仲行殺了人，驚得瞪大了雙目，不相信地望着燕仲行，好一會，才以手按胸，喘然道：「殺人是不是很可怕的？」

燕仲行淡笑道：「殺人當然可怕，殺大壞人就不可怕。」

藍姑深長地喘了口氣。「幸虧我從來沒有見過殺人，否則，嚇死我了。」

燕仲行安慰道：「藍姑，你不會見到殺人的。」

接又問：「差點忘了問妳，這裏離城多遠？」

藍姑歪着頭想了一下。「多遠我可不大清楚，城裏我只隨爹去過兩次，城裏眞大，眞熱鬧，唔……我記得走半天路才到城。」

燕仲行暗中忖量，以藍姑的脚程，一個時辰最多走十里路，照她所說，這裏離城起碼也有七八十里路。

「燕大哥，你是不是住在城裏？」藍姑接又問，「要不要叫我爹捎個信給你家裏？」

提起家，燕仲行不禁黯然。「藍姑，我只是個流浪漢，沒有家，偶然來到這裏，暫時住在城中，多謝你的好意。」

藍姑見燕仲行神色黯然，她亦收斂了笑容，戚容道：「燕大哥，我不知你沒有家，沒有家的人多可憐，燕大哥，你若願意，可以當這裏是你的家，永遠留下來，我爹一定會很高興。」

燕仲行只聽得心頭熱淚翻湧，喉頭哽塞，他眞想一口應承，永遠留在這個簡樸

的農家。

但現實不容許他這樣，他還有很多事去做，其中一樣最重要的是：世上有很多邪惡兇殘的人要他去剷除，他剷除那些邪惡兇殘的人，正是爲了不讓像藍姑這樣純樸善良的人家，受到那些邪惡兇殘的人逼害，爲了世上善良的人家，他甘願去流浪、冒險、拚殺，甚至不惜犧牲性命。

爲了不致令藍姑太失望，燕仲行委婉地說：「藍姑，我亦很想留下來，永遠留下來，但，我有很多事還要辦，待我將事情辦得差不多，我一定會回來看你們，我永遠都會記着你們。」

藍姑初時很失望，但當她聽燕仲行說，會回來看她，會永遠記着她們，又高興起來。「燕大哥，我亦會永遠記着你。哦，看我，只顧和你說話，忘了你需要多些休息，來。我扶你躺下。」

說完伸手小心地扶燕仲行躺下，替燕仲行拉好蓋在身上的被頭，衝着燕仲行一笑，出門而去。

燕仲行躺在床上，腦中思潮起伏：不知第一堡在他離開後，是否有事發生？而那個幕後人又是誰？最令他關念的，是老猴王不知探查到一些什麼綫索，是否遭到危險，現在在哪裏？

這一連串問題，都是不能夠解答的。燕仲行想了一會，終於沉沉睡去。

× × ×

老猴王帶着猴奴，一路急馳，眼看太陽已快下山，太原城仍望不見影。

兩人都有點累了，想找個地方坐下歇歇，吃口茶，最好是酒，潤潤喉。

偏是這一帶皆是荒山野嶺，別說村鎮了，連一戶農家獵戶也見不到，老猴王心裏嘀咕着，別是急急逃，跑錯了方向。

無奈何，只好一直往前奔馳。

× × ×

轉過一個山脚，穿過一座雜樹林子，眼前豁然開朗，猴奴喜歡得尖叫起來。

樹林子前邊不遠，阡陌縱橫，一條大道橫亘在兩人面前，對面路旁阡陌間，有一片房舍，炊烟在上空嫋嫋升起，並傳出豬嘈狗犬聲。

最叫兩人高興的是，村前路邊，搭了兩間草棚，棚內桌椅三五，草簷招上，寫着斗大的「酒」、「茶」兩個大字。

這是一間供路人歇脚、解渴的茶寮酒棚。

有酒喝，兩個人急忙放開脚步，一陣風般奔到酒寮前，一頭鑽了進去。

未坐下，老猴王咽了口唾沫，一疊聲叫：「老板，拿酒來。」一屁股坐在一副座頭上。

草棚內正有三個風塵僕僕的旅人在喝酒，老猴王只看了他們一眼，就不再理會他們。

老板很快端來兩壺酒，一碟脆花生，一碟豬頭肉，放下杯筷，自顧忙他的了。

猴奴執起酒壺，替老猴王斟滿了一杯，老猴王猴急地一口喝了個涓點不剩。猴奴再替他斟滿酒杯。如是者老猴王一連喝了三杯。

暢快地舒了口氣，老猴王與猴奴吃喝起來。

兩壺之後，又再兩壺。這一頓喝，兩人足足喝了十二壺酒。

老猴王醉意迷離地大叫痛快，猴奴却一聲不出，腦袋搭拉着，差點扒在桌上，臉色醉紅。

這時，酒棚內就只走剩一個路客，其餘的兩個，早已經走了。

老猴王脚步有點浮動地站起，放下一錠銀子，拉扯起差點連站也站不穩的猴奴，兩個人東倒西歪，朝太原城方向走去。

酒棚老板見這一老一少醉成這樣，直搖頭。

剩下來的最後一個酒客，喝乾最後一杯，亦結賬離去。

這人也是朝城走去，脚步却不急不慢，在老猴王後面。

× × ×

殘陽退隱，夜幕輕垂，晚風徐來，老猴王與猴奴，被晚風一吹，似乎酒意更濃，有幾次，兩人歪傾得差點跌臥在地，起不了身。

後面跟着走的那人，亦步亦趨，保持着不即不離的距離。

以老猴王現在的走法，只怕走到半夜，也進不了太原城。

夜色逐漸深濃。

老猴王却似不覺，依然一步三歪。二步一跌地向前走着。

猴奴更差，要不是老猴王一手攙着他，他早已醉倒在地，酣睡不起。

前面路旁，是一大片墳地，墳地的對面，是雜樹叢生的野地。

老猴王攙扶着猴奴，東倒西歪，走在墳地與野地之間的大道上。

驀的，沉寂的夜空中，響起一聲極尖銳的唿哨聲。

如响斯應般，墳地中即時响起一聲極淒厲可怖的鬼嘯聲，跟着，墳地間鬼火明滅閃動，鬼聲啾啾，情景恐怖詭異。

墳地中鬼嘯聲起，野地裏亦立時响起一聲懾人心魄的狼嗥聲，跟着，雜樹草叢間，有點點綠光閃爍，朝路這邊移動。

老猴王與猴奴同時被鬼嘯狠嗥聲嚇得身軀一震，脚步不由停下來，老猴王遲緩地扭頭望向鬼火明滅閃動游移，鬼聲啾啾的墳地，語聲模糊地說：「這是怎麼回事？猴奴，咱們莫不是走進了地獄？」

聽不到猴奴的回答，揉揉眼，將頭扭向野地那邊，望着雜樹草叢間點點慘綠幽然，狠聲嗐嗐，不禁聲音有些微抖：「啊呀，咱們難道走進了地獄狠窟？怎麼這邊是鬼，那邊是狠，這，這如何是好？今番休矣！」

猴奴此刻大概醒酒了一些，語音含糊地問：「主人，是否休……息一下？」

老猴王捲舌喝罵道：「死猴，亂說一通，看你醉成這樣，唉，如何是好？」

猴奴一個傾歪，帶動得老猴王差點傾跌在地。

老猴王勉強穩住身，醉眼朦朧地往左右瞧看。「咦！鬼狠大會，可有好戲看了！」一屁股坐在地上，猴奴側躺在他身邊，鼾聲大作。

只這一霎間，墳地間鬼火如流螢般迅速飄飛到大路上，穿梭迴環於老猴王坐地的身前左右上空。

與此同時，野地中的慘綠碧光，在颼

颼連聲中，迅捷地從雜樹野草間竄出，只一閃，形成了一個包圍圈，將老猴王包圍在中間，每兩點慘綠碧光相隔三尺左右，停凝在半人高的空中，集中射向老猴王。

老猴王此時身一歪，伏在猴奴身上，似乎亦醉睡過去，一動不動。

鬼哭狠嗥聲越加厲烈，飛舞盤撲的鬼火在空中織成一道幽然詭異的光幕；停凝在空中的慘綠碧光，在漆黑如墨的夜空中，閃射出厲怖之光，悄沒聲地向前圍攏。

老猴王與猴奴，難道眞的醉倒在地，對於發生的一切毫無反應。

鬼聲啾啾中，墳地中飄升起像發自墳墓中的詭異陰慘語聲：「老——猴——王，你騙不了本王，你沒有醉——！」

在這寂靜漆黑的夜晚，聽來令人毛骨悚然。

老猴王忽然响起了濃烈的鼾聲。

「老猴王，裝羊救不了你！你已然落在狠鬼大陣之中！」野地裏响起如狠嚎的語聲，震撼夜空，歷久不息。

「啊哈哈——！」鼾聲忽然停歇，伏在猴奴身上的老猴王，突然長身而起，笑罵道：「『九幽鬼王』，『祁連狠王』，幾時變成了狠鬼爲奸，吾老猴王豈會怕了你們，還不現身？」

地上的猴奴依然不言不動，鼾聲都不打了。

墳地中，野地裏，隨着老猴王的笑罵，幽然電閃般飄竄出兩條人影，一左一右，距老猴王身前二丈左右，頓停下來。

右邊，一條淡淡的人影，看不清面目，全身彷彿罩在一團淡淡的霧氣中，發出兩道幽然陰慘的光芒，手執一根狠牙棒，如餓狠撲食般朝着老猴王蓄勢以待。

老猴王鎮靜地左右打量着，嘻笑道：「酒棚中監視本猴王，復又暗中跟踪的人，可是兩位的手下？」

左面那團淡淡的霧影幽然道：「那是本鬼王的人！」

老猴王問：「你兩個一向獨來獨往，互不幸連，因何今夜却狠鬼爲奸，意欲何爲？」

右邊蓄勢如狠的人影狠聲嗐嗐地吼道：「老猴子，想你死！」

老猴王苦笑道：「咱們三『王』素來井水不犯河水，各自爲『王』，如今無端端的要本猴王死，却是爲何？」

「爲了錢！」右邊的「祁連狠王」吼說。

老猴王訝然道：「老猴王雖然爲『王』，身份却平常得很，一身猴皮猴骨，値不了多少錢，是誰這樣看得起本猴王，肯花錢請兩位來殺本猴王？」

左邊的「九幽鬼王」幽然道：「是誰你不必理會。關於價錢，當然很高，不然，如何請得動本鬼王與狠王聯手殺你？」

「本猴王眞榮幸，居然有人將本猴王的身價抬高，兩位，本猴王在兩位的聯手夾攻下，很難逃得過『狠吻』『鬼迷』，兩位眞的忍心讓本猴王做個糊塗死猴？」

老猴王在設法打聽出錢殺他的幕後人。

「好抱歉，」九幽鬼王道：「你我雖然號稱爲『王』，名列一時，但，爲了以後的買賣，不能將出錢買你一命的人說出來！」

「兩位自信能殺得了本猴王？」老猴王突然問。

「你雖然號稱老猴王，刁猾精靈，但，本狠王與鬼王自信你逃不出這『狠鬼大陣！』」狠王兇厲地說，「不信，你試試看。」

老猴王哂然道：「本猴王雖然比不上當年大鬧天宮的孫悟空，要闖出你這『狠鬼大陣』，易如反掌！」

鬼王與狠王聽見老猴王如此輕視他們這操演了三日三夜，威力變化無窮的狠鬼大陣，忍不住同時哼了一聲，道：「就讓你這老猴子嚐嚐咱這狠鬼大陣的滋味！」兩人同時飄身後退，準備發動陣勢。

突然，飄退的鬼王倏停。「咦，那只小猴子呢？怎的不見了？」

竄退的狠王一聽，急忙竄前，細看之下，果然，躺在地上的猴奴，不知什麼時候，在地上不見了，不由暴怒地吼叫起來：「老猴子，你攪的什麼鬼，那只小猴子呢？」

老猴王樂得仰天狂笑。「走脫了！哈哈，什麼狠鬼大陣！連本猴王的小小猴奴也困不住，又怎困得了本猴王！」

鬼王氣得連連發出銳厲的鬼嘯聲，盤空飛舞的鬼火，更形熾密。

狠王亦發出一聲厲烈可怖的狠嗥，剎時，停凝在空中的碧綠光點，同時大盛，並向前推進。包圍圈越來越小。

老猴王見目的已達，猴奴脫出狠鬼大陣，遂有恃無恐地尖聲道：「兩位，本猴王倒要領教一下狠鬼大陣的厲害。」

鬼王，狠王同時飄竄出去，各自發出一聲鬼嘯狠嗥。

隨着鬼嘯狠嗥聲劃空响起，剎時，飛舞盤繞的鬼火，幻化成幢幢鬼影，穿花蝴蝶般繞圍着老猴王飄閃遊走，一陣陣陰冷的寒風捲襲向老猴王，令到老猴王忍不住機伶伶打了幾個寒顫。

鬼影飄閃遊走逐漸加快，到後來，快速到連影也不見，只覺陰風捲繞，鬼啾聲盈耳，身前左右後，百十只鬼爪帶起一片尖風，襲向老猴王。

老猴王決定以靜制動，挺立不動，一任那疾逾飄風的鬼影繞身飄閃遊走，對於那些抓到的鬼爪，如不沾體，絕不封擋。

初時還不覺怎樣，時間一久，老猴王不動不行了。因爲壓力不但越來越大，陰慘的寒氣越來越難以抵受，那些鬼爪，亦已抓破了他的衣衫。

老猴王身形一動，雙掌環身拍出，試圖將環身飛繞遊走的鬼影擊退，可是說來奇怪，也令他心寒，他每一掌拍出，有如擊在空氣中，全無着力處。難道這些眞是鬼物？老猴王心念一閃，全身寒毛直豎。

猛吼一聲，老猴王身形如猴，竄低縱高，試圖突出鬼影的包圍，可惜，一任他如何衝突，仍然脫不了包圍。

凝停在空中的碧綠光點，一直沒有動，將老猴王圍困起來。

「嘶」一响，老猴王一不小心，肩膊處被一只鬼爪撕下了一幅破布。

老猴王憤然一掌向那只鬼手砍去，沒有發出骨折聲，那只鬼手手肘被砍斷，却依然飛舞在空中，繞着老猴王的腦袋，覷隙抓下。

老猴王雖然久聞九幽鬼陣的厲害，却從來沒有見識過，如今，他見識到了，想不到是如此詭異怪誕，莫測難纏。

老猴王這時已抱着豁出去的心情，身形於竄逐躍高間，猛的覷準了一個機會，身形一縱幾近二丈，接施出他的絕招「連雲縱」，一連十七八個觔斗，翻閃滾避過接二連三飄飛閃截他的鬼影，最後一個觔斗在空中翻完，已然落身在十多丈外的地上。

滿以爲脫出了狠鬼大陣，舒了一口氣，定睛一看，不由倒抽了一口涼氣。

——那數十對停凝在空中的碧綠光點，悄沒聲的，已然將他圍困住。

剛才他脫出的，只是鬼陣，現在面對的，大概就是狠陣了。

老猴王喘息未定，一聲厲烈的狠嗥聲劃空傳來，刹那，繞圍着他，停凝在空中的碧綠光點，頓時碧芒大盛，閃射出令人寒慄的爍芒，一陣令人感到心胆俱寒的餓狠悶嗥聲響起，繞圍着他的綠芒碧光，忽然竄動縱閃，流星飛渡一樣向他交叉縱橫撲閃到！

老猴王心頭一懍，蓄勢凝神戒備着，直待幾點碧光帶着勁風，撲襲到他身前左右後，才旋風般一個疾轉，雙掌隨着疾轉的身形電閃拍擊出，立時，夜空中響起幾聲慘厲的狠嗥聲。明顯的，圍撲他的是一羣經過精心訓練，指揮由人的野狠。

對付野狠，雖然沒有剛才對付鬼影那樣妖異可怖，但同樣可怕。要知道，狠本是一種極兇殘，悍不畏死的野獸，牠們在飢餓時，不惜前仆後繼，去撲殺一個人。

如今，老猴王面對的是一羣經過精心訓練調教的野狠，其可怕兇殘的程度，比沒經過訓練調教的野狼，有過之而無不及。

夜空中，閃劃交織起一片碧光與撲躍的黑影，那些野狠，不停地，前仆後繼地撲擊向老猴王。

自古道雙拳難敵四手，老猴王被這數十隻野狠圍攻撲擊，雖然身手靈活，仍然感到左支右絀。一個疏神，手臂上被一頭狡猾兇殘的野狠乘虛竄撲上，連袖帶肉，撕下了一大塊，直痛得老猴王嗞牙咧咀，猛抽涼氣，身形却不敢稍慢，左縱右跳，忍痛揮掌，阻殺不住撲攻到的野狠。

大概是嗅到了血腥味，那些野狠縱躍撲攻得更猛烈，大概，每一頭野狠都想嚐一口老猴王身上的「猴」肉。

鬼聲啾啾中，那些他擺脫的鬼影，這時亦已飄閃到，閃繞遊走於縱躍橫撲的狠影間，配合着野狠，鬼爪如山般壓抓向老猴王。

又一頭野狠在老猴王的腿肚上嚐到了甜頭，在老猴王腿肚上撕咬下一塊皮肉。不過，這頭狠雖然嚐到了甜頭，也付出了代價——被老猴王一脚踢爆腦袋，飛摔出丈外。

老猴王咬緊牙關支撑着，心裏一個勁兒罵猴奴，到現在也不趕回來。

猴奴到底去了那裏，只有老猴王自己知道，剛才，老猴王詐醉伏倒在猴奴身上，就是密授猴奴妙計。

× × ×

狠鬼這一配合夾擊，令到老猴王狠狽萬分，閃避擊殺得了兇殘的野狠，就很難應付飄忽無定，似有若無，不斷飛舞飄閃的鬼影，有一次，老猴王差點被一雙鬼爪將脖子揑斷，幸得他閃避得快，及時一矮身，避過那雙鬼爪，但也出了一身冷汗。

現在，他才眞的體驗到這個狠鬼大陣的可怕，他再這樣打下去，只怕不死在鬼爪下，也做了狠的美食點心。

他決定不再打下去，再這樣苦纏下去，恐怕會屍骨無全。

老猴王又施出了他的「連雲縱」，身形在夜空中，不斷打着觔斗，令他駭異欲絕的是，當他落身在十多丈外的地上時，野狠與鬼影就在等着他，他接連試了十多次，每一次落身地上，野狠與鬼影總是圍困着他，怎也脫不出包圍。

到後來，他知道擺脫不了，只好咬牙苦鬥。心裏只有一個希望：猴奴能及時趕來，越快越好。

猴奴，猴奴，爲何你還不快來？

× × ×

老猴王被狠鬼大陣所圍，情況危殆。太原第一堡中，也發出了震動全城的大事。

胡一夫自燕仲行失踪，自己差點遭暗算而死，堂姪胡慶爲了救護自己而慘死之後，心情一直很不穩定，只覺煩躁得很，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堡中各人見堡主煩躁不安的樣子，都感到不安。

胡一夫好不容易將自己煩躁不安的心情穩定下來，在堡中各處巡視了一遍，分派了堡中各人的防守任務後，才心情略安地回到大廳上坐下。

大廳上，孟力與陳艮遠陪着他。

「堡主，屬下不信飛刀留柬的賊子，眞的敢來堡中搗亂！」孟力咬牙說。「有屬下等在，堡主放心去歇息吧！」

「是啊，夜已深，堡主去安歇吧，第一堡不是任人來去的地方，今晚，若那賊子眞來，管教他來得走不得。」陳艮遠握拳道。

吐了口氣，胡一夫道：「那就拜托兩位了，老夫暫時進去歇一會，有什麼事，立刻通知老夫。」

「屬下省得。」孟、陳兩人一齊站起身，抱拳目送胡一夫轉入後堂。

兩人說了幾句話，分頭到堡中各處巡視。

第一堡在太原一帶，是一座最大的莊堡，佔地足有百畝，堡中房舍不下百間，牆高河深，是一座防守嚴密的莊堡。加上堡中高手衆多，若有人竟不知好歹，敢到堡中生事，那是討不了好。

但話雖如此，一直相安無事的第一堡，近日不是接連出了幾件不愉快的事嗎？先是被人飛刀留柬，繼之泮湖樓被燒，再次留柬警告，跟着堡主胡一夫被人暗襲，這一連串事故，令到一向平靜的第一堡，起了一陣騷動，爲了提防留柬人會來放火，這幾天堡中日夜加强了戒備防守。

今夜，由於堡主胡一夫被襲的事發生不久，故此堡中加倍防守戒備。

平時，堡中只有兩隊人巡哨，今夜，增了一倍。

孟力與陳艮遠，以及堡中另七名高手，同時親自督率堡中各人巡守，這是很少有的，平時，堡中十大高手，只有一半輪

值，今夜却全部出動，可見情況之嚴重。

上半夜相安無事，在平靜中過去。

但，孟力，陳艮遠等九大高手——死了一個胡慶，全都不敢有半點鬆懈。

可惜，要來的總會來，不論堡中人手如何嚴加防守戒備，一如飛刀留柬人紙上所寫的：火燒第一堡。

五更剛過，孟力正帶着兩名手下，巡察到後院中，猛的見後院外的一個小偏院中，有火光沖騰起。

「不好！」孟力脫口呼叫，「失火了！」當先向小偏院奔躍去。

兩名手下，不待他吩咐，早已敞開喉嚨大聲嚷叫起：「失火了！失火了——」

叫聲與火光驚動了堡中各處的人，有很多人迅捷地提着水桶，往火光冒起的地方奔去。

其餘的人，仍然緊守崗位。

嚷叫聲驚醒了還在寢室歇睡的胡一夫，他不等人來回報，一躍落床，一邊快速地穿上衣衫，一面急速往外奔走，同時吩咐被驚動了，紛紛起身探看的內宅婦人，安靜地呆在房屋裏，不要到處亂走，一面急匆匆奔了出去。

出到屋外，見堡中各處平靜，各人嚴守崗位，就只有一處起火，火勢已漸漸轉弱，不由稍爲放心地吐了口氣，往起火的小偏院奔去。

× × ×

孟力一邊飛快地向小偏院奔去，一邊留意着沿途各處，見到有崗哨的地方，全部不動聲息地戒備着不禁放下了一半心。

奔入了小偏院，他正想喝叫，一眼就看到倒在地上，大概已經死去，負責防守小偏院的五個護堡武師，將到口的話吞回肚裏，望着越燒越烈，用來堆放雜物的兩間院屋，站住了。

火光照亮了整個小偏院，他不用查看，一眼就將院內的情形看個一清二楚：地上除了躺着五個頸脖上流血的死屍外，就只有兩間燒得烈焰騰霄，火舌捲張的院屋，別無其他。

他兩手空空，不能救火，只好站着不動。

很快，負責救火的堡丁，提着盛滿水的桶，奔跑入來，毫不慌亂，配合無間地進行救火。

火勢迅速被制止，到胡一夫趕到，兩間燒毀的院屋，再沒有火光冒出，只有令人嗆咳的濃烟大股大股冒升起。

燈光代替了火光，將一個小偏院照得通明，孟力一見胡一夫趕到，連忙上前見過。「堡主，屬下失職，請堡主責罰！」

胡一夫一擺手。「孟力，這不是你之過，你很盡責，老夫怎會責怪你！」

望一眼地上五具屍體，臉色微微一變。「來的都是高手，難怪五人連示警也來不及，就死了。孟力，你瞧，五人都是被一劍刺穿咽喉死的！」

孟力早已看到，點頭道：「堡主說得不錯，來人身手很高，都是用劍高手！」

「堡中別處有無發現？」胡一夫問。

「暫時未有，堡主放心，堡中各處防守嚴密，對方不會輕易得逞的。」

那知話剛說完，堡中又有一處火光沖天而起，胡一夫與孟力，臉色同時大變。

「不得了，內宅起火！」有一個堡丁驚叫。

胡一夫與孟力早已瞧到起火處是內宅，故此才會臉上變色。

試問，敵人連內宅也能夠潛進，而堡中各處的防守，竟然毫無所覺，怎不令兩人心頭震動。

「召集人手，速到內宅救火。」胡一夫早已心急如焚，話未說完，身形一縱而起，在夜空中閃了兩閃，不見了。

孟力滿臉脹紅，牙齒咬得格吱吱響，一聲怒吼，也騰身躍起，緊隨着胡一夫，向內宅撲去。

內宅中住的盡是婦人女子，亦是第一堡的根本重地，如今一起火，本來仍能嚴守崗位的堡丁，護堡武師等人，立時再也不能保持鎮定，慌亂起來。

內宅中火勢刹那間猛烈擴展，火光中，盡是驚慌奔走的婦人女子，令到紛紛趕到負責救火的堡丁，也被她們擾得亂了手脚。

及至胡一夫，孟力先後趕到，內宅中人雖然都能及時走避，但，火勢却不可收拾。

由於火勢蔓延太快，加上秋高氣爽，火勢猛烈非常，一仟救火的堡丁傾力撲救，仍然控制不了熊熊烈烈的大火。

眼看着火勢猛烈非常，胡一夫不愧是個人物，毫不慌亂，鎮定地分派人手，先將內宅家眷帶到安全的地方，再派人調一些人手來協同救火。

因爲，以現有的人手救火，根本救不了。

人手很快調派來，人手一多，在全力撲救之下，火勢減弱了很多，並且受到控制。

這裏的火勢剛受到控制，並減弱，眼看不用一刻鐘火勢就可完全撲滅。可是，那些被調派了人手來救火的地方，却起了火。

這一來，令到胡一夫暗暗叫苦不迭，也亂了分寸。敵人就像神出鬼沒般，覓縫抵隙，那裏防守最弱，就在那裏放火。

這一招很毒，內宅的火不能不救，抽調了人手的地方起火，亦不能不救，只好派另一處防守的人去救火，結果，那一處調派了人手去救火，那一處就跟着起火。越救，火頭越多，最後，全堡的人都投入了救火之中，而全堡也陷於火海中。

敵人很狡猾，也很毒絕，他們逐處點起火頭，令到堡中人顧此失彼，手忙脚亂，火，救不了，反而越救，火越多越烈。

火光映紅了半天，紅彤彤一片。胡一夫眼見火勢已不可撲滅，只好痛心地命全堡中人各人放棄撲救，全部撤出堡外。

雖然第一堡築於城外，附近沒有人家，但，城裏城外的人家，很快就知道了，太原城所有的人，包括官府，百姓，全被驚動了，望着半天一片紅彤彤，初時還以爲是有大禍降臨，後來弄清了是第一堡起火被燒，不但百姓中有的好事的連覺也不睡，跑出城外觀看，連知府大人也吩咐捕快衙差去探看究竟。

胡一夫率同堡中不下百多二百口人丁，站在烈焰冲天，火舌飛捲，濃烟蔽空的第一堡前，呆怔地望着陷於火海中的莊堡

，不言不動。

堡中每一個人，眼見着偌大一座莊堡，於不到一個時辰中，變了火海，不由都呆住了。若不是親眼所見，親身所歷，他們眞的不敢相信眼前發生的驚人變化。

胡一夫望着自己數十年艱苦創立的基業，毀於一旦，對那至今並弄不清是何許人的仇敵，切齒痛恨。他發誓，就算拚掉老命，也要揪查出這個人——爲了被殺的知己老友莊公超，救護自己而死的胡慶，及被燒毀的第一堡，泮湖樓報仇！

× × ×

足足燒了半晚加一個上午，第一堡的火勢才逐漸減弱，歛熄，最後只有濃烟冒出。

一座聳然屹立的莊堡，於火熄烟滅時，變成了一座廢墟。

若不是親眼看着莊堡被燒毀的人，任誰也不相信眼前的廢墟，就是氣勢不羣的第一堡。

× × ×

眼前就有兩個人不相信，仍在冒着孅孅淡烟的廢墟，就是昔日的太原第一堡。

站在廢墟前，怔呆吃驚不已的，是一老一少二個人，老的瘦高身材，鬚髮凌亂，身上血漬斑斑，臉色蒼白，躬着腰，活像一只大馬猴，被少的一個扶持着。

小的一個，身材瘦小，一雙眼睛精靈地轉動着，十足一只猴子。

這兩個人不是別人，正是老猴王與猴奴。

老猴王昨夜不是被九幽鬼王與祁連狠王的狠鬼大陣所圍，浴血苦戰，而猴奴詐醉溜脫出狠鬼大陣，不知去向的嗎？難道猴奴助老猴王脫出了狠鬼大陣？

確實如此！

× × ×

老猴王昨夜被困於狠鬼大陣，浴血苦戰，身上多處被狠咬鬼抓所傷，猶自左衝右突，竄低躍高，使出渾身解數，野狠被他擊殺了不少，那些似有若無的鬼影，却一只也奈何不了，他接連使出「連雲縱」，仍擺脫不了狠鬼大陣的圍困，情況已危殆萬分，而他密授妙計，使之遁走的猴奴，偏又遲遲不現身，令到老猴王暗自焦慮不已。

因爲，他有自知之明，若再這樣苦撐下去，不出半個時辰，他就會力竭不支，成了野狠的裹腹美食。

他越打越心驚，胆寒，因爲，他要對付的，是經過訓練，兇殘狡猾的野狠，及妖異可怖的鬼物。

老猴王已喘氣有聲，身上被咬傷抓傷不下十多處，逐漸，他的身手慢了下來。

但他仍奮力苦撐着，他仍有希望——希望猴奴及時趕到。

就在他遍體鱗傷，情勢危殆萬分的時候，他的希望沒有落空。不知去向的猴奴，終於出現。

猴奴不是一個人回來的，而是帶着一大羣——不是人而是猴，回來的。

猴奴不知從什麼地方找到這多猴子，總數不下百拾只，吱叫跳躍不已，更難得的是，這羣頑皮精靈的猴子，都聽猴奴的指揮，猴奴發出幾聲尖銳的吱叫猴羣立時紛紛躍縱竄跳向狠鬼大陣，狠鬼大陣怎禁得這羣猴子的衝擊搗亂，立時陣勢大亂。

九幽鬼王與祁連狠王站在一旁，眼見老猴王就要喪命在狠鬼纏攻之下，冷不防打殺出一羣猴子，令到陣法大亂，變了猴子與狠鬼躍逐頑戲，不禁同時發出一聲尖長厲烈的狠嗥鬼嘯，妄圖重整狠鬼大陣。

老猴王一見猴奴照他吩咐，帶來這多帮手，不禁精神一振，霍霍兩掌，一掌擊傷一頭躍撲向他的野狠，一掌揮退兩個撲抓向他眼睛咽喉的鬼魅，振吭發出一聲尖烈無比的嘯聲，立時，有數十只猴子躍跳遮擋在他身前，環護着他，和那些野狠鬼魅頑鬥起來。

老猴王乘這機會，身形縱起，一個「連雲縱」，躍出已亂了章法，變成鬼畜混戰的狠鬼大陣，落在猴奴身邊。

鬼王與狠王發出的狠嗥鬼嘯聲，根本起不了作用，狠鬼大陣被這羣頑皮精靈的猴子，搗亂得一場糊塗，章法大亂，無可收拾。

那羣猴子竟然不懼野狠與鬼魅，吱叫着左躍右縱，與高采烈地和那些野狠鬼物戲要追逐。

猴奴一見老猴王全身浴血，受傷多處，大口喘氣，身形搖晃欲倒。連忙一把將老猴王扶住，驚問：「主人，沒事吧？」

老猴王粗重地喘了口氣。「猴奴，死不了，很好，你終於在老夫快要支撐不住時趕到，你若再遲一刻來，我這身韌皮粗肉，就變成野狠的美食了。」

猴奴愧疚地說：「主人，是猴奴累主人受此危難，猴奴該死！」

老猴王澀笑道：「猴奴，此地不宜久留，趁我還走得動，咱們快走吧，不然，鬼王與狠王趕來將咱們截住，那就眞眞休矣！」

猴奴一聽，也顧不得爲老猴料理傷口，口中發出一聲尖長的吱叫聲，扶着老猴王，落荒奔馳而去。

幸虧老猴王見機，早一步奔逃，否則，勢必被遲到一步的狠王與鬼王截住，那時，要走，就比登天還難了。

眼看煮熟的鴨子飛走，狠王與鬼王當然心有不甘，兩人狠奔鬼閃般向老猴王，猴奴兩人奔逃的方向追去。

狠王不由怒發連連，狠牙棒豎砸橫掃，恨不得一棒將這些頑皮活潑，精靈敏捷的猴子全數擊殺。

可是，這些猴子何等精靈溜滑，靈捷活潑，一躍一跳，已閃避過狠王的狠牙棒，有兩只，還乘機跳在狠王背上，兩只銳利的猴爪扯抓向狠王的頭髮及頸脖。

鬼王身形如鬼魅般左飄右閃，幾下飄閃出猴羣，緊追老猴王不捨。

那些猴子也不放鬆鬼王，有的縱躍過鬼王頭頂，擋身在鬼王身前，有一只竟然扯住了鬼王那件掩垂到足下的麻衣下擺，令到鬼王在驟不及防之下，差點被扯了個狗吃屎。

（未完）

連環低撐脚

麥海雲

近年來有許多人喜歡練習脚法，認爲搏鬥之際，只係靠一雙手取勝，未必打赢，事實上脚比手長，講到一雙脚嘅形狀，比較一隻手大得多，故此，用手打出的一拳，最多重三四百磅，如果用脚撐過去，往往千磅過外，脚力如此沉重，被這種脚向胸部正中使勁一撐，可能把胸骨撐斷，那時碎裂的骨插入心臟，必然喪生，因此之故，日本空手道特別重視脚法，至於泰國脚，並不重視一雙脚撐出去的力而是重視踢得快速，由於泰國脚除了踢出去的一脚之外，跟住進馬用膝頭哥頂撞對方的胸骨，一招可以變成幾招，故此，他們不必將全身氣力放在一條腿上面。

中國古代傳下來的脚法有許多種，例如：掃堂腿，撩陰腿，攔腰腿，掛眉腿，穿心腿，以及釘脚，踏脚之類，各有各的妙用。不過，中國功夫只係將脚法配合拳法一齊施展，並非純然以脚爲主，將一雙手放棄，這是中國功夫當中的脚法與別種脚法不同之處，應該細心的研究。

何以中國功夫不主張好像泰國拳那麼兇狠的脚法呢？就因爲中國的功夫一向希望使用特殊的招式制服對方，令到對方失去戰鬥力不敢再鬥，並非企圖傷殘別人的身體，因此之故，中國功夫甚少用撩陰腿出擊，更加不會在踢出第一脚之後進馬再用膝頭哥頂上去，而且施展二龍爭珠，下邊打陰，上邊挖眼，如此毒辣的招式，一向禁用，故此，中國功夫係攻守兼的，並非百份之百的採取攻勢。

由於近代的拳術有了進展，再又因爲李小龍確係以凌厲的脚法奪取兩屆萬邦自由搏擊冠軍，影响所及，便有一部份練武之人感覺到純然用脚出擊，係另外一些招式，可以講係另外一種門派，這一類的脚法必須又快又準，連環打出，日本的踢拳道，就是如此，落場交手，必然起脚，那雙手只係作爲保護中上門之用，不過，這一類脚法含有在擂台上搏鬥的意味，仍非理想，想用一雙脚見面就踢出許多招式，迫到對方無法接招，那就不止是用脚兜心踢出那麼簡單，還要碌地再踢，這是中國地趟門的招式，當年世界重量級拳術冠軍，拳王奇利跟日本的摔角冠軍豬木在東京拳鬥場交手，豬木施展的一招就係倒地向對方踢出的，換言之他展施標馬踢出的低撐脚，不管踢中對方與否，自己的身體一定落地，由於拳鬥場的規矩，任何一方只要背脊落地，對方就不能向他繼續攻擊，豬木遵守這個規則，奇利無可奈何，後來有人認爲他們兩人只係串同，表演性質做出一些古怪的招式，打完十多個回合，便即結束，乃係驅欺觀衆的擧動，是否如此呢，這是另外一回事，不過，以戰論戰，突然向對方衝前幾步，然後碌低踢出凌厲的脚法，這個主意相當高明，並非普通的拳師能够接招，值得做比較深入的研究。

依照搏鬥的原理，就等身形馬步坐低一點，那雙手始終無低垂到接觸地面的，故此，用低撐脚去襲擊對方前鋒馬的小腿照面骨，確係明智之擧，撐中就赢，如果撐不中，整個人不過係倒地打滾而已，練過地趟門拳脚的人，就算撐不到對方，身形落地，即時可以踢出另外一脚來，令到對方不敢上前時追擊，甚至連環踢出幾脚，然後一躍而起，假如普通的拳師碰着對方如此打門，眞的無可奈何。

企圖倒地碌低打滾，跟住踢脚，殊不容易，因爲打滾之際，力量散開，無法集中於某一點，如果踢出去的一條腿太過軟弱，就算踢中對方，也白費氣力，那就不踢爲妙，故此，倒地打滾連環踢出低撐脚來的招式，必須練習相當時日，然後一定才能做得到。

踢完低撐脚，身形企定，有如沒有交手的模樣，互相對立，想用脚法出擊，立刻要施展掃腰腿，最佳的動作就是將身形旋轉，有如石磨一般，轉到對方面前三尺之處，然後攔腰掃出，先掃左脚後掃右脚，掃完右脚，身形已變，等本於轉了一個身，又再繼續照樣踢出左右脚來，越轉越急，脚快如風，對方迫於逐步退後，那種脚法也是很凌厲的，正如上文所述，必須反覆練習多次，然後有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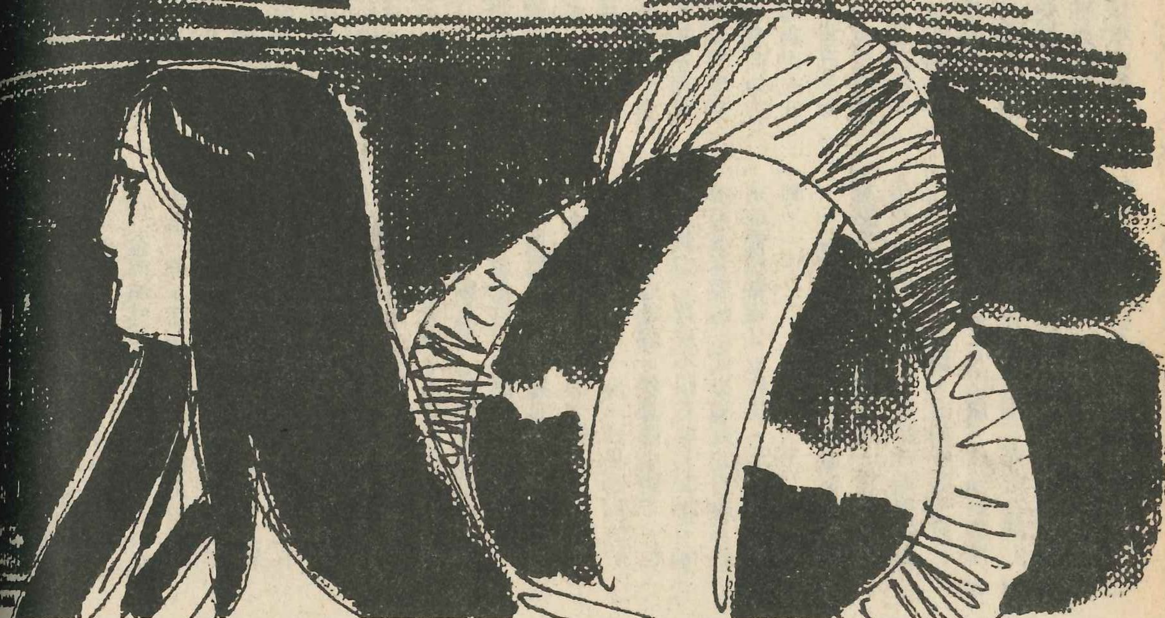
如果倒地踢出連環低撐脚以及轉身踢出左右掃腰腿，仍是無法取勝，那個人如果想繼續用脚出擊，便要施展飛踢這一招，所謂飛踢，即係凌空飛躍，整個身體並非向對方中路飛過去，而是在側面飛去，靠近對方中上門才踢出一條腿來，這條腿等於日本空手道的脚刀，不過在空中飛行之際相隔三四尺遠，就算對方能够閃開，也沒法立刻向他進攻，故此，他是很安全的，除非對方亦係擅長飛踢這一招，拚個你死我活，雙方都在空中過招，然後有可能發生損傷，否則，踢出飛脚之人，不過多走幾步而已，問題在這裏，如果連續踢出三幾次飛脚，仍然無法傷害對方，自己的氣力消耗得太過厲害，雙脚落地，繼續搏鬥，一定吃虧，故此，踢出飛脚之後，立刻就要決定取捨，如果不再進攻，必須向前飛奔，練習連環用脚法出擊的人，多數練過發脚飛奔，這一招，眞的是落地無聲，愈走愈快，換言之，他接連施展低撐脚，掃腰腿以及飛脚三種脚法出擊，仍然無法取勝，那就走開爲妙。

練習凌厲脚法的人，一定是要揸定主意，要就用脚出擊，否則，必須離開，那雙手不過用來保護自己的中上門，出脚就不出拳，更不出掌。

詭異奇情中篇故事／

黃鷹·文
盧令·圖

天魔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中原五義中之老大曹廷、老四胡子玉到達鳥帮重地，終於獲得鳥帮新帮主鳳棲梧的許可，容許他們解釋中原五義與鳳生結怨的原因，原來由於前此中原五義在塞外曾聯手殺害一名神秘女子，其後這女子又復活，輾轉找上鳳生爲她報仇而起。鳳棲梧聽罷，疑雲頓生，思前想後，他懷疑婷婷早已死去，而目前的婷婷乃由依依而憐憐之借屍還魂。於是他安頓了曹廷等人之後，立即前往靈堂，他將這事向婷婷說明，並要求她伸舌檢驗，她迫於無奈，承認現在的婷婷祇是她的化身，這時鳳棲梧才醒悟面前的婷婷，原來被鬼魅借屍還魂……

此豸爲何物　聚訟紛如雨

婷婷的舌頭緩緩縮回，道：「看清楚的了。」

鳳棲梧道：「安順並沒有說謊，婷婷事實寧死不屈，斷舌自盡。」

婷婷冷笑。「婷婷現在不是仍然活生生站在你面前？」

鳳棲梧雙眉深鎖，道：「我不知道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只知道你並不完全是婷婷。」

婷婷連聲冷笑，鐵雁以下，所有人都露出詫異之色，看看婷婷又看看鳳棲梧。

鳳棲梧接道：「一人村甜水井的依依是你？曹廷他們雖然將你傷害得很厲害，但却沒有將你完全毀滅，那逃來的一部份繼續進入了第二個女人的身體，仍然活下來。」

婷婷冷笑道：「說下去。」

鳳僂梧道：「那個女人就是憐憐？」

婷婷搖頭道：「我若是能够這麼幸運，中原五義怎能够活到現在？」

鳳僂梧道：「你是經過多次的投入脫出，到我闖入連雲莊之前，才投入憐憐體內，誘惑安家兄弟。」

婷婷道：「那是我遇到的最强的一家人了。」

「可是到你知道了婷婷與我的關係，於是便毅然毀去了憐憐的肉身，再投入婷婷體內。」

婷婷道：「我的目的不是你，是鳳生，我也不知道鳳生會來得那麼快，只知道跟着你，始終會有機會見到鳳生。」

鳳僂梧道：「你已經知道中原五義的勢力有多大，一直在找一個大的靠山，能够毀滅中原五義的靠山。」

婷婷道：「我本來已準備要安家兄弟動手的了，可是我知道，鳥帮更適合。」

鳳僂梧再問：「是因爲你的迷惑，我大哥才會向中原五義採取行動。」

婷婷歎息。「可惜了我忘記了一點，你大哥實在太自負，鳥帮之內不幸又有中原五義的弟子，否則這件事，應該會做得更好。」



鳳棲梧道：「你就是爲了要報復那麼不停進進出出？」

婷婷歎息道：「這種日子可不是容易過的，若不是報復，我實在懷疑能否支持到現在。」

鳳棲梧道：「那個依依難道是你的眞身？」

「是我寄居的第一個女孩子。」婷婷猶有餘憾的。「她本是龜茲王朝的公主，出遊遇着馬賊給擄到一人村，那些馬賊原是要拿公主勒索龜茲王金銀珠寶，貞烈的公主却斷舌自盡，我正好來到，就像進入婷婷的體內那樣進入了她體內，第一件我要做的當然就是殺掉那些馬賊，然後回龜茲，做我的公主。」

鳳棲梧問道：「千里獨行那個時候來了？」

婷婷道：「殺他並不困難，我原是不想殺他的，尤其是當我從他的口中知道龜茲只是一個小國，中原更廣闊華麗，可是他却不肯帶我到中原，因爲在中原，他已無立足之地，所以我只有寄望追來的那所謂中原五義。」

鳳棲梧道：「這是說，你對中原五義一些惡意也沒有？」

「但他們竟然那樣對我。」婷婷咬牙切齒的。「當時我就發誓要報仇，要他們絕子絕孫，死乾死淨！」

鳳棲梧輕歎一聲，婷婷接問：「他們若是對你說實話，大概你也不會否認我並沒有開罪過他們。」

鳳棲梧沒有否認。

婷婷痛恨的接道：「他們却怎樣，我的報復是不是過份？」

鳳棲梧道：「對他們來說也許並不過份，可是對其他的人……」

婷婷道：「就說你大哥好不好，若不是心懷邪念，我能够要他怎樣？」

鳳棲梧稍作沉吟，道：「那些帮衆怎樣？難道就錯在他們投靠錯了對象？」

婷婷道：「未嘗不可以這樣說。」

鳳棲梧道：「這樣說來，你做的每一件事其實都大有道理。」

婷婷道：「這也是你說的，我根本就沒有想過要說服你們！」

鳳棲梧道：「那你要怎樣？」

婷婷道：「你們喜歡怎樣便怎樣？」

鳳棲梧一聲：「好——」婷婷忽又道：「但你得當心，我整個身子都是婷婷所有。」

鳳棲梧沉聲道：「那我更就不能讓你再拿着她的身子做壞事！」

婷婷反問道：「你說的是那方面？」

鳳棲梧道：「人死入土爲安。」

婷婷嬌笑道：「這句話不錯，却要看你的本領。」

鳳棲梧冷笑道：「你若有本領，便離開婷婷的身子，出來跟我們拚個高下。」

「我只怕嚇着你們。」婷婷繼續笑個不停，那種笑聲，以至語聲，都有說不出的怪異。

鳳棲梧忍不住又問：「你到底是什麼東西？」

婷婷反問：「有什麼東西可以進入一個死人的體內，能够使那個死人復活，有什麼東西？」

鳳棲梧怔在那裏，一個鳥帮的堂主脫口一聲：「鬼！」

這個字幾乎引起所有人的共鳴，鐵雁隨即道：「鬼焉能白晝現形？」

那個堂主道：「傳說不錯是這樣，到底是不是……可不敢肯定。」

另一個堂主道：「我也從來沒有見那種東西！」

鐵雁皺眉道：「那該是魂魄，不是說，一個人的魂魄可以走進另一個剛死的人體內，借屍還魂？」

鳳棲梧沉聲道：「傳說是這樣，但又有誰親眼見到？」

鐵雁道：「中原五義不都是……」

鳳棲梧道：「他們其實什麼也沒有看到，否則他們應該警覺，這些年來，也不會過得這樣子舒適。」

鐵雁道：「二爺的意思……」

鳳棲梧道：「到底是什麼東西，只要我們將她趕出來不就清楚了。」

所有人都同意，婷婷嬌笑道：「那麼還不動手？」

鐵雁隨即橫移三步，那些堂主舵主同時腳步移動，將婷婷包圍起來。

鳳棲梧立在原地，道：「這是最後的機會，你自動出來還是要我們趕出來。」

婷婷笑問：「這有什麼分別？」

鳳棲梧一怔，冷應道：「沒有。」

「那你們動手就是了。」婷婷悠然雙手一分，衣衫無聲的落下，整個身子變成赤裸。

豐滿的胸膛，纖細的腰肢，渾圓的小腿，燈光下散發着異樣的光輝。

誰也不能否認，這實在是一個完美的胴體，毫無瑕疵，婷婷一舉手一投足，更就充滿了强烈的挑逗、誘惑。

所有人目定口呆，鳳棲梧也不例外，而且感覺前所未有的難堪。

一股怒火陡然由他的心底冒上來，他的右手同時握住了刀柄，「嗆啷」拔刀出鞘。

凄迷的燈光下，那柄刀仍然發出令人目眩的光芒，刀身兩面那兩條血槽更令人觸目，彷彿隨時都有血滴下來。

婷婷目光落在刀上，忽然問：「你眞的這樣狠心？」

鳳棲梧發出了一聲怒吼，人刀合成一道奪目的光華，飛射婷婷。

婷婷帶着銀鈴也似的嬌笑聲飛退，那種速度竟然會在鳳棲梧刀勢之上，在她後面的一個舵主拔刀方欲阻止，婷婷已到了他的面前，豐滿的胸膛，差一點壓住他的面上。

那個舵主不由一呆，也就在這刹那，婷婷的右手已然握住了他的咽喉。

慘叫聲中鳳棲梧刀到，婷婷赤裸的身子却已從那個舵主頭上翻過，右手順勢一甩，那個舵主便飛向鳳棲梧。

他的咽喉上已然多了五個指洞，五股鮮血疾射了出來，射向鳳棲梧面門。

鳳棲梧刀一轉，偏身同時，那個舵主的屍體便從他的身旁飛過，摔在地上。

婷婷沒有乘機向鳳棲梧出手，赤裸的身子飛掠上鳳生的銅棺。

閃亮的銅棺，閃亮的女人胴體，那兩樣色澤的對比。前所未有的强烈，而婷婷姿勢之美妙，更是罕見。

她沒有再動，與銅棺彷彿混爲一體，彷彿已凝成一個玉像。

那簡直就是一個絕世彫刻高手的絕世傑作，既完美，又妖異。

完美妖異得令人魄動心驚，令人要爲之窒息。

鳳棲梧一動心神，突然怒喝道：「下來！」

婷婷置若罔聞，祇是笑望着鳳棲梧，一雙眼睛又亮起來，而且開始變，由淡而濃，逐漸變成碧綠色，變得就像是一對貓眼。

每一個人都看得清楚，無不由心寒出來，鳳棲梧也不例外。

——這到底是一個怎樣的女人，到底要變成怎樣？

他們不由自主的在等。

婷婷的雙瞳更亮，更詭異，突然將右手移近櫻唇，輕舐五指上染的鮮血。

鳳棲梧暴喝一聲，刀一引，飛取婷婷的咽喉，這一刀更急更勁，銅棺兩旁的幡幛都給刀風激蕩得疾揚了起來。

婷婷貼着銅棺倒飛，才到了銅棺的後面，銅棺的棺蓋突然豎起來。

鳳棲梧的刀急回，那塊棺蓋繼續向他疾壓了下去，凌厲之極。

靈堂上的燭火、燈火同時冒起來。

鳳棲梧一陣窒息的感覺，偏身急閃，棺蓋落在地上，方磚碎裂。

燭火燈火那刹那已然冒起了尺多高，「突突」的作响。

鳳生的屍體旋即從棺中坐起來。

所有人震驚，鳳棲梧亦不由自主倒退了三步。

婷婷跟着從後面轉出，偎在鳳生的一側，嬌笑不絕，起伏的胸膛，扭動的身子，看來更誘惑。

鳳棲梧他們却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懼。

「屍變——」鐵雁呻吟一聲。

婷婷嬌笑着招手。「來——」

在他身側不遠的一個舵主怪叫一聲，縱身撲去，手中一對雙鋒筆飛旋急刺。

婷婷嬌軀一縮，鳳生同時轉身，雙睛怒突，那個舵主心頭一震，脫口一聲：「帮主——」

語聲未落，鳳生的右拳已痛擊在他的面門上，他慘叫着倒飛出去，撞在牆壁上，爛泥般倒下，一個頭已裂開，鮮血腦漿四溢。

鳳棲梧嘶聲狂叫：「大哥——」疾撲了上前。

婷婷身子倒翻，鳳生雙拳却迎向鳳棲梧，動作雖然笨拙，力道却是猛烈非常。

鳳棲梧刀一亮，矮身上了祭桌，偏身一掀，刀柄力撞在鳳生的小腹上。

「噗」的如中敗革，鳳生被撞得倒翻棺中，鳳棲梧刀一引，削向婷婷，一面大叫：「棺蓋——」

鐵雁應聲雙手捧起棺蓋，狂衝前去。

鳳生屍體一挺，又要站起來，鳳棲梧狂叫弓身，一肘力撞在鳳生胸膛上，硬硬將他擊回去，鐵雁的棺蓋迅速送到，「轟」地壓上，鳳棲梧身形却往上拔起，斬向婷婷。

婷婷這時候就像是一個影子也似貼在

一幅白幔上，鳳棲梧刀未到，她又已掠起來。

白幔在鳳棲梧刀光中斷下，婷婷却掠上了一條橫樑，一隻貓也似蹲伏在那裏。

三個堂主凌空拔起來，纓槍，十三節軟鞭，二十四枝喪門釘一齊襲向婷婷。

鳳棲梧左手一抓斷幔，眞氣一提，亦自向婷婷飛斬過去！

婷婷的身子那刹那又往上拔起，兵器暗器齊皆落空，迎着婷婷去勢的承塵同時有如被狂風吹捲，「拍拍」的一片片飛舞，碎裂，承塵後的瓦面亦碎裂飛舞起來，出現了老大的一個洞，婷婷也就在這個洞飛出去。

在場所有人的衣衫亦同時獵然飛揚，瓦礫塵灰木屑飛揚下，那四個堂主六個舵主不用吩咐，分從門窗竄出追截婷婷，鳳棲梧人刀化成一個光球，却從那個洞追出去，鐵雁只恐有失，緊跟在鳳棲梧後面。

靈堂外聚滿了鳥帮的弟子，聽得打鬥聲，兵器已紛紛出鞘，只等一聲令下，便衝殺進去。

瓦面裂開，他們不由都仰首上望，只見瓦片紛飛中，一個混身赤裸，晶瑩發亮的女人竄了出來，看清楚是帮主夫人，更無不怔住在那裏。

一個堂主即時從堂內竄出，振吭大呼：「莫放走那個女人！」

衆人如夢初覺，一齊散開。

鳳棲梧這時候正飛舞在瓦片中，他才從洞裏掠出，無數瓦片便沒頭沒腦的疾向他飛來。

瓦片迎上刀光，片片粉碎，鳳棲梧身形九變，刀勢十二變，在屋脊上穩住身形，鐵雁也在另一個方向的瓦面上穩下來。

婷婷就立在滴水飛簷上，背着一輪明月，月光令她的輪廓更鮮明，更誘惑。

瓦面上風急，她那一頭烏黑的秀髮，却是一條條長蟲也似一股股揚起來，蜿蜒飄舞在空中。這到底是美麗妖異，還是恐怖，鳳棲梧也說不出來，握刀的手更緊，後背長衫已被冷汗濕透。

他身經百戰，却幾曾遇過這種對手。

强如安霸天，安長虹，安飛雨，他也總算知道如何去拚搏，現在他却有不知如何是好的感覺。

婷婷所用的他絕不相信是任何武功，內功，也不知道應該如何應付。

瓦片已終於完全散落，四個堂主有三個已躍上來，分據在不同的三個方向。

鳳棲梧雖然還沒有動，人刀已呼之欲出。

也就在這時候，婷婷又開口說道：「怎樣，只憑你那柄刀，能夠將我怎樣？」

鳳棲梧沉聲道：「我只知道，你還不敢硬碰我這柄刀，還知道你若是夠厲害，也不用借我們的力量找中原五義算賬。」

婷婷的面色陡然紅起來，面上雖然沒有怒容，心中顯然已有怒意。

鳳棲梧看在眼內，接道：「可是說錯了。」

婷婷緩緩道：「我也知道，你們也留我不住。」

鳳棲梧冷笑一聲，厲聲道：「弓箭侍候！」

院子裏的鳥帮弟子應聲紛紛將弩箭取出，婷婷的身軀同時透出一種迷濛的紅光，這種光絕不刺眼，却是說不出的詭異。

她同時轉動起來，黑蛇般漫舞的黑髮捲成了一束，風驟起。

鳳棲梧一聲：「上！」刀一引，破空聲急响，疾向前射去。

鐵雁的雁翎刀也不慢，「嗆啷啷」金環暴搖，霹靂暴喝聲中，人刀急上。

三個堂主軟鞭、纓槍、暗器，亦自襲前。

婷婷的嬌軀繼續轉動，由清晰而迷濛，那瞬間已然變成了一束迷濛的紅光，半空中一旋，突然亮起來，流星般射向院中那些弟子。

鳳棲梧五人的身形也不算慢的了，尤其是鳳棲梧，可是身形才撲至半途，婷婷前面的瓦片已悉數疾揚起來，撞向五人。

這一阻，婷婷已飛離飛簷，鳳棲梧狂吼一聲，人刀如怒龍翻滾，緊追在紅光之後！

沒有一支箭弩來得及射出，紅光射至，羣馬悲嘶，迎着紅光的幾個鳥帮弟子如遭雷殛，一個個倒翻了出去，當前兩個更就咽喉迸裂，鮮血奔流，當場喪命。

一陣騷動，亂成一片。

紅光繼續射前，射進花木叢中，地上那個堂主與六個舵主最快回復自我，揮動兵刃，追向那叢花木。

鳳棲梧人刀有如飛虹，後發先至，刀過處，花木激飛，人隨刀急進。

那道紅光迅速從花木中穿過，到了高牆下，開始弱下來，婷婷迷濛中出現，貓也似躍上牆頭，再往外撲，失去了踪影。

鳳棲梧一提眞氣，登萍渡水，花木上幾個起落，當先拔上了高牆，放目望去，非獨人不見，紅光也消失不見。

幾個帮衆聞聲趕來，看樣子並沒有與婷婷相遇，也顯然沒有發現什麼。

鳳棲梧目光一落一掃，沒有問，身形再拔起，上了旁邊一株高樹的樹梢，縱目四顧，終於看見西方遠處，一條巷中裏，紅光一團，正在移動。

鳳棲梧振吭一聲：「西面追！」也就從樹梢上掠下去，飄落在對面的瓦面上。

鐵雁等十一人俱已追到來，紛紛掠上了牆頭，聽得說，一齊往西面追去。

一片片瓦面在他們的脚下迅速飛逝，鐵雁等的輕功雖然沒有鳳棲梧的好，也沒有太落後。

鳳棲梧一陣狂追，終於又看見了那一團紅光，淡淡的，已到了護鎮高牆之前。

高牆上每隔三四尺就立着一個鳥帮弟子，輝煌的燈光下鳳棲梧看得很清楚，他們都沒有發覺那一團紅光的移近。

紅光隨即有如烟霧般飄上去，鳳棲梧一個起落，脚步一頓，振吭高呼道：「小心——」

那些鳥帮弟子應聲回頭，紅光已然到了牆頭上，隱約可以看到婷婷那窈窕動人的身子。

兩聲慘叫隨即劃空响起，婷婷左右的兩個鳥帮弟子慘叫着左右凌空飛起，從牆頭飛摔下來。

其餘的並沒有立即撲前，反而怔在那裏，婷婷的身形並沒有停下來，一旋擊飛了那兩個鳥帮弟子，再一長身，便消失在

高牆之後。

那些鳥帮的弟子不約而回探首往外望去，看樣子都沒有用箭弩。

鳳棲梧並不怪他們，他完全明白他們的心情，身形一頓之後，繼續掠前。

掠過了空地，拔身掠上了那道高牆，幾個鳥帮弟子巳然迎上來，異口同聲：「二爺！」

鳳棲梧揮手截斷了他們的說話，放目望去，護壕不遠的地方，是一片樹林，婷婷也停留在一株高樹的樹梢上。

她混身上下淡淡的仍散着紅光，一雙眼睛却巳由碧綠變成了又亮又白，就像是兩顆寶石。

鐵雁等十一人陸續趕到。

鳳棲梧沒有作聲，在看見婷婷逃向這個方向的時候，他巳經担心給婷婷逃進這個樹林裏。

這個樹林綿延數里，黑夜之中要找一個人實在不容易，婷婷當然是明白這一點才會逃向這個方向。

婷婷雖然仍在望，鳳棲梧却巳絕望，沒有躍下去再追，只是立在牆頭上，呆望着婷婷。

急風吹過，吹來了一陣樹濤聲，還有婷婷銀鈴般的嬌笑聲。

婷婷笑接道：「怎麼，不追了?」

笑語聲，充滿了嘲弄的意味，鐵雁等怒形於色，那些守衞在這裏的鳥帮弟子雖然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亦巳經看出眼前這個帮主夫人，並不是一般人，不用吩咐，巳準備好箭弩，靜候吩咐。

鳳棲梧顯得異常冷靜，道：「你儘管走，有多遠走多遠。」

婷婷笑問道：「你眞的這樣大方?」

鳳棲梧道：「我的意思是說，無論你走到多遠，我們也一定能够將你找出來殺掉。」重重一頓，接道：「由現在開始，鳥帮自鳳某人以下，無論天涯海角，都要追下去，不將你殺掉，誓不罷休。」

婷婷笑應道：「好兇哦。」

看樣子她一些也不將鳳棲梧的說話放在心上，可是她的笑聲巳沒有方才那麼响，那麼動聽。

鳳棲梧冷冷道：「趁現在你還能够笑，儘管笑，鳥帮的人總會有一天將你挫骨揚灰，永不超生。」

婷婷道：「你能够肯定?」

「絕對能够！」鳳棲梧面寒如水。「別的你不知道，鳥帮的勢力有多大，你一定很清楚，南七北六十三省的鳥帮弟子，都會在最短的時間接到消息，以殺你爲首務，那怕十年二十年，也要追殺下去。」

婷婷仍在笑，道：「幸好我能够化身千百。」

鳳棲梧冷笑道：「可惜你一定要血才能够生存，任何一個死人，我們都絕不會放過，我們有足够的人去做這件事。」

婷婷的笑聲逐漸難聽起來，沉聲道：「鳳棲梧，你一定要跟我過不去，我也絕不會放過你，倒要看看你如何逃得過我的襲擊。」

鳳棲梧道：「這之前你不殺我，是你的過失，你以爲現在你還有機會?」

婷婷道：「有沒有，相信絕不會等上多久就會有個明白。」

鳳棲梧道：「不錯，但望你日間也能像夜間這樣靈活，否則，我們絕不會等上多久，就能够將你找出來。」

婷婷的笑聲更難聽，她總算知道，鳳棲梧雖然因爲痴戀她變得有些愚蠢，但只是以爲她就是婷婷，現在清楚不是，復仇的火焰燃燒下，思想更變得敏銳，巳抓住了她的兩個弱點。

在日間，她事實沒有這種飛翔於半空的本領，尤其是猛烈的太陽底下，更變得軟弱。

她也的確需要血才能够生存，大量的血。

鳥帮勢力到底有多大，她當然亦清楚，若是傾巢而出，天下雖大，只怕眞的難有她樓身之地，惟一令她放心的，就是還沒有人知道她是什麼東西，必要時，她仍然可以重施故技，遠遠的飛走。

這當然，她實在不希望再這樣。

依依，憐憐，婷婷，名字只是巧合，但再要找一個婷婷這樣美好的身形面貌，實在困難。

若沒有那麼美好的身形面貌，對於她的行動，不無影响，那要是一個醜陋的軀殼，第一個她巳經不能够忍受了。

鳳棲梧是否亦知道這個弱點?婷婷不知道，只知道處境的惡劣，有甚之以前任何一次。

然後他又想到了中原五義，怒意不由湧上來，一雙眼睛更輝煌。

鳳棲梧都看在眼內，婷婷對每一句話的反應他都很在意，他雖然看不出婷婷的一雙眼睛何以突然輝煌起來，却看出聽出婷婷的確需要大量的血才能够生存，也聽出看出婷婷在日間的確沒有夜間的威力。

這巳經是很大的收穫。

婷婷好一會才道：「你這是明知道不能够將我追着，故意這樣說，好讓我心裏不安。」

鳳棲梧道：「這片樹林有多闊你不會比我們更清楚，黑夜之中，我們不錯很難追上你，但天色一亮，不用三個時辰，我們便能够搜遍整座樹林。」

「那現在開始行動不是更好?」婷婷竟然還說這種話。

鳳棲梧不作聲，猛一揮手，弓弦聲响，數十支箭弩一齊向婷婷射去，火光照耀下閃亮的箭鏃一閃而逝，消失在夜空中。

婷婷的身子同時暴退，曳着一串銀鈴般的嬌笑聲，眨眼間亦在夜空中消失。

鳳棲梧以目遠送，沒有追去，也沒有再說什麼，泥塑木彫般，木立不動。

鐵雁目光回到鳳棲梧面上，道：「二爺——」

鳳棲梧沉聲道：「吩咐各人小心戒備，一發覺那個女人再回來，立即施放烟花示警。」

鐵雁道：「那我們……」

鳳棲梧道：「先去看看曹廷他們，再作打算。」

「曹廷那邊……」

「若是我沒有猜錯，婷婷現在必定去找他們。」鳳棲梧目光一轉。「因爲他們我們知道了她的秘密，粉碎了她利用我們替她報仇的美夢，新仇舊恨，不去找他們算帳，如何洩得了她心頭的怒氣。」

「她對付得了他們?」鐵雁甚懷疑。

鳳棲梧道：「那根本不用假手我們，但她若是要殺曹廷他們的弟子，却絕對可以肯定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

「這樣做起不了什麼作用。」

「對於女性的心理，你難道一些也不懂?」鳳棲梧反問。

鐵雁苦笑。「大概是這樣，到現在我仍然沒有找到老婆。」

鳳棲梧道：「我懂的也不多，只是一般女性的劣根性，多少也見識過，聽說過，以她的經歷，我原以爲會例外，但事實顯然沒有。」

鐵雁道：「我還是不懂?」

鳳棲梧道：「男人的報復，通常只是毀滅對方，女人的報復却是要毀滅對方擁有的一切，只要你懂得這一點，便巳足够了。」

鐵雁道：「那又怎樣了?」

「在你準備觸犯一個女人的時候，你便會考慮清楚。」鳳棲梧喃喃地接下去。「觸犯了她，她不知原諒，辜負了她，她將會恨你一輩子。」

他說得有些感慨，鐵雁並不太明白他的說話，接問：「她到底是什麼東西?」

鳳棲梧搖頭。「現在我只知道她是一個女人。」

「女人豈非就是一種反覆無常而又善變的東西?」鳳棲梧接着補充了這一句。

× × ×

夜更深，農莊內仍然燈火輝煌。

曹廷胡子玉俱都睡不着，燕南件着他們，那些弟子在外戒備，每一個人的心情都非常緊張，雖然曹廷巳經着燕南跟他們說清楚，可是這種事實在難以令人置信，他們却也並不認爲曹廷在編造故事。

這不是編造故事的時候，他們也明白曹廷五人的爲人。

事情將會演變成怎樣?他們完全不能够想像，這也是他們最惶惑，最關心的一件事。

曹廷胡子玉很明白他們的心情，可是就連他們也想像不到。

那座農莊原是住着好些人，並沒有荒廢，不過鳳棲梧準備應戰，將他們全部搬進堡內才空下來，應用的東西俱都齊備，曹廷等却隨身帶備水糧。

這個時候又還有誰考慮到饑渴這個問題。

夜深風急，堂中燃着的油燈幾乎沒有一刹平靜，映在牆上的影子隨着燈光的搖曳不住的縮短伸長。

曹廷胡子玉呆坐在那裏却巳經很久沒有移動，也沒有說話。

燕南也沒有，只是呆望着二人。

不知多久，曹廷終於吐了一口氣。「好長的一夜啊。」

胡子玉微喟。「大哥也該去休息一下的了。」

曹廷搖頭。「有誰能睡得着。」

「這樣呆坐着並無好處。」

「坐着躺着還不是一樣?」

胡子玉歎息道：「也許我瘋了，我倒是希望方才戰死在鳥帮總壇，那無論如何，乾脆得多。」

曹廷笑了笑。「世間的事情往往就是這樣，急也急不來。」

胡子玉道：「大哥方才在想什麼?」

曹廷反問：「你又在想什麼?」

「一人村那天夜裏的事，我實在不願多想，可是沒辦法。」

「也許眼前環境有些兒相似。」

「大哥也是這樣想?」

「還有就是鳳棲梧現在到底幹什麼?」曹廷半睉上眼睛。「他讓我們走，當然是因爲他有些懷疑，現在便該巳證實，也許他現在正遇上我們當年所遇的怪事。」

「怎會的?」胡子玉懷疑。

「我也不知道怎會這樣想。」曹廷苦笑。「現在若巳天亮，那該多好。」

「太陽底下無怪事?」

曹廷又一聲苦笑。「據說是這樣。」

「我們也許該留個人在那邊。」

「這個時候還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家都有些激動，留個人在那邊萬一碰上了，剛抑制的火頭豈非又會燃燒起來?」

胡子玉無言頷首，燕南插口道：「弟子只担心鳥帮的人突然來暗襲。」

曹廷搖頭。「鳳棲梧不是那種人。」

燕南道：「而且鳥帮的勢力在我們之上，可是天曉得他是否會像鳳生那樣突然瘋起來。」

曹廷皺眉道：「這倒是最令人担心的事。」

胡子玉亦自點頭道：「鳳生可以突然瘋狂，鳳棲梧當然也可以。」

曹廷突然一笑。「生死有命，我們在這裏在那裏，還不是一樣?」

胡子玉不能不同意，一串悽厲巳極的慘叫聲即時由外面傳進來。

三人齊皆一怔，曹廷颯地長身站起來，探手抓住了插在旁邊的纓槍，胡子玉同時取下領插摺扇。

第二聲慘叫緊接响起，更加接近，燕南脫口道：「鳥帮的人果然來襲擊了。」

曹廷一聲不發，纓槍一振，飛身疾撲了出去，胡子玉緊隨在後，燕南也不敢怠慢。

才出堂外，曹廷脚步猛可就一頓，一個人正從滴水飛簷上掉下來。

那是他們在瓦面上看守的弟子，摔在地上一動也不動，咽喉穿了五個洞，鮮血激射。

院子裏的其他人一個個仰首上望，不約而同，發出一聲驚呼。

曹廷身形再起，掠出院子，目光及處，又再一怔。

明月一輪，正壓在屋脊上，一個混身赤裸的女孩子，赫然就背着那一輪明月，坐在那裏。

「來了——」曹廷發出了一聲呻吟。

胡子玉相繼落在他身旁，目光及處，厲聲道：「什麼人?」

那個女人冷然笑道：「姓胡的，久違了。」

胡子玉一怔。「你到底是什麼人?」

「你雖然蒼老成這樣子，我仍然能够一眼認出來，你却是認不出我。」

胡子玉嘶聲道：「我從來就沒有見過你!」

女人轉問：「姓曹的呢?」

曹廷面寒如水。「我雖然沒有見過你

，却可以肯定你是誰？」

「是誰？」女人笑問。

「依依——一人村甜水井的依依！」曹廷的語聲異常的沙啞。

女人嬌笑了起來，一頭黑髮笑聲中飛揚。

「眞的是你？眞的是你？」胡子玉跡近瘋狂。

「除了我還有誰？」

「可是你這個樣子……」

「只要你們知道是我就成。」

胡子玉搖頭。「怎會有這種事？」

曹廷却緊接問道：「你現在是什麼身份？」

「鳥帮的帮主夫人——婷婷！」

曹廷冷冷的道：「果然是你作怪，幸好我們發覺得還不太遲，也幸好鳳棲梧是一個明理的人。」

婷婷笑容一斂。「鳳生本不該那麼多廢話，鳳棲梧更是一個糊塗蟲，放着殺兄的仇人不管，反倒聽及仇人之言。」

曹廷道：「看你這樣猖狽，相信是給他趕出來的了。」

婷婷道：「你們也不要太高興……」

曹廷道：「當然，因爲他沒有將你刺殺於刀下。」

「他當然沒有這個本領。」

曹廷大笑。「若是沒有，相信你也不用逃出來，你是沒有希望的了，鳥帮勢力龐大，倒要看你還能够逃到那裏。」

婷婷道：「鳥帮若是眞的如此管用，你們現在大概也不會還能够活生生的站在這裏跟我說話。」

曹廷道：「果眞如此，還有天理？」

婷婷冷笑。「天理，什麼是天理？你要了我的身子，還跟四個結拜兄弟將我傷害成那樣子，難道就是天理所容？」

那些弟子的目光不由集中在曹廷身上，曹廷目光一掃，道：「我們……」

婷婷截道：「你們說，當時我可曾做過任何傷害你們的事情？」

曹廷搖搖頭。「沒有，而且你還替我們殺了千里獨行，你惟一令我們反感的事，也就只有，你將千里獨行的肉燒給我們吃。」

「你們不是說恨不得吃他的肉？」

曹廷啞口無言，胡子玉嘶聲道：「不錯，你並沒有傷害我們，可是不管怎樣，我們仍然要除掉你！」

婷婷冷笑道：「爲什麼？」

「你不是一個人！」

婷婷反問：「那是什麼？你說——」

胡子玉說不出，曹廷也一樣，婷婷搖頭。「我發了誓，一定要報復，將你們一個個殺掉。」

曹廷道：「一人做事一人當，爲什麼你要遷怒我們的家人？」

婷婷道：「那是利息，你不是也很懂做買賣？」

曹廷怔在那裏，婷婷接問：「柴東升霍青竹我知道已死了，葉南溪怎樣了？」

胡子玉道：「說出來你也許會很失望，他仍然活得很好。」

婷婷冷笑。「是麼——」

胡子玉振吭道：「當年我們不會怕你，現在也一樣，鳳棲梧能够將你趕出來，我們就能够再將你殺掉。」

婷婷道：「你們已經殺了我一次，還要殺第二次，好狠啊。」

胡子玉厲聲道：「邪魔妖孽，人人得而誅之！」

婷婷大笑。「說得好，只是我仍然認爲你們還沒有這種本領，你們每一個都一定會後悔到來這裏，每一個——」

胡子玉猛可一聲怪叫，縱身拔起來，掠向瓦面，身形凌空未落，扇面已然刀一樣「嗚」的飛斬向前去。

婷婷大笑不絕，迎着扇面倒退，扇面墮下瓦面，婷婷的去勢仍未盡。

胡子玉身形一落再起，二十四條扇骨直抖開，一條鍊子槍也似飛射向婷婷。

每一條扇骨都長在尺外，二十四條連接在一起，遠擊三丈，婷婷的身子却在那刹那沉下去，扇骨間髮之差，在她的頭上射空。

胡子玉縱身掠到瓦面邊緣，縱目望去，看不見婷婷，燕南曹廷雙雙追到，曹廷急問：「那裏去了？」

胡子玉扇骨一收，道：「只怕是進了屋內。」語聲一落，身形一翻，探手將落在瓦面上的扇面拾起，雙腳接一頓，「嘩啦」的一聲，震開了一個缺口，往屋內撲下。

曹廷燕南不約而同，一齊將瓦面震裂，往下撲落。

三個人竟是撲進了一片黑暗中。

屋子裏的燈光不知何時已完全熄滅。

曹廷脫口一聲：「小心！」

一聲慘叫旋即在屋中響起，曹廷面色一變，「刷」地剔亮了一個火摺子，燕南亦自將火摺子亮起來。

火光下他們看得很清楚，一個弟子就倒在那邊窗下，血流披面，雙眼一條直綫橫過，多了五個血洞。

窗戶已開，曹廷面色又是一變。「不好——」話口未完，慘叫聲已然在屋外響起來，曹廷不假思索，縱身奪窗撲出，胡子玉即向門外掠去，燕南同時往瓦面缺口拔起。

曹廷才掠出窗外，就看見兩個弟子咽喉被抓穿了五個洞倒在地上，三個弟子接向他這個方向奔來，目光都是往上望，一個接呼道：「師父小心！」

目光及處。曹廷已經小心，語聲入耳，一股寒氣已然襲至。

曹廷身形往前一撲，一式回馬槍，纓槍從脅下穿出，一彈十七道槍影，反擊身後。

那刹那，婷婷果然是當頭向曹廷襲下，她原是在瓦面上，在曹廷衝出那刹那一翻，幾乎就是貼着牆壁撲下來。

一擊不中，她的身子便往上拔起，曹廷纓槍七擊齊皆落空。

她才回到瓦面，燕南已然在那裏大喝一聲，一劍當頭劈下。

婷婷的腦後彷彿長着眼睛，偏身讓開，燕南第二劍方待湧出，婷婷已挺着胸膛，向他迎來。

她混身一絲不掛，月光照射下份外迷人，燕南活到現在，連女人也沒有碰過，也還是第一次看見女人赤裸的胴體，那刹那不禁心頭怦然震動，混身的血液同時爲

之沸騰。

他的劍斬不了下去，幸好這時候曹廷人槍已然在飛撲上來，一槍刺向婷婷的後心。

婷婷嬌笑一聲，身形一快，燕南同時被槍上的寒氣驚醒，大喝揮劍砍出。

劍槍都落空，婷婷身形倒掠，胡子玉緊接在她身後飛鳥般撲上來，扇面已回到扇骨上，刷地扇展開，削向婷婷的後心，一掌接劈出。

那刹那，婷婷却已經不知所踪。

胡子玉曹廷燕南都清楚看見婷婷是從瓦面上的一個缺口落下去，這一次他們沒有再追下，不約而同各據瓦面的一角，只等婷婷走出來。

好一會，婷婷也沒有現身，燕南第一個忍不住道：「弟子下去將他趕出來。」

曹廷搖頭。「我們在這裏等，反正不久就會天亮的了。」

燕南詫異道：「天亮又怎樣？」

曹廷道：「據說凡是這種異物都甚畏天日，也許這東西也不例外。」

燕南道：「弟子看不出他有何特別之處。」

曹廷道：「你以爲他用的是輕功武功麼？」

燕南道：「她的身子雖然很怪異，但也不是常人做不到。」

曹廷不能不同意，這時候，那些弟子已然燃起了火把，將屋子包圍起來。

胡子玉看了一眼，道：「大哥，還是叫他們聚在一起安全。」

曹廷點頭，方待開口，那些火把的火焰突然一下冒起來，冒起了二三尺之高，衆人齊皆驚呼，十數枝火把脫手墮地，有幾枝簡直是擲出去。

「各人小心——」曹廷大喝，纓槍一抖，目光如電，周圍一掃，胡子玉亦緊張起來，燕南橫劍當胸，忙亦看穩了那間屋子的出口。

也就在這時，他們聽到了一種奇怪的聲音，那片瓦面旋即波濤也似彈動起來。

「小心——」曹廷嘶聲大叫。

語聲甫落，所有的瓦面突然一片片飛了起來，一時間塵土飛揚，火把先後一枝枝熄滅。

瓦片無情的向各人飛去，曹廷雙腳一分，「立地生根」，踩住了腳下的瓦面，纓槍飛旋，將飛來的瓦片盡皆撥落。

胡子玉身形一動，倒翻了出去，落在柴房的瓦面上，燕南却從瓦面的缺口往下躍落。

堂中漆黑一片，燕南身形落下，却看見婷婷赤裸的身子彷彿裹在一重發亮的，紅色的霧氣中，正往外飄去。

燕南暴喝，身形再射出，揮刀往婷婷刺去，婷婷應聲回頭，嫵媚的一笑。

燕南心中一陣恍惚，但刀仍然刺下，那一笑之間，婷婷却已去遠。

即時衣袂聲響，胡子玉身子飛回，一扇撥開瓦片，往堂內躍下，他是怕燕南一個人有失，忙來照顧，人在半空，正好看見婷婷發亮的身子出了門外，一偏身，忙追了出去。

在門外不遠，有七八個弟子，俱都緊握着兵器，虎視眈眈，但看見婷婷出來，無不爲之目眩。

那些光並不太强烈，但婷婷赤裸的身子這時候却實在迷人。

眨眼間，婷婷已到了他們面前，胡子玉門外現身，嘶聲暴喝：「當心！」

語聲未落，一個弟子已凌空飛起，咽喉穿了五個血洞，鮮血飛洒。

婷婷身形不停，從缺口中掠過，衆弟子雖然被胡子玉喝醒，無一趕得及截擊。

曹廷一樣趕不及，飛舞的瓦片中，人槍閃電般射下之際，婷婷已上了牆頭。

「我會再來的，一定會。」婷婷笑說着接從牆頭上飄起來。

曹廷身形着地，暴喝一聲，纓槍脫手，飛了出去，飛射向婷婷後心，婷婷即時半空中一個翻滾，纓槍射空，她發亮的身子也竟然就綿絮也似，黏附在槍桿上，隨着纓槍，遠射數丈。

曹廷接從地上挑起了一柄長刀，縱身掠上牆頭，胡子玉先他一步，却沒有追前去。

這片刻之間，婷婷已只見拳大的一團，夜空中一閃而逝。

曹廷脫口道：「這不是輕功，天下絕沒有一種輕功是這樣的。」

曹廷道：「她也不是一個人，絕沒有這樣的人。」

胡子玉歎息。「那到底什麼東西？」

燕南亦躍了上來，縱目四顧，道：「這東西害怕日出。」

胡子玉道：「那對於她相信沒有太大的影响，否則鳥帮一年前，早已被人揭破秘密。」

曹廷道：「這却絕無疑問是她的弱點，只要她還有弱點！我們就還有生機。」

胡子玉道：「有一點不能否認，她比當年在一人村厲害得多了。」

曹廷點頭道：「當年我們對付她，並不太困難，可是今夜，我們根本不能够接近，甚至不能够阻止她傷人。」

曹廷道：「我們却仍然對她有威脅，所以他雖在恨之刺骨，還未能够控制我們，直接對我們採取行動，要借助鳥帮的力量。」

說話間，一陣急遽的蹄聲已隨風吹來，衆人循聲望去，只見一團光正從那邊移近。

曹廷道：「鳥帮的人來了。」

胡子玉道：「莫非是來帮助我們？」

曹廷道：「婷婷肯定是被他們發現了不妥，趕出來，才會這樣子猖狽，他們當然不會就此罷休，也當然考慮到婷婷會到來找我們算賬，可惜婷婷的身子那麼輕盈，他們趕來不及，否則我們也不會死這許多人。」

「刦數——」胡子玉幾聲長歎。「她說她還會再來，這相信不會說過作罷。」

「聽她的口氣，目的又是在我們那些弟子，」曹廷緊握拳頭：「爲今之計，就是我們先一步將她抓出來消滅。」

「談何容易！」胡子玉又一聲長歎。

曹廷沉聲道：「事在人爲。」

胡子玉道：「不管找得到與否，我們也還是要找的，總不成眼巴巴看着那些弟子一個個死在她手上。」

「就是這樣了。」曹廷頹然垂下頭。

燕南這時候才道：「弟子一直在懷疑，想不到眞的有那種事。」

胡子玉苦笑：「若不是目睹，我們其實也一樣懷疑。」

說話間，燈光已然很接近，鳳棲梧爲首，率領百數十個鳥帮的帮衆趕來。馬蹄雷鳴，塵土飛揚，燈光一片迷濛，鳳棲梧一騎當先奔到。

遠遠看見胡子玉曹廷燕南三人立在牆頭上，那些弟子在牆外散開，鳳棲梧已知道自己的推測沒有錯誤，婷婷離開了鳥帮總壇之後，眞的跑到這兒來，而且顯然鬧得很厲害。

曹廷胡子玉隨即從牆頭上躍落，鳳棲梧一勒韁繩，滾鞍下馬，仍然接問道：「那個女人跑來了這裏？」

曹廷道：「還殺了我們好些弟子。」

鳳棲梧道：「我們也死了好些人，果然跟着跑到這兒來。」

曹廷道：「我們不到來，她還可以在鳥帮混下去，不來殺我們一些人，怎洩得她心頭之忿。」

鳳棲梧悶哼一聲道：「看來她眞的是個雌的。」

曹廷道：「雖然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是這樣小心眼，一般來說都是的。」

胡子玉道：「這也是她的弱點，我們實在不用担心她會再找來。」

曹廷歎息道：「可不知又要死多少人的了。」

鳳棲梧道：「就今夜看來，她比你們所說的要厲害，我們根本不能够將她留下來。」

曹廷道：「這也許就跟我們練武的情形一樣，練下來，只有一年年的好。」

胡子玉不禁點頭。「她比我們當年遇到的時候，厲害得多了。」

曹廷苦笑了一下。「方才我還在後悔失手了，一個大好機會，看來即使我們方才也留在鳥帮總壇，情形也並無分別。」

鳳棲梧沒有否認，頷首道：「她離開的時候簡直就像是狂飛！」

胡子玉道：「但若是我們能够肯定，並不難將她留下來。」

「不錯，那我們可以準備網羅什麼的，可是——」鳳棲梧苦笑。「這種事，有誰會相信？」

「鳳公子能够接受我們的說話，已經不容易的了。」曹廷亦苦笑。

胡子玉道：「再下去，也不知她會厲害到那一個地步，短期內我們若是不能够將她找出來殺掉，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曹廷鳳棲梧一齊頷首，他們都不難想像得到越下去便越難應付。

胡子玉接問：「鳳公子有何妙策？」

「那只能說是一個笨方法，天一亮，我們便搜遍這附近一帶，看能否將他找出來。」

曹廷道：「也只有這個方法了，以常理推測，他應該不會走到太遠的。」

鳳棲梧道：「除非，她不是我們想像的那樣，在白天仍能够活躍，但若是如此，她也用不着急急離開。」

曹廷道：「這也是她的弱點。」

鳳棲梧忽然問：「你們看，她到底是什麼東西？」

曹廷苦笑道：「有誰看得出？」

胡子玉接問：「鳥帮近年來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鳳棲梧道：「與兩位老前輩在一人村甜水井的遭遇有些相似。」

曹廷接問：「她其實是一個怎樣的女人？」

「純眞的女孩子，一直到被連雲莊安順擄去之前，可以肯定，仍然是沒有問題的。」

「她在連雲莊……」

「已經嚼舌自盡的了，可是到我找到她的時候，却仍然是活着，我只以爲是安順說謊，現在才知道沒有。」

曹廷驚訝道：「你是說她應該是一個死人？」

「死人竟然會復活，有誰會相信？可是……」鳳棲梧搖頭。「我也不清楚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可以想像的，是那樣東西在她死後，進入了她的身體內，使她又能够行動，而那樣東西亦因此變成了另一個人。」

他說得非獨怪，而且恐怖，若是這之前，在塲的人中，只怕除了胡子玉曹廷之外，其餘的都會以爲他是在胡說八道，只會感到好笑。

現在他們都只有恐怖的感覺。

鳳棲梧接道：「我之前，她的身份是安順的寵妾，一個叫做憐憐的女人。」

「憐憐？」曹廷沒有印象。

胡子玉忽然道：「憐憐，依依，婷婷，這不是也有些相似？」

鳳棲梧道：「這其間也許有些關係，但亦不無可能，只是因爲她喜歡這樣的名字。」

曹廷道：「那個憐憐又怎樣了？」

「我看見她的時候，她的頭已給斬下來，倒在囚禁婷婷的密室中，大量的鮮血由傷口流出，有如一片血海，那情形，與你們在一人村所見似乎並無不同。」

曹廷道：「她的肌膚是不是皺摺起來的呢？」

鳳棲梧點頭。「那倒令我有一種感覺，就像是那其實只是一塊人皮，不够給大量的鮮血鼓起來。」

曹廷脫口道：「對極了！」

鳳棲梧道：「這也許亦可以解釋，爲什麼失踪的人與獸被找到之後，全都是滴血不存。」

曹廷道：「你是說，血都到了那個女人的體內。」

鳳棲梧打了一個寒噤。

曹廷道：「也是說那是一樣吸血的東西？」

「不錯。」鳳棲梧接問：「有什麼東西是喜歡吸血的？」

胡子玉脫口道：「蝙蝠？」

曹廷目光亦落在草叢中的一隻蚊子之上，道：「蚊子也是的。」

胡子玉接道：「螞蟥也是。」

曹廷道：「你是說水蛭？」

胡子玉點頭。「這種東西能够吸附在皮膚上，不住的將血吸出來，也有大夫利用牠吸血的特性替人治病。」

曹廷沉吟着道：「這種東西吸滿了血，身子便脹大起來，將之弄死，放乾了血，卻便收縮，皺摺在一起，倒有點跟那個女人相似。」

鳳棲梧道：「可是這種東西只活在水裏，而且不能飛翔。」

「這也是——」曹廷道：「那應該就是蝙蝠蚊子之類的東西了。」

鳳棲梧苦笑了一下。「我們簡直已承認，那個女人是一個精靈的了。」

曹廷道：「除此之外，實在找不到其他更合理的解釋，不錯，這種話很難令人置信，可是到目前爲止，我們的遭遇又何嘗不是？」

鳳棲梧搖頭道：「這樣瞎猜下去，也沒有什麼帮助，除非我們能够看見她的變化，否則，我們總不能够看見蚊子，就認爲那也許是那個女人。」

說着鳳棲梧一步橫移，手一抄，將草叢中飛舞着的那隻蚊子執抓起來。

那隻蚊子雖然驚覺，却快不過他的手，到他將手攤開，那隻蚊子挺大的肚子，已經被捏扁，射出了一灘血。

曹廷看在眼內，道：「一個人若是能够像蚊子那樣吸血，貯的血的確是可以變成一片血海！」

胡子玉道：「那若是能够飛，可也不知道飛得出多遠，多高。」

曹廷搖頭道：「再說下去，我們都要瘋了。」

鳳棲梧道：「目前最重要的，還是如何應付那個女人的再來襲擊。」

曹廷看了看胡子玉，道：「你的意思是……」

胡子玉道：「爲了衆弟子的安全，我們應該讓他們離開，但這一來，鳥帮的弟子又怎樣？若是要他們也暫時避開，我們根本沒有足够的能力搜索這附近一帶！」

曹廷道：「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已不是私人的恩怨，我們若是不從速將那個女人除去，也不知會造成怎樣的局面。」

胡子玉點頭道：「她能够挑撥鳥帮與我們之間互相殘殺，當然亦能够挑撥其他門派。」

曹廷道：「不就是了，若是他自問對付不了我們與鳥帮，下一個行動，必然是像投入鳥帮，借鳥帮之力對付我們一樣，去誘惑其他門派的人。」

鳳棲梧道：「鳥帮仇敵遍天下，勢力也威震天下，要將鳥帮摧毀，絕不是一件容易事，但能够聯合鳥帮所有的仇敵，亦不是絕無可能，只是這一來，勢必釀成一塲武林浩刦。」

曹廷接道：「到那個時候，是必有成千上萬的武林中人喪生，影響之大，難以估計。」

鳳棲梧道：「事情若是就此結束，倒還罷了，否則越鬧越大，還不知會鬧成怎樣？」

曹廷道：「更重要的是，到時也不知道她的魔力會到達那一個地步。」

鳳棲梧動容道：「也是說，現在不將她撲滅，將來就更加困難的了。」

曹廷道：「既然是一定要做的事，爲什麼不早一些做？」

鳳棲梧無言點頭。

胡子玉却道：「我們却也無權支配別人的命運，何不將事實告訴他們，讓他們自行選擇去留？」

曹廷考慮了一下，道：「不錯，我們雖然是他們的授業恩師，却沒有權力强迫他們去送死，他們若是肯担起這個除魔衞道的責任固然好，若是不願意，也無須强迫他們。」

胡子玉道：「大哥同意，最好不過了。我們殺奔鳥帮的時候，大家都很衝動，現在既然清楚是什麼一回事，也能够冷靜下來，當然是考慮清楚的好。」

曹廷道：「這件事儘管很有意義，還是要看各人的心意，你去跟他們說清楚，由他們自已決定去留，千萬不要强迫！」

胡子玉點頭轉身奔回，曹廷目光落在鳳棲梧面上，道：「鳳公子意下如何？」

鳳棲梧道：「鳥帮上下一心，所以才有今天的成功，雖然可以肯定，他們絕不會有一人退縮，但我仍然贊成老前輩的主意，問清楚他們，由他們自行取捨。」

（未完）

陳家溝的太極拳

嚴霜

打功夫雖然係中國的國技，但係李小龍打贏許多出色的高手，奪取萬國自由搏擊空手道冠軍，影响所及，現時的確有許多洋人想學習中國功夫，其中還有一部份人想學太極拳，倘若置身於美國，波士頓或加州的一角，就可以發覺到每天早上在公園或者橫街窄巷打太極拳的洋人愈來愈多。

他們抱着很有恆心而且很有信心的態度去練習，有一部份西醫認爲一個人活到六十歲過外，能够日日打太極拳，確係認眞合理想的保健方式，還可以令到他的壽命延長三幾年，因爲太極拳能够刺激血液循環旺盛，等於對心臟有莫大嘅貢獻。

中國古代的拳師多數練習太極拳，有幾種原因，並非他們到了六七十歲，需要練習一些柔軟的健身運動，然後學太極拳，最重要的就是歷朝皇帝或者其他皇公大臣，想找拳師入深宮教授皇族的子孫學習拳脚，身爲教頭的人，萬萬不能一拳打中太子的要害，故此必然施展一些柔軟，但有强大的勁那種拳術，然後可以達到目的，一方面令到受擊之人心悅誠服，認爲他是武林的高手，另一方面，還要保證對方不會受傷，故此，太極拳一直都是高級人士學習的拳術。

其實太極拳在北方發源地陳家溝那邊來說，並非柔軟體操之類，而係硬拳硬馬，後來進入深宮，然後變成那麼柔軟，可見太極拳自古到今，都係分做兩派，一方面能够保健長壽，另一方面可以自衞。

現時，有所謂外太極，這一門派，就是把太極拳作爲硬拳硬馬打出的招式，喜歡練習太極拳的人，不妨一知。

游俠英雄傳

夜戰篷車技驚老俠

作者·編者
增刪·潤飾 修訂本

蹄風·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王春明獨自訪尋武林人大會的當家英雄，沿途飽覽風景，也會過不少武林朋友，但問到這當家英雄却無人知道。一日見兩名公差準備上終南山麓請一位讀書人出來做官，說這讀書人是個奇才，王春明心想這可能是他所要訪尋的人了，遂也上終南山上和南山居士相見，兩人相見之下，王春明才知南山居士確是當世奇才，而且輕功更是卓絕，他們一起到酒樓裏煮酒論英雄……南山居士帶王春明去見賽玉霜，並託王春明帮賽玉霜解決一椿難事，王春明無法推辭，只得答應，並要賽玉霜把事情的始末說出來……

康直這人，表面是個道貌岸然的君子，骨子裏却是充滿自私的卑污小人，秦百先和翠蓮的說話，都入到他的耳裏。他從窗隙偷看翠蓮，像是天仙下凡一般，不禁色授魂予，他暗念這個天生麗質，怎麼會落在丁家為奴？若果娶得她做一個偏房，也不枉人生一世。

翠蓮站了一會便驚鴻一瞥的走了。康直又想：「適才和她說話的，定是丁老爺的公子，看來不容易把這塊天鵝肉弄到口裏，這樣就非略施小計不可。」康直眉頭一皺，即時出了書齋。

康直到了外堂，丁老爺還和宿儒談論着兒子的課藝，見了康直便問道：「年兄，你到那裏去了？」康直答道：「剛才酒喝多了一點，到書房裏躺了些時，現在要告辭了。」丁建起來道：「年兄怎麼不多躺一刻？待我派人打轎送你回府去好嗎？」康直拱了拱手說道：「毋須客氣，未知丁翁明天有空兒嗎？」丁建道：「康年兄，有什麼事呢？」康直答道：「明兒薄具水酒，想請丁翁到舍下盤桓半天，有事順便一談。」丁建道：「那麼，小弟明天準到。」康直便告辭，丁建和老儒一同送至門外！

第二天，丁建果然來到康直的府裏，兩人相對吃過了幾杯，丁建便問道：「康年兄今天邀約到來，可有什麼賜教？」康直答道：「都是為了丁翁的事，小弟知道了不能不說。」丁建微微一愕，問道：「年兒，我們是通家之好，如果是關於小弟的事，不妨直說。」康直慢條斯理地，把椅子移近丁建身旁，放低嗓子說道：「聽說丁翁素來治家嚴謹，可知也有背地裏幹着偷情密約的事兒嗎？」丁建忙答道：「康年兄那裏的話，舍下男女界限分清，上下人等都謹守禮法，那裏會有蕩檢踰閑的舉動。」康直故意激他道：「恐怕未必！俗語說，樹大有枯枝，丁翁雖然詩禮傳家，但遇到籠裏雞兒要出竇時，恐怕也防不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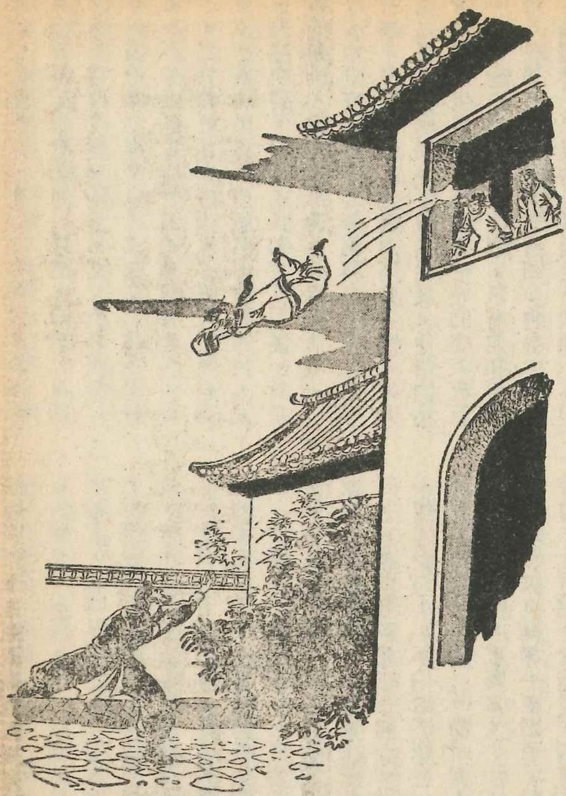
丁建聽了康直這幾句話，不禁駭出一身汗，忙問道：「年兄究竟有甚麼見到的？若果關係到小弟家聲時，萬望包涵則個。」康直這時擺出一副嚴肅的面容道：「丁翁，枉你平日察察為明，却由得下人輩和少爺們私下秘密偷情，這事一傳出去，丁翁的名譽便要掃地了。」

康直跟着把當晚在書房裏看到的情形說出，加上繪形繪聲，聽得丁老爺兩撇蝦鬚翹起，口裏不停地道：「反了反了，未知年兒看到那個女的是甚麼人？」康直道：「鵝蛋臉兒，一汪秋水，是府上的侍兒呢！」丁老爺想了一想，說道：「舍下丫環，樣子生得標緻的只有彩鳳和翠蓮，這事小弟回去一查便知。」

看官們，你道丁老爺怎麼把這事兒看得那麼重要呢？須知當日封建時代，社會裏一般上流階級都標榜舊禮教，所謂男女授受不親，把男女間築起一道藩籬，尤其是大家閨秀，偶然和男子交談了一句話，便會被人指為放蕩的，和今日風氣的開通，比起來竟是兩個不同的社會呢！

丁建再三懇求康直，不要把這事傳揚出外，免被人指為治家無方，他回到家裏，先把老儒請過來，問昨晚是叫那個到書房去拿課卷的。老儒回答是秦百先拿來的，丁老爺聽了，心裏略覺安慰一些。這晚，丁建約定康直到家裏來，招呼到內庭飲酒，四姨太特叫翠蓮出來獻茶，康直把一雙眼釘着她笑，丁老爺會意。翠蓮怎樣也想不到昨晚和秦百先約會給康直看到了，這時還以為康直是個色中餓鬼。

丁老爺回到四姨的房裏，說道：「翠蓮這賤人，竟幹出這醜事來！我丁家的名聲給她敗壞了，你看這事要怎樣辦？」四姨太心裏有點慌，又憶及日前翠蓮到過秦百先那裏去探病，便對丁老爺說道：「這



賽玉霜跳樓自殺，黑暗中竄出一人來，把她接着。

妮子年紀大了，動了春心，看來她和秦少爺是有了私情，康老爺的話不會是冤枉她的。」丁老爺搖了搖頭道：「老四，你想有甚麼法兒？我又不想傳出去，婢子是你的，不能給她敗了家風。」四姨太道：「這個容易，老爺如果想避免家醜外揚，明日就叫個媒家來把這賤人打發出去，落得乾凈。」

丁老爺還算有點人情，他不動聲色，着老儒通知秦百先以後不要來上課了，老儒心知內有蹊蹺，但不便當面去問。丁老爺又叫人通知媒家到來，把翠蓮領去遣嫁，這一舉措，翠蓮猶如晴天霹靂，她跪在四姨太面前求情。四姨太道：「這是老爺的主意，我也沒法子替你維護的，你還是怨自己幹得好事罷！」翠蓮便哭哭啼啼地出了丁家大門。

往日的媒家是一行專業，凡是一些行為不大好或要打發出門的女子，都交給媒家手遣嫁。那個老狗才康直早已賄囑了媒家，說丁府今天有個丫環打發出門，如果把她設法弄來，便有重賞。因此翠蓮出了丁家大門，又給一乘小轎抬進了康府。翠蓮一見康直，已經明白幾分，不禁放聲大哭，把衣服都撕毀了，康直派了兩個老媽子百般勸解，翠蓮怎樣都不肯順從。康直沒法，吩咐老媽子把翠蓮拖進房裏，關上了門，正想動手，那知翠蓮抽出一把剪刀來，對康直刺去。幸而康直一閃躲過了，惱羞成怒，着家人把翠蓮抽了一頓皮鞭子，打得翠蓮體無完膚，才鎖在房子裏。

話分兩頭，秦百先那天到了丁家上課，宿儒把丁老爺的話告訴他，又說翠蓮已給媒家領去，教百先趕往探消息，秦百先匆匆找到媒家時，翠蓮已給康直接了去，正是佳人已屬沙咤唎，隔隣荳腐叟見秦百先垂頭喪氣地回來，便問道：「秦少爺，看你有什麼心事似的。」百先答道：「老伯，小姪正遇着一宗為難的事，你老人家可替我想個法子嗎？」於是把翠蓮怎樣被丁家逐出，給康直一手搶了去的事訴說一番。豆腐叟聽了，說道：「秦少爺，我想翠蓮是個節烈女子，未必會順從他的，你先回家裏去吧，待我替你想個法兒。」

這夜，康直打了翠蓮一頓，還是氣忿，他回到他的五姨太那裏，那女人正埋怨他道：「家裏好好的有幾個服侍了，還要娶這個狐狸精回來，險些兒取了你的老命。」房門突然打開，瞥見一個人影闖進。康直想喊時，一柄利刃已加在他的頸子上，桌上的燈已給那人踢翻了。祇聽那人道：「康直，你這老狗才，一動就取你的性命！」康直嚇得震戰起來，連忙叫道：「好漢饒命！」那人又道：「你弄計把翠蓮賺來，須知你這樣行為卑污，就算我不殺你，如果有人在學台處告你一稟，保你這個寄生的小小名銜也要革掉了，你現在想怎樣？」康直這時顧住性命要緊，忙答道：「好漢，你饒了我，明日我便把這姑娘送回去。」那人道：「也好，姑且寄下你的頭顱，如果你敢食言，隨時送你歸西。」祇覺一陣風出門，便沒了聲，康直忙叫五姨太點上燈來，一摸下頷，自己的鬚不知何時給剃去了，他驚得一身冷汗。

第二朝，康直把那個媒家叫來，說翠蓮不肯順從，着她領回去遣嫁，媒家祇得把身價交還，領着翠蓮走了。

秦百先一夜沒睡得着，那天一早，豆腐叟到來，着他立刻到媒家去，便可見到翠蓮。秦百先將信將疑，豆腐叟又說道：「秦少爺，你不要懷疑了，你現時還沒能力養得家小，待考過鄉試，那時成婚未遲。你見了翠蓮時，還是勸她暫時賣身到大鼓班裏，將來候你有個進身之所，才替她贖身罷。」秦百先一口氣跑到媒家，果然見到翠蓮，兩人相對，悲喜交集。百先把豆腐叟的話說出，翠蓮聽了便道：「秦少爺，那豆腐老伯的話不錯啊，就算你現時有錢給我贖身，也會妨碍你的學業，還是讓我到大鼓班裏，將來賺得個錢，候你迎娶過門吧。」百先祇得同意。翠蓮把意思告訴了媒家，着她叫大鼓班的掌班主來議價，那班主見翠蓮樣子生得不錯，也樂得接受便把身價給了媒家，領着翠蓮回去。

翠蓮在大鼓班裏改名叫做賽玉霜，苦心學唱，不到半年便能夠出台，初時只在說書攤裏唱出，漸漸吸引了不少顧曲周郎，把她捧紅了。京裏一些大茶樓酒館，每夜都請她主持說書壇，一年間便紅得發紫。這時秦百先也勤奮向學，兩人時有見面，翠蓮自己已有些積蓄，只等秦百先中了鄉試，便打算成婚。

也是翠蓮命中注定，要經歷一番苦難，那個康直年來還是死心未息，時常查探翠蓮的行踪，曉得她仍和秦百先來往，想起當日夜裏的刺客定是秦百先遣來的，更加含憤。那時京裏有很多王子貝勒的府第，終日聲色犬馬，縱情行樂，有一個靜親王的兒子，封做小貝勒，平日高車駟馬，橫行市井。康直也不時往二貝勒的府第裏

奉承，做過清客。剛巧二貝勒替他的母親福晉做壽，康直記起了翠蓮，慫恿二貝勒請賽玉霜到府裏唱滿堂。這天賓客齊集，賽玉霜扮得雍容華貴，唱起來歌聲响遏行雲，不少王孫貴冑，都給她的聲色吸引住了，二貝勒更是生螆貓入了眼，大嘆自己整日在京城裏混，連這個唱班裏的美人兒也失諸交臂，這晚二貝勒賞了翠蓮一封重重的銀子，約她第二晚再到府來清唱。

本來班子到王公府第裏唱堂戲，是慣常事，但清唱就非熟客人不會答應。翠蓮見二貝勒這樣召喚，有點生疑，便帶同貼身女侍蝶兒前往。這天靜王府的客人已散，二貝勒把翠蓮引到西廂，只有他和康直兩人在那裏，翠蓮便知道凶多吉少，只得從容應付。二貝勒只叫她坐下飲酒，沒半句提及唱曲的事。翠蓮跪下來說道：「王爺，我們是下人，到來祇是唱曲，不敢和王爺飲酒，班裏也沒有這規矩，還求王爺准我回去吧。」二貝勒笑道：「這裏沒有規矩不規矩的，我叫你這樣便這樣，難道賠我飲酒便辱沒了你嗎？」這時康直也在一旁擠眉弄眼，翠蓮回身想退出時，那知園門已下了鎖，使女蝶兒也不知到那裏去了。

翠蓮被二貝勒困在府裏，她誓死也不肯相從，二貝勒兩天仍沒法親近，康直便設了一計。那天秦百先在家裏，有一個家丁模樣的人到來，說翠蓮現在靜王府，要他到後門相見。百先隨那人進了王府後門，便給一班豪奴捆上，不由分說，推到二貝勒面前，翠蓮一見，當堂花容失色。二貝勒問道：「翠蓮，你依不依？」翠蓮只是望着百先，滿臉淚痕。二貝勒着惡奴把百先脫光了衣服，吊在園裏，拿皮鞭狠狠地抽下。當時百先還咬牙切齒地忍着，後來打得他幾乎氣絕了，便喊道：「光天化日，難道竟沒王法！把我秦百先這樣毒打！」二貝勒着惡奴拿燒紅了的鐵棒烙向百先的脚底和手掌，百先慘叫一聲，當堂暈去，翠蓮彷如萬箭鑽心，眼看百先就得要命，她將心一橫，對二貝勒哀求道：「王爺如果要我順從，須把秦少爺救醒，放他回去，否則寧願死在一起。」二貝勒想了一想，說道：「不怕你不順從，任你插翼也逃不出我手裏的。」吩咐家人把秦百先救醒，抬回他的家裏去。

老奸康直撫弄一下鬍子，對二貝勒諂笑道：「這妮子就範了，恭喜貝勒今夜蓮開並蒂。」二貝勒也道：「康直，這全靠你的妙計。」兩人相對一笑。那時翠蓮已立心一死，故意把時間拖延。二貝勒和康直在花廳裏飲酒，催她快換過衣服出來。幾個丫環和老媽子，服侍翠蓮洗過澡，出到樓欄，翠蓮猛的向樓外躍起，下人們七手八脚想把她扯着，那知翠蓮用力過猛，只撕毀了一幅下裳，眼看她就墮到天階石上，說時遲，樓下倏忽閃出一條黑影，把翠蓮接着。那些丫環這時才喊出口，叫道：「姑娘要死哩！」二貝勒聽了，搶上樓來，一望已失了賽玉霜所在，忙命各家丁四下找尋，都不見影跡。二貝勒回到花廳，一看驚得呆了，康直已睡在血泊中，不知何時給人取了首級。

靜王府出了血案，二貝勒不敢把賽玉霜的事說出，只捏造一些事實報給地方官，誣賴秦百先闖進府來，把康直殺了。地方官都懼怕王府勢力，胡裏胡塗地行文通緝秦百先歸案。

且說秦百先給靜王府的豪奴抬返家裏，秦老太爺見兒子被打得遍體鱗傷，手脚都有烙痕，雖然敷上了瘡傷藥，可是一動便痛得叫起來，老人家問得了原委，不禁老淚縱橫。秦老太爺中年便賦悼亡，只得百先一個兒子，知道爲了翠蓮，得罪了權貴，正是窮不與富敵，富不與官爭，當下撫着了百先身上的創痕，勸他不要再和二貝勒作對。

天才放亮，隔壁的豆腐老兒匆匆跑過來，對着百先說道：「秦少爺，快些離開這裏，官人就要來搜屋了。」百先父子還不知發生了甚麼事，以爲又是靜王府找晦氣上門來。百先哭喪着臉道：「看我傷成這樣，怎走得動？而且剩下老人家，更是放心不下。」老叟道：「事不宜遲，沒有時間給你商量了，秦少爺離開後，老漢自會給你照料老人家。」不由分說，把秦百先抱起來，將身一縱，上了屋頂，百先父子這時才知豆腐叟是個異人。

秦百先給老叟扛在肩頭，越過幾家房舍，擇一處僻弄落下。老叟着他倚在人家門前，轉身便去，不久僱來一輛馬車，把百先扶上，蓋了毡子，裝作病人一般，老叟隨車出了東城。

馬車停在近着湯山的一所庵堂外，老叟把百先抱下來，進到庵後，那處有一片菜畦，幾間板屋。百先離遠看到屋前站着一個女子，身材很熟，看清楚原來是翠蓮，這一喜非同小可，連身上的創傷也忘記了。他翻身站起，趨前和翠蓮見面，兩人相抱如同隔世一般。豆腐叟笑道：「你兩人進屋去，坐下來慢慢地談吧，秦少爺傷處還沒好呢。」百先給他一提，當堂覺得傷處隱隱作痛，翠蓮把他扶着走進房子，那地方是庵裏的房子，秦百先對翠蓮道：「我全靠豆腐老伯，才來到這裏和你見面，他端的是個非常人。」翠蓮答道：「你還沒曉得呢，昨夜裏我詐作回心轉意，順從二貝勒，他才肯將你放走，後來我乘人不覺便跳樓，那知豆腐老伯伏在樓下把我救了，乘夜送我到這裏來，如果不是他，恐怕我已跌死。」秦百先這才如夢方覺，細想豆腐叟眞是他和翠蓮的救命恩人，兩人立即雙雙跪下來，向老叟叩謝。

豆腐叟扶他兩人起來，說道：「秦少爺，你們還不能安枕呢！那個陷害你們的康直，已給我殺了，靜王府裏的人，定會說是你幹的，因此我才催你快離開府上。」兩人聽了，胸裏頓時吐了一口怨氣，可是秦百先跟着又掛念他的父親，不知官府裏人有沒有將他爲難。豆腐叟道：「秦少爺，現時不能顧慮得太多了，你兩人的行踪愼密要緊，這處庵堂的主持是自己人，你們躲過些時再算吧，明天待我設法把翠蓮姑娘的丫環帶來，侍候你們，現在我要去了，你們千萬不要外出！」說了便急步出門。

秦百先和翠蓮住在庵後小屋，形影不離，如膠似漆，百先的傷痕給翠蓮小心調理，很快就復原，豆腐叟果然把蝶兒帶來尼庵，還把翠蓮以前買唱的衣箱搬了來，其中也有她的首飾和積蓄，

不經不覺已有十日，秦百先和翠蓮浸浴在愛河中，比已婚的夫妻還更甜蜜，秦百先究竟是個有志氣的青年，又是個孝子，他覺得這樣躲下去，總非辦法，同時掛念着他的老父，雖然豆腐叟說過給他照料，仍是放心不下。

這一天，秦百先和翠蓮商量，要偷偷地返家一行，探望一下父親，順便打聽外間風聲，翠蓮道：「秦相公，你去不得，難道忘了豆腐老伯的吩咐嗎？」百先應道：「我豈不知？如果我改了裝前往，便沒人注意，我見過了老爹，一會便返。」翠蓮雖覺担心，可是百先說要回去見父親，也不敢阻擋，只得說道：「相公路上定要小心，早去早回！」秦百先便向庵裏的種菜雜工借了一套布衣服，裹上頭巾，挑了一担糞桶。翠蓮看看果然掩飾得好，只是皮膚白一點，略覺放心。

秦百先慢慢地進了皇城，來到家裏，他的父親秦老太爺眞的病了，百先跪在榻前流淚。秦老太爺告訴了兒子，自從他走後，那天便有官府差役到來拿捕，說他犯了殺人命案，秦老太爺也給地保拉到衙門具結，以後差役還來過多次，秦老太爺禁不住驚嚇，已病倒幾天。

百先聽到，心裏更是難安，他走到隔壁找豆腐叟，那知豆腐舖關上了門，百先捨不得丢下了病倒的父親沒人服侍。秦老太爺催促百先早些離開，說道：「孩子，你快些走吧，我的病不要緊的，睡過兩天便會好了。」百先仍是放心不下，他把老太爺早日服過的藥方，拿到藥舖兌一貼回來，那藥舖就在大街裏，他匆匆拿到了藥，回家煎給老太爺服。

且是事有湊巧，那家藥舖原來是丁建的舖子，這天着大兒子丁鴻前往收租，丁鴻在賬房裏，一眼看到百先，他和百先是同學，雖然雜工裝束，也是認得。百先拿了藥離去，丁鴻立刻報告了地方巡防，派隊到秦宅包圍，把百先抓起。秦老太爺一見，連忙扶病起床，跪下懇求差役把兒子放了，那些差役如狼如虎地，對這個老人家的哀求，怎會放在心裏？他們一聲叱喝，把秦老叟踢倒地上，跟着將秦百先上了枷鎖，蜂擁出門去了。可憐秦老太爺給差役一脚，老年人血氣衰弱，又在病中，禁不住眼前刺激，便一命嗚呼了。

隔壁那豆腐老叟是一個奇俠，將來書裏自有道及。這兩日因他有事要幹，去了別處，等到歸來，才曉得秦百先偷返家中被官府抓了去，又見秦老太爺死在地上，不禁滴下淚來，只怨秦百先不聽他的勸告，幹着愚孝的行爲，到頭來累了自己，進而還禍連老父身亡，世間一般愚孝的人，都應以秦百先來做一個警惕。

豆腐叟葬了秦老爺，便立刻找着了翠蓮，告訴她一切。翠蓮彷似冷水澆頭，怎會料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只怨自己命苦，豆腐叟安慰翠蓮道：「姑娘現時哭也無益，還是早日覓地搬遷要緊，最怕秦少爺受刑不過，把這處地址說出來。」其實這只是老頭兒過慮便了，秦百先到了官裏，雖怎樣用刑也沒提過翠蓮方面。當下翠蓮傷心起來，跪在老叟跟前懇道：「老伯，求你老人家做做好事，把秦相公救出，將來他若有三長兩短，我也活不成了。」老叟應道：「姑娘你說得容易呢！皇城裏的牢房，千重萬戶，守衞森嚴，就算有本領的人，也難以單拳獨臂進得裏面，目前姑娘先避到另一處地方，今晚老漢便來引路。」翠蓮知道急不來，惟有檢拾行裝，隨老叟他往。

這夜豆腐叟賃了三匹騾子，領着翠蓮主僕兩人上路，他們奔到半夜，到達天壽山，停在一所山莊面前。這一帶是明十三陵附近，有很多別院山莊。翠蓮在那裏見到了兩個人，一個是頭陀僧，身高六尺，頭大如斗，眼若銅鈴，令人一見生畏，另一個是三十年紀的文士，羽衣翩翩，生得天庭飽滿，目若朗星，和頭陀僧比較，一黑一白，就是風度也兩樣。豆腐叟一見頭陀僧，口稱師兄，那文士也向老叟下拜，說道：「師叔，你怎麼有這閒心，偏要理些男女間恩怨，難道我們要幹的事還不夠累嗎？」老叟應道：「八阿哥，你老一見面就嘮嘮叨叨的，這事我不能不管，她是個義烈姑娘，如果你知道她的遭遇，定不會袖手旁觀的。」說了，着翠蓮上前拜見。又指着那頭陀道：「這個是我的師兄，你稱他作大師便得。」回頭也對着文士說：「他是京裏有來歷的公子呢，人家都叫他做八爺，你也一樣稱呼吧。」

山莊裏沒有女眷，翠蓮和小蝶住在樓上，飲食都由小蝶打理，那頭陀僧和文士都是來去飄忽，有時偕同返來的人客，也是雄糾糾的俠士之流，翠蓮心裏惦念着秦百先，也無暇管到別人的事。豆腐叟有時夜裏突然而來，都匆匆便去，只囑翠蓮等候消息。

那天豆腐叟又來，翠蓮在樓上聽見他和八爺在一處爭論什麼似的，只聽八爺說道：「侄兒無論怎樣也不能露面，刑部底下都認得我的面貌，設若給他們見了，會壞了我們的大事，還是等那小子發配後才設法吧！」又聽老叟道：「八阿哥既不便出頭，就給他弄個關節，配在近一點的地方，也免得這姑娘終日愁眉苦臉的。」那頭陀僧大笑起來，一室震動，說道：「如果是我，乾脆在道上搶了過來，省得拖下去呢！」八爺答道：「這個不能，如今免了斬決，改判充軍，也是暗地弄了關節的，如果勉強幹去，將來他們也沒得安樂的。」翠蓮覺得他們似乎在談論着她和百先的事，但不好下樓去問，只得放在心裏。

過了半月，翠蓮正等得不耐煩，豆腐叟來到，見翠蓮便道：「秦少爺的事已告一段落，刑部判了充配到太白山，免了一死，將來你們總有團圓之日。」翠蓮跪下來謝過了老叟，便道：「秦相公流配到太白山，如果沒人照料，牢房裏的苦役恐吃不下去。」老叟道：「我已託八爺給你們安置一個去處了，明天你準備登程吧！」

書中交代，那個八爺便是終南山隱士，他把丁翠蓮帶到陝西，安置在藍橋鎭上，租下房子給她主僕兩人棲身。翠蓮帶來了一些私蓄，那南山居士也常來照料，可是關於秦百先的消息，總無法詢得，翠蓮每次追問，南山居士只是說尚未到時候，囑翠蓮安心等候。

王春明聽完了賽玉霜一番訴苦，不覺到了月影西斜，賽玉霜招呼他在外廂歇宿。王春明心下想道：「賽玉霜說的豆腐叟

，稱南山居士做八阿哥，這只有王公府第裏，對一般王府子弟的稱呼，那麼南山定是個貴族出身。」他又想到頭陀僧，猛然記得當日靜因老尼說過，近年江湖上有一個高大頭陀，是崑崙八極掌法的傳人，幾年間走遍了江南，未逢敵手，難道便是這人？想念間又引起了他的好奇心，已聽到晨鷄初唱。

王春明見賽玉霜殷勤欵侍，看她意思，是要把營救秦百先的担子放到自己身上，這正是南山居士引他來見賽玉霜的動機，可惜南山昨夜匆忙的說了幾句話，便隨着黑衣人走了。王春明只得盤問賽玉霜一番，原來她自從來到藍橋鎭，始終沒清楚秦百先的情況，現在得到王春明仗義，半年來鬱結的心情才稍寬下來。春明眼看賽玉霜那天眞無邪的眼光，含着無限希望。不覺嘆了一口氣道：「我王春明自討辛苦來了。」



白泰官把酒注到杯裏，溢出半寸高還不瀉下來。

太白山就在陝西省南部，和終南山遙遙對峙，相隔數百里，太白山有一處險要山口，名叫斜谷，就是昔日諸葛孔明用兵之地。清朝在太白山斜谷建了牢房，把充軍到西北的犯人，關在這裏充苦工，每天列隊入山伐取楠木，或是開鑿白石，運回北京去建造王公府第。

王春明對這一帶地方，本來就熟知的，他仍扮作一個趕車的脚夫，在藍橋鎭買了一輛馬車，向着太白山進發，這次他又經過終南山麓，心內暗想：「南山居士怕已不在山裏了，那兩個奉命跟踪他的公人，這時未知如何入手，」忽然後面馬蹄聲起，兩頭駿馬從後面飛奔而來，一瞥便過，春明看到坐在馬上的是兩個老頭兒，身材短小，年紀已在六十開外，精神飽滿，坐在鞍上，輕如無物，望了春明一眼，王春明是武術內行人，知道這兩人都身懷絕技，車子過了終南山，已屆入黑，那處河道縱橫官道上有一小站頭，地名「江口」，是個來往必經的站頭。

王春明找到一個食店，胡亂吃飽了肚子，躺在車裏休息，那時鎭裏舖戶都關上了門，官道上一片漆黑，一些本地的車夫，早已趕車回家休息，因此，只得春明那一輛車放着。

一會，遠遠傳來急促的脚步聲，春明覺得這個走路的人很有勁力，於是支起身來一看，黑暗中看到剛才路上遇到的兩個老人從渡口那邊走來，正在四處張望，像要找尋一些目的物似的，他們一眼看到了停在路邊的那輛車子，便朝王春明處走過來。王春明詐作睡着了，耳裏聽到有人敲响了車篷，叫道：「趕車的，你這車子夜裏開不開的，我想包車啊！」春明故意揉着雙眼，答道：「那個包車啊？黑夜裏道上難行呢！也過不得河啊！」外面的人又說道：「老兄，我們給你幾倍車費行嗎？我們有辦法渡河呢。」春明才走出篷車來，朝着兩人一看，故意現出了驚奇的面容來，說道：「原來是兩位老爺，今天終南道上，你們不是乘着馬來的嗎？」那老人也認得春明，白天曾見他趕車子，便道：「那更好了，我們姓方，馬匹拴在渡口，現時有緊要的事去幹，要僱一輛篷車，乘夜趕到太白山去。」春明一聽到他們就是到太白山去，正中心懷，便道：「方老爺原來要到太白山的，那處山路難走啊！」老人答道：「不妨事的，我們也可以替你趕着車，只要肯把車租給我們便可以了。」春明目的想跟他們一起，聽他們說自己駕車，忙道：「小的只說難走罷了，請兩位老爺上車。」那兩人跟着打開了背包，掏出一錠銀子給了春明。

馬車衝破了沉寂的黑夜，不久又來到了渡頭，樹下果然拴着了兩匹馬，王春明停下轡來，回頭說道：「方老爺，渡口就在這裏，你們說有辦法把車子弄過河，是嗎？」那兩人走下車來，口裏應道：「是的，我們就要把車子弄過河去呢。」春明一看河面，有七八丈寬闊，是渭水的支流，本地人叫作洶河，時值水涸，但深處仍然沒頂。王春明站在一旁，心想：「且看你們怎樣把車子弄過河去。」那時老漢已把拖車的馬肚帶鬆開，拿着兩根挽手，把篷車擧在頭上，跟着飛身上馬，一路走進河裏，另一個老漢也騎上馬去，涉足水裏，一同到了河中心，底下兩匹馬兒的是良駒，載浮載沉，瞬已走近對岸去。

春明看到他們的外功那麼精湛，心想：「我這次到斜谷牢房去，正想找些有本領的人協助，這兩個老漢也是到太白山去的，我何不顯顯功夫給他們看。」這時老漢已把篷車放下，換了他們馬匹拴上，隔河喊道：「趕車的老兄，你不過河，我們要去了！」春明也回喊道：「兩位老爺，怎麼拋下我？這樣去不成。」對岸老漢早已揮起馬鞭，回過頭來揚手，微微聽到他們叫出：「我們幹妥了，定把車子送回鎭上的。」一瞥間他們的車子消失了影子。

站在這邊渡頭的王春明，怎肯干休？他正想顯些八步趕蟬的滑水功夫給兩人看，他們便賺了自己，把車趕去了。

他望望前路，又看看那匹拖車的馬兒，正在那處踏着前蹄，昂首長嘶，便上前拍着牠的頸項說道：「馬兒馬兒，看你外表是匹良駒，他們替你把車子牽走了，你應該追上他們才是呢！」那馬似有靈性一般，望着春明微微點頭，春明連忙解了拴，飛身上鞍，那匹馬一衝下到泥裏，一路泅過對岸，立刻展開四蹄，風馳電掣的奔跑，一陣蹄聲，劃破黑夜裏的沉寂，春明估不到那馬竟能在黑夜裏看見道路，而且跑得那麼迅速。

趕了一程，已轉入山間盤道，春明展開夜視，已辨認出面前黑影就是那老漢駕走的馬車，他又拍了一下馬匹，風一般向前奔，前面車裏的人想是聽到了蹄聲，也把車子開得飛快，這樣又追了一程，漸漸

接近，春明在後喊道：「前面姓方的，快把車子留下來，」但沒有回應，只得放馬衝前，一瞬間已趕到車旁，只見那兩個漢子，一個駕着車，一個守在車裏，春明在馬背飛身一縱，抓着了車篷，翻身躍進，車裏的漢子早已站起，向着春明施一勢「攔門掌」，想把春明掀出車外，那知春明擧手攀住車篷支架，全身縮起，避過來勢，跟着雙脚向對方一蹴，去勢甚疾，那人也不還招，滾身車板，一翻便躍到春明身後，雙拳發出，春明覺得拳風厲害，知道勁力異常，他便運用青藏派的「柔門十八雙推掌」裏的一勢「童子拜佛」，雙掌向前插去，順勢一張，接對方雙掌，那人見春明拆了招，立刻展開波浪式的衝擊，一勢緊過一勢，春明見老漢拳法一變，從來未見過發拳這樣密集的，他把柔門拳法拚命地招架，這是他師傅黃面客宗流傳授給他的一手絕技，變化無窮，避重就輕，包含着「閃剪騰拿」的擘拆出手，漸漸地將對方閃電般的衝擊抵着，本來老漢這一手獨到的拳法，從來是難尋對手的，但因爲在車上交手，車子奔騰震盪，時常把重心移轉，不好施展，其次是王春明一手柔門功夫，端的變化神奇，老漢一面發拳，一面要顧對方的攻勢，武術中人所謂「拳怕少壯」，因此老漢佔不到一絲兒上風。

老漢忽然雙拳一收，退後兩步，雙手展開「手揮琵琶」一勢，護住胸膛，口裏喊道：「且停一停！老漢有話要說。」王春明也倚在一旁應道：「姓方的有話只管說，今回是你們騙了我的車子。」老漢道：「這是我們的不是，但我看老兄並非趕車的，須知我這一手衝擊拳，從來沒有人能够接上十招八招的，現在你的拳技，是青藏派柔門這一路，可是你的出手身形，又是五台太極派本門功夫，因此要請教老哥究是何人？」春明見老漢把他的門路說得一淸二楚，而且剛才交手幾乎吃了虧，知道定有來歷，何不趁這機會拉上交情。當下答道：「老伯說的不差，在下就是五台王春明，先父是雲中劍王維揚，家師是青海噶什土司宗流。未知兩位高姓大名，爲何奪了我的車子？」春明還沒說畢，老人已捋鬚大笑起來，外面駕車的也緩下轡來回頭望着春明。面前的老者說道：「不打不相識，當初我和令先君見面就交手，後來成了好朋友。不料姪兒如今長成了，功夫又那樣出色，但你不會記得起來了，你出生時老夫還見過你一面呢。」

王春明想了一想，心裏料到了幾分，他少時常聽父親說，當今武當派代表人物，要數到雙燕兄弟。「剛才看他出拳獨特，水波一般的衝擊，難道就是……」他想到這裏，立刻揣手項上，把多年來配在身邊的那塊玉環掏出。兩人一見春明的玉環，立即歡呼起來，說道：「啊，王賢姪，難得你這樣紀念着老夫，今日長成了這麼大年紀，還把我們給你的紀念物配帶身上。」王春明知道面前的眞個是武當雙燕方剛方正二人，連忙上前叩見，說道：「兩位叔叔，這玉環是當初小姪離家訪師時，先父給我配在身邊的。先父已說過，這枚玉環是兩位叔叔當我彌月時贈給的禮物，在路途上定有用處，以前我遇到了宗流師傅，就因看到這玉環救了我的性命，後來又收了我做徒弟。小姪一來是紀念先君，二來是要找個機會拜見兩位叔叔，却不料十年之後，這玉環竟有這般效用。」雙燕聽了，上前拉着了春明的手，黯然地道：「往事如烟，估不到姪兒如今長大得這樣出衆，剛才又領略過你的武功，確不愧青藏和太極兩派傳人。今天老夫看見了賢姪，不禁憶起了令尊來，他老人家幾年前不幸去世，我們道遠不能拜祭一番，眞是遺憾。」

這時王春明走到車前，駕車前進。雙燕又問道：「聽說你的弟弟崇明，如今當了太極掌門，他曾跟鐵鷹子凌空長老學技，去年南北武林大會時，我們也有赴會，聽說他也隨着靜因老尼參加了，可惜未曾會面。」春明答道：「舍弟崇明現在家裏，他也常常惦念着一般父執。只因成婚未久，故沒有和小姪一同出門了。」

天色初霽，車子在曉風殘月中前進春明偶然憶及一事，問雙燕道：「兩位叔叔，這次從湖北到來，想有要事待幹的，未知能否說給小姪知道？」雙燕道：「賢姪是自家人，說給你知也無妨，老夫兩人自從結交了青龍會一班豪傑，爲了顧全武林道義，曾走遍天涯，要把那個逆倫的卞金剛幹掉，不料那廝遠遁海南，後來給靜因老尼追踪，將這畜生了結，報了大仇，那時靜因還未曾皈依佛法。老夫自愧不能完成這一宗責任，因此無面目再見青龍會中人，這十幾年來都一直隱居草橋鎭。這次因爲要營救一個很重要的人，不能不走一遭。但未知賢姪這次化裝了車伕，又是爲的什麼？」王春明聽了，心裏便想：「原來他們也是要到這裏來救人，我何不讓他們先說出來，才把自己要往太白山的目的告訴他們。」當下答道：「小姪也因爲愛管閒事，來這裏也是要救一個人，但未知兩位叔叔要援救的又是那個？」

穿雲燕方剛嘆了一聲，說道：「賢姪，這事說來就話長了。你知道我們武派裏，能人不少，而且一向團結。我們當日結盟兄弟裏，有一個姓年的，不幸早年身故，遺下一個兒子，名叫年羹堯，這孩子生來天賦神力，迥異常人，五歲便能開硬弓，混身堅實，像是銅皮鐵骨，從小養在我們家裏。初時我們教他一些武技功夫，總是一習便會，到了十二歲那年，這孩子對一般拳棒武技，都已精通，可是他說這些武藝兒最多是敵着百人，將來沒有什麼出頭之日，他要學行兵佈陣，指揮大軍，老夫見他懷着大志，爲着他父親託孤的重任，便替他請了一個當時暢曉兵法的人，日

夕教他。但過了不久，那業師給他問了幾個難題，解答不出，那孩子便撵了老師出門，以後請過了幾個兵法專家，都一樣給他難倒了。後來還是我的師兄金仲華提出，江西廬山上牯嶺，那裏有一位文武兼全的隱士，自號白雲先生，是個一時無兩的高人，昔日黃梅在世時，對他十分仰慕。」方剛說到這裏，望着了春明，見他駕着車子，留心傾聽，便又說下去道：「賢姪，你定曉得，黃梅是靜因老尼和凌空長老的師傅，當年也是隱居廬山，那時黃梅雖然比白雲先生年長得多，可是非常佩服白雲的學問，說他是當今的賽孔明。老夫聽見了金仲華師兄提出，便派出專人帶了厚禮前往廬山聘請白雲先生前來湖北，作年羹堯的業師，不料那專人到了廬山，竟給這先生罵了一頓，撵了出門。這事給年羹堯知道，他便說要親上廬山拜師，或者白雲先生肯收列門牆，老夫只得替他備好行裝，由得這孩子前往碰碰運氣，那時他還是十三歲罷了。」

王春明見方剛停了不說，便回過頭來問道：「叔叔，後來年羹堯到了廬山，白雲先生肯收他作弟子嗎？」方剛答道：「當然啊，這才有下文呢，原來白雲先生一生只收了四個門人，他造就一個人才，要用十年苦功，在這十年之內，一步不准下山的。到了年羹堯學成回來，已變成一個偉岸丈夫了，連老夫也幾乎認不出來。原來同他一起學技的還有兩個人，功夫都和他一樣了不得。老夫曾經試過他的武技，確是少林派嫡傳，憑他十年苦練，內外功都達到了爐火純青，說到了兵法戎機，上自天文地理，下至行兵佈陣，更是件件精通，可稱是一個將相之才。」

春明急於要知道下文，忙問道：「後來年堯羹怎樣呢？」方剛說道：「從這時起，年羹堯便常常出門，說要和他的師兄們商量大事。老夫因爲久已不問外事，也由得他出外結交一些江湖朋友，練就見識。這幾年間，他都是行踪無定，有時歸來，住不上幾天，黑夜常常有人來到他的室裏，老夫兄弟也是武術內行人，對那些黑夜高來高去的人，那會不察覺？但每次問年羹堯那些是什麼人時，只說是當今奇俠異人，其中一個就是『魚壳大俠』，其餘的老少不一，遇到酒酣起舞，劍光廻旋，給老夫看到，端的是一流劍客功夫，老夫只囑年羹堯謹愼交遊，不要在外間闖事便了。

「到了去年，年羹堯對我們說，這次出門會同他的師兄們幹一件大事，從這一去，便沒有消息，我們曾四處訪尋他的行踪，都沒下落。他平日交遊的人，又沒有露出姓名的，老夫兩人日夕焦急。直至上月，夜裏忽然有人到來，我們聽到了瓦上一些風聲，月光底下，來的是一個老叟，年紀和我們差不多。他對着我們拱了拱手，說出年羹堯給人陷害了，現關在太白山中，和流配犯人禁在一起，着我們趕快前往救援，說了也不道出姓名，縱身便去。我們要多問時，已來不及。因此老夫這次約了幾個俠士前來，備了乾糧車子，他們在道上或者遇到躭延，一時追趕不上，因此才想另雇篷車，到太白山去。」

王春明聽了雙燕說出這一段原委，知道他們也是要到太白山去，於是把他這次要替翠蓮救出秦百先的事也細說一番。雙燕聽了，便道：「難得賢姪仗義，替一個受壓迫的女子出頭；但那南山居士怎麼不替那女子進行，却遍要帶你到她家，對一個沒關係的人托以重任？內裏定有別情。」王春明也道：「那晚小侄見黑衣人夜裏闖進賽玉霜家裏，邀了南山前去，也甚生疑。」雙燕說道：「我聽你剛才說出翠蓮遇見的豆腐叟，行動和前時夜裏通知我們的人，頗有相同之處。目前我們先商量怎樣進入太白山要緊，別的且不去研究。那位秦百先少爺，賢侄未曾見過面，也不知牢裏情形，你打算怎樣把他救出來呢？」

這一問把王春明問得啞口無言，他在賽玉霜前一時仗義答應，其實對這任務還沒有把握的。只得對雙燕道：「小侄今回幸而遇見了叔叔，一切都要憑兩位指點，我想大家合力去幹，這事總可成功。」雙燕答道：「我們這番帶來了幾個人，對這一方的黑道人物，頗有交情，現在就要等候他們到來，才能探出一些頭緒。我們現已抵達太白山進口，且停下歇些時罷。」

王春明把車子折入山僻小道去，擇一處樹林停下，大家坐下來休息。雙燕道：「我們本想乘夜趕到太白山的，原來這一段路程竟是這麼崎嶇，如今且等我的幾個同行助手到來，再作計較。」王春明又把怎樣出門要拜見上次武林大會的當家，怎樣遇到了終南山居士都說過一遍。雙燕聽得出神，猛然問道：「那南山先生是否三十來歲年紀，留些短髭，長日揹着了青鋼劍的？」春明答道：「他就是這樣子，相貌實在生得不俗。」雙燕一拍大腿，站起來道：「那就是他，年羹堯說同師學藝有一個當今英雄，相貌有點像你說的一般，可能就隱居終南山未定。」

春明正想作答，驟聽大路上車子轔轔聲響，幾輛大車經過，車裏一些犯人，都上了枷鎖，前後車上都站着護衛兵卒，戎裝佩劍，保護得十分嚴密。春明腦子一動，立刻想出妙計來。

斜谷疑雲雙雄探險

武當雙燕和王春明歇息的地方，離斜谷大牢還有幾十里。他們聽到大路上車馬轔轔之聲，塵頭大起。春明登高一望，是官軍把流犯押到大牢，路經這處，囚車都用鐵打造，前後守衞着全身披掛的武士。春明當下想得一計，便對武當雙燕說道：「兩位前輩，我們這番要往探大牢，可是對內裏情形完全不知，姪兒想設法混進囚車去，到大牢裏暗探一番，回來把情形對兩位說知，再商量刦取的法兒。」穿雲燕方剛答道：「王賢姪，你說的雖然有點是，但我想大牢裏一定有不少能人掌管，他們斷不會毫不關防的任人混進，萬一逃不出來時，那就使我們更多一重憂慮了。老漢這次約多幾個能人到來，便是不想輕身進入。」春明又問道：「聽兩位前輩所說，那末，你們這番乘夜趕來，爲的又是什麼呢？」方剛道：「我們不是對賢姪說過嗎？這次是約定了幾個同門在昨晚那處渡口相會的，怎知過了期還沒見他們到來，怕他們會先趕到此地等候，所以老漢才會

強駕去你的車子。」春明聽了，說道：「我們光守在這裏也不是辦法，小姪就算不混進囚車，也想趕到前頭察看一下，回來把情形告訴兩位。」雙燕兩人想了一想，應道：「這裏離大牢約二十餘里，如果展起了急行提縱小輕功，一個時辰便可以來往，賢姪切記要小心行事，不要單身闖進，我們就在這裏等你回來。」

王春明略一結束，轉過山坡小路，展起了他的八步趕蟬絕技，在草上飄縱，幾起幾落，已不見了影子，雙燕守在車上，也暗暗讚嘆這個太極門的少年人，端的是身手不凡，不愧是名門武林之後。

半個時辰後，春明已走了二十多里，面前是一個大峽谷，三面高山屏障，峭壁嶙峋，只得中間一條羊腸路透進。谷口形狀像個葫蘆，所以也有人叫作葫蘆谷。清軍守卒在谷口設了兩重哨位，藉兩邊巖石佈成陣地，築起了一道石城牆，留回一個車馬入口，有一面巨木疊成的大門，用轆轤開啓着，谷底的石城牆，把大牢圍繞着，城上哨兵來往逡巡着。

春明一路展開輕縱，直奔嶺上，向峽谷一望，底下牢房一排一排地有幾十間，外圍還佈着鐵絲網。一些囚徒正在附近山上鑿取白石，搬運下山，旁邊有守卒監視着，看牢裏情形，端的是守衞森嚴，防備鞏固。他飛身落到山腰，看個仔細，眼前使他非常納罕，原來所有囚犯都給一具黑布面罩裹着，只露出兩個眼睛可以看得到東西。

突然傳來一陣犬吠聲音，草叢裏幾頭巨犬，向春明狂奔過來，跟着人影一閃，十丈以外出現了兩名守卒，持刀奔前，口裏喊着：「拿奸細！」春明吃了一驚，料必山嶺上也隱蔽着守兵哨位。說時遲，那幾頭巨犬如飛便到，春明身畔祇一柄解腕尖刀，忙的竄身退後，迎着最先撲過來的猛犬，一刀當胸直劃過去，那頭巨犬即時倒斃。第二頭剛衝到脚下，他便順勢一記「魁星踢斗」，把那頭像個野狼大小的畜生，踢到半空裏翻着觔斗跌下，他隨着又是一閃，避過第三頭巨犬的襲擊，轉身一刀從狗屁股插進，眼看這咆哮着的東西，走了幾步便倒下來不動了。那兩個哨兵見春明一刹那間便殺斃了三頭猛犬，不敢撲前，只是發喊。春明恐驚動了城牆上守卒，立刻一個箭步，搶到守卒面前，飛出一脚，倒下了一個，其餘的一個提刀便劈過來，春明一蹲身，使一勢「海底撈月」，一手奪去那兵卒的刀，順勢從肚戮去，快如閃電。那守卒那裏是對手？連面前的人是個什麼樣子還沒有看清楚，便走進鬼門關去了。春明見先前那個被踢翻的小卒，正在地上爬起身來，忙一脚踏着，把奪來的那柄大刀一晃說道：「要命的不要動！」小卒一眼看到他的同伴已是滿身鮮血倒在一旁，嚇得不敢出聲，祇喊出了：「好……好漢……饒……」幾個字。春明一望城牆上幸還沒人察覺，便蹲身下來，拿刀指着守卒，說道：「你想要命嗎？我問一句，你要回答一句，若有半句胡言，我就是一刀！」把刀背向他頸子上一拖，那小卒忙叩頭應道：「好漢……我……我說。」春明問道：「這裏嶺上，還有幾個哨位？」小卒定了定神，應道：「嶺前嶺後，一共是八個哨位，這個嶺頭後還有人守着。」春明又問：「這大牢裏掌管的是什麼人？」小卒應道：「好漢，小的不曉得。」春明喝道：「胡說，怎的你會不曉得？」那小卒給他一喝，慌起來，答道：「小的眞不曉得，聽說掌管大牢的是個了不起的人，但我們從來未見到他的眞面目。」

春明問道：「那麼，掌管的是不是住在這裏呢？」小卒道：「不瞞好漢，這裏掌牢的大人一個月裏才到一兩次，每次都逗留一天半天便走了。」春明怒道：「你這厮胡說！管牢的既然每月都來一兩次，你怎麼說沒見過面？」那小卒答道：「好漢有所不知，我們管牢的每次到來，總是駕着車子直到牢營裏面，我們見到的只是一個全身裹了白衣的高個子，面上也戴了白布笠，祇露出雙眼。……」春明聽到這裏，覺得內裏定有原因，心裏非常奇怪，便對那小卒道：「我不殺你，你要好好的說來，但要回答得清楚。」小卒道：「好漢有事祇管問，小的照直說出來便了。」春明問道：「那麼，你們牢營裏總會有人見過那管牢的罷？」小卒答道：「不呢，我們牢營裏雖然有很多地位比我高的，但從來有要事謁見管牢大人，都是在室外回話的，他們也是見不到大人的眞面目。就是那些牢營營目的掌文牘的師爺，見到的管牢大人也是罩了白面巾的人的。」春明愈聽愈感興趣，便問道：「那末，你知道那位管牢大人的姓名嗎？」小卒這時已沒有先前那樣驚慌，答道：「小的委實不知，牢營裏的榜文，通常祇蓋上管牢大人的官印。小的聽人說這個大人是個三品官兒，當今皇帝知道他武技了不起，才聘他到這裏來管牢的。」春明見探出了一些頭緒，便又問道：「這管牢的現在來了嗎？」小卒想了想才答道：「好漢請恕小的！那管牢大人行踪詭秘，他雖然離開了牢營，可是他的室裏仍然有個裹了白衣的人在，分不出眞假，我們每逢見到車馬來往，才忖測大人可能回到牢營裏了。」

春明發現了這些秘密，但心裏還未感到滿足，看看面前伏着之處是山腰裏的岩石突出地，底下圍城上的守卒看不到上面來。再望面前，守卒是個年青小伙子，便故意用話來盤詰道：「我看你年紀青青的，怎麼會到這裏來當一名小卒呢？」那兵士答道：「好漢，你提起這個來，誰願意到這地方呢？長年裏困着不得出，有爹娘也見不到，我們這裏多數都是抓來當兵的，幸而這裏吃的穿的還好，祇是不能夠自由。」春明把他拉回身旁，說道：「你這人也還老實，現在我還有一些話兒要問你的，如果都實說了，我不特不殺你，還給你一點好處。」那兵卒仰起頭來，現出了詫異的神氣，春明跟着問道：「你們的掌牢大人，尋常也有帶着朋友到牢裏來的嗎？」小卒應道：「也曾幾次同過一些人回來，可是不上大半天便一起離去了。」春明忙問道：「來的是什麼樣的人呢？」小卒道：「前時我守過牢門，見到車裏的除了大人之外，還有一個渾身穿上黑衣的漢子，連面部也戴上黑巾；另一個老頭兒，看樣子還十分精壯。」春明聽得出神，心裏本待要查探一下犯人裏有沒有姓秦和姓年的，又怕露出了口風，便改過話兒問道

：「好兄弟，比如我想到牢裏找一個人，可有什麼法兒嗎？」那小卒搖了搖頭答道：「好漢爺爺，這個眞難哩！困在這裏的犯人，來時便編了號數，以後都是喚他們的號兒，每天出外幹苦工，定要戴上黑面罩的哩，就算是我們士兵們，也沒法知道誰的名兒，認得誰的面貌。」

春明知道那小卒說的都不是謊話，看看不能再逗留了。便道：「你給長官問到時，要說偷進來的是兩個老頭兒，武藝都非常了不得，你記得嗎？」那小伙子連連點頭，春明掏出一大錠銀子拋在地上，說道：「這點東西是打賞給你的，但你要記着我的吩咐，如果你說了別的，改天我來到時，定不饒你！」說罷縱身竄起，忽已上到嶺頭，向山後望時，果然掘了坑道，有兩名守卒躲着戒備。他避過了那哨兵的視綫，藉着岩石叢草掩蔽，一路展起輕功下山。

他一路奔返斜谷道口，心裏盤算着剛才從那哨兵口裏逼出來的話兒，有幾點很令人奇怪的問題：丟開了牢裏犯人編了號兒和蒙上面罩的事不說，單祇那牢的什麼三品官兒便大堪尋味了。他想：「第一點，這人的行踪爲什麼這樣詭秘？連部下親信的人也不給他們看出眞面目？第二點，便是這人爲甚麼離開了大牢，還留下一個穿着得像他一般的替身在裏面，使人撲朔迷離，不辨眞僞？第三點，便是同到大牢來的人是甚麼人物？據守卒說：一個是全身黑衣的高漢子，其他是個老人。這印象一下子使他記起了在藍橋鎭賽玉霜家裏，那晚見到從窗外竄進來，偕同南山居士一起離去的，不是全身黑衣連面目也遮上了的漢子嗎？至於那個老漢，看起來又和武當雙燕說的深夜到他們家裏把年羹堯陷在牢裏的消息相告別人，似同是一個。此外還有很多問題，例如那管牢的怎麼會是個三品高官？這個銜頭最低應是個將軍身份才是。這人既然做了管牢的，怎麼會不常駐在大牢裏，却要神出鬼沒地一月裏祇來一兩次，而且每次停留也沒多久？」他想下去愈覺思疑，問題又是那麼複雜，還是從剛才自己提出考慮的三點去研究罷。這時他正在荒山叢嶺急縱着，巳望到了剛才他和雙燕歇下的那處山坳了，他脚底下飄得更快，心裏急於要把探到的情形報告雙燕知道。

瞬巳走近，春明看到那山僻的樹林下又停多了一輛大篷車，雙燕方剛方正和幾個人在樹下談着，遠遠望見春明回來，都站起招手。春明很快巳落到他們面前，只見那兩人都是武士打扮，一色短褂，年紀在三十以下，眉宇間一派正氣。雙燕立即上前拉着春明的手道：「王賢姪，你回來了，我們等得好焦急呢！待我來引見幾位朋友。」春明應着，那兩人巳上前拱手，春明忙的還禮。雙燕給他道出姓名，都是崆峒和武當派裏當今名手，名字叫周潯、路民渚。周潯是武當派水波拳的高手，後來再跟崆峒派了因和尚學劍術，最近才回來拜見他的開山師傅雙燕兄弟。周潯有一個混號名叫「雪地飄風」，這次他自己要跟雙燕兄弟出來找年羹堯。說到周潯這個人，現時才不過是初出茅盧，將來就是江南八大劍俠之一，名頭兒來得震天價响。這都是後來的事，看官只須記得這個人的出處好了。至於那個路民渚也是武當派裏年青一代的人物，有胆有智，路民渚有一個哥哥路民澹，在少林派「白雲居士」門下習藝，至今還沒學成，將來路民澹也是書裏很出色的人物，這都是後話不表。

王春明和他們行過了見面禮，便把剛才往探斜谷大牢的情形和守卒口裏的消息詳細地說了一遍。方剛方正聽到出神，周潯等也感到了奇詫。春明又把他在路上懷疑的幾點問題提出來給大衆研究。方剛兄弟究竟持重一點，說道：「我們要考慮的，便是那個守卒的說話是否可信，如果是認爲入情合理的，那就此中定有蹊蹺，我們要從長計議一下才好動手。」春明一派正氣地答道：「兩位前輩，憑小姪平日察言辨色，認爲那小卒的話還沒有詐，我也曾想過，他這樣騙我們是起不了甚麼作用的。我們現在不妨推敲一下，這內裏巳擺着很多疑問。」旁邊站着的周潯，這時發言道：「王仁兄，據在下愚見，還須根尋到我們這番前來的動機，方師傅和方師叔是由一個不知姓名的人通知，而王兄則是一個萍水相逢的隱士所託，單從這一點去推測，在下認爲大有綫索，非弄清楚來頭不可，免着了人家的道兒，蹈進陷阱。」雙燕兄弟和王春明聽了都覺得周潯這人頭腦着實不差，出言也中竅，方剛方正兩人想了想才道：「我們這兩個老頭兒，近年來巳經不問外事了，若說有人要賺我們，究竟是甚麼用意呢？倘如那晚前來通知的人，說的都是假話，那麼，年羹堯姪兒怎麼會失了踪？他去了那裏？這都是老漢想不通的。」

雪地飄風周潯聽了，似乎驟然想起一件事似的，忙道：「在下幾乎忘記了，這次我們在道上躭了些時，就因爲遇見了一個非常人物，他這幾年來在武林裏名字响得很快，見了我劈頭兒便問你兩位老人家是否在家裏……」周潯說時，面對着他的師傅穿雲燕方剛。旁邊站着的撲翼燕方正，聽了早就不耐煩，立刻打斷了他的話兒問道：「老弟，你究竟遇見了甚麼人？只說他是非常人物和名頭兒响亮，你還沒有道出他姓名呢！」往時武林中人多數是謙虛的，稱晚一輩的人做「弟」，是個普遍的稱呼。當下周潯答道：「在下一時心急，連名字也漏去了。他就是常州白泰官，我和他小時候便結交，後來知他到了外蒙，跟個奇俠練武技。這次見面，他劈頭便問你兩位老人家在不在武當草鎭，在下因不欲把此行的目的告訴給他，只有回說你兩老都在家裏，他又問我幾時離開草鎭的，我答他剛離開不過幾天。他聽見了似乎才覺放心，我跟着問他有什麼事兒涉及師傅的，他似乎欲言又止，最後便說沒有什麼事，不過問候你老人家罷了。我看他的神色，實在像有事告訴我一般。」方剛聽了忙問道：「後來他怎樣？還有甚麼別的話兒？」周潯答道：「後來他拉我在酒樓裏吃了幾杯，大家說出了別後情形。我又問他江湖上有可什麼見聞，他道：『近來大江南北武林裏有幾位說得上尖兒頂兒的大俠，聯盟幹一件大事，若果成功，他們將來都是將相公侯地位，也不負一副好身手。』我便答道：『那末，白兄也一定是其中的一份兒呢！將來成事之後，不要忘記了這個從小便是總角之交的無名小子啊！』他笑笑地沒有正面回答，只是叮囑我不要把這消息告訴別人。臨到分別，他又託我回來向你兩位老人家問候。還說，沒事兒切不可外出，目今江湖裏不比往日，可能有些人心地險詐，偶一疏忽便會着了道兒。說完還留下了一個地址，吩咐我有事時可到那裏去找他呢。」周潯一口氣說出他路上遇見了白泰官的情形，雙燕眉頭一皺，口裏「唔」了一聲，說道：「我看白泰官定曉得了一些關係到老漢身上的事兒，只可惜你當時沒有苦苦的追問下去。雖然他不是武當同門，但童年時和年羹堯是一對淘氣的孩子，那時年羹堯跟着父親住在一起讀書，館裏的大孩子常給他兩人打得皮破血流，後來兩人都長大了，有一次白泰官來到武當要跟我們學習水波拳，我因爲年老推辭，後來他不知怎樣跑到外蒙古地方，跟一個奇俠練劍客本領，在那裏學成了今日的一身武技。如果他知道年羹堯失了踪，斷不會袖手旁觀的。」王春明這時插口進來，說道：「兩位前輩說的甚是，倘如周潯兄當時追問，一定會得到一些端倪。小侄如今愈聽愈覺得頭腦紛亂，眼前既然擺出這許多疑問，還是根尋一下各方面的綫索，才好作再一步進行，未知各位意下怎樣？」

他們五個人進到了斜谷山口，便遇到了這麼多的問題，大家商量了一會，趁這天色未晚，趕回到江口鎭上，住下來再作打算。兩輛篷車風馳電掣般復向北趨，天未入黑，巳來到昨夜渡江之處，還有一些大木船渡河，這晚上，他們便擇了鎭上一家客寓投宿。

王春明曉得周潯是武當雙燕早年的入室弟子，後來又到過崆峒山，拜在了因門下，是個本領高强的青年俠士。周潯也仰慕王春明的武功，習的是青藏派拳技，師傅黃面客宗流，又是個當代數一數二的奇俠。青年人最易合得來，兩人氣味相投，說話投契，很快就結成了武林朋友。晚上，周潯走過王春明的房裏，同榻共話。春明問起了崆峒派源流，才曉得早年時是一些黃冠羽客，專講的「飛劍」、「煉丸」功夫，動不動要十年以上苦練，不輕易傳授外人，因此這一派的能人，以往不甚爲江湖中人所知。王春明聽了，喜得跳起來，問道：「周潯兄，世間原來眞的有飛劍煉丸那種絕技嗎？我以前便聽見許多人說，現在還有些劍仙之流，隱跡深山，他們把劍煉成彈丸大小，能够吞吐自如，同時把丸從口裏吐出，立刻變成飛劍，可隨意飛到那裏去，殺人在百里之內，又變成一度白光飛回來，更有些把丸煉成微小到能藏在指甲裏，放出時只須輕輕一彈，便飛出空際了，這些絕技，可恨我從來走遍了漢中秦嶺，都未遇過。」

周潯沒等他說畢，便大笑起來，答道：「王兄，虧你是太極和青藏兩派傳人，怎麼也相信那些江湖騙子的說話？世間一切都是聞名不如見面的，當初我在武當技滿下山，也何嘗不像你的想法？那時我還以爲武林前輩不想我去習這些旁門別宗的絕技，才說飛劍煉丸是騙人的東西。後來我到了崆峒山，跟隨我的師傅了因之外，七八年間也接觸了不少山上黃冠羽衣的修士，但一問到了飛劍煉丸的功夫，沒有不失笑的，可見世間上每一件事情，都會是傳聞失實的。」春明聽了，才恍然大悟，便問周潯道：「崆峒派裏既然沒這些飛劍煉丸的絕技，那末武林裏談到了劍術，怎麼都推許崆峒派中人呢？」周潯突然走下榻來，把纏在腰上的黃綾帶鬆開，只見他順手一拉，抽出了一件東西來。這時室裏雖然沒有燈火，但耀在眼前的，是一股寒光，那東西有三尺多長，像一條白綾帶子，周潯站在室裏，迎風一展，這東西颭的一聲伸直，竟是一柄明晃晃的寶劍。他把那劍遞到春明手裏，春明接過一看，覺得那劍輕如無物，只是劍柄略厚一點，連着劍肩擋手，劍身薄如紗紙，不時震動，他運出內勁，手腕一挺，劍身隨即伸直，和普通的柳葉劍一般，不覺讚道：「周兄，這口端的是好劍！」周潯應道：「兄長問到了崆峒派劍術，才給你一看呢！小弟不敢拿這來在兄長面前炫耀。須知崆峒煉丸一道，名聞武林，本派中人接受歷代名師傳下來的秘法，鑄造寶劍，可以收藏身上，他們煉就一種精鋼的鐵丸子，用作劍胚，但並不如外間傳說把寶劍煉到變成丸子大小，和元神合一運用自如，那只是一些欺騙外人的說話罷了。崆峒派中人不只精於鑄劍，還善於使用長劍和七首兩種武器，把長劍練成紙一般薄，像你手裏的那個模樣兒，放在腰裏，外裏綾帶，沒人曉得裏面藏着利器的，遇到要用時，憑內勁透進，借勢運用，和其他利劍一般好使，說到鋒利堅强，那就可以吹毛髮，斷金石，雖遇到了削鐵如泥的寶劍，因劍身原是百煉精鋼所製成，貼着時剛柔隨意，而且輕巧不受剁力，碰上寶劍，它便溜滑過去，因此不易削折。」春明聽得津津有味，連眼倦也消失了。他把寶劍迎空揮了幾下，果然隨意伸展。只要是練過內勁的人便能使用，不禁問道：「這樣的寶劍，未知初時要怎樣煉成，是不是如世上的所傳，要合着人身上某些東西，放在爐鼎裏一同煉就的？」周潯又笑道：「沒有這一回事：我們崆峒派最主要的是『煉丸』功夫，是一種合金，除了黃金白金之外，還混合一種耐得高熱，不銹蝕，不變形的礦質；爐火要保持着一定的高熱，經過了七天，將熔液拿出來放到冰窖裏，你知道在北方各地，設冰窖是很普遍，只須掘好地窖，趁隆冬時分把冰塊移到窖裏，這樣子便長年都不會溶解，那些合金熔液混合後，經過窖藏兩天，再拿到洪爐裏煉，這樣經過七次同樣的手續，那就是巳煉足了七七四十九天，熔爐裏的合金，經過了多次的加熱和冷却作用，巳變成了精鋼。這時才把精鋼打成丸子，每丸重量八兩，都由北京聘來的工匠製造圓滑溜轉，遠遠地放了磁鐵石，丸子便會自動地走，才算合規格，這些便是煉丸的程序了。」春明還有些不明白，又問道：「這些鐵丸子作甚麼用途呢？周潯笑道：「這用途可多呢！一枚精鋼丸子可鑄一柄軟劍。」他說時指着了春明手裏拿着的一口劍。又道：「一枚丸子又可造成兩柄七首，這些七首殺人不見血，任何堅硬的東西，都可以貫穿。鐵丸子還有一個用途，便是拿來作暗器使用，打出

時便是一對，第一枚先發出，第二枚啣尾射出，把先前發出的一枚撞擊，這叫做中途接力，在力學裏起了加强射程的作用。因此，發出的丸子力量比任何暗器都猛烈，這便是鐵丸子的另一用途。」春明欣喜得了不少知識，把手裏那口軟劍遞還過周潯，周潯接了，仍繫回身上。他忽地又俯下身來，把一對靴子拿出來，從靴套一抽，每隻靴都拔出一柄匕首，對春明說道：「這一對便是崆峒派裏鑄造的匕首，小弟奉贈給兄長作爲紀念。這匕首有一種嘶風音響，尖銳得聒耳。武林中凡是有經驗之人，聽了便知道是我們崆峒派的『响刀』。這刀的投擲遠程和洞刺力，都比平常匕首好一倍，同時我們崆峒派中人有種種擲投的手法，例如臥倒時和竄起時都一樣靈活，務使敵人防不勝防，倘如兄長不見外的話，小弟有空時便投擲給你看看，大家觀摩一下也是好的。」王春明接過了這一對匕首，眞是愛不忍釋，一時歡喜到了不得，忙向周潯道謝。這夜裏便是周潯和王春明兩個青年俠客初度締交，將來大家出生入死，幹出了許多可歌可泣的事蹟。

第二天，王春明、周潯、路民渚等，都才過方剛方正的房裏來問安，大家食過早點，便商議怎樣進行。王春明已曉得周潯是個有骨氣的人，便道：「在下認爲白泰官遇到周兄時，言中有物，常言道：『解鈴還須繫鈴人。』如果周兄前往找着了白泰官，將我們這番來到斜谷遇到了種種疑雲，如今正在進退兩難的情形相告，他知道了以後，一定會給我們一個指點的。就算他對這事一無所知的話，一聽到了兩位前輩要探查年羹堯兒的下落，想他也不會漠不關心罷。」他這番話，各人都聽得點頭。當下雙燕便道：「王賢姪說的有理，但未知周潯老弟是否願往一行。本來老漢等應該親身前去，但怕武林裏又會胡亂地忖測一通，這樣對我是次行動和白泰官方面都有些不利。周老弟到時就將我們這點意思向白泰官道出吧。」雙燕的心裏，固然是怕招惹外間人的注意，其實兩人比白泰官輩數高，往日武林人講的是面子，王春明和周潯都明白雙燕的用意。周潯便道：「師傅吩咐，弟子那敢推辭。但最好多一個同行，有事大家商量，就是見了白泰官時，說話時也多一張嘴啊。」王春明正想效毛遂自薦，那知雙燕已望着他說道：「王賢侄，就請你同往一行罷。」春明正是求之不得，連聲應諾。原來這次王春明出門要查訪武林人大會當家，還沒有一點兒綫索，又遇到了南山居士，平空裏把營救秦百先的担子放到他的肩上，這已够他煩絮的了，現在又多了雙燕的一樁事，一似「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的話兒。他近年已聽說白泰官是個江南地面的大英雄，終歲出遊，足跡遍大江南北，見聞定比自己廣闊，爲着要解決心裏的疑團，便想到結交白泰官，探聽一下，這番便得如願以償。

王春明和周潯兩人束裝就道，當日白泰官留給周潯的地點，便是驪山溫泉九華台，是一所修道的院子。他兩人乘了兩匹駿馬，如飛趕路。兩日之間，已來到了長安，兩人對這處路途都熟悉，很容易便抵達驪山，這山雖然不很高，但因近在帝都，歷代築有很多名勝。

兩人上得山來，遠望見溫泉附近，建了很多山莊別院，九華台居中屹立，飛閣流丹，簷牙高啄，兩人一叩門，便有童子出問，周潯把來意道出，小童把他們引進了院子，穿過月門，石台依山建築，崖下一道小瀑布瀉下，流在白石小池。白泰官正在池裏洗浴，露出了半截身子，一見周潯，便道：「周潯兄，什麼風吹到這裏來？還有佳客同來，請進亭子裏小息，弟即來奉陪。」小童招呼他們到亭子坐下，四處林木掩映，鳥語花香，令人精神一爽。

白泰官穿回了衣服，進亭子相見。春明一看他身長玉立，儀表瀟洒，心想生長在江南的俊彥，果然是個秀麗人物，立即上前相見，白泰官年紀比王春明還少四五歲，知道是五台太極王家後代，也蕭然起敬，互道仰慕一番。周潯道：「白兄，小弟這番同王兄到來，是奉了師傅和師叔吩咐，有事請白兄指點，還望替我們把這疑難解決，免落在人家圈套裏，想白兄不會推辭罷。」說了跟着把雙燕的世姪年羹堯失蹤，這次來到了斜谷想一探充軍囚犯的大牢，怎知發覺了許多疑點，從頭到尾細訴一遍。

白泰官似乎沒有全神聽着，面上也沒露出驚奇之色。王春明在旁看出了，心想：「任何人聽了這事的離奇曲折，都會感到詫異的，他面上毫沒表情，難道他是個喜怒不形於色的一類人物？」只聽白泰官說道：「兩位兄長，小弟平生對朋友向來是坦白的，實不相瞞，這事小弟不想介入，年兄的失蹤，最好請雙燕兩位老人家不要根查下去了，如果慮到年兄的安全，這點小弟可以保證，將來定會無恙歸來的，目前還是請他們回草鎭去，關上了門，不必理會到外間之事。」

他這一番說話，聰明像周潯，洞悉世情的王春明兩人，豈不明白言中的意思？周潯有點失意的樣子，對白泰官再說道：「年兄既然安全無恙，爲什麼他會日久都沒有消息，那個通知我師傅的又是什麼人呢？」白泰官答道：「周老兄，你和年兄是同門，小弟和他們也從小結交，難道你不曉得，他是當今天下四豪傑之一，文武全材……」王春明聽到這裏，耳子裏像想了一個雷：「天下四豪傑，」又一次打動了他的心靈。只聽白泰官接下去道：「他所交的武林朋友，都是一些名頭兒來得震天價响的當今好漢子，倘若有什麼危險的話，我還會躲在這裏洗溫泉澡嗎？總之，你們還是不要過問，也不必理會到那個告訴方老前輩的是什麼人，雖然他們沒懷着什麼惡意，也犯不着來到秦嶺空跑一趟。」

周潯見央不來，只有說道：「那麼，這叫我如何回覆兩位老人家的好？」白泰官笑道：「就是快些回鎭去，關起了門不理外間事，剛才小弟不是說過了嗎？」周潯默默無言，王春明見局面很僵，便起來對白泰官一揖說道：「白仁兄，小弟一向仰慕你是個英雄漢子，這番丟開了方老前輩的事不說。但小弟是受了南山居士的委託，又在一個節烈女子面前答應過她把秦百先救出的。這樣，小弟不能够失信於婦人，任是赴湯蹈火也要把這姓秦的弄出來。難道小弟也返五台去關上了門不問外事

嗎？」白泰官這時蹙起眉兒，感到了一些爲難的樣子，回答春明道：「春明兄，若在別人，小弟是不會關心的，可是我敬重兄長是個出色的江湖人物，現在小弟給你個辦法，不論將來結果怎樣，也不要對人說是我告訴你的。這點你可以答應嗎？」

王春明不假思索，立即應道：「白仁兄，你看在下是什麼人，難道這一點小事兒都不能守信嗎？仁兄能够指點出一點竅兒，等在下把姓秦的救出，將來總會記着盛情的。」

白泰官隨即把身移近了春明，在春明耳畔細聲地說了一些話，又像叮囑地作着手勢，春明不斷的點頭，面上表現出驚疑的神色，後來又像有把握地咬着了上唇，神情很是堅決。

一會，王春明又問道：「白仁兄，原來當今武林四豪傑當中，年羹堯竟佔着一位，未知其他三個人，又是個什麼了不起的英雄漢子？」白泰官面上有點不悅的顏色，答道：「春明兄是來給小弟開玩笑嗎？這年頭江湖裏出色的人物，實在多着呢！像令弟弟崇明，誰不知道是個青龍會後起人材？若說道當今豪傑，只不過游俠中人的傳說，近年來給他們胡亂加上的稱呼罷了，兄長實在無須過於認眞去考究。」春明見他把話兒岔開了，也不再問。

周潯起來就要道別，泰官忙攔着道：「兩位怎麼不留下來吃過中飯，就要忽忽離去呢？」周潯應道：「實在要趕回去，我師傅定等得心急呢！」白泰官道：「這樣也喝過兩杯才行，聊表小弟今天幸會到王兄的敬意。」亭外童子聽了，立刻奉上酒盤，盤裏放着了鶴頂錫酒壺，三盞白玉杯。泰官道：「這酒是碧蘿春，聽說藏了多年，我們大家都來三杯。」他提了壺注在白玉杯裏，那酒端的是碧綠色。只見白泰官一掌托住玉杯，壺裏的酒一直注滿了，還在斟下，酒已溢出杯來，墳起了半寸高，並不瀉下。王春明一見，知道白泰官要在他面前演功夫，這一玩意兒完全是把內勁運到掌心，把酒吸着，因此溢出杯面的酒便不會瀉下來。這功夫雖是小道兒，但非有高深的勁力不能做到。春明也暗暗提氣上升，一股暗勁藏在指掌裏，伸左手把杯接過來，杯上碧綠色的酒搖搖欲瀉，可是始終隆起；春明舉起右手，挺起兩個指頭，離開杯口一劃，雖然沒有觸到杯邊，那酒竟像有東西撥動一般。聚成一塊地墜下，倏的落到地上去。這是春明有意把功夫展出，教白泰官看看。

他兩人走出九華台，白泰官說道：「春明兄，將來再會！」春明也道：「這番得白仁兄給在下一點玄機，定然銘記。」大家一揖分別，兩人展開輕功下山，倏忽便去。泰官在台前，也暗讚王春明腳下功夫，是罕見的輕縱上乘武藝，怪不得武林裏提起了「八步趕蟬」絕技，都說是難習的輕功。

王春明在路上，把白泰官剛才在耳畔告訴他的話，對周潯說了一遍。周潯問道：「春明兄，泰官授給你的錦囊妙計，怎麼都要在一定的日期裏去幹呢？你看內裏有什麼用意嗎？」春明答道：「他教我們三天後的晚上到終南山，定是他曉得那個南山居士那時離開了草廬，這樣才有機會給我們看出一些秘密。」周潯又道：「怎麼他要我的師傅和師叔也一道兒去呢？」春明不假思索，連隨答道：「我看那南山居士定和方老前輩有密切的關係，泰官是不願意當我們面前道破罷了。」兩人那時走的正是嶺頭棧道，腳步放緩了一點。周潯又問：「泰官教給你往救秦百先的法兒，說不用動到一點刀槍，小弟現在還不相信呢！」春明道：「這個我也有點不知他悶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但我相信他是個出色英雄，和你又是武林至交，所以才信他的法兒定有妙用。」周潯繼續說道：「看來白泰官對斜谷大牢的秘密，是早已清楚的。」春明應道：「這個當然，倘如他不是熟悉內幕的話，第一點，他不會教我們在指定的日子裏去幹；第二點，他不會說出終南山麓官道那裏有一間怪屋，他連屋裏放了些什麼都瞭如指掌，他還教我們把紅旗豎到門前，便會有車子接進斜谷大牢去的。這種種擺佈，他分明和管牢的是綫上朋友，所以他初時還不願談到這事上去呢！」周潯點頭表示同意他的話，但又問道：「泰官不是對你說過，不要給我師傅和師叔一道兒往斜谷去嗎？」春明答道：「是的，他說祇能够你我一道兒前去，因爲要穿上了白衣，戴着面罩，假充管牢大人。倘若人多了，豈不是容易露出了破綻嗎？」

他們出了棧道，又在叢嶺上奔起來，周潯邊走邊說道：「現在小弟已明瞭泰官的用意了，他要我們央得力師傅等一道往終南山，是想兩位老人家曉得南山的一些秘密；至於援計進入斜谷大牢，關鍵全在假冒那管牢的白衣人，我們到時便得見機行事。他這樣擺佈，無非是教我們用智救出那姓秦的，不可强求。其餘指定了日期，完全是避免我們蹈着危險。春明兄，你說我猜得對嗎？」王春明點着頭答應道：「我也是這樣想法，現在我們且商量怎樣回報你的師傅罷。」

春明和周潯趕到江口小鎭，方剛方正和路民渚正在等得心急。周潯把見了白泰官的經過一一稟告了師傅，這兩個武林名宿滿腹疑雲，細想年羹堯究竟在弄什麼玄虛？照白泰官的話來看，是安全沒事的，但爲什麼又教前往終南山走一趟？難道那南山先生會收留着年羹堯嗎？隨又想到年羹堯自小便沒了父親，由自己教他學藝，後來雖然拜在「白雲」門下，畢竟是武當派中人，就算到外面去幹什麼事兒，也無須瞞着自己的。

雙燕兄弟想到這裏，似乎有點心灰意冷，便對周潯道：「我們還是回草鎭去罷，這番要你和路賢姪白走一遭，眞是過意不去。」王春明立刻向周潯打個眼色，周潯會意，忙向雙燕說道：「師傅師叔什麼話，走兒就是出點力，算得什麼？但白泰官有言，無論怎樣也要你兩位老人家同往終南山走一趟，或者有個好消息也未定。」王春明在旁也把言語解慰着，終於雙燕兄弟答應同往終南山打探一番，敎路民渚留在客寓裏等候消息。

×　×　×

且說秦嶺山脈的終南山，籠罩着一片夜色，嵯峨山石分佈在山谷，像奇鬼攫人，竹林被風吹着，發出了沙沙聲响。這時

有幾條黑影在叢山野徑中隱現着，他們行動得那麼迅速，看來好似野貍子一樣狡猾。天上黑雲密佈，更增加了當前的神秘性。這幾個人很快便爬登半山，那裏一條溪水從山澗瀉下來，溪邊有一條小村子，間中射出了微弱的燈光。那些黑影繞過村子背後，望着危崖下面一所茅舍走去。這茅屋依山面水，就是本書前兩回敍過的南山居士隱居的草廬。

草廬還射出燈光，剛才幾條黑影現在竄上危崖，俯探底下動靜，久久聽不到什麼聲響，便有兩條黑影飄下來，身形捷若流星，原來是兩個穿了夜行衣的青年俠士，他們落地無聲，迅速地分開伏在草廬窗外。只見夜色沉沉，屋裏靜悄悄地，簾上映出室裏一個人影，端坐着看書。桌上燈光給風吹得搖曳不定，那看書的人頭髮束起，濶袍大袖，久久才轉動一下身子。

窗外兩個青年俠士伏了一會，拾起地上石塊在院子裏拋起，故意發出聲來，這是黑道人物的問路石，可是屋裏還是像剛才一般沒一絲兒應聲。忽然山後又是人影閃動，躍下來兩個老年人，他們輕身功夫來得非常老練，一落到地面便失去了影子，原來巳是滾到一旁，找着了隱身之處。

看官當無須作書人道白，已知道這幾條黑影，前兩個是王春明和周溥，隨後下來的是武當雙燕。他們突然會來到終南山，夜探草廬，自然有他們的目的。雙燕方剛方正伏着一望，已看出室裏是個什麼情形，這兩個老俠客拉出刀來，一挑簾子，縱身入室。刀光起處，已把室裏坐着看書的人斬翻，卜一聲倒地，聲音像打碎了泥人。站在外面的王春明和周溥，也連隨竄進來，一看倒地的是個假人，穿起了南山居士的衣服，頭顱身軀都是紙糊泥塑的，身上有一根小繩子，連到屋頂樹枝上縛着，風吹樹動，繩子使牽動假人，微微轉身，佈置得異常神巧。

旁邊耳廂，突又傳來悉索之聲，雙燕一指隔壁，春明會意，立刻把衣襟蒙了頭，踏進耳廂，只見守門的小童正走下牀來，大概聞聲想到外間察看。他一見闖進來一個蒙着頭的鬼怪，嚇得驚叫起來，那鬼怪向他一撲，便昏下來，原來巳是給春明在他的「湧泉穴」一按，點了穴道，一時似睡非睡地動彈不得。

春明回到外廂，見方剛手裏拿着一張七絃琴在燈下細看，這面古琴是掛在壁間的。當初王春明拜訪南山居士，也曾在室裏談過半天，現在還記得室裏的陳設。方剛用衣袖拂拭幾下，回頭對着方正說道：「二弟，你也認得罷？」方正應道：「哥哥，這是祖上傳下來的東西，怎麼會認不出？看來羹堯姪兒到過這裏。」方剛搖搖頭，沉着聲音說道：「我看不祇來過這麼簡單。」說着又在室裏四下逡巡，隨即走進臥廂，這處就在屋後，擺着一張楠木睡榻，鋪了龍鬚草蓆，書案上擺着文房四寶，地面放着兩具江西彩瓷的闊口書畫筒子。周溥守在外室，王春明進來把桌上油燈挑亮。

方剛一眼看到桌上兩枚玉鎮紙，連忙拿起來，又對方正道：「二弟，你看這玉鎮紙不是往日姊夫卞雲龍贈給我們的嗎？還刻上了邊款。」春明在旁已看到那對玉鎮紙是兩頭獅子，雕工精緻，一枚刻了「方正賢內弟清玩」的一行邊款。便道：「那是刻了你老人家名字的呢。」方正答道：「是的，我們兄弟每人一個，早時年羹堯姪兒初次離家，我們便給了他留作紀念的。」這時看兩個老人的神色，像非常傷感似的，久久才對春明說道：「王賢姪，這番若非你苦苦地邀老漢兄弟前來，就是無論怎樣說，我們也不會相信的。如今可息了心願，老漢的一生心血，就落得這樣收塲！」

王春明見兩位武林前輩一時傷感，竟滴下幾點老淚來，心中有些不忍。便道：「你老人家也不必太認眞了，如今事情已明白了八九，事已至此，悲傷也是無益，不如就依照白泰官的話，早些回武當去，省得多管外間是非，還來得及呢！」雙燕聽了，似乎還想多留一刻，正想把手上那枚玉鎮紙放下，不留意竟脫手墜到地上。春明忙俯身拾取，剛巧玉鎮紙落在兩具瓷筒子中間。

春明想把那具插畫軸的筒子移開，怎知用手一推竟動不得分毫，好生疑惑。他見拉不動，看看是連到地板下面的，無意中出刀一轉，那邊楠木榻子立刻轟隆一轉，榻面翻進裏底，露出了一個洞口來，料不到這是一個機關。那時雙燕兄弟也看到了，春明忙喊周溥進來，一同走近察看。那榻子的洞口竟是個隱道出口，底下一道石級透落，原來屋後就是石崖，這隱道通到崖裏。當下四個人擎燭，進入地道石級盡處，放着了一些火炬，周溥燃着領先走，大家前行了十幾丈，都是石巖下的隱道。忽然面前有一大石室，隔着一道鐵欄，石室裏似有兩團東西蠕動着。四個人一齊拉出身上武器，王春明搶前一看，只見鐵欄裏囚着兩個僧人，見了火光，正在用手掩着雙目。春明一眼看去，認得這兩個僧人便是前幾天從大雁塔寺走出來的，他們都是公人假扮的和尚。

那兩個可憐的公人，他們奉了上官命令，要化裝成和尚，到終南山來偷探南山居士的行動，怎料會被人囚起來。王春明心裏明白，這兩個東西定是給南山關着懲戒的，他們上日裏還是搖頭擺尾像一頭獵犬，如今却似耗子一般，見有人來便驚慌地叩頭，口裏不斷地哀求道：「老爺們，求你們放了我們罷！我們這輩子不敢再來了。」他們在昏暗中過着日子，王春明知道他們巳認不出他就是那天同車子的脚夫。便假意喝道：「這裏把你們養胖了身子還不好嗎？再囉嗦時就是一刀！等你們早些見佛祖去。」兩個東西連忙縮了頸子，不敢再出聲。

他們鼓着勇氣再進，要一窮這個地道的秘密，曲曲折折地走了一段路，又是一排石級，盡頭處有一道石拱門，料是出口。他們四人魚貫出了洞口，這處是一所地窖，旁邊一道梯子通到地上去。爬上一看，是一間大房子，這時四個人都戒備着，看清楚屋裏情形，外面還有兩進廳子，屋外是一所院落，屋裏闃然無人，廳子裏放着一些傢具，似是沒人看守一般，那眞是一所怪屋。

王春明周溥兩人，竄到院外一望，曉得這處已近着山麓，那屋是一幢小花院，

門外有一面木牌，寫着「草莊」，面前一條石路通出官道上去。春明把周溥拉過一邊，說道：「周兄，你還記得白泰官兄的話嗎？他不是說如果找到了『草莊』時，便可依計行事，把秦百先救出？」周溥應道：「是的，不過他還說，單只我們兩個人前去便够了，人多去幹是極不方便的。」春明道：「這樣就請你師傅先離開這裏好嗎？」周溥點了點首。

兩人回到屋裏，雙燕兄弟這時正在滿肚子牢騷，聽說春明要探斜谷，初時還不主張他兩人冒險。後來經過周溥解說，這是白泰官的錦囊，如能配合着時間去幹，不會有什麼危險的。雙燕聽了才稍放心，但仍說道：「老漢們極不願意拋開你們回去的，這樣我們惟有留在江口小鎭上等候着，假若兩天後還不見回來，那時就算拚了這條老命，也要到大牢裏將你們救出。」雙燕這番話，令到春明等深深感動，不愧是武林人的本色。

原來當日白泰官授計，是教王春明在五天之內，前往終南山麓去找尋一間怪屋，屋門寫着草莊兩字的便是，如今竟從南山先生的草廬發現了地道，通到這裏，正是得來全不費功夫，心裏更是大喜過望。他兩人算算日期　還有兩天時間　才過五天期限，又見這番黑夜裏闖進草廬　那南山先生眞個不在，更相信白泰官的擺佈不差。料想依計行事，進到斜谷大牢，也定能把秦百先救出，還可以探出那神秘的管牢人是個什麼人物。他兩人想到這裏，頓時勇氣倍增。

雙燕兄弟天明時便離開怪屋，回到江口客寓，那裏還有路民渚在守候着消息。

怪屋裏只剩下王春明和周溥，兩人在屋裏週圍察看，發覺屋上還有小閣。登樓一看，這一所房子鎖上了門，毀門進去，房裏放着了兩面布旗，一面紅色的，一面是白色，都有桌子那麼大小；又在衣橱裏檢到兩襲白衣和幾具面罩，春明都拿到手裏，跟着把一面紅旗插在樓前一桿竹子上看看大道上往來的車馬，都可能看到了，這才把白衣穿在身上，戴上了白面罩，拿着一柄摺扇子，對着了鏡子一看，竟和南山先生的身形有九分相像，他又作了一些動作，模仿着南山先生的舉止，才下樓等着。

周溥這時雖沒有穿上白衣，也把面罩蒙上，兩人對着不禁微笑起來。那時日上三竿，官道上車馬疏落地來往着，轔轔車聲，傳到屋裏來。忽然一陣馬鈴聲響，在門前小徑道口停着　春明忙從窗口外望，那輛馬車鋪陳華麗，由四匹駿馬駕着　車子四邊垂下綠色錦幔，開着窗子。駕車的是個官弁打扮，腰裏懸了一口刀，正在緩緩地開進小路來。

一會兒，車子巳來到屋前，駕車的把車掉了方向，準備開出官道，故意把鞭子揮動馬鈴，叮噹的響。王春明立刻對周溥打個眼色，兩人大搖大擺地走出屋來，踏上車子，關上車門。那御者一聲不出，提鞭一催，四匹馬兒展開蹄子，轉出了官道，望着斜谷如飛而馳。王春明因爲一些好奇，這番一去，便引出了後來一連串的麻煩。

——未完——

大俠傳奇

·本文承自58頁·

——這次唐甜等要自己做的會是什麼事？等的是什麼人？

鐵恨秋心裏有着這些反覆的疑問。

× × ×

來的是誰？

原來便是那個胖商人。他不知從那兒忽然鑽出來的，看見他的時候，他巳擠身在少年與老太婆間——臉上仍是笑態可掬的，只是腋下多挾了一把油紙傘。

他蹲下來選橘子——跟一個要買水菓挑好的普通人沒什麼兩樣——但是他這一笑嘻嘻的蹲下去，老太婆全身的殺氣，就像一隻破了氣的球，氣都漏出去了，她很快地將秤好的水菓遞給少年，那少年接過，也付了幾文錢，一塲廝殺，消解於無形，而大街上，來往行人，無一驚動。

然後那胖子忽然一抬頭，眼光竟穿過街上所有的行人，往茶樓的窗戶上，正在探頭注視的唐甜等人一笑。

這一笑，令唐甜都笑不回去。

然後胖子和少年正在噏動着嘴唇，似在對話，老太婆依然在胖子的背後，仍在賣她的橘子！

可是唐甜等人都看得出，那胖子是跟老太婆一夥的，因爲沒有人能把自己的背後賣給她滿身是殺氣的老太婆，那老太婆沒什麼話似的在胖子背後賣東西，但在唐甜等人看來，就像是一座山豎立在胖子的背後一般，他們不禁都有些爲那少年担心。不過那少年一點也沒變，他依然背向茶樓，看不到臉目，只是在街市上的背影看來，他仍是那麼孤獨，那麼寂寞的一個少年。

× × ×

唐甜在那胖子一笑後，抽回了頭，忖思了一下，毅然道：「他發覺我們了。」

蕭七道：「換個地方，繼續監視。」

唐甜道：「最好近一些兒，聽到他們在說些什麼。」

六人付過茶錢，迅速而不驚擾行人地，自街角那邊折過去，再自橫街轉出來，閃過兩條小巷，又回到了那熱鬧的街口，只不過片刻工夫，巳折到了胖子、少年、老太婆的側面。

他們就在街角的牌坊下，擺攤子的地方，彷彿選購東西，賣雜零東西的老闆，也正在露出一口黃牙，向他們兜售貨品。「這是狐的皮呀，却是這一帶所沒有的，遠自靈河山戶運來，據說爲了獵這一張皮時，七個獵戶，苦等了七天，還有一個在冰崖峭壁下枉送了性命呢……姑娘大姐兒妳穿上去，一定落得花俏動人，少年哥兒誰不眼光看個發直，我王八麻子……」

她極力推售這張紅狐的皮，因爲他看出唐甜的身家正可適合這張價値不菲，不是隨便都可以買下來的狐皮，至於對其他鷄零狗碎的貨品，他倒用不着多費唇舌來兜銷。唐甜外表正在留連、羨慕，討價還價，但她的一雙耳朵，却能透過街上所有繁瑣吵雜的聲音，聆聽那微弱的，細微的，但最重要的，少年、胖子、老太婆三人對話的聲音。

（未完）

武俠長篇故事

挑燈看劍

蕭逸・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管照夕見師父洗又寒遠去，便悄然下山。這一天，他來到離開封不遠的小市鎭，進入嵩雲閣酒店用膳，正當他獨自低斟淺酌之際，尙雨春偕同她的侍婢文春步入店來，主婢兩人一見管照夕在此據案獨酌，不禁愕然，乃與管照夕遙遙隔桌相對就座，在進食間，主婢不時注視管照夕的一舉一動。同時又暗中吩咐店伙爲管照夕添上佳餚美酒，管照夕與尙雨春素昧生平，覺得平白受人贈食，受之有愧，但却無法婉拒，於是放懷飽餐，飯後，尙雨春主婢離店而去，管照夕立即追出，詢問尙雨春何以無故贈食。由於管照夕言詞率直，不解人意，引致小婢文春不滿，始則口角，繼則動武，結果文春被打仆地，尙雨春責管照夕出手兇狠，管照夕憤然要歸還飯錢，聲言翌日親自送去。尙雨春乃將地址相告，雙方便各自回歸。管照夕返回客棧，將一枚家傳玉戒指當掉，備足銀両。依時按址前往。

邂逅俏嬌娃　出戰烏頭婆

管照夕遂不願多言，把頭一轉，目光却視向一邊牆上，無意間，却見壁上交叉着，懸着一雙連鞘的長劍，劍把上穗子極長，其下却是一副青絹小聯，寫着一筆很疾勁的草書，照夕出身仕子，不由留意向那對聯一看，見聯上寫的是：

「持劍走天涯
歸後笑武林」

沒有上欵，下欵落筆却如龍飛蛇行，只是「尙雨春」三字，照夕心中不由動了一動，暗忖想不到這尙雨春，竟寫得如此一筆好字，他望着這副對聯，不禁冷笑了笑，又想道好狂的女人，今日我定要給她比一比，看看她到底有些什麼驚天動地的能耐，竟敢寫此豪語。

正自想着心事，却聞得身側那紅衣丫環低聲道：「小姐來了！」

照夕忙一回身，却見紗門開處，走進一人，正是那白雪尙雨春，照夕不由忙站了起來。

這時尙雨春秀髮披肩，身着翠色短裙，踏着空紗拖鞋，露出一雙欺霜賽雪的玉腿，她一隻手頻頻抖着肩上的秀髮，髮上水珠淋淋，就似一朵出水的荷花！

她匆匆走進客廳，略爲紅着臉笑道：「我正在後面玩水，文春來說，才知管兄來了！你先請坐……我……」

說着咧嘴一笑，匆匆就跑上樓去了，照夕不由心中一動，當時又坐了下來，只覺臉上發熱，却又說不出什麼地方不對勁，却見那紅衣小丫環，正睨着自己微笑。

管照夕不由打了一個寒戰，暗忖：「不好！我不要着了她們的道兒，看此處所見，全是女人，而且俱都十分撩人，秋波送媚的，竟無半點羞澀，我管照夕已是堂堂男子，若在此失了體態，還有何面目出去見人？」

想着不由把心一定，由懷中把備好的銀子取出，暗忖着，只要那尙雨春下來，我就把銀子還她，乾脆武也別比了，走了算了！

想着心中這才稍安，此時那丫環退下，亦不見先前的文春再來，約半盞茶時間，却見尙雨春由樓上姍姍而下，微笑道：

「管兄久等了。」

她邊說着，已自走近照夕，一雙水汪汪的眸子，却在照夕臉上轉着，透着微微的笑意。

她此時穿着一襲水綠的綢裙，上身是雙鈕的小汗衫，露出半截雪也似的玉臂，尤其是頭上那一蓬烏雲也似的秀髮，都用一條翠帶朝天的攏着，其上仍可見亮晶晶的水珠兒，眞是個美麗晶瑩不染汗塵。

照夕見她走近，不由微微欠了一下身子，正色道：「蒙姑娘寵召，管某來訪，這是……」

他雙手把那一小包的銀子，往桌上一放，紅了一下臉又道：「這是欠姑娘的銀子……二兩……請妳收下。」

尙雨春在她說話之時，只把一雙杏目微斜的睨着他，嘴角上彎，露出淺淺的微笑，聽完了他的話後，瞇了一下眼，笑道：「怎麼着，你眞的還我的銀子……我可是騙你的。」

照夕怔了一下，遂繃着臉道：「我與姑娘素昧平生，這銀子雖少，也萬無白白花用姑娘銀子的道理，還是收下吧！」

尙雨春秀眉微皺道：「你這人也太死心眼了，我既是誠心請你吃飯，又何想要你的銀子。」

照夕見她不收，不由着了急，當時一抱拳道：「我既說了要還，萬無再收回的道理，姑娘不必客氣，我這就告辭了。」

說着正要轉身，却見尙雨春笑道：「慢着，你先別走。」

照夕回過身來，只見尙雨春臉色微紅的道：「你這人眞沒辦法，既是如此，我收下就是。」

照夕點頭道：「姑娘應當如此。」

尙雨春遂又伸臂說道：「你倒是坐下呀！」

照夕搖了搖頭，窘道：「我……我要走了！」

尙雨春忽然低下了頭，像是十分失望，照夕把心一橫，暗忖這地方定非善地，我還是不要久留的好，想着方一轉身，却不想尙雨春又道：「喂！你不要走！」

照夕回過身不悅道：「這是爲何？」

雨春臉色微紅道：「你……你不是還要給我比武麼？」

照夕怔了一下，當時搖了一下頭道：「我已傷了府上二人，實在不願再多惹事了，因此想算了。」

却不料那尙雨春，由位子上站起，似笑又嗔的搖了兩下頭道：「不行！就是因爲你無故傷了我的人，所以今天不能這麼容易就[illegible]了你。」

照夕紅着臉道：「那麼姑娘打算怎麼樣呢？」

說着一雙俊目，翻了一下，烱烱的看着尙雨春，這姑娘笑了笑，她用手輕輕地在椅子背上划着，一面咧着小嘴半笑道：「我呀……我當然想要看看你的功夫。」

照夕冷笑說道：「也好……那麼我們就……」

尙雨春搖了一下手道：「不要慌，我是不會輕易饒過你的，你先坐下，把火氣壓一壓，幹嘛說話這麼厲害？」

照夕不由嘆了一聲，遂又坐了下來，心想這女人，可眞有股磨勁，一時心中也不知她到底安着什麼樣的心，好在他自己有一身功夫，也不會怕了她，倒不如耐下性子，看她如何？

這麼想着不由嘆了一聲道：「我是路過這地方，不能在此久等，並不是我說話厲害。」

尙雨春見他坐下了，才又恢復了笑臉，道：「你看天還沒有黑呢，也太熱了，你呀也用不着着急，乾脆在我們這裏用過了晚飯，我們到院子的月亮下面，好好的比一比，看看是你厲害還是我厲害，你說怎麼樣？」

照夕皺了一下眉道：「這……何必非要等到晚上呢？」

尙雨春柳眉一豎，說道：「我不是說過現在太熱了麼？你也未免太過固執了，莫非……」

照夕不由紅着臉點了一下頭道：「既如此，依妳就是。」

尙雨春這才回嗔爲喜，當時喚了一聲文春，就見後面走出了那個俏皮丫頭，尙雨春笑着說道：「管相公在我們這裏吃晚飯，妳去關照廚房，要好好的準備着。」

文春笑着答應了一聲，遂即退下，照夕此時耐着性子坐下，心中實在是充滿了疑端，自己來此本有敵意，却不料竟成了客了，聞言後苦笑了笑道：「姑娘實在不必張羅了，我也不餓，再說我來此本是還妳飯錢……現在妳又要請我吃飯……這賬是永遠還不清了。」

尙雨春嘻嘻一笑道：「這頓飯我絕不收錢如何？」

正說話之間，忽見那文春去而復還，滿臉焦急之色，在門口對着尙雨春連連比着手式，照夕不由心中一怔，不知究竟何事，又不便問，尙雨春秀眉輕皺道：「有什麼話快說，鬼鬼祟祟作什麼？」

文春窘笑一下，紅着臉道：「七小姐……妳出來一下好不好，這話不便說。」

尙雨春這才站起了身子，對照夕淺淺一笑道：「你先坐坐，我去看看有什麼事，馬上就來？」

說着匆匆出門，遂聽見那文春脫口道：「喬三爺來啦，說金魚巷的買賣今晚過境……」

照夕才聽到此，就見那尙雨春輕叱了聲：「小聲點！」

她匆匆回頭向照夕看了一眼，又往外走了幾步，二女低聲咭咭喳喳了半天，照夕彷彿聽到什麼，喬三爺說人手不够……」等語，餘下就聽不清了。

這時管照夕心中雖有些不解，可是還沒有想到了什麼別的，須臾，那尙雨春又匆匆的進到房中，她臉上仍然春風滿面，不帶出一點異態，嫣然對着照夕一笑道：

「讓你久等了！」

管照夕劍眉微皺，道：「如果姑娘刻下有什麼急事，我就回去，這場比試也就算了。」

尙雨春微微搖了搖頭，哂道：「沒什麼事，不要緊……我可不能放你……」

說着杏目向着他瞟了一眼，帶出無限的嫵媚，照夕不由將欲起的身子，又坐下了。

他低頭想了想，暗忖道：「我一向直率豪爽，怎地今天在她面前，却如此百般溫態？反倒不如她一個女孩子家了。」

想着不由把愁容盡去，微微一笑道：「倒不是我不願與妳比武，實在是我因急於返家，不想在路途上，多有躭誤，既然姑娘一再好勝，我也就不再推辭了。」

他又笑了笑道：「我並不怕妳呢！」

尙雨春歡喜過望，翻着那雙明亮的大眸子道：「我知道你本事大，可是我還是對你不服氣，今天我一定要……」

他說着話，忽然轉動了一下眸子，秀眉微蹙，似笑又顰道：「不過……也許我臨時有點事出去一趟，你是不是肯在這裏等我一會呢？」

照夕怔了一下，但對方那雙清澈透瑩的雙目，正自牢牢的盯着自己，不容他多作考慮，遂就皺眉道：「我？這樣似不大好。」

尙雨春秀眉一展，冷笑了一聲道：「

如果相公無此自信，也就罷了！」

她那艷若桃李，冷似冰霜之態，倒使這甫出江湖道的小雛兒大大爲了難，尤其是被尚雨春這麼一說，不禁脫口道：「既如此，我等妳回來就是。」

他臉色微紅的說出了這句話，心中反倒無限慚愧，暗忖聽她之言，分明對方是素知自愛之人，我却反倒把她想成淫娃蕩婦之流，却也是太以小視她了。

恐懼之心一去，自然無所警惕，却見那個尚雨春聞言又回嗔爲喜，呼來小婢，換來了香茗，一時二人暢談了起來。

談話之中，管照夕深驚的是，想不到此女小小年紀，居然對武林之中典故，各派門路前後因果，眞是暸若指掌，而武學一道，細細道來，亦如數家珍，照夕也就情不自禁的，由猜疑而對她生出了敬仰之心，心中多多少少也存了結交之意，到了此時，那比武之事反倒是絕口而不提了。

相反地，尚雨春也深深體會出，對方僅僅是一個甫出師門的少年，而江湖經歷却絲毫俱無。可是武學一門似較自已尤有過之，幾次想打探一下他師尊何人，奈何照夕却是守口如瓶，並微有疾憤之色，於是尚雨春也就不便再多問了。

可是她那水汪汪，圓活的眸子轉動之下，無形中，已似流露出無比的傾慕之意，只是那少年公子，並不能體會罷了！

這時天也黑了，經此一段長談之後，照夕已去了拘束之態，尚雨春並告訴他自已乃是自動投師，學成絕藝，父親爲一鹽商，並經營綢緞，時常往返江南北京，所以這地方雖有家宅，却極少來此居住，開封地面店商，悉數交她經營等等。

因此，照夕也就不驚奇了，反倒生出敬仰之心，暗忖她一個少女，居然有如此能耐，學成一身武功，已是不易，居然尚能治理如此一爿家業，確實是很難能可貴了，這時丫環來請吃飯，兩人也就進入了飯廳，照夕也就不再客氣，隨着落坐。

照夕見滿桌山珍海味，杯盤大爲精緻，比之北京故居，似更講究，心中不禁暗驚商人之闊，實較名門巨宦，亦有過之而無不及！

尚雨春落坐後，滿面春風的爲照夕斟上了一杯酒，微笑道：「昨天的事，說來都是我不好，我這裏敬你一杯，請你不要生氣了。」

照夕忙道：「姑娘說那裏話，都怪我太唐突，還是我敬你一杯吧！」

尚雨春笑着正舉杯欲飲之際，忽見文春匆匆跑來，她臉上帶着無比驚嚇之色，一進門就急道：「七……七小姐！不好了！喬三爺他……」

尚雨春倏地把酒杯往桌上一放，秀眉一剪道：「妳先下去，我馬上就來，用不着大驚小怪！」

文春看了照夕一眼，口中吶吶道：「是！是！」

說着倏地回身而去，尚雨春這時臉上，可不像方才那麼鎭靜了，這一霎，在她面上，似乎是撤下了一層冰霜，她一隻手重重的按在椅子上，臉色十分沉重，照夕不由問道：「有什麼事發生了？」

尚雨春這時笑了笑，但那笑容很不自然，她對照夕道：「我因有急事要出去一會，管兄務請等我回來。」

照夕不知如何竟點了點頭，此時尚雨春不由笑了笑道：「不知如何，你竟與我一見投緣，而你偏又急於趕路，我却有急事不能不去，唉！實在我很想和你交一個朋友……你要是走了……就沒有機會再看見你……」

她說着竟有些雙目發紅，竟是語重心長，照夕這一刹那，竟也不禁心中動了一動，他微微一笑道：「姑娘妳去辦事吧，我決定等妳回來就是。」

尚雨春不由怔了一下，她確實想不到，照夕竟會對自己改了觀念，不由大喜過望，她壓制住內心的狂喜，只微笑的眨着眼睛道：「這麼說你也願意和我交個朋友了？」

照夕臉色微微一紅，遂道：「四海之內皆兄弟，姑娘亦非一般女流，能認識姑娘，實在是我的榮幸……」

尚雨春低了一下頭，遂微微一笑道：「有你這句話，也不枉……」

她說着，又嘆了一聲，黛眉微顰，可又笑了笑道：「來！來！你隨我來……我先把你安置好了，再去辦事，你吃飽了沒有？」

照夕飯才沾口，怎會吃飽？不過他見尚雨春那副急態，心知必有急事，不便再爲她多添麻煩，當時便往起一站，道：「我吃飽了，姑娘你去辦事吧！我只在院子裏走走，等妳回來便了。」

尚雨春笑着搖了搖頭道：「不行！我怕你跑了，我回來再找你可難了。」

照夕不由劍眉微皺，當下眞想笑，心說這姑娘眞有意思，居然當我小孩子一般，一時也忍不住笑了笑，却見尚雨春正自以一雙妙目睨着自己，當時不由馬上又把笑忍住了，尚雨春道：「說眞的，我倒不是怕你跑，是怕人家不知道你，萬一得罪了你，我可担當不起。」

說着轉身出室，回頭招了招手道：「你來！」

照夕竟不自主的跟着她走了出來，才一出室，却見文春及另外四五個少女，全集在廳外，一個個都是疾裝勁服，背繫長劍，頭上用紗布紮着頭髮，松樹下還繫着七八匹健馬，月光之下掃尾長嘯，氣氛至爲森嚴！

照夕心中暗暗吃驚，心想這麼多人，一個個都帶着兵刃，到底出了甚麼大事情？可是人家的事，他又不好意思開口問，二人一出來，那文春已彎腰對尚雨春行了一禮，焦急的道：「七小姐的馬已備好了，快去吧！」

雨春點了點頭，足下加快了步子，繞過了一個荷池，才住足回過頭來，笑道：「管兄！你看這房子如何？」

她手指着池邊一座小小的竹樓，樓上滿生藤蔓，襯着一輪皓月，益增情趣。

照夕不由嘆」一聲道：「好雅緻的地方，看來眞如仙境。」

尚雨春這時，也似十分焦急，她淺淺一笑道：「既如此，就請管兄在這仙境裏休息一刻，我現在就去辦，一待事完，我再來找你。」

她說着走至樓邊，用手推開了門，回身急遽衝開「樓內地方雖小，可是尚稱舒

適，書籍亦多，你如悶，看看書亦可。」

照夕這時已走進樓中，雨春點亮了壁角的燈，室內才散出亮光，照着室內井然有序的擺設，她匆匆笑道：「我去了，馬上就有人來，你需要甚麼，只管招呼她就是了。」

照夕點了點頭道：「我不要甚麼，姑娘有事還是快去吧！」

尚雨春這才笑了笑，又輕輕的帶上了門，忽然她又探頭進來道：「管兄最好不要走遠了，這院中尚有別人。」

照夕怔了一下，遂又點了點頭道：「我知道。」

尚雨春這才回身而去，照夕一個人在樓下走了一週，坐在一張椅子上發了一會怔，想到有些事情，確非人可料及，自己甫入江湖，想不到强打强闖，竟成了這尚雨春的座上客了。

而眼前這姑娘，却又如同一個謎樣的人物，對自己偏又是似有深情，眞令人難以過份拒絕她。

於是他又因而想到了北京的江雪勤，暗忖道：「如非先認識了雪勤，眼前這尚雨春，亦何嘗不是個終生的好伴兒……」

他只匆匆的一想，遂忙把這念頭又打發到九霄雲外，自己暗笑了笑，警惕着自己說：「你快把這個念頭給打消了吧！慢說那雪勤與我有終身之約，即使沒有，也沒有對一個一面之識的少女，起了這種心思……何況那江雪勤婷婷嬌姿，也決不會比這尚雨春差……」

想到這裏，他不禁由位子上站了起來，方想上樓去看看，忽見室門開處，那文春笑咪咪的走了進來，她這時已脫下那身疾裝勁服，重新換上了一襲便裝，笑嘻嘻的道：「相公好！」

照夕欠身爲禮，不由皺眉道：「妳們不是有事麼？」

文春笑道：「是呀，可是七小姐叫我不要去了，叫我來侍候相公。」

照夕怔了一下，遂又問道：「妳們這麼多人，騎馬帶劍的是去作什麼？」

文春臉色微微一紅，遂笑了笑道：「沒有甚麼！只不過是些江湖上在尋仇的事情罷了！」

照夕驚動：「尋仇？莫非你們小姐，還與人有仇麼？」

文春這時走至一旁的几上倒了一杯茶，端過來，一面笑道：「這……我也不太清楚。」

照夕心中一動，可是知道這也許是對方的一件隱秘，問也問不出個甚麼名堂，到了唇邊，又忍了住。

文春爲他倒了一杯茶之後，又走到了門前的一張位子上坐了下去，照夕問道：「這房子平日是誰住的？」

文春笑了笑道：「這是我們家小姐的養心齋，差不多每十天半個月，總來住上些時日，所以這個房應用的一些東西都是很齊全的。」

照夕點了點頭，他忽然想起了一事，不由好奇的問道：「方才尚姑娘說：這個院中另外住了有別人，是不是？」

文春點了點頭，道：「這院子裏除了我們小姐以外，還住了一個南方來的姓金姑娘，外號人稱金五姑，是一個女魔頭，很是厲害，又是最不講理由，所以七小姐怕相公不知道，萬一碰上了她，又要去惹是非了。」

照夕點了點頭，心中却在暗暗吃驚道：「怎麼近來江湖上，都是些厲害的女人呢！」

他想着忍不住問文春道：「這女人是幹甚麼的？」

文春想了想，又咬了一下嘴唇道：「要說嘛，和我們小姐多少也有些交情，所以小姐才把房子一半給她住。」

照夕又問道：「她也是買賣人麼？」

文春臉色似乎十分爲難，她慢慢的點了點頭道：「嗯！大概是吧……和小姐有些買賣是一塊做的。」

照夕點了點頭，心說這就難怪了，文春這又撇了撇嘴道：「金五姑雖然和小姐一塊作買賣，可是我們小姐却很不答理她，別人都怕她，賣她的賬，也只有我們七小姐不怕她，她們雖然住在一個院子裏，可是也很少來往……除非是買賣的時候見面。」

她口口聲聲說做買賣，更令照夕心中不解，這所謂買賣，難道是指綢緞麼？正想問個清楚，那文春又皺了一下眉道：「你今天白天來找，在門口碰上那幾個玩球的姑娘，都是金五姑的使喚丫頭……被你打傷的那個醜鬼，名叫金奴，是金五姑的心愛丫環，所以很鬧了一點事呢！」

照夕不禁一驚，心中這才明白，怪不得自己來時，在門口取鬧的那羣少女，原來竟都是金五姑的丫環，莫怪她們如此大胆呢！

這時間，也才知道打倒的那矮女，竟是金五姑的丫環，不由十分驚異道：「啊！原來是這麼回事！這麼說我倒給妳們添了不少麻煩了，其實我還眞想去找那金五姑理論一番才對，她憑甚麼縱婢行兇？」

文春不由皺着眉毛連連搖手道：「我的少爺，你就算了吧，你是不知道，自從你打了那金奴之後，金五姑發了多大的脾氣呢，已經差了好幾個人來找我們理論，都被我好說歹說，才給打發回去了，五姑知道是七小姐的好朋友，才下了這口氣，可是還嚷着要是在外面見了你絕不饒你，所以七小姐才爲你發這麼大愁，才留着叫你不要走呢！」

照夕一聽，這才恍然大悟，當時猛然由位子上往起一站，憤然作色道：「豈有此理，想不到竟會有這種人？我管照夕豈會又怕了她去？走！妳這就帶我去看看這個金五姑，我倒要看看她究竟爲甚麼這樣欺侮人！」

文春見照夕竟會生這麼大氣，不由嚇慌了，她連忙搖着手道：「哎喲，我的相公，你可千萬這麼來不得，這可不是好玩的呀！」

照夕一瞪眼道：「甚麼好玩不好玩，我是要問問她，憑甚麼這般欺侮人？」

文春皺着眉急道：「相公！相公！你可千萬不要急，這位姑娘可不像我們小姐好說話，在這魯豫一帶，誰不知道她是個殺人的女魔王？」

照夕一怔道：「甚麼殺人魔王！她不是一個買賣人麼？」

文春似知說漏了嘴，不由臉上一陣紅

，忙辯道：「是……她是個買賣人，可是她有一身厲害的功夫，本事大着呢！」

照夕冷笑了一聲道：「就算她有一身本事，我也不怕她，走！妳帶我去見她一趟去。」

文春這時眞急得想哭，急得全身發抖，她跑過來，緊緊的拉着照夕一雙膀子道：「管相公，你千萬不能這麼來，就連七小姐也讓她三分，你可不能得罪她，再說她和七小姐都是朋友的呀！」

照夕一聽到這倒似有了些顧慮，他忽然的嘆了一口氣道：「妳這麼一說，我自然不便再去得罪她了，總要看一看尚姑娘的面子。」

文春見這一句話生了效，不覺寬心少許，此時忙加了一句道：「對了，相公就算恨她，也要多少看一看我們七小姐的面子才是呀！」

照夕忿忿地坐在位上，文春這才算鬆了一口氣，她皺了皺眉毛，半笑道：「得啦！現在已經沒事啦！何必再自己找些氣來受呢？」

照夕冷笑一聲問道：「這金五姑是怎樣一個人？」

文春比了一下手勢道：「這麼高的個子，三十歲左右的年歲，也不知結過婚沒有。」

照夕忍下了一口氣，心中暗忖道：「我現在也不去惹她，免得爲尚雨春得罪了人，反正我出去以後，總不能輕易饒她，她不是要找我麼？那倒正合我的意。」

想着也就暫時不提這回事了，文春見他不再多問，也不敢再多提，遂勸照夕上樓去歇歇，照夕隨她到樓上一看，見是一間極爲雅緻的臥室，壁上掛着一簫一琴，長案亦有七弦古琴，另有睡椅一具，平陳窗前，竹簾半捲，透來月色如銀，不時有螢兒明滅其間，這景緻，眞是太美了，照夕不由心神爲之一爽。

這時文春在那可上下晃動的睡椅上，加了一個飾枕，把竹簾子拉上些，透進了習習的涼風，然後笑向照夕道：「相公可在這椅上躺一躺，這裏挺涼快，我想七小姐也快回來了，我再去給你泡一杯菊花茶，相公你說好不好？」

照夕不由笑道：「這又麻煩妳了！」

文春笑道：「這算甚麼！」

說着就下樓去了，照夕遂往那椅子上一躺，頭枕着那紅錦緞子的錦枕，由枕上透來陣陣溫香，足見這枕頭素日是尚雨春所專用的了，照夕枕在枕上，目光視着窗外沉靜的夜，那些天上的星星，空中的流螢，以及竹梢和松枝上發出吱吱喳喳的聲音……他的腦中也就不自禁得了安寧。

須臾文春爲他泡上了菊花香茶，用細瓷的蓋碗盛着，他喝了一口，笑道：「謝謝妳！」

文春笑嘻嘻的看着他道：「相公眞的明天就要走麼？」

照夕點點頭道：「是的，我要趕路回家。」

文春嘆了一聲道：「爲甚麼不多在這裏玩幾日呢？我們小姐對你眞……」

照夕紅了一下臉道：「我好幾年沒回家了，現在自然是歸心似箭，此時蒙你主僕上侍之恩，我決不會忘記，以後如有機會再來此地，我一定來看你們。」

文春笑着點了點頭，似想說什麼，却又沒有說出口，他笑着看了一下窗外，用手攏着頭髮道：「今晚上月亮多麼好呀！要是平常這個時候，我們小姐是最愛吹簫了，再不就是舞劍。」

照夕哂然一笑道：「妳們小姐喜歡簫麼？」

文春眯着一雙眼睛笑道：「怎麼不喜歡，吹得可好呢！」

照夕忽然動了雅興，遂看了牆上竹簫一眼，微笑道：「妳把簫拿來，我也會吹呢！」

文春不由大喜，當時跑去摘下了簫，笑着遞給照夕道：「那你就吹一曲吧。」

照夕接過了這管簫，只覺入手冰也似涼，而且份量十分沉重，細看了看，才知簫身竟是上好的雪竹所製，頭尾尚垂着銀穗子，可知十分名貴。

當時就口試了試音，遂就吹奏了起來，普通簫分合、四、一、上、尺、工、凡七調，照夕造詣獨高，却可外吹正花，旁花工音！

在這靜靜的夜裏，他這娓娓動人的簫聲，如同夜鶯之歌也似的，傳了出去，一曲甫畢，竟連那文春也不禁聽了入神，幾乎呆住了。

她長長喘了一口氣，驚笑道：「太妙了……想不到相公竟吹得這麼好……再吹一曲如何……」

照夕方含笑湊口，忽地遠處又起了一陣笛風，隨着夜風，清晰的傳了進來。

照夕方自一驚，正待傾聽，那文春卻皺了一下眉，嘟着小嘴道：「討厭，她又來了！」

照夕忙問道：「這是誰吹的？」

文春忙自照夕手中，把簫接了過來，一面道：「除了那金五姑還有誰？她這人眞怪，每天我們小姐一吹簫，她準也跟着吹笛了，小姐舞劍，她也跟着舞劍，好似成心相比似的。」

照夕不由微微搖了搖手，令其不可言，當時聚精會神，聽了一會，只覺那笛音調雖也似頗爲曲折婉轉，可是却有些失之於過柔，暗中忖着，料不到這金五姑也有如此雅趣，只此一端，已透着不平凡了。

他本是與緻頗高，經此一攪，却不便再吹下去了。當時笑了笑道：「妳把簫收回去吧，我可不願和她對吹！」

文春如言收回了簫，那笛音因不見簫聲再起，吹了一曲也就不再吹了。

這時忽見前院之中亮起了一片燈光，隱隱有馬嗚人聲，文春不由笑道：「許是小姐回來了，我去看一看。」說着自窗前一縱身，已用「海燕穿簾」的身法，猛然竄了出去，照夕也自椅上站起，方想也下去看看情形，却見眼前人影一閃，一前一後由窗中竄進了兩條人影。

管照夕雙掌一沉，方喝了一聲：「是誰？」

却見那先前來人，身形方往下一落，已嬌呼道：「管兄不要怕，是我。」

她說着，已自一陣踉蹌，險栽倒地上，幸而用手中的劍鞘撐着地，才沒有倒下，可也不禁嬌喘連聲，照夕這時退後了一步，才看清了來人，正是那白雪尚雨春，

只見她下半身，全係斑斑的鮮血，緊緊咬着一口玉齒，嬌軀連連戰抖不已。

照夕不由大吃了一驚，不由向前一竄，一伸右手攙住了雨春，驚聲道：「姑娘……妳這是怎麼了？」

那後上來的人影，正是文春，她早已嚇得花容失色，驚叫着撲上道：「小姐妳……這是怎麼了？」

尚雨春勉强對着照夕笑了笑，咬着牙道：「謝謝你，我一直怕你已走了，見不到你了。」

照夕這時不由十分感動，當時苦笑道：「不會……姑娘妳傷在什麼地方了，還是不要多矜情才好。」

他說着回頭向文春道：「你快去準備刀傷藥和清潔的布來，快去！」

文春哭着領命而去，這時雨春却對着照夕笑了笑，她的整個的身子都幾乎靠在了照夕的懷中，她又嬌喘頻頻的道：「謝謝……你這人眞好。」

照夕見她身中如此重傷，尚還不以爲意，居然還有心情說笑，心中却又不禁生了些憐惜感覺，當時就劍眉微皺的，嘆道：「姑娘！妳這傷不輕，妳快些躺下，我給妳看看。」

雨春這時一條玉腕，勾在照夕頸後，整個身子都在照夕懷抱中，她聽完了照夕的話後，仍然笑道：「你還會治傷呀？」

照夕也不答話，輕輕攙着她走到了椅前，慢慢把她放下，却不想姑娘一隻手，還是緊緊勾着他頸項不放，她嬌喘着笑道：「你眞好……謝謝你。」

照夕紅着臉，用雙手把她手拉開，退後了一步，仔細看了看她身上，見血自左腿溢出，已染紅了整個裙子半面，可見傷勢不輕，當時不由緊張的道：「你快運氣閉住兩處氣海穴，不要再動了。」

尚雨春這時臉色蒼白，她仍然帶着微笑的點了一點頭道：「我已閉住了。」

照夕這時把袖子挽了挽，到了此時，自然不便再有什麼顧慮了，他走上了一步，用手緊緊按在尚雨春左腿上端，雨春口中微微哼了一聲，嬌軀一陣顫抖，照夕此時低低的道：「姑娘妳要忍一忍痛，這是沒有法子的事。」

尚雨春露出兩排細白的玉齒笑了笑道：「不……痛！沒關係！」

她臉上這一霎時，竟沁出一粒粒的汗來，同時喘聲更較先前爲甚。

這時文春已和另一個丫環上來了，手中端着應用之物，照夕回頭道：「文姑娘妳來幫幫我，按着妳們小姐的腿，先看看她傷在那裏，等把血洗淨了再叫我。」

文春答應着忙依吩咐而作，照夕却走到另一間房中，這時那另一個姑娘也進來，幫着雨春解裙寬帶，芳心之中，在這一瞬間，對照夕更不禁又生了不少好感，暗忖這人眞不失是一個正人君子，她素日所接觸全是些奸狡的江湖之輩，很難遇到一個如照夕如此正直的青年，更何況照夕又如此俊雅，她看着他的背影，心中不禁愈發感傷到自己若能和此少年結爲連理，才不枉了人生一場，想着竟連腿上的傷也忘了，足足怔怔的看着那扇門，心中不停的深思着，直到文春一切都佈置好了，她才驚覺過來，當時輕輕嘆息了一聲道：「妳去請管相公出來吧！」

文春喊了聲：「相公！我們已弄好了，你快來看看這支箭。」

照夕忙從另一房中匆匆走出，他走到雨春身前，蹲下了身子，見雨春露着一隻欺霜賽雪的玉腿，其上血跡已洗淨了，只是却有一支弩箭，深深的扎在她腿肉之中，沿箭身附近，肉色呈出一圈黯黑，不斷的自傷口中，向外沁着紫血。

照夕不由冷笑了笑，憤然作色道：「這人好狠心，竟以毒弩傷人，我今夜爲姑娘治好了腿，倒要會一會此人。」

尚雨春此時只是微微的唸着，聽到了這裏，却抖聲笑道：「你不要胡說了……我可不許你……」

照夕這時二指拑着箭尾羽毛，猛出左手在尚雨春肩上拍了一掌，雨春驚得「啊」了一聲，再看照夕右手已把那隻短箭拔了出來。

雨春這才知照夕竟是以「聲東擊西」的方法，減少了自己的痛苦感覺，盡管如此，她也不禁痛得流出了淚來，那說不盡的柔情蜜意，化爲兩道迷離的淚光，在照夕身上朝看，照夕忙比手道：「姑娘妳不要說話了，還要忍一會痛，我爲妳把毒水吸出來就好了。」

照夕說完了這句話，不由微微楞了一會，要說起來自己和這尚雨春，也不過是一面之交，可犯不着爲她如此盡力。

可是他生就一副急公好義的脾氣，尤其這一霎那，救人之際，不容他再作多想，何況雨春那楚楚可人的樣兒，實令他不能不爲之動心。

只見他猛然張開了口，用嘴緊緊的湊在雨春毒箭的傷口上，一連吸了十數口毒血，直到血色轉爲鮮紅，才罷口，這時雨春已痛得全身陣陣抖顫，可是那雙充滿了多情感傷的眸子，却一直沒有離開照夕，等照夕吸完了毒血，又爲她傷口撒了些消毒的粉末之後，她不禁感動得流出了淚來，照夕見了她如此，生怕她又說出了些什麼話，令自己難以答覆，同時口中全是模糊的血，也急待洗漱一番，不由苦笑了笑道：「姑娘！妳的傷已不礙事了，你好好的躺一躺，我下去一會。」

尚雨春這時流淚道：「你小心嘴裏的……毒！」

照夕點了點頭道：「我知道，這沒有關係。」

這時文春也頗爲感動的道：「公子你眞好，小姐這條命可全是你救回的了……我這給你磕頭。」

說着竟眞的要跪下，却被照夕一把給拉住了，他微微皺眉道：「你這算什麼，我們身爲武林中人，講究的是行俠仗義……妳不要多禮，快快帶我去洗洗臉吧！」

尚雨春也呻吟道：「妳快去給管相公打水去。」

文春領命而去，這時照夕用杯中的水，把口漱了十幾遍，又用淨布擦了一遍，才算乾淨，文春打來了水，他又洗個臉。

這時尚雨春腿上已不像先前那麼痛了，同時那藥涼涼的很是舒服，她就睜着那雙明亮的眸子看着救自己的這個年輕人，嘴角微微上彎着，顯出些笑意。

照夕坐在一邊的位子上，本想說句安

慰她的話，可是偏又不知如何開口，他望着黑如濃墨的天空，暗自的忖道：「看樣子，我是走不成了。」

他目光再次的轉向雨春，忍不住問道：「姑娘的仇人是誰？這人心太狠了，請把他名字告訴我一下，我要會一會他。」

尙雨春不知如何，臉色竟紅了紅，苦笑的搖了搖頭，抖聲道：「這事與你不相干，你還是不要多事的好，再說……」

她說到此略微猶豫了一下，又搖了搖頭，竟自淌下了兩行淚，照夕不由怔了一下，他想不透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可是他却知道對方定有難言之隱，遂也不便再多問，當時笑了笑：「姑娘不要難受，我只是隨便問一聲罷了！」

尙雨春張開了流淚的眸子，微微嘆息了一聲，這時文春却走到了牀前，尙雨春忽然用手指了一下桌子，小聲的道：「這東西，妳收好了……」

照夕順手往桌上一看，見是一個裹着青布的小箱子，自己記得這東西，方才雨春初進來時是揹在背上的，也不知其中何物，文春忙提到了手中，她睜着微喜的眸子說道：「成功了？……小姐妳……」

雨春却用目光制止了她說下去，她含着快要流出的淚，揮了揮手，說道：「妳去吧！」

文春拿起那青布包着的小箱子，匆匆就下樓走了，尙雨春又看了那牀邊的小丫環一眼道：「妳也去吧，這裏沒有什麼事了。」

那小丫環答應了一聲，又對着尙雨春微微一笑道：「小姐！妳靜心的睡吧！」

照夕也道：「姑娘，你休息吧，今天我也不走了，我就在這裏照護妳。」

尙雨春點了點頭淺笑道：「我也不睡，我們今天晚上且談談話不好麼？」

照夕搖頭笑道：「那有這麼多話好談，妳新傷未癒，身體要緊，妳要睡覺。」

尙雨春忽然眼圈一紅，道：「可是，明天你不是就要走了麼？」

照夕嘆了一聲道：「在姑娘未癒之前，我暫時先不走就是了……妳好好睡一會，我到樓下看書去了。」

雨春不由眸子一張，她笑嘻嘻的道：「這麼說，明天你不走？後天也不走，是不是？」

照夕點了點頭道：「我暫時不走，要等到妳傷不妨事了，我再走…… 其實我並非內行，只是這種『緊背花蛇弩』，我聽師父說過，即使吸毒上藥之後，也要三天之後，才能脫險，所以……我不能走！」

雨春微微笑道：「要是如此，我眞情願這傷永遠不好呢！」

照夕也不由搖頭笑了笑，當時不敢在她面前久留，遂把竹簾爲她放下，轉身就下樓去了，隱隱傾聽得尙雨春長長的嘆息了一聲，明知對方此時心情萬端，可也不敢再多問，就下樓了。

他坐在書案旁，自己找了一本書，在燈下看了幾頁，奈何心情不定，時而闔上了書，閉上眼睛，他那往昔一直不起波紋的內心，似乎已不像以前那麼平靜了，可是自己却也說不出爲甚麼來，他覺得自己對於樓上的尙雨春並沒有起什麼異心，可是確是因她而心亂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正當他打開了書，壓制着內心的煩悶，想要看它幾頁，耳中却聽到雨春嬌弱的呼聲道：「管……大哥……管大哥……」

照夕立即大吃一驚，倒不是這「大哥」二字令他吃驚，是爲她的傷！他忙答道：「來啦！來啦！」

當時飛快的跑上了樓，却見尙雨春仍是平靜的躺在牀上，依稀的月光，正由竹簾的空隙之間，射出幾道皎亮的光，照着這姑娘的臉盤兒，她緊緊地蹙着一雙蛾眉，對照夕窘笑了笑，又忙收住了笑容，照夕連忙問道：「姑娘，妳有什麼地方不適麼？」

尙雨春嘟着小嘴，伸出一隻雪腕，指着那隻傷腿，微覺忸怩的道：「這裏……這裏還痛。」

照夕忙把燈移近了些，自己蹲在了她的牀前，皺着眉毛道：「很痛麼？」

說着正要掀開薄被探視一下，不意偶一抬頭，却見雨春臉上，似帶着笑，並不似有什麼很痛苦的模樣，自己一看她，她却又馬上的又皺起了眉毛，口中尙且還哎唷的直道：「好痛……好痛啊！」

照夕不由怔了一下，他立刻想到了是怎麼回事，當時又氣又笑，看了看她，半笑道：「有傷口自然會有些痛的，只要不太厲害，就沒有什麼關係。」

雨春踢了一下被子，撇着嘴道：「就是厲害嘛！」

照夕有意往她那隻沒受傷的腿上一按，問道：「痛麼？」

不想尙雨春竟「啊唷！」的叫起來了，照夕一時忍不住笑了，他站起了身子笑了笑道：「姑娘，那是右腿！」

說着回過頭嘆了一聲，忙又下樓去了，心中暗自的忖道：「這姑娘點子可眞多，我倒差一點被她騙了……只是，她又爲什麼要騙我呢？」

想着方自好笑，却又聽見樓上嬌呼道：「管兄……管大……哥！」

照夕本不想理她，可又怕她緊喊，當時輕輕走了上樓，進門而入，却見尙雨春正自己用手在嘴上比着喇叭的姿態，正要再喊，一眼看見了照夕，忙把雙手收回到了被內，臉也不由紅了。

照夕走到她牀前，不由不笑，雨春吶吶道：「這次是……眞的！眞的呀！」

照夕笑了笑道：「什麼眞的？又痛了麼？」

雨春臉紅了一下，半天才吞吐道：「我要喝茶……你可以給我一杯麼？」

照夕忍着笑，點了點頭，見她几前有杯子，遂拿起來，誰知道杯中尙有大半杯溫茶未喝完呢！他低了一會頭，遂把杯子裏的茶，慢慢倒在痰盂裏，却見尙雨春紅着臉小聲道：「啊……還有呢？我以爲沒有了。」

照夕也不說話，倒了一杯，走到她牀前，問道：「妳自己可以喝麼？」

雨春點了點頭，又搖了搖頭，唇角微微的挑着，似笑又羞，這種姿態，確實迷人已極！

照夕搖頭笑了笑，事實他在無知之間，已多少動了些心，他上前一步，輕輕把她扶起一半，道：「那麼還是我來扶着妳喝一些吧！」

雨春慢慢的喝了幾口，就停住不再喝了，她翻着那雙美麗的大眼睛，注視着照夕微笑道：「你睏不睏？」

照夕搖了搖頭，微笑說道：「還喝不喝？」

雨春抿嘴一笑，又喝了幾口，照夕見她根本不像是口渴的樣子，當時輕輕嘆了一聲，把她慢慢放下，手叉着腰，皺了一下眉道：「妳還是好好睡一會，還有什麼事，現在都告訴我，省得等會又叫我。」

雨春這時仰着臉看着他，微微哼道：「你……不要走……」

照夕正不知如何，却聽見樓下有人匆匆上樓的聲音，忙回身一看，却見是文春來了，她臉上帶着極爲驚訝的神色道：「七小姐……不好……不好……」

二人不由大吃了一驚，雨春忙問道：「什麼事，妳快說！」

文春匆匆看了照夕一眼，當時抖聲道：「那烏頭婆就要來了……」

這一句話，就如同是一聲雷也似的，頓令雨春大吃了一驚，她嚇得張口結舌道：「這……這是誰說的？」

文春急得搓手道：「剛才喬三爺回來說，那烏頭婆已發現了東西丟了……並也猜到了是小姐所爲……所以……」

雨春這時臉色一陣慘白，她冷笑了一聲道：「這老怪物也太狠心了，我已中其毒藥暗器，竟尙不死心……也好……」

她又苦笑了笑，目光却在照夕身上轉了轉，忽然她流下兩行淚道：「管大哥，你快走吧！」

照夕這時在病榻旁邊，已聽得很清楚了，當時冷笑了一聲，問道：「這烏頭婆是誰？」

雨春却搖了搖頭，焦急道：「你就不要問了，還是快走吧，這人心黑手辣，她見了你，定不會輕易放過你的……你對我這番恩意，我這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的……你……」

照夕不由哼了一聲道：「姑娘！我已經全明白了，這烏頭婆正是以花蛇弩傷妳之人，現在她竟還要來取妳性命，她的心可太狠了，雖然我並不知道她和姑娘到底有何仇恨，可是如今妳傷在病榻，我絕不忍心要她如此作……」

他這麼說着，一旁的文春，臉上帶着喜色，她忙岔口道：「小姐！就讓管公子留在這裏吧！」

尙雨春仍是連連搖着頭，並催道：「你快走……我求求你好不好，你打不過她的，你留在這裏不過是多賠一條命！」

照夕見她說得如此的嚴重，不由的也有些驚心，當時皺眉道：「那麼，妳也可躲一下呀！」

雨春搖了搖頭，冷笑道：「也許她不見得就會要我的命……我們還有一筆賬好算呢！她的意思不過是在那箱子。」

照夕不解道：「什麼賬？那箱子裏到底是些什麼東西，是誰的？」

雨春這時長嘆了一聲，一時頗感這話難以置答，她痴痴的看着照夕，心中想道：「我還是把實話告訴了他吧，反正遲早他也是要知道的。」

可是偷目一看，那文春却正在向她搖着手，她立刻又發覺到，這種事的嚴重性，只一出口，怕他馬上就會拂袖而去，也許弄不好反倒成仇也未可知。

當時想着，一時竟硬下了心，撒謊道：「箱中寶物，早是我家傳之物，不想被這烏頭婆搶去，今夜爲我用計盜回，她定勢不甘心！」

說這到裏，臉色微紅，好在是晚上，否則照夕定可看出她神色有異。

雨春說到這裏停了一停，下面的話一時却難以接下去，照夕早已憤憤道：「如此說來，這烏頭婆竟是一個賊了！這我更不會放過她了！」

他看着尙雨春笑了笑道：「姑娘妳好好的睡覺，一切事情都有我，我決不會使那烏頭婆傷妳一毫一髮。」

他這麼說着，尙雨春却偷偷用手在抹着眼淚，照夕這時回頭看着文春道：「妳方才說她來了，現在到底在那裏，妳帶我去見她去！」

方說到此，就聽見庭院之中，有人如同夜梟也似的一聲長笑道：「尙雨春小賤人，別人怕妳，我烏頭婆可是不怕妳，妳以爲跑得了麼？我老人家已經來了，你還不快快出來麼？」

尙雨春倏地一把拉住了照夕的手，管照夕就覺她那雙手抖得很厲害，可見她是十分害怕了．那一邊的文春也嚇得低下了身子，口中連連道：「小姐……她來了……怎麼辦？怎麼辦？」

尙雨春抖聲道：「管大哥……你不要出去，她找不到我們的！」

照夕這時憤怒塡胸，本欲衝出，聽雨春這麼說着，不由暫時忍着氣，沒有動，却又聽見那烏頭婆發出一串尖銳的笑聲道：「好丫頭！妳以爲妳不出來就跑得了麼？丫頭！妳還是識相一些，快把我老人家所要的東西交出來，我也不太爲難妳，要是等我進去以後，只怕妳想再活命就難了。」

文春這時走到雨春牀前，抖聲道：「小姐！我看就把那……」

雨春這時哼了一聲，點頭道：「妳去拿來……不要給她看見了。」

不想照夕這時已忍無可忍，他已掙開了雨春的手，冷笑道：「不用，我這就去會會她！」

他說着一閃身，已來到了窗前，一掀竹簾，用「燕子穿簾」的功夫，竄身而出，身後的雨春吃了一驚，要留住照夕已經晚了。

管照夕懷着一腔怒火，一出來就冷笑道：「烏頭婆妳在那裏？」

他這句話方一說完，就見眼前黑影一閃，再看身前丈許地方的假山石下，站着了一個身高六尺，滿頭蓬髮的老婆婆。月光之下，這老婆婆的那副尊容，可太是嚇人了，只見她髮如亂草，一雙短眉又平齊，左眉角上生着一顆大黑痣，大如銅錢，一張大嘴，翻着厚有三分的嘴唇，乍看起來，眞是驚人已極！

尤其可驚的是，她臉上天庭以上黑如濃墨，眉下却其黃如蠟，莫怪人皆以烏頭婆稱之了。

她陡然的現出身形，照夕也不由吃了一驚，他後退一步，冷笑道：「妳就是烏

頭婆麼？」

這烏頭婆乃兩湘最難惹的綠林魔頭，此次京中作案，在大內巧盜玉寶「七十二翠」，收滿一箱，此來河南，沿途震驚了各省的綠林，雖有不少的知名之士巧取明奪，可全傷在她的「黑恐悶心掌」之下，沒有一個討了好去！

不想來到這地面，竟會一時大意，爲豫中綠林道上綴了上，起了極大風波。

說來話長，這時豫省綠林人士，亦分黑白兩面，明一面上來說，有商權三老，洛陽五鬼等大盜，此輩人士仗其人多勢衆，佔險要山寨，稱一時之雄，官府亦莫可奈何？可是這一類人士，却是最好防，他們下手對象，只是在一些富商行旅，或是下野的朝廷巨宦，多是硬摘硬取，略爲小心的人，不容易爲他們得手，可是最可怕的是隱在暗中的黑道人物！

提起這一類人，在河南道上，可就很有個驚天動地的人物了，那白雪尚雨春，正是此中人物的佼佼者，自出道以來，眞可說是神出鬼沒，聲東擊西，取南盜北，可說是從沒落過空。

此女最厲害扎手的是心機巧智，加以一身軟硬功夫高人一等，人又美若天仙，出沒前後，身份不等，她胆量極大，下手也是最狠，所謂的「狠」並不是指的手段毒辣，而是眼界極高，非巨金玉寶，輕易不動，一動手就是數目驚人！

這尚雨春在地面上，有綢緞莊作掩飾，誰也不會想到她竟會是如此一個人！

負責那些綢緞莊的人，很有幾個打手的人物，也都是忠心爲她效命之人，那喬三爺就是其中之一人，此人姓喬名智取，掌中一支風翅流金鐺，很有些功夫，尚雨春倚爲左右手！

烏頭婆此來消息，很快就爲他打探到了，於是經過週密計劃，由尚雨春定下的計，先散出流言，驚動同道，於羣圍烏頭婆之際，她們却背後下手，奪寶而歸，可是喬三爺却險送性命，受了重傷，尚雨春亦中了這怪姥的「花蛇弩」，若非是照夕急中救援，很可能爲此送命，這烏頭婆的厲害是可想而知了。

烏頭婆失寶之餘痛心疾首，於細心打探之下，才知爲白雪尚雨春所爲。

尚雨春在此處名號極大，自然一打聽也就知道了，她那裏肯吃這個大虧，於是當夜就找來，滿打算找到了尚雨春之後，勸她把箱子交出，也就算了，自己此來人生地陌，還是不宜多得罪人爲上算。

誰知道進門之後，一片靜寂，尚宅之中各人，先得了消息，早就四處掩蔽一空，竹樓處地極爲隱秘，她一時如何能找得到。

她來此之前也知道，和尚雨春同院還住着一個扎手的人物，此人就是綽號稱紅蜂金五姑的，因此人與自己並沒有怨仇，不宜得罪，所以尚存有戒心，沒有往後院深闖。

正自暴怒火起之際，却見出來了一個少年，這人一開口就直呼自己烏頭婆！

需知這類出名的江湖人物，最忌的就是別人直呼外號，又何況烏頭婆三字聽來就不順耳，烏頭婆本就是一肚子火無處發洩，這一來眞是無疑是火上加油，當時强壓怒火，冷笑道：「你這娃娃是誰？」

照夕初入江湖，那知這烏頭婆的厲害，當時大聲道：「妳也不要問我是誰？我只問你深更半夜，到人家家裏來亂叫些什麼？」

烏頭婆桀桀怪笑了一聲道：「我問你，那姓尚的丫頭，到什麼地方去了？」

照夕搖頭道：「不知道。」

烏頭婆又問道：「你是誰？是她什麼人？」

照夕見她說時，兩隻瘦手交叉在胸前，目光如炬，烱烱逼人，心中也不禁有些吃驚，當時仗着胆子，也厲聲回道：「烏頭婆！妳也欺人太甚了，妳搶了人家的東西，又用毒藥暗器打傷了人，如今妳居然還想來取人家性命，天下豈有妳如此狠心的人？」

他猛然一睜雙目，冷笑道：「來！來！來！今天我倒要會一會妳。」

烏頭婆一時連臉都氣青了，只見她仰天長笑了一聲，往他啐道：「這些話，你是聽誰說的？」

照夕這時那裏再肯多言，當時左脚一劃，矮身而進，用「弓形手」反着向前一崩，一出手就是師傅絕技。

這烏頭婆那能不知這一勢的厲害，只見她尖嘯了一聲道：「小子！這可是你自己找死！」

說着話，只見她左脚一劃，蒲扇大的手掌往外一分，五指倏地向外一抛，低叱了聲：「去吧！」

管照夕就覺得烏頭婆這一勢掌勁極大，身形由不住一連後退了好幾步，差一點坐倒在地，這一驚，也不由嚇出了一身冷汗。

這才知道那尚雨春所說不假，果然這老婆子，不好對付，情急之下，身形已自躍起來，往前一飄，雙掌一撤用「正反琵琶」式，連環打出二招。

烏頭婆見自己那麼沉實掌力，並未傷了對方，心中也不由吃驚不小！

管照夕這種掌式一撤，猝令她腦海之中，倏地想起了一人，當時也顧不得回招，向後一仰身，已飄出了兩丈以外，只見她怪目一翻，沉聲道：「冼又寒是你什麼人？」

照夕不由暗吃一驚，當時怔了一下，才把心一橫，冷笑道：「我不認識！」

他說了這句話，猛地向前一聳身，用「三羊指」駢指往烏頭婆脅下就點。

烏頭婆厲嘯一聲，身形陡起，如同一隻大鷹也似的拔起了空中，照夕只覺得背後疾風過處，那老婆子已到了他的頸後來了。

只聽她咬牙切齒道：「既非冼門傳人，可怪不得我手下無情了！」

照夕這才知道，原來這烏頭婆尚與師父認識，當不容細想，烏頭婆瘦爪又到，一時身前身後，全是這老婆子肥大的黑衣飄舞，聲勢掌風，端的驚人已極！

管照夕這時也自把師傅絕技，一套「大力三合手」施展了出來，堪堪和烏頭婆走了十數個照面，居然聲勢相匹，一時難分軒輊。

忽然烏頭婆再次厲嘯了一聲，身形陡然拔起，她厲聲怪吼道：「冼又寒是你什

麼人？娃娃你再不說，可難逃活命了！」

照夕這時又只覺得雙掌掌心，陣陣發癢，他的個性在這一霎時之間，又有了顯著的變化，一雙眸子裏隱隱透出了殺機。

聽烏頭婆話後，並不回答，只低吼了聲：「烏頭婆妳還想跑麼？」

說着身形已如同箭也似的追了上去，烏頭婆這時却也和他一樣動了殺機。

只見她桀桀怪笑了一聲，身形不避反迎，那箕盤大的雙掌交叉着向外一翻，發出了極重的一聲掌風，也正在這時，照夕雙腕齊出，把苦學煎熬成的「蜂人功」施展了出來！這種掌力，就像是一陣極大的旋風，直把烏頭婆震出了五丈以外！

她身子向下一落，不容她黑恐掌力撤出，已被管照夕這種奇異的掌力指風扣了住！

烏頭婆不由嚇得怪叫了一聲，這一霎時她已知道了這種功夫的厲害！

而那年輕人，已如同鬼魅也似的撲了上來，他那平伸而出的雙掌，只要一翻，烏頭婆萬無活理！

人到生死邊緣之間，常常有失常的表情，有的人固是從容就義，可是也有醜態百出！

烏頭婆這時就像是一個丫頭也似的，大哭了起來，她連連的磕着頭，叫道：「小爺爺……你饒我吧……饒了我吧！」

可是管照夕那赤紅的雙目，上沖的頭髮，這一霎時，已彷彿失去了人性。

他低吼了一聲，方欲推掌而出，可是倏地心神一震，似由背脊之間，出了一股冷氣，這股冷氣，很快的傳遍了全身，他不由往回一收掌，可是掌力已撤出了一半，烏頭婆一聲慘叫，已翻出了丈許，她抖瑟的由地上站起，宛如是一個血人！

而管照夕却也如同是一個木人也似的，失神地坐下了，他看着烏頭婆踉蹌的消失於的視綫之外，心中開始感覺到一種莫名的愉快與痛苦！

他仰天狂笑着，聲震九霄！然後頻頻揮着雙掌，那花石樹木，都如同飛沙破絮也似的飄上了當空！

他如此的發洩了一陣，心中眞有一陣說不出的愉快，正想返身離去，忽聽見一陣格格的笑聲，起自身側，不由令他吃了一驚！

他倏地回過身子，怒叱道：「誰？」却見月光之下，由假山石後姍姍步出了一個女人，照夕不由往後退了一步，同時打量了一下來人，覺得這女人甚是眼生，自己並不認識。

只見她身着一襲粉紅色長裙，長可沾地，約有三十上下的年歲，腰肢紮得極細，人亦顯得十分修長，雖然看不太清她的容貌如何，可是仍可由那豐腴的面頰，和淡掃的蛾眉之下窺出面色不惡。

她微微欵動腰肢，一步三扭的走着，像是有意賣弄風姿，却又顯得很閑散的樣子。

管照夕不由臉色一沉道：「妳是誰？有什麼好笑的？」

這婦人此時已走近到了照夕身前，一雙桃花眸子，上下的輕動着，又抿嘴一笑道：「唷！你這人幹嘛這麼兇呀！人家也沒惹你呀？」

照夕這時猜不透此女是誰，又不知她與尚雨春關係如何，心中雖十分厭惡，却也不便發作，當時正色道：「有什麼事？是幹什麼的？」

這女人嘻嘻又笑了一聲，才道：「我當然有事囉！我問你，方才那個老婆婆到那裏去了？」

照夕冷笑了一聲道：「妳是問烏頭婆麼？她已經受傷逃了。」

這婦人聞言似驚頗訝道：「受傷跑了，誰有這麼大本事，能把她打敗了？」

照夕挺了一下身子道：「是我，妳既然看見了，又何必故意問。」

不想那紅衣婦人，聞言後先是細目一張，却又瞇了一瞇，上下的睨着照夕笑了，照夕這時似覺出這女人有些不正，當時冷笑了一聲道：「信不信由妳，我可沒有功夫給你多說，我只問妳，妳是誰？那尚姑娘又是妳什麼人？」

不想那女人本還在笑，聽了照夕這句話，却把一雙柳眉一挑，一撇嘴道：「什麼上姑娘，下姑娘的，我金五姑可又不是她什麼人？我們是井水不犯河水！」

照夕這時不由一驚，心中暗道：「啊，原來妳就是金五姑！好！好！好！我正要找妳呢，妳却是自己送上來了？」

當時反倒堆下了笑臉，微微一笑道：「啊，原來妳就是大名鼎鼎的金五姑，久仰了，久仰了！」

金五姑斜目睨着他，笑了笑說道：「你既然知道就好了，我告訴你，我今夜可是怎麼都睡不着……一個人吹了一會笛子……後來聽說那烏頭婆來了，知道是尚丫頭惹了禍了，本想看個笑道，偏那烏頭婆來的快，走得也快，也不知那尚雨春怎麼樣了？誰知道走到這裏，却見你一個人在此發瘋，用掌力又打石頭又打樹的。」

說着她喘了一口氣，上下的看看照夕道：「我看你的劈空掌力眞不錯，喂，眞的，你問了我半天，我忘了問你呢，你到底是幹什麼的？」

照夕微微一笑道：「我是尚雨春的朋友，告訴妳，她雖然受了那烏頭婆的花蛇弩傷，可已經沒有事了，有我在此，諒那烏頭婆再也不敢來。」

金五姑忽然一愣，只見她柳眉一豎，身子往後退了一步，向照夕身上又打量了一回，却馬上又鬆了臉色，嘴角向上一彎，又格格的笑了。

她笑着，一面點頭道：「啊，我可知道了……你就是今天打傷我們的金奴那個丫環的男人，妳姓管是不是？」

照夕見她既自己說出，遂也不再裝做，當時冷冷一笑道：「不錯！就是我！」

他說着，一面注目着對方，只要她稍有異動，自己定先下手爲强，給她一個厲害。

可是他那裏又知道，這金五姑的刁鑽淫蕩，在沒有見照夕之前，心中却當眞把他恨到了極點，可是如今一見，才發現對方，竟是如此一個英俊少年，心中已自有了主張，當時更暗暗咬牙切齒的忖道：「無怪那姓尚小賤人，一心一力的護着他，原來是安着這種心，哼，我可叫妳來個空歡喜！」

（未完）

武器科技

世界列强爭相研製中的無殼槍彈

刀戈・譯

槍彈的組成，不外分彈頭，彈殼和底火。但槍彈的種類則很多。每種槍彈有各自的「身材」，不同的特性，以及塗上不同的顏色。

槍彈的「身材」，自然和槍彈的口徑有關。而彈頭的直徑，則必須和槍口內徑一致。一般的說，手槍彈的「身材」都是矮小的，但口徑却不一樣。直徑大的手槍彈，「身材」短粗。手槍彈的初速較低，有效射程也較短。手槍彈一般只裝在手槍，或衝鋒槍上使用。但微聲衝鋒槍所用的穿甲彈，却和手槍彈有所不同，爲了加强穿甲作用，穿甲彈的彈頭比起手槍彈的便要尖一些，也長一點，而內部的鋼心也要加硬。它的初速雖然也和手槍彈一樣很低，但射程却較遠。射出時，烟、光和聲都是很微弱的，所以叫做「三無」槍彈。至於步槍和機關槍的子彈形狀，更加不一而足。根據不同的用途，分出個別的品種，構造也因此而各異。有些彈體很短，彈殼直徑便相對地縮小，裝藥量不多，底部開有底槽。有些彈體較長，彈殼直徑也較大，而裝藥量也較多，底部則帶有凸綫。步槍和機關槍的子彈，平均膛壓較高，所以初速也大，有效射程也遠。還有一種大口徑機槍彈，這種槍彈爲了要滿足對付地面目標，低空飛機和傘兵的要求，它的初速便必須大，有效射程，在近距離內，能夠擊穿薄裝甲鋼板。

現在歐美各國的槍枝口徑，已經有了變小的趨勢，有些甚至小到僅得四毫米多些，因此，子彈便不得不相應地縮小，以配合那些小口徑的槍枝。此外，由於發射藥的改進，有些便乾脆不用金屬彈殼。爲了增强致傷的效果，有些彈頭便做成不對稱的形狀。

或問，槍彈怎可以不用彈殼的？如所週知，我們打槍時，首先是把子彈裝入槍膛，射擊後，彈殼便要從槍內抽出，於是彈殼便成了無用的廢物。尤其是坦克射手和飛機射手，對於彈殼更加覺得是一種討厭的東西，原因是坦克的戰鬥室和飛機的機艙，本來便已經是够狹窄，射擊之後，所有的廢彈殼便跌落在戰鬥室和機艙內，

手槍彈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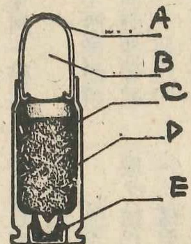
A：被甲。 D：藥筒。

B：鉛心。 E：底火。

C：發射藥。

手枪弹





微聲槍彈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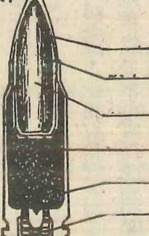
A：鉛套。 D：發射藥。

B：被甲。 E：藥火。

C：鋼心。 F：底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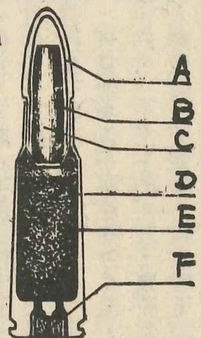
微声枪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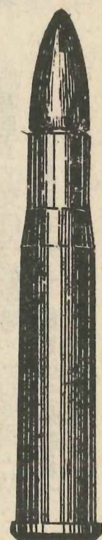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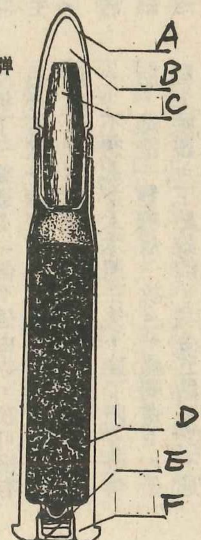
普通弹





普通弹





普通彈（長型）說明

A：被甲。 D：發射藥。

B：鉛套。 E：藥筒。

C：鋼心。 F：底火。

普通彈（短型）說明

A：被甲。 D：發射藥。

B：鉛套。 E：底火。

C：鋼心。 F：藥筒。

那裏的空間，於是更形侷促，因此，這些射手，一直便希望能有一種無殼的槍彈出現。

然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英、美、法等國從當時的戰敗國取得了大量的秘密科技資料，無意中發現了有關無殼槍彈的秘密。原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軍火工業突然感到材料的嚴重缺乏，以及槍彈生產的周期過長，同時，又要適應軍隊能够隨身携帶更多彈藥的要求。於是積極研製無殼槍彈。但由於形勢的急轉直下，德軍敗象已呈，處在初期研製階段的無殼槍彈，便只好停下來。美國發現這些資料後便繼續研製，不過其他各國，一樣不甘後人，所以在七十年代裏面，無殼槍彈在輕武器領域裏面是一項熱門的課題，他們究竟用甚麼方法去代替金屬彈殼呢？

最初，人們便把火藥粒用可燃性的粘結劑粘成一個和金屬彈殼形狀相同的藥柱，彈體尾部粘上底火，再把彈頭粘在前頭。試驗的時候，使用步槍射擊，發現它和有彈殼的膛內時間——壓力曲綫非常相近。這是由於底火發火後，粘結劑迅速燃燒，使藥柱再度破碎，所以內彈道特性和有殼彈的相同。這一發現，也增强了人們對以無殼彈代替金屬彈殼槍彈的研究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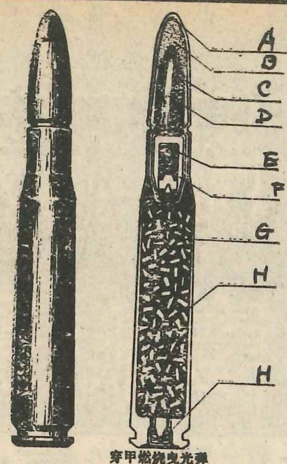
由於去掉金屬彈殼，射擊後沒有了退殼的麻煩，因此使用無殼槍械，無須抽殼退殼的機構，沒有了因抽不出彈殼而發生故障的顧慮，當然，還有瞎火彈的處理是需要加以考慮的。此外，由於沒有彈殼，爲了確保射擊過程中的火藥氣體不致向後漏出，槍械上就得有密氣措施，目前許多都在槍栓上裝上閉氣環了。無殼槍彈可以採用單射，半自動連射，亦可採用彈匣供彈或彈帶供彈，進行全自動連射。

一般說來，無殼槍彈只有火藥柱，底火和彈頭三個部份。除彈頭可用現有的制式彈頭，或稍作改動外，但火藥柱和底火部要做較大的改革。火藥柱是無殼槍彈的主體和能源，它可以由各種組份的粒狀或條狀火藥用可燃性的粘結劑粘合後，經模壓製成。彈體的外形可根據武器的藥室形狀設計成相應的形狀。目前，大部份是製成「嵌入式」的藥型，即彈丸部份或全部包了在藥柱內。同時可以根據需要，製成速燃，緩燃，多層、多段，多組份和多底火等若干種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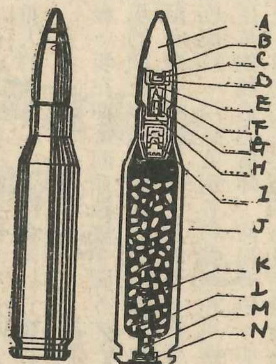
無殼槍彈還可以用於機關槍，連彈帶也可以採用可燃性的原料做成。這種可燃彈帶在槍械射擊時，通過武器內部的機械裝置，將彈帶輸入槍內，彈帶在膛內於是和發射藥柱一起燃燒，或者給高壓燃氣氣流迫出膛外。

底火是無殼槍彈研究中比較困難和具有非常關鍵性的問題。因爲發射無殼槍彈必須底火不能「瞎火」，否則因爲槍內沒有退殼裝置，「瞎火」彈便難以取出。

迄今爲止，研製中的無殼槍彈的發火方式共有三種：即用撞針擊發底火發火，用電引燃型底火發火和用壓縮態空氣點火三種。第一種由於撞針要直接接觸熾熱的燃燒氣體，撞針極易燒壞，尤其是在連發武器上更爲明顯，所以必須解決防止底火、



穿甲燃烧曳光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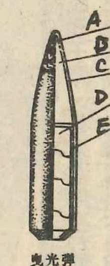
大口径机枪弹

穿甲燃燒曳光彈說明

A：被甲。B：燃燒劑。C：鉛套。D：鋼心。E：曳光劑。F：曳光管殼。G：發射藥。H：藥筒。I：底火。

大口徑機槍彈說明

A：鋼心。B：被甲。C：火帽。D：火帽座。E：保險筒。F：擊針。G：鉛柱。H：封筒。I：曳光劑。J：識別帶。（黑）K：發射藥。L：藥筒。M：鋼珠。N：底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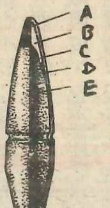


曳光弹



普通弹

試射燃燒弹



穿甲燃烧弹

普通彈說明

A：被甲。B：鉛心。

曳光彈說明

A：識別帶。B：鉛心。C：被甲。D：曳光劑。E：曳光管殼。

試射燃燒彈說明

A：識別帶。B：燃燒劑。C：被甲。D：火帽。E：保險製筒。F：封筒。G：擊針。H：墊片。I：鉛套。

穿甲燃燒彈說明

A：識別帶。B：燃燒劑。C：被甲。D：鉛套。E：鋼心。

受外界環境影响而產生的自發火或瞎火率增高的問題，事關無殼槍彈的底火是沒有金屬底火殼的。爲了確保點火的可靠性，有的便採用了多級底火，逐級傳遞能量，以便將藥柱點燃。所採用的底火藥，除用普通的史蒂芬酸鉛和疊氮化鉛外還可以採用一系列的有機多疊氮基化合物。

第二種，用電引燃型底火發火，在武器一側，便得裝有一個特製的供點火用的小型蓄電池，用導綫和彈底底火連成一個回路。扣動扳掣即接通電路，在很薄的底火藥處，形成電弧而點燃底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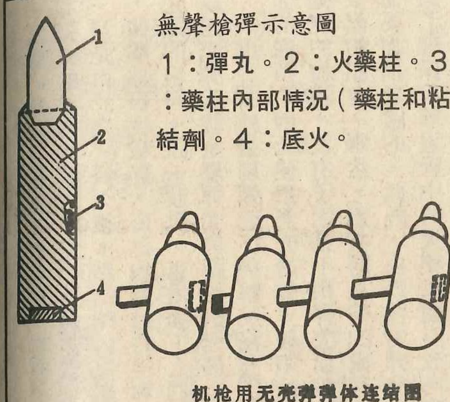
第三種，用壓縮熱空氣點火。這是利用氣槍發射原理的。當扳動扳掣時，帶動活塞前進壓縮空氣，使它通過極小的微孔，產生上千度的高溫點，而將特製的底火發火。

無殼彈由於廢棄了金屬彈殼，在運輸，使用和貯存的時候，要暴露在大氣中，這麼一來，便會受到雨水，熱度和菌類的自然侵蝕，爲了防止這些不必要的破壞，無殼彈必須在防水，抗熱和拒菌這幾方面，加以考慮，或者加上保護塗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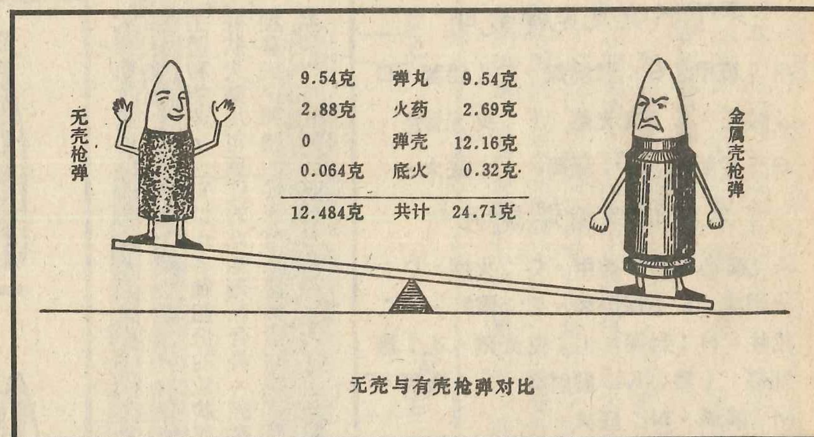
無殼槍彈的優點主要有：一，除彈丸部份外，無殼槍彈不用任何金屬，可以節省大量金屬。二，無殼槍彈可以大大減少槍彈重量，體積和成本。三，由於藥柱部份可以燃盡，因而很適宜於坦克和飛機上使用。四，減少了生產工序。比方生產一顆七．六二毫米銅殼彈，至少需要十三道工序，而生產一顆同樣的無殼彈模壓藥柱，則只需四道工序而已。

目前，無殼槍彈有待解決的問題是：武器如何緊塞密封和射彈本身如何防熱防水。雖然，無殼槍彈目前還未正式裝備使用，但是，「無殼槍彈將會帶給輕武器一種重大的改革」，這都是可以肯定的。

在插進了無殼槍彈的研究和發展情況之後，現在便得回頭談談子彈外殼一般所呈現的顏色，這個問題一般以選用材料和工藝有關，有的則是故意畫上各種各樣的顏色條紋，用來區別各種彈種和用途。例如用黃銅製造的槍彈，便呈黃色，如果彈頭殼，彈殼及底火殼都是用黃銅製造的話，自然是全身都黃了，但因爲黃銅價格貴，而且有些國家是缺乏黃銅的，那麼，他們就會用鋼材代替，在鋼板上鍍上一層銅或銅合金，這種材料叫做複銅鋼，用複銅鋼加工的槍彈，外殼便塗上紅色。不過，有些却乾脆用鋼棒加工，爲了防止受潮和受銹的侵蝕，表面仍舊要進行防腐處理，再塗保護漆，有些即使是用複銅鋼材料製成的子彈，後來因爲進行機械加上而露出鋼材本體，這個露出本體部份，一樣需要進行局部表面處理和塗漆。一般槍彈外層都漆有透明的，黑色的，深灰色的，卡嘰色的多種。但有些則只經過部份表面處理而不塗漆的，如磷化過的表面便呈黑色，氧化過的便呈深灰色。



机枪用无壳弹弹体连结图



无壳与有壳枪弹对比

第三個問題，就是槍彈所戴的不同顏色的「小帽」。原來不同顏色的「小帽」，是標誌着彈頭內部不同的結構的，也就顯示着該彈的用途，這種「小帽」，軍中管它叫做「識別帶」的。現在就以七．六二槍彈爲例吧，沒有「識別帶」標誌的槍彈，就是普通彈而已，這就是說，普通彈彈頭內只裝有鉛心，或鉛套內包有鋼心，只起殺傷作用，彈頭有綠色「識別帶」的是曳光彈。曳光彈內前端裝有鉛心，後端有曳光管，管內裝曳光劑和引燃劑。射擊時，通過燃燒的發射藥點燃引燃劑，再使曳光劑繼續在空中燃燒，飛行時出現一條紅色光帶，藉以指引彈道軌跡。彈頭上有紅色「識別帶」的，這是試射燃燒彈，或燃燒曳光彈，這種彈頭是由彈頭帽（內裝燃燒劑），鉛套，鋼心，曳光管和彈頭殼組成的。彈頭帽撞擊目標後，即可將燃料燃燒，轉眼之間，便可將沒有防護甲板的汽油箱，油庫等燃着，達到燒毀目標作用。這種槍彈，既可以指引彈道，又可以燒毀目標。彈頭有黑色「識別帶」的是穿甲燃燒彈。彈頭由彈頭帽，鋼心，鉛套，燃燒劑，鉛套和彈頭殼組成。這種彈的鋼心和普通彈的鋼心不同；普通彈的鋼心是用低碳鋼製成，而它的鋼心，則用優質的碳素工具鋼火鍛製成，它不僅要求依靠彈丸動能才擊穿輕質薄甲板目標，而且在穿甲過程中，燃燒劑因受到擠壓而燃燒，產生高溫火燄，點着防護甲板裏面的汽油或其他易燃物。餘下來的彈頭「識別帶」就是紫色的，這種紫色彈頭有三種用途，即同時可以發生穿甲，燃燒和曳光的作用。

以上的都是戰鬥用的槍彈了，事實上，一般的說，槍彈的發展比起其他武器，的確緩慢了很多，看來非迎頭趕上不可！